

# 古埃及女祭司的灵魂旅程

文字转自 光的课程网站

<http://www.courseinlight.info/> (博纳与蒂娜 二十九开始)

古埃及女祭司的灵魂旅程	1
入门起源	3
一、前言	5
二、序	8
三、我的父母不是我真正的父母	11
四、和我印象中的日出不一样	14
五、想离开	16
六、渴望合一	18
七、红色的人	19
八、初显我的未来	20
九、爱的挣扎	25
十、第一次经历死亡	27
十一、第一次预见未来	30
十二、前世的记忆	31
十三、第二次面对死亡	35
十四、黑暗	37
十五、转折点	39
十六、为光而挣扎	49
十七、宣誓	57
十八、曙光初露的地平线	61
十九、灵视(一)	64
十九、灵视(二)	67
十九、灵视(三)	74
二十、吠陀医学	80
廿一、灿烂的光	89
廿二、过去成为现在	93
廿三、普塔霍特普(Ptahhotep)	99
廿四、神之子	105
廿五、数年的准备期	113
廿六、善恶真知之树	124
廿七、十二个相互对应的特质	130
廿八、狮子	139
廿九、心灵感应的训练	141
三十、未来	145
卅一、玻葛翰与生命杵	156
32. 普塔霍特普的教导：七个八度音阶与约柜	160
33. 金字塔的造型：撒旦	171
34. 神的四个面	185
35. 世纪的转换	198
36. 最后的准备	

37.入门测验.....	
38.女祭司.....	
39.我们还会再相见.....	
40.狮子.....	
41.薄雾与再觉醒.....	
42.十二颗药勺.....	271
43.年轻祭司出现了.....	
44. 伊玛与玻葛翰.....	
45.重复的挑战.....	277
46.结语.....	
47. 后记.....	283

## 入门起源

我曾向许多朋友介绍由匈牙利移居瑞士的一位作家、艺术家、灵性导师 Elisabeth Haich 所著作的「入门」（Initiation）这本书。我告诉他们这本书不但描述着她跨越时空的灵魂旅程，也透过她的回忆，详细叙述她在埃及的庙宇中所学习的各种形而上的知识，因此许多朋友知道有这么一本书。

当时虽有朋友希望我能将这本书翻译出来，然而，在整套「光的课程」没有完成之前，我一直没有多余的时间与精力去翻译它，只在心中暗自希望有人把它翻译出来。也许是机缘尚未成熟之故，二十多年过去了，尽管这本书已被翻译成十七国文字，却一直没看到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

前些时候，我们在博纳与蒂娜园地中探讨〈光之子的使命〉时，我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一位教授，诺玛米兰若琪的一场演讲资料中看到的这么一段：「许多光之子，或光的使者，几乎都曾在埃及全盛时期出现过，那时候的埃及只有和平与丰足。在那一生中，他们学习各种形而上的知识，并感受到内在心灵的和平。」

当我转述诺玛米兰若琪上述的演说时，「入门」这本与古埃及女祭司灵魂旅程有关的书，便再度被提及。因为作者在这本书所描述的回忆，似乎正是诺玛教授所描述的，全盛时期的古埃及，人们热衷于学习各种形而上学，作者有条不紊，完整地把当时大祭司与法老的教导记录下来，并将它公诸于世。

我强烈地感到，不应让「入门」这本书成为沧海遗珠，因为这本书就像博纳与蒂娜系列二中所讨论的「光的彩虹桥」那本书一样，是引发我向灵性深入探索的启蒙书。没有这两本书的开启，也许我就不会响应内在心灵的呼唤，也不会产生那股把「光的课程」翻译成中文的热忱。

现在，我再一次地感到那召唤我传递书中教导的脉冲。当我再次打开「入门」这本书时，发现大祭司以及法老的教导，有如暮鼓晨钟，在我心中回荡着，我听到自己的内在，轻声细语地说着：「是到了介绍这本书的时候了！」

原本我只想象以往一样，将其中精华提炼出来，熬成几篇浓缩的精华露，使生活在忙碌的现代社会的朋友们，能快速汲取它的重点。却发现无法只撷取这本书的片断，因为即使是作者幼年时期的回忆，表面看去，并无特殊之处，但这些陈述不仅与她跨时空的旅程有关，也含藏着许多令人省思之处。

我只得将整本书译出来，先给编辑部成员阅读，期望编辑部成员阅读之后，能找出一个较为精简的方式来介绍本书的内容与古老的教导。

然而，大家一致认为这本书的灵性教导，贯穿在作者自传性的故事之中。若去除了她从古埃及在金字塔的庙宇中的入门开始，至二十世纪末的这一生，横跨三千年灵魂旅程的细节，读者将无法深入理解「入门」这本书所要传递与阐述的真理与教导。

倘若去除了编辑部成员对这本书的探讨心得，可能使许多人只被她的灵魂旅程所吸引，停留在浮面的故事中，忽略了许多重要的灵性教导的思索。因此，我们决定将编辑部成员的精彩对话编排在译文的每一章节之后。

读者可以选择跳过编辑部成员的对话，只看作者自传性的故事。不过我相信，在看完她的故事之后，如果能回头看一看编辑部成员精心编辑的对话，将能进一步地从蕴涵在这些古老教导，千古不变的智慧中，获得心灵的滋润，并看到这些教导与因应宝瓶座纪元而产生的「光的课程」之间的一致性与连贯性。

在为期一两年漫长的翻译、探讨与编辑的过程中，编辑部成员偶尔会与自己的朋友讨论其中一些观点，我们发现有些朋友，当他们触及这本书的内容时，他们的心灵意识，也打开了某种朦胧的记忆。这使我们相信，作者的入门故事，以及对古埃及大祭司与法老之教导巨细靡遗的记录，将唤醒许多尚在沉睡中的「神之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光之子」。在这时代，所有人都是光之子，读者将在本书的第二十四篇—〈神之子〉以及第三十篇—〈未来〉的两篇中，透过法老对她所解说的神之子以及他们的后代的渊源理解到这一点。

在〈光之子的使命〉这一篇里我们谈到：「目前投生地球的光之子们，将在这一生中，再一次向内探索，寻找那智慧的宝藏以及那力量的泉源，也就是爱的源头，并让那股爱的能量，再次从他们的心中流出。」这一段使我了解为什么进入宝瓶座纪元之后，许多人会听到，并展开「光的课程」的习修。因为许多人已做好让爱的能量再次从他们的心中流出的准备。

〈光之子的使命〉这一篇，收录在博纳与蒂娜系列二，「光的彩虹桥」之中。我在这里重新引述〈光之子的使命〉，是因为这本书的翻译与出版，可以说是源自对光之子之使命的探讨而展开的。

许多「光的课程」的共修团体，无论是现场或网上共修，也如诺玛教授所说的，已体验到与其它光之子连接的喜悦。我们相信，这些朋友将从本书作者如何

与古埃及那一生的许多灵魂，无论是在人世间的层面上，或在心灵的层面上，重新取得连接，并实现圆满的过程中，产生心灵的共鸣与回响。

我们真诚地将本书献给所有的光之子，期待更多的光之子在觉醒中，参与实现地球在宝瓶座纪元中完成神圣计划这一美丽的目标。

本文于 2009/9/21 补

## 一、前言

博纳：

我觉得透过读书心得来探讨人类心灵意识的进展，对我来说，满有启发性的。

蒂娜：

1990 年以后，许多美国出版的新书都已经有中文译本，这真要感谢一些出版社及许多译者。不过，之前有一些很好的经典之作，没有被译出来，成为沧海遗珠，实在很可惜。

博纳：

学无止境，要汲取东方与西方的精华，从融合中提升，往往不是我们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所能做得到的。所以，如果大家能把读书心得奉献出来，必然会有许多人能够从中受益。

蒂娜：

我们可以做一些抛砖引玉的工作。这本《一个女祭司的入门故事》(Initiation)，我最近正在读第三遍。它在 1953 年完成，已经被译成十七国文字，销售逾数百万册。英文最早的版本是 1965 年在伦敦出版，1974 年开始在美国出版。

博纳：

在出版了二十多年后，才被认知与接受，必然不是一本迎合时代潮流的书。

蒂娜：

就像《光的课程》及许多其它经典之作一样，它属于那种开路先锋的作品。事实上，我在 1986 年时才接触到这本书。当时在美国，几乎所有《光的课程》的学生，都在看这本书。有趣的是，前几天我在书店与书店主人谈到，我正在重读这本书时，她说她也是在 1980 年代开始接触这本书，当时她周围的人也都在读这本书。即使到今天，还一直有人向她订购这本书。

**博纳：**

经历了半个世纪，还有人在看，必然是经典之作。是什么原因让你一看再呢？

**蒂娜：**

你很难一下子就能全部吸收书中的信息。我第一次阅读时，几乎整个人都沉浸在作者自传性的故事中。她的故事像种子，在我的心灵意识中萌芽，一直启发我。之后再拿起这本书，是想更进一步去了解书中许多深奥、超越时空及宇宙性灵性上的知识。

**博纳：**

我真的很难想象，一本自传性的故事，能蕴含如此多让人一再回味与探索的丰富内涵。

**蒂娜：**

《一个女祭司的入门故事》是作者的学生要求她写的。之所以说它是自传，是因为书中描述的一切，都是她这一生所发生的真实情境。这本书最引人入胜之处，是作者以非常鲜明的记忆，描述一个二十世纪女子与一个活在古埃及时代的年轻女祭司，在三千年时空的交错中，经历的灵魂旅程。书中描述促进她成长的细节，以及法老与大祭司超越时空的教导。这本书在我阅读的过程中，丰富了我的灵魂。

**博纳：**

那你就更不能藏私了。先来为我们介绍这本书的作者吧。

**蒂娜：**

作者是 Elisabeth Haich 女士。生于 1897 年，逝于 1994 年。她生长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中上阶级家庭，从小就展现出优异的艺术天份。她的雕塑作品

至今在匈牙利许多地方展示，成为该地的地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因为有广大的追求灵性成长的群众追随她，她被当时政府视为危险人物，面临被逮捕的危机，被迫离开匈牙利。有一位来自印度的瑜伽大师，Selvarajan Yesudian，适时协助她离开匈牙利，并定居于瑞士，直到她逝世为止。Haich 与 Yesudian 合办的瑜伽中心是欧洲最早也是最大的学校。她的教学一直持续到她逝世为止。这位来自印度的瑜伽大师以及她这一生中遇到的许多人，都和她在三千年前及今生的生命展开种种因果，交织成一个非常动人、发人深省的故事。我喜欢反复阅读，是因为在阅读的过程，我感觉到自己也随着书中人物的经历起伏，获得某种程度的释放与解脱。

**博纳：**

这么说来，这是一本可以从不同层面来欣赏的书，它是小说，也是表达新纪元理念的灵性教导，而不仅仅是一本描述前世今生的书。

**蒂娜：**

作者对古埃及时期僧侣生涯、以及自己在灵性道途上冶炼的记忆，使得这本书充满灵性的启蒙。书中详细描述三千年前的古埃及，一名年轻女子，如何接受大祭司普塔霍特普 Ptahhotep 的引导，配合她心智的发展，一步一步地领悟宇宙的至高奥秘。全书贯穿古代与现代，写出人类的命运与定数，让我们了解，在不同时间与空间的连接下，如何让一个人的灵性意识更为提升扩展。

**博纳：**

作者既然是埃及女祭司转世，她从开始就是一位觉醒的灵性导师吗？

**蒂娜：**

就是因为她不是，才有许多发人深省之处。尽管在孩提时期，一些朦胧的记忆使她和一般孩子的行为、思想与情绪有一点不同，但并没有太过异常。她和多数二十世纪初期欧洲中上流社会的女子一样，受教育、恋爱、结婚，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她与父亲、丈夫及儿子的因缘，就像她与印度瑜伽大师的因缘一样，这些穿过不同时空交织而成的故事，都非常令人着迷。

**博纳：**

所以，你想透过她的故事，让我们看见因果轮回的运作，让我们知道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选择，会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关系，以及灵魂从中需经历什么样的经验。

蒂娜：

是的，这本书启发了我，让我对许多生命所呈现的现象，有更多领悟。作者在二十世纪的欧洲，所经历过的战争与不寻常际遇，证明了无论在何时何地，无论我们跌落至什么样的深渊，内在意识的光与智慧，都会引导我们走过一切困境。很多读过这本书的人都告诉我，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就是一种入门。

博纳：

那就让我们随着这本书，逐步走过这特定的入门吧！

## 二、序

经常思索：为什么人类在地球上必须经历生老病死、种种苦难，还要结婚生子，在让孩子们经历许多辛苦磨练的同时，又把更多的孩子带到这世界上来，这些孩子在经历了生命的各种学习与磨练之后，最终还是要面对死亡。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那些精神成就极高的人，如米开朗基罗、梵谷、莎士比亚、歌德等人，他们的才华一样地会随着他们的老死而埋葬。这一切不可能毫无意义，在这之中，必然有着极为深沉的奥秘，然而，我要如何获知这些答案呢？

就拿苏格拉底来说好了，他在被迫喝下毒药时，从容地饮尽最后一滴，明知自己即将死亡，还能平心静气和追随他的学生道别之后，才闭上眼睛。这种面对死亡的和平与宁静，只有确实明白宇宙真理的人才能做到，但他是怎么获得这种真知的呢？

我相信任何时代都有一些拥有入门知识的入门者。他们是如何拥有这些入门奥秘的呢？

我决心寻找这样的入门者，在这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遇见过一些虚假的入门者。然而，只要让我遇到任何一个能让我得到更多领悟的人，我会尽我所能吸收与学习他们的教导。

就这样，我遇到一位有如隐居在修院里的年长女士。许多与我一样的探索者环绕着她。这里有两位年轻的孩子与她一起工作，其中一位来自印度，另一位我听到她叫他「儿子」。

这位女士高大庄严，举手投足简单自然。她目光和善，却能看穿每一个人的思想与灵魂。每当我坐在团体中听她的开示，一些疑惑从心中升起，往往就在她接下来的几句话中获得答案，许多人和我有同样的经验。

我曾问她说，『母亲，请告诉我，妳是如何达到这样的进展？妳生来就如此吗？』

她回答我，『「我」何曾真正出生过呢？灵魂是完美的，没有进展这一说。只是受造的个体自我，必须发展到可以呈现完美较高自我的频率。每个人都必须走过这样的过程，我也不例外。受造的身体与思想情绪，是一连串的作用与反作用。所有的事物只是进展的一个阶段或一种状态。运作开始时，必然要走过不同的阶段，直到它结束为止。没有任何物质显像能跳脱出这一法则。它将与身体的开展并行，心灵意识的状态也自然随之改变。』

『这么说，妳必然走过整个开展的过程。恳求您告诉我们，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经验呢？』

『这有意义吗？每个人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达到完美状态。你们无法历经我的过程，我的过程对你们而言不具意义。过程中所发生的事并不重要，只有你从自己的经验中所学习到的，才是重要的。不要急，你将在你自己的途径上学习与开展。这世间有无以计数的途径，但它们都通往同一个目标。』

『母亲，您是对的。我很清楚我无法历经您的途径，也无法以您的途径来进展。然而，您的进展经验将对我有许多帮助。我以及其它的人，将能从您的故事中了解该如何从生命的经验中学习。』

『我不是对您的故事好奇，但您的途径将会让我们了解您对生命的观点，我们将从您对命运的回应中学习与扩展我们的意识。』

她注视我很久，终于说，『如果你真的相信你以及其它阅读这些回忆的人可以从中获益，我也许真的需要写出我是如何逐步打开我的心灵之眼，以及如何理解到从人与人之间、灵魂与灵魂之间的种种因缘，都是为了特定的成长而显现的。』

就这样，展开了她入门的故事。

**博纳：**

那句「过程中所发生的事并不重要，只有你从自己的经验中所学习到的，才是重要的」，就足以让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自己的人生经历。

**蒂娜：**

我引荐这本书，也就是因为从她的故事中，我如她所说的，理解到人与人之间，灵魂与灵魂之间的种种因缘，都是为了特定的成长而显现的。这种领悟，让我得到治愈。只不过，任何知识理念，就算让我们在理性思想上有再多的领悟，我们仍然需要自己去走过程理与转化的过程。

**博纳：**

没错，思想上的领悟，配合光的运作，使我们能够比较快速走过这些过程。

**蒂娜：**

她对学生所说的那一段，「『我』何曾真正出生过呢……受造的身体与思想情绪，是一连串的作用与反作用。每一事物只是进展的一个阶段或一种状态……」我看完整本书以前，这些话对我只是一些概念，但看完之后，从她的生命经历来反观自己的生命，便能体认这些话的哲理，得到开展与释放。

**博纳：**

前几天我看到一本书上说：「灵魂不会进展，因为灵魂本身就是完美的存在」。我正疑惑着，走在《光的课程》这一途径上，一步步地习修行星课程，天使级次，不正是为了灵魂的进展吗？。没想到答案就在她与门徒的对话之间。

**蒂娜：**

是的，她为我们做了一个解答：「灵魂是完美的，没有进展这一说。只是受造的个体自我，必须发展到可以从中呈显那完美的较高自我的频率。每个人都必须走过这样的过程，我也不例外。」

**博纳：**

「光的课程」就是一个使我们可以发展到呈显那完美的较高自我的频率的一个途径。还有她那句：「过程中所发生的事物并不重要，只有你从自己经验中所学习到的，才是重要的。」也使我得以更宽广的观点来看自己的人生经历。

### 三、我的父母不是我真正的父母

我在父母温柔的爱护中成长，感到幸福无比。只是，在我四岁时，我经常梦见自己被一只狮子追逐，我拼命跑，狮子已经快要追上我，想把我吃掉，我跑得喘不过气来。忽然在我的面前出现一间小屋，门口站着一个女人。她看起来不像我母亲，但是在梦中，她是我的母亲。她伸开双手迎接我，我知道，只要我能接近她，我便安全了。狮子已经追到我的背后，我的脖子感觉得到狮子吐出的热气，蓬松的毛发几乎就快碰到我的身体，我使出全力跑，以仅剩的一点力量，呼叫着妈妈……妈妈……突然间，我碰到她的手，然后我疲惫地倒在她的怀里。我安全了，狮子不见了。但是当我从梦中醒来时，仍然惊悸不已，我光着脚丫，拖着颤抖的身体，跑进我父母亲的房间，钻进母亲的被子里，母亲总是抱着我说，「又梦见狮子要咬你了是吗？」我点点头。她那安全与宁静的拥抱，让我很快就睡着。如果我做恶梦的第二天早上，正好是星期天，我醒来时，便会发现母亲已起床，但父亲仍躺在床上看报纸。

在一个恶梦之后的星期天的早上，醒来之后，看到父亲像往常一样地躺在床上看报纸。我问父亲报纸上的一些字母是什么意思，父亲告诉我说，这个字是 L，这个字是 I，这个字是 T……，当他在解说时，我突然感到自己豁然理解这些字母所组成的是什么字，我念给父亲听，母亲正走进房间，愣了一下，然后冲过来把我抱起来，兴奋地亲吻我说，「你能识字了！」

从那以后，白纸上的黑字已不再是神秘的事物，我可以理解它的意思。从此一个新的世界在我的生命中展开。我读遍所有我能拿到手的东西，我饥渴地学习一切事物。

五岁的时候，听到父亲谈及上司指示派他去做事，我很惊讶的问他，你不是阶层最高的人吗？父亲说，不是的，我上面还有主管，我必须听从他的指示。我拒绝相信这样的事，这怎么可能呢？对我来说，父亲代表着最高的权威，整个国家的人，都听从他的指挥，他负责管理整个国家人民与财产的安全。没有人胆敢反对他。这时我注视着父亲，这是我第一次仔细观察他，我突然领悟到，我所深爱的父亲与母亲，并不是我印象中的父母亲。

如果在当时，我像现在一样，拥有与心灵意识有关的知识与经验，就很容易可以了解为什么当时我会那种感觉。然而，当时的我只是一个孩子，对事情的认知也仅限于孩子的认知。我只能感觉到自己被某种势能所牵引而离开了自己的家，只是不知道自己原本的家在哪里。那个时候，我还不记得所有的事物，只能独自思索。

当天晚上，母亲送我上床时问我，「妳今天特别安静，好像在为什么事迷惘。告诉我，是什么事困扰妳。妳可以问任何妳想要的问题。」

啊！她的温柔与甜美，让我全心全意爱着她，信任她，我相信我可以与她讨论任何事。我抱着她的脖子问，「妈妈，我从哪里来的？妳和爸爸是怎么有我的？」

母亲先是吓了一跳，然后笑着对我说，在天上某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湖，湖中有许多小孩在那儿游泳；当两个相爱的人向上帝请求给他们一个孩子时，上帝便让他的仆人到那湖中，取出一个孩子并交给他们。然后，这孩子便有了地球上的父母，成为地球上的孩子。

我起先很热切注意听着，但很快的，我就知道她跟我说的只是一个童话故事，她并不想告诉我实情，我很失望，疑惑地看着她。她要我做个好女孩，带我和她一起祈祷完之后，对我说晚安，便离开我房间，留下我独自一个人。从那以后，我越来越强烈认为，父母亲不是我真正的父母，这个地方，不是我真正的家。我周围的每一件事物似乎都过于狭窄、局限与乏味。

六岁时，母亲带我去上学，我明显感到自己与其它孩子格格不入。他们彼此之间互相了解，但他们却无法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他们。他们互相较量或炫耀自己的东西，对我来说，无聊又可笑。我沉迷在书本、音乐、美术与博物馆之中，当我谈起这些东西时，其它孩子只是睁大眼睛，完全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

我开始学弹钢琴的时候，我感到音乐中蕴含了一些几何造型。当我按下一个琴键时，似乎就跳出一个立方体，按另一个琴键时，似乎出现另一种形体。在公园的喷水池中，我可以从涌出的泉水中「看到」音乐，不是用听的。当我这么说，其它人都嘲笑我，觉得我是一个怪人。

在我深层的潜意识中，我深信只有 HE 能真正理解我。如果我能有更大的活动空间，更多的自由，和我比较相似的人群生活在一起，我会感到真正的幸福。

这种身处异地的奇怪感觉不仅没有消失，反而随着年龄的成长越来越严重。我试着想找出与 HE 联系的方式，却总是徒劳无益。

**博纳：**

可以看出她从很小的时候，思想已经与一般同年龄的孩子不同。狮子的梦与埃及的那一世有什么样的连结呢？

**蒂娜：**

那是她对那一世的最后记忆。她这一世的父母，是她的亲生父母，只不过，在她的印象中，与那一世有着某种程度，却又不是全然的重迭与交错。要到很久以后，她才能将过去与现在的时空整合起来。我们所要看的，就是她的融合过程。

**博纳：**

那个 HE 是谁？为什么用大写英文字来表达？

**蒂娜：**

『HE』，即是她在埃及的那一世，引导她入门的大祭司，普塔霍特普（Ptahhotep）。数据显示，他是埃及第五王朝法老的顾问，也是哲学家。普塔霍特普格言（The Maxims of Ptahhotep）据推测是他的作品。

**博纳：**

她为什么因她的父亲不是那个阶层最高、负责管理整个国家人民与财产的安全的人，而觉得整个事情不对劲呢？

**蒂娜：**

因为在那一世，她的父亲是埃及的法老。因此她心目中的父亲应是最高权位的人，一旦发现不是那样时，便有错位的感觉。同样的，那只是在半醒的状态中的感觉，当她对自己灵魂旅程的经历，有了全然的醒悟时，她与父母的感情便是真挚而深厚的。

**博纳：**

我们投生到地球时，所带来的记忆与习性，都是独特的，往往连孕育我们的父母都无法理解，造成许多误解、迷惘与痛苦。

蒂娜：

当父母与子女都向灵性觉醒，追求心灵的成长时，这种问题，便能在相互理解中迎刃而解。纪伯伦在《先知》一书的「孩子」那一篇，所说的几段话，令人回味，我把刘佩芳先生所译的抄录给你：

孩子实际上不是『你们的』孩子。  
他们乃是生命本身的企盼。  
他们只是经你们而生，并非从你们而来，  
他们虽与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

你们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们的爱而不是思想，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你们所能管理的，是他们的身体而不是他们的灵魂，  
因为他们的灵魂居于明日的世界，那是你们在梦中也无法探访的地方。  
你们可以努力地学着像他们一样，但是，不要白费力气要他们像你。  
因为岁月无法倒流，生命也不会停滞于昨日。  
你们是弓，而孩子就像从你们身上向前射出的、有生命的箭。  
射箭者看见了苍茫路途中的目标便用力将你弯曲—拉满弓，以使手中的箭射得又快又远。  
当为射箭者所成就的一切而欢欣喜悦；因为祂不仅爱那射出的箭，也爱手中握着的，稳固的弓。

#### 四、和我印象中的日出不一样

我既苍白又虚弱，医生建议父亲带我们到海边去过夏天。我们坐一整夜火车，妈妈为我盖上一层毯子，我便睡着了。在太阳升起之前，一种奇怪的感觉使我睁开眼睛。大家都还在睡梦中，我坐在窗边，向窗外看去，天色还很朦胧。我听过别人描述日出，但自己从没看过。我凝视窗外，期待太阳升起的景色。然而，我所看到的日出，与我所期待的，或者说我的印象中的日出全然不同。我认为太阳应该从地平线逐渐升起，当它完全升上来，天空会变成一片紫红色。但我所看到的，却是阴暗的灰色，过了一阵子，直接成为白天的亮光。我非常失望，日出不应该是这样的。

这时，父亲醒来了，他笑着对我说，日出很美丽吧！我一脸失望，生气的说，一点也不美，它没有丰富的色彩，只是灰灰的一片，真丑。日出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父亲耐心的看着我，充满关爱，他的眼睛非常美丽，炯炯有神。他问我，「妳从来没看过日出，怎么知道日出应该是什么样的景色呢？」

我充满信心地回答他，「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也不知道我在哪里看过日出，但我就是知道，日出不应该是这样的！我的记忆中，太阳从黑暗中升起时，应该是亮丽的紫红色，而不是这种暗灰色……那种景色应该是非常美丽的，振奋人心的。」

父亲说，「妳的想象力太丰富了，今天天气很晴朗，它的色彩不可能比这更漂亮了。」

我没有答话，但还是很生气，不仅因为日出没有我期待中的美丽，也因为父亲认定我的认知只是一种想象。日出的景色鲜明地刻在我的记忆中，每当我无法证明我所确认的事时，那种无助，总是令我非常生气。

突然，父亲说，看哪，海就在那边！

火车正从山上往下走，辽阔的海就在下面，这时我开始感到非常兴奋，开心了，我很清楚，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海，我对海是熟悉的。看着海，我的心欢唱着：奇妙的海啊，你永远如此美丽。你是我亲爱的朋友，你常倾听我的欢乐与痛苦，你能理解我，你所吟诵的永恒之歌，带给我的安慰与提升，超越任何人所能给我的。

父亲拍拍我的肩膀问，「海，符合妳的期待了吗？」

「是的，」我回答。「海是这样的，只是它应该是一望无际，看不到对岸。」

「这是海湾，」父亲说，「再过去一点，妳就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了。」

**博纳：**

她所认定的日初的景象，确实是鲜明而独特。

**蒂娜：**

那是她在埃及那一世时日初的景象。她对海的记忆也是的来自埃及的那一世。

**博纳：**

往往孩子们说出前世残留的记忆，却因得不到大人们的认可，而封闭了他们的记忆。

蒂娜：

大部份的父母，不知如何辅导有特殊印象或记忆的孩子，致使孩子的心灵受到伤害或扭曲，确实是很无奈。

## 五、想离开

六岁那年，妈妈生了一个小弟弟。住在另一个城市的姑姑与姑丈，来探望这新生的婴儿。我非常景仰这位如女皇般高贵美丽的姑姑以及睿智慈祥的姑丈，我们一见如故，我第一眼就喜欢他们两个，他们也很疼爱我。

第二年夏天，我们去他们家附近的山林中避暑。母亲忙着照顾弟弟。我的姐姐和我不论在性格和玩的方式全然不同。在孤独中，我越来越不愿意与外在世界接触，总是沉浸在自己的内在世界中。在母亲的眼中，我是不合群的。这种孤独与不被理解，让我渴望离开这里，回到我真正的家。七岁那年，我写了一封很有礼貌的信给母亲，告诉她，我很清楚他们不是我真正的父母，他们应该是在哪里发现我，把我带回家的。他们现在可能很后悔这么做，因为他们无法爱我，而我在这里也觉得非常不快乐。因此，我希望他们把我送回原来的地方，这样她就不需要再为我而烦恼。我最后写，吻你的手，并签上我的名字。写完之后，我一直等待适当的时机，好把信交给她。有一天，邻居太太来我们家喝茶，我静静的把信放在她膝上，便溜回房间。母亲吃惊的看着我，悄悄把信塞进口袋，假装没事的继续和客人聊天，我庆幸自己选了一个适当的时间。等客人离开后，当天晚上，母亲歇斯底里的把信交给父亲，用颤抖愤怒的声音对我说，「你等着瞧吧，如果你认为我们不是好父母，你可以找别的父母，但相信我，你会后悔的。」

父亲饶富兴味的看着我的信。他很少动怒，那封信也没能让他生气。他有点困惑的问我，「你认为你真正的父母是谁呢？真是个傻孩子。」对他来说，这件事就结束了。

母亲却久久不能释怀，她把信拿去给我们的家庭医生看。家庭医生看了之后，用温和的眼神看着我，问我，「你想要到哪里去？你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我无法回答他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要问我父母，只有他们知道是在哪里发现我的。我只想回到我来的地方，在那里，我会与同类的人生活在一起。

但我知道，我还无法实现这目标。我只能待在这里。

原来，这些人其实并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我的质疑不仅冒犯了他们，也让他们害怕。

我知道那封信让母亲对我非常失望，但这不是我的原意。就连我姐姐也不愿与我的视线接触，她的表情让我觉得自己是个罪恶的人。我非常绝望。看来，要找到自己真正的家是不可能的事。从那以后，我不再提及此事，家人也渐渐淡忘了这件事。但是，我仍然可以感觉到，自己被一层浓厚的罩纱所罩住。

有一天吃饭的时候，父亲突然说了一句，「人类是最高等的受造物。」

「爸爸，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意思是说，人类是地球上最完美的受造之物，没有比人类更高等的生命。」

我听了非常讶异，心里想，「这怎么可能？父亲对一切事物一向都有正确的见解，难道他不知道，还有心智比人类更高的存在吗？他们的智慧与力量超越人类，他们的力量引导着我们，帮助我们在心识开展的途径上向前迈进。」

我看着父亲，不能确定他究竟是不想在这个时候谈论与较高存在有关的事物，还是真的不知道宇宙中有比我们更高的存在。我观察他的脸，看出他确实相信人类是最高等的受造物。我没有辩驳。不知为什么，在我深沈的印象中，「HE」不希望我与无知的人谈论神秘事物。一个人必须具有保持沉默的能力。

随即，我对自己感到震撼。这个真实存在的「HE」是谁呢？我只知道「HE」一直在支持我，每当我感到寂寞或被曲解时，我总能从「他」那儿获得爱与理解，「他」从不批判或谴责我，总是认真地听我的倾诉，永远在帮助我向前走，不曾遗弃我。

这个「HE」是谁？他在哪里？我一直在寻求这个答案。忽然，我心灵的视野中出现一双深蓝色、充满爱与真知、无所不能的眼睛，我想呼唤他的名字，但是他的名字深埋在我的记忆中，我无法把他的名字带到我的意识层面。

然后，我发现自己坐在餐桌上，我的灵视随之消失。

整个下午，我坐在书桌前，企图把那深沉的记忆带到我的意识中，偶尔有些迷雾般的模糊景象出现，我试着捕捉，但它们稍纵即逝。

这让我更清楚一件事，那就是：这个人的影像一直存在于我心灵深处，这个人我一直称他为「HE」。

### 博纳：

她母亲的反应，使我们了解到，当大人以自己所认定的事物来评论孩子时，对双方都是一种伤害。她的父亲具有温良宽厚的心性，但即使是这样，他仍然不相信宇宙中有更高的存在。我很佩服她在那么小的年纪，就具有保持沉默的能力。知道不要与无知的人谈论神秘事物。

### 蒂娜：

这种智慧，就是我们所谓的前世修来的。保持沉默的能力，是她在埃及的那一世，在庙宇中，入门的必修课程。那是她在一次又一次的反省中培养出来的。

## 六、渴望合一

母亲有一个住在城里的表姊，她有两个儿子。他们家里有许多新奇的玩具，但最令我兴奋的是，他们有很多书。每次去造访他们，不论是大人或孩子们都玩得很开心。

我曾读过一本书，描述「永恒的同盟」，

这是我一直在探索的事。我向他们建议成立永恒同盟会，他们认为这是个很棒的主意。其中一个孩子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签名。大家都把自己的名字签得非常花俏，无法识辨。我觉得那种矫揉造作的签字很浮夸，只是简单清楚的写上我的名字。他们看了我的签字，认为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拒绝我加入，让我既失望又挫败沮丧。我回家拼命练习签他们那种矫饰又难识辨的名字。这种签字丝毫不能代表真实的我，但他们却因此接受了我。我本来以为，自己因此加入这同盟，应该会很开心。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快乐。

回家后，我听到自己内在的声音，「妳的签字是虚伪的，妳真的相信，妳能以一个虚假的签字来维持一个虚假的友谊吗？不能接受妳真实表达的人，不可能成为妳真正的朋友。」

我伤心的躺在床上，我不可能再用那种方式签我的名字。我知道到这两个男孩，根本不会了解什么是真诚永恒的友谊。我再一次孤独地寻找真正的友谊，真正的联盟。

**博纳：**

「不能接受妳真实表达的人，不可能成为妳真正的朋友。」我同意这个说法，在许多应酬的场合里，大部分的人都穿着虚伪的社会外衣。我一向是个不会讨好别人的人，被我爸妈说处是不够圆融，这些年发现，原来这样我有这样的直觉，用真实的表达，从对方的响应中，可以直接辨识出什么是值得交往的朋友。

**蒂娜：**

我想很多时候，不一定是因为人有意要虚伪。而是价值观不同。觉醒的人与未觉醒的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价值认定的差异上。未觉醒的人，将许多虚假的事物，视为至关重要的珍宝，而觉醒的人，会随时审视自己的心灵，了解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

**博纳：**

是的，许多我以前认为重要的事物，现在对我来说已不重要。摆脱了对一些无谓的事物的执着之后，我发现自己轻松自由了许多。

博纳与蒂娜(三十) 入门-古埃及女祭司的灵魂旅程 2009年4月1日

回目录页五、想离开六、渴望合一七、红色的人八、初显我的未来

## **七、红色的人**

我九岁时，两岁的弟弟生病了，医生诊断不出他的病因。我非常疼爱这个弟弟，陪着母亲坐在他的床边。他忽然从昏睡中惊醒，喊着，「妈妈！妈妈！一个红色的人要来捉我……」

他挥舞着双手，想击退靠近他的人。当他喊到声嘶力竭之后，便昏了过去。

母亲跳起来，一边把他抱起来，一边派人去请医生。我们等候医生的同时，我问母亲，「弟弟看到那个红色的人是谁？」母亲回答，「亲爱的，那只是他发烧产生的幻觉。」

医生来了之后，诊断出孩子患了肺炎。

可怜的母亲，日夜抱着弟弟，长达三个星期，一刻也不曾离开过他。看到弟弟为生命所做的搏斗，以及母亲为孩子的辛苦付出，令我非常震撼。这也是在我生命中，第一次看到母亲心中的爱。我自己也同样为了弟弟的生存而度过一段惶恐的日子。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觉得自己属于这个家庭的一份子。当弟弟康复，我跟着全家一起欢欣不已。我终于觉得这是我的家了。

然而，我忘不了那个红色的人。母亲一再向我保证，那只是幻觉，但我一直对这件事心存疑惑。我常常反复回想起这件事，当时我做梦也没想到，多年以后，我才在印度找到这答案。

一年以后，我们全家搬到另一个城市，我也回到学校去上课，但我与和其它的女孩之间，总是格格不入。她们玩洋娃娃，我觉得无聊透顶，我喜欢看书，她们却认为那是呆板无趣的事。

随着年龄增长，我投入阅读的时间越多，不只是小孩子看的书，而是所有我能拿到的书。我找到父亲收藏的莎士比亚全集，让我更全心投入在书本中。悲剧作品，让我沈浸于书中人物生活的情绪创伤里；喜剧作品，使我在沙发上笑得前翻后仰，乐不可支。

## 八、初显我的未来

那年夏天，我们与一些亲戚在湖边避暑，湖畔坐落着成排的别墅。我看到吉普赛男孩，拉了一阵子小提琴之后，便伸出手向听众要钱。这令我想起，我的祖母演奏一场音乐会，可以赚很多钱。我想知道自己是不是也能赚得到钱。我找一个对我凡事言听计从的小女生合作，两个人穿梭在那些别墅中，看到有人坐在他们的走廊或花园，我便上前朗诵一首诗。人们一开始有点讶异，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等我朗诵结束后，我朋友拿出盘子收钱时，大家便笑着把零钱放在盘子上。

有一位女士问我，我母亲知不知道这件事。我回答，「她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事业。」

那位女士说，「我想她一定不知道，妳们还是赶快回家吧！」

我前景远大的企业当天便结束了。我与朋友把钱分了之后，很骄傲的回家告诉大人我赚了一些钱，并把那些零钱秀给他们看，母亲差点昏倒。

「我的天啊！」她高声叫着，「妳怎么会想做出这种事，别人会怎么看妳呢？妳让我们大家都跟着妳一起丢脸。」

「为什么会丢脸？」我问，「祖母不是靠演奏赚钱吗？吉普赛小孩也是这样赚钱，靠朗诵诗来赚钱，哪里丢脸了？」

「妳这个小傻瓜，」母亲说，「难道妳不知道，妳父亲是知名的上层社会人物吗？反正，妳就是不能做这种事。」

「父亲的地位与我所做的事有什么关系？父亲是父亲，父亲的地位崇高，但我没有高阶职位，为什么我不能赚一点钱呢？只要是正派的，任何工作都是正派的，而我的诗确实朗诵得很好。」我骄傲的结束了这场争论。

母亲愤怒的吼着，「妳真的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吗？为了惩罚妳的叛逆，从今天起，不准走出花园以外的地方。」

就这样，我失去了自由。不过这次的事件，却让我展开另一种活动，也启发了我更多的表达能力。我的叔祖父带着他的家人，租下别墅的另一端，和我们一起在湖边避暑。他是个幽默和蔼的老人，听说我在外面靠朗诵赚钱，觉得非常有趣。两家人一起用餐之后，他要求我当场朗诵给大家听。我没有异议。等大人都围成一圈并坐下来，我站在中间，开始朗诵一些我喜爱的诗。叔祖父很喜欢听我的朗诵，要我再朗诵几首。

「但是，我只会这几首。」我说。

「那就说说妳知道的事。」

「我可以说一本书的故事吗？书名是《韦克菲尔德的教区牧师》。」

（注：韦克菲尔德（Wakefield），英国英格兰北部城市，西约克郡首府）

「当然！」

我开始说这本书的故事，仿佛自己站在舞台上表演，把整个故事生动活泼地呈现在他们眼前。故事描述在韦克菲尔德一位圣洁的教区牧师，有一个美丽的女儿。一位年轻人爱上他的女儿，最后他们俩人一起私奔。牧师气得拿起他的枪去追他们。他太太往他的手里塞了一本《圣经》……我当时并不知道私奔是什么意思，所以不知道教区牧师为何这么气愤，我仅仅是讲述我所读的故事。当我描述两个年轻人在黑暗中温柔甜蜜的情话时，大人开始爆笑，好像我在讲一个超级好笑的故事。然而，我说的，却是一个悲剧呢。

结束时，叔祖父拉起我的手问我，「妳是在哪里看到这些故事的？」

母亲也在一旁附和，「我也正想知道！」

「这本书是学校给我的奖品。」我答道。

「真令人吃惊！」母亲恼怒的说，「学校怎么可以给小孩子这样的书呢？」

「我相信他们没看过这本书，他们一定认为这本跟教区牧师有关的书，必然是一本讲述神圣事物的书。他们只是没想到，牧师也会有女儿。」叔祖父说，「说真的，我很久没有这么开怀的大笑了。」

从那以后，我每天晚上都为他们表演。除了家人之外，朋友及邻居也是我的观众，每晚来听我说故事看我表演。

这些故事还包括莎士比亚的悲剧。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大人听了这些悲惨的故事，却觉得很好笑。当我讲李尔王的故事时，描述一群人相继死去的那一幕，有人是这样死的，有人是那样死的。

讲故事的时候，我的心是忧伤的，大人却看得乐不可支。我并不觉得那是好笑的事，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我一边继续讲着，一边纳闷，为什么听到这种死亡的悲剧中，他们还笑得出来。往后，我常常回想那个深深融入在自己所讲的故事中的小女孩。那时期的种种迹象，已显示出我未来生命的轨迹。我拥有把内心世界最美好，最神圣，最真实的事物表达出来的天分。无论我的听众能不能理解我所说的，我仍然把自己最真实的部分表达出来。因为，只有一个听众是最重要的，他就是「神」。

春去秋来，那年冬天，我忽然喜欢做一些奇怪的姿势。起先，我父母很惊讶，还嘲笑我，亲友们则喜欢看我所做的肢体动作。我直觉的去做它们，从不去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只知道，有些姿势会让我很舒服，而有些姿势能使我的

学习更有效率。我疲劳时，以某种姿势坐着，几分钟内便能恢复精神。

大家笑我是疯子。起初妈妈总教训我，说一个好女孩，站的时候，要稳稳用双脚站立，不可以把头放在地上倒立；坐的时候，必须端坐在椅子上，不可以弯腿盘坐在地上。然而，驱使我做这些姿势的力量，来自我的血液，是我难得可以享受的乐趣。最后，她对我所做的这些奇奇怪怪的动作也见怪不怪。

次年夏天，一位常在东方旅行的朋友，听说我会做些奇怪的动作，便要我做给他看。在陌生人面前，我有点害羞，做了一个把自己的头藏起来的动作，大人们都笑起来，我接下来又做了几个我喜欢的高难度动作。

这位素为谋面的客人，神色严肃的看着，没有一丝笑意，最后他惊呼，「这个孩子做的是正统的瑜伽动作！」他转向我说，「你是在哪里学这些动作的？」

我当时不知道「瑜伽」是什么的意思，我回答他说，「没有人教我，我只是喜欢做，因为做完之后觉得舒服极了。」这位客人摇摇头，表示不相信。

很久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被称之为瑜伽的肢体动作，是我前世习以为常的活动，因为我曾在庙宇中年复一年的练习。这些瑜伽动作，反应我的过去，同时也反应我的未来。多年以后，我把瑜伽传授给许多人，使他们获得身体与精神的开展。

### 博纳：

从这些描述中，让我感受到有些高度进展的灵魂，很多时候还真是孤独呢！

### 蒂娜：

有时候一段时间的孤独是必要的，孤独使一个人向自身的内在探索。但是，当一个人深入一定的程度之后，豁然开朗时，便能与大家融为一体，带领别人一起走向光。以佛教的说法，应该就是由小乘转向大乘吧。

### 博纳：

嗯，那我尚未达到能不批判地与大家融为一体的时候，因为大部份的时候，我还沉浸在享受我的孤独与寂静的时光中。

**蒂娜：**

能安然地享受孤独是一种能力，它带给我们莫大的宁静与自由。但有时则是因愤世嫉俗，或因批判，无法包容别人而画地自限。

**博纳：**

喔，那我得在这上面仔细审视自己了。说实话，这种由画地自限而造成的孤独我体验过，它更像是关在笼子里一般。虽然它让我沉甸思想与发展内在的宁静，

但当放眼笼子外的世界时，往往会有种天地之大，我却只能以这笼子作为容身之处的感叹！

**蒂纳：**

画地自限的那种安然自在，只能是一时性的，因为它出自分裂，而不是出自爱的本质。任何不是出自爱的事物，必然不会带给妳真正的平安与喜悦。

**博纳：**

所以我们可以从自己的心是安祥、宁静的，或是哀伤、罪咎的，来了解，并调整自己。

**蒂娜：**

我们所要铭记于心的是，不管外在所呈现的是什么现象，唯有向内寻找平安才是正途。

**博纳：**

其实道理说起来简单。只是常常很难做到。

**蒂娜：**

所以我们需要长时期地走在光的途径中。让上师们的讯息随时提醒我们，让光的能量不断地帮助我们，直到我们与光融合为止。

## 九、爱的挣扎

时光飞逝，我的身体开始成熟。我喜欢阅读爱情小说中所描述的各种爱情故事。我展望未来，并决定要找个拥有一颗高贵心灵，能完全了解我的丈夫。我开始和其它年轻人交往。母亲极力教导我成为一个端庄的淑女，不可招蜂引蝶，然而我无法掩藏自己的魅力。我无知的以为，我的容貌是我最大的吸引力，使许多人想要亲近我。当时我并不了解，我的魅力不是要用在个人生活上，而是要引导人们走上救赎之路。这是灵性上的无知。这种对真理的盲目，使我后来进入中年时，几乎成为真正的盲人。

当时我所想的，纯粹是个人的前途，我相信只有男女间的夫妻之爱，会带给我至高的快乐。我也确实经历了世俗层面的恋爱。然而，恋爱所带来的喜悦与痛苦经历，仅仅是我生命成长的前奏。

回顾我从十三岁到十九岁的六年中和一名年轻男子的一段感情，我将它称之为「发展坚定意志力的培训期」。

十三岁那年，一个才华洋溢的年轻人，全力以赴地追求生命中最崇高的、最美好的事物。他告诉我，他爱上了我，他认为我在灵性与艺术上和他的认知相同，他相信我是个能配得上他的女人，要把我塑造成一个有高等文化素养，却又绝对服从的妻子。他相信他可以磨掉我独立的思想，送给我的礼物都是一些装祯精美的音乐、美术、历史、古典文学等相关书籍。

他坚持要我读原文书，无论是德语、英语或法语，他花很多时间陪我一起读书。和我见面的时候，总是带一些原文的报刊、杂志、舞台剧本给我，想引发我学习的兴趣。他找到最好的老师来教我钢琴。总而言之，他尽一切所能提高我的文化素养。母亲认为，他是一个让我拥有优良教育的天使。这一切对我当然是有益的，但他也毫不放松的控制我。他对我说，我将来要成为他的妻子，因此我是属于他的。所有我要看的书都要经由他同意，未经他允许的朋友，不可以交往，未经他允许的活动不可以参加。

一开始，我很高兴一个被许多人敬重的人，选择了我这样一个小女孩做为他未来的妻子。他能言善道，和他交谈令我愉快。他对友谊与爱的态度与我一样，都是认真的。然而，当他逐渐把他自己的意志强加在我身上时，他所有的关注都成为令人厌烦的干扰。两个灵魂展开一种无形的权力斗争。我越是不受他所影响，他越是想尽办法要控制我。我十七岁时，他要我与他正式订婚，他请他父亲请求我父亲答应这门婚事。

我父亲对这件事并不怎么看好。很久以后，他才告诉我，他不喜欢我未婚夫争强好斗的个性，但他不愿干涉我的自由。他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包括他的孩子在内。因此虽然不是很乐意，但他同意了。

我以为订婚后，未婚夫的嫉妒心会减少一点。我还年轻，喜欢和同班同学玩乐、一起溜冰、一起跳舞。他认为这些活动很无聊，不愿意参加，却非常嫉妒我与年纪相仿的人在一起。随着我的身体越发成熟，散发出更多的魅力，他的嫉妒也就越发不可收拾。他总是在折磨我几个钟头之后，跪着求我原谅他，并保证再也不会这么做。几次下来，我发现我越来越无法忍受这些争端。我的生命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争吵，我不曾见过我的父亲与母亲之间，有任何矛盾。我的父亲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但这力量是无形中自然焕发出来的。他从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别人身上。他尊重每个人的自由，从不期望别人盲目听从他。

那个时期，父亲的形象已经符合了我小时候对他应有社会地位的期待。他成为最高职位的人，在他的工作场合中，没有人在他之上。即使如此，他从不会滥用他的权力去控制他的属下。他如灯塔般照亮周围的人，亲朋好友以及上百位的属下，都乐于寻求他的意见。他总是随时随地帮助别人。这让我认为，所有的男人都应该像他那样。我从未见过像未婚夫这样妄自尊大，有着病态权力欲望的人。我需要挣脱，重新获得自由。

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与他的意志力量抗衡。与生俱来的忠诚，以及对别人弱点的理解，使我一直未采取行动。当我的意志力随着年龄而增长时，我决定不再忍受这种折磨。

我告诉他，我需要自由，但他不愿意听，我陷入艰苦的挣扎，因为他的意志力像钢铁般坚硬。然而，越是困难，越是展开了我的意志力，直到强过他为止。我决定要解除婚约时，随之而来的是一场风暴，但这对我已完全不产生任何作用。我只是为他感到难过。

他一方面蛮横与专断，另一方面却又非常懦弱，他去去了我对他的尊重。在那时期，我并不知道这种病态的双重性格，是一体两面，紧密相连的一种人格特质。我知道他的灵魂是病态的，但我无法拯救他，我迫切需要自由，最后我终于以巨大的意志力解除了这个婚约。

我的父母对这件事并不觉得奇怪。

**博纳：**

真不容易，在那个年代，一个未婚女子就具有女性意识及自我觉察的能力，有些女性要经历婚姻的磨难才能有独立思考的人格。

**蒂娜：**

我想这是因为埃及的那一世，以及往后的许多世，使她培养出这样的认知。这篇给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都应像他父亲一样，具有强大的力量，但这力量像灯塔一样，是自然焕发出来的，并且能尊重别人的自由，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别人身上。

**博纳：**

是的，力量必需是由内自然焕发出来，而不是造作出来的。这段时间，经由《光的课程》的洗礼与转化后，我感到自己正是这样地，内在力量增强之后，反而能给别人更大的空间。这种素质好像是透过逐步的精练而来的。

## 十、第一次经历死亡

从我孩提时期起，每到春天，就变得虚弱与苍白。大部分的时候，我只要到拉斐尔姑妈那儿，就会好很多。她与家人一起住在山上，那里新鲜的空气，还有当地人的纯朴与智慧，让我很快就恢复健康。

解除婚约之后，我到姑妈家小住一段时间。享受那里的安详与宁静。在那里，我有充分的自由，进出自如。在林中漫步，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美好，对未来的充满信心。然而，却在那时候，我生平第一次经历死亡。

有一天，我来到半山腰的一片原野上，计划未来。心中盘算，我要像祖母那样，成为一个钢琴演奏家，然后嫁一个健康、快乐、正常的丈夫，并生儿育女。孩子会长大，我将会有孙子，然后我便在逐渐衰老中死亡。

死亡是一个结束，一个我们都要走到的目的地，为什么呢？一个著名的钢琴家或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与一个默默无闻的平凡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生命中的喜怒哀乐又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想到这些，我感到一片黑暗与虚无。我靠着树，看着山下有如蚂蚁般的人群，这些人为爱情、名位与权力而千辛万苦的奋斗，难道就只为了这么一个短暂、稍纵即逝的时刻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情愿现在就去自杀，也不愿这样走过一生，最终还是不免一死。

就在这时候，我听到一阵魔鬼般的笑声在我耳边响起，「嘿！嘿！嘿！你无法逃避死亡，你无法逃避死亡……哈哈哈！」

我收回涣散的思想，知道如果我在这这种魔鬼的陷阱中自杀是无济于事的。自杀只会使我再次回到同样的情况中。我鼓舞自己，也许到我老的时候，医学界或科学家会发现不死的秘诀。

当时我不知道，死亡并不存在，不仅仅是死亡不存在，人类也无法让自己死亡。但是，永恒不朽的真义，要靠每个人自己去领悟。包括我自己在内。当然，那时的我，完全不理解这一点；对我而言，死亡像是一道黑色的、无法穿越的铜墙铁壁。

我决定不再去想这种削弱我力量的事，我宁愿把力量放在未来的计划上。

父亲全心全力投入他的事业，无暇顾及孩子们的想法。母亲爱我就像她爱她所有的孩子一样，只是她在很多年以后，可以说一直到临终的时候，对我才有些许的了解。

她当时只希望我能像她一样，成为一个好的家庭主妇。我也把这种期望，做为我的生命目标，只是我达到这目标的方式与她不同。我只能走在自己生命的旅程上，除了为人妻之外，我要实现我在音乐与艺术上的创作。我无法接受她给我的建议。由此，我成为家庭中孤独的一员。

父亲支持我完成音乐学院的教育。他常说，人生无常，每个人必须有一技之长。那一天，在那山丘上，那个毫无人生经验的年轻女孩，决定依照父亲的建议，完成学院教育。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失去一切财产，我的丈夫受了重伤，无法工作，正是我所受的教育，使我们得以生存下去。每当我想到这点，我总是由衷地感谢他的无私与智慧。

**博纳：**

大多数的人，中年以后才开始思索生命的意义，而她在这这么年轻，毫无人生经验，就能参透红尘的虚无，真不容易啊！

**蒂娜：**

我认为她在了解生命虚无的同时，却又能认知生命的意义，才是不简单。我认同她所说的：“人类无法使自己死亡。但是，永恒的真义要靠每个人自己去领悟。”

**博纳：**

真希望想要自杀的人不要忘了人类无法使自己死亡，自杀只会使人再次回到同样的情况中。我很欣赏她的当机立断，不把思想放在会削弱她的力量的事物上，而是放在未来的计划上。就像《光的课程》中也常提到

，不要在负面的事物上再赋予能量，而是把能量投注在正面的事物上一样。

**蒂娜：**

是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灵魂投生地球的目的。这也是为什么，《光的课程》在每一级次的最后一课，都要我们以赤红色之光来激发对生命的热忱。

**博纳：**

有些人对某些议题感到高度关切或特别的困惑，是因为前世的学习尚未完成，所以这一世要继续来完成吗？或者有人从很小的时候，就对生命有某种清晰的体认，不管是积极的或消极的，也都是来自前世的体验吗？

**蒂娜：**

这本书对这一点也有一些阐述，当你全部看完之后，就能心领神会。

## 十一、第一次预见未来

十五岁时我发现自己偶尔会梦到未来。我曾梦见一个年轻的医生从母亲房里抱出了一个娃娃，拉斐尔姑姑也在场。第二天早上，我告诉母亲我的梦，母亲说，「请不要再做这样的梦，我的孩子已经够多了。姑姑怎么会出现呢？那年轻的医生又会是谁呢？」

「我不知道他是谁，我只是在梦中看到他。」

半年后，母亲生病了。检查完后，医生恭贺母亲有喜。老医生推荐一位年轻的医生为母亲接生。当母亲生产时，姑姑在前往意大利的途中正好经过我家，在我家住了两个晚上。走出母亲房间的年轻医生，正是我梦中所见到的。

从那以后，我常梦到未来的景象，梦境每一次都像电影画面般非常鲜明。经过很长一段时期以后，我就可以根据我的意愿进入这种状态。

**博纳：**

所以许多人会把自己的梦记录下来。有些梦境的确会预造未来的影像，但有些时候，醒来便忘了梦中的情节。

**蒂娜：**

我觉得把梦境过份地神秘化，会使生活变得很紧张。有些梦确实只是日有所思，故夜有所梦。我觉得醒来时，如果记得的梦境，可以思考一下其中的含意，以及其中是否有某些其它层面的指引或讯息。如果不记得，或不了解梦的含意，就把它放下。把焦点放在自己思想行为的起心动念上，可能意义会更大一些。她能梦见未来，并未使她避开她这一生所该经历的事。

**博纳：**

是的，培养自己的智慧与力量去面对该学习的，与该了结的因果，才是上上策。

## 十二、前世的记忆

从姑姑家回来之后，有一天，我在网球场上认识了一位文质彬彬、非常有魅力的男士。他似乎也被我吸引。那年冬天，我们就订婚了。我们彼此热烈地相爱。我整个身体与灵魂都渴望成为他的妻子。父亲要求我完成学业后再结婚。在我毕业之前，我未婚夫每天都到我家与我们一起度过傍晚的时间。

一天晚上，在睡梦中，我突然听到一阵重复不断的节奏，劈哩啪啦劈的响声越来越大，我知道那是监督奴隶的工头用鞭子抽打的声音。工头正督促那些拖着我身体的奴隶向前走。我被放在一个可以滑行的雪橇上。我知道自己正被带离皇宫。

我想爬起来，却发现自己动弹不得，因为从我从颈子以下一直到脚，都紧紧被绑住。我像大理石雕塑般躺着，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双腿平行伸展。

在艳阳下，我看到一群男人拖着我，朝白色石头砌成的建筑物前进。我知道那是死亡之城，一座坟墓！

把我放进去以后，所有的人都离开。黑暗吞没了我。在恐惧中，我在心里问，「我要像个囚犯一样躺在这里躺多久？」

我清晰的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平静的告诉我，「三千年。」

恐怖重新席卷而来，我的意识消失在虚无中……

有人用力摇动我。我睁开眼睛看到姐姐，她惊恐的抓着我说，「老天爷，妳怎么了？妳坐在那儿，眼睛空洞洞地，嘴巴喃喃呻吟，好像是要死掉一样。妳生病了吗？要不要叫妈妈？」

我想响应，可是发不出声音。那可怕的经验使我的身体完全瘫痪。我摇摇手告诉她不要紧。然后我躺下身子，试着思考，但脑子一片空白，还在惊慌失措。几分钟之后，我的心脏才恢复正常跳动。姐姐陪着我，一直到我的意识恢复正常，她又问我，「需要我帮妳做什么吗？」

我好不容易才能张开嘴，回答她，「不用了，谢谢，我没事。」

第二天，我试着集中精神，试图回想我在梦中所看到的，和我所经历的那些梦境究竟是什么呢？难道，我又看到了我的未来吗？

然而，根据以往的经验，我所看到未来的我，和现在的我是同一个人。但昨晚所看到的我，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看着镜中的自己，试着理解：一个人何以在同一时间中成为不同的两个人？现在的这个我，在镜子里看得到。然而，梦中那面镜子所反映的，却是另一个我，那个我又是如此地年轻，因此她不可能是未来的我。

在这里，我是一个存在，然而，我同时我也是那个埋在坟墓中的另一个存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我醒悟到那个像大理石雕塑般躺着的「我」是谁，在什么地方。我有一种对某种生命的回忆，我想起那个家，那个我从孩童时期起就在寻找的，我所真正归属的家。现在，我知道那个伟大的人物（Great

One）是我真正的父亲。

尽管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习惯目前的状态，并接受现在的父母是我的双亲。然而，不知何故，那奇怪的感觉从未消失，现在这感觉更加强烈了。

奇怪的是，在前世的经验中，很正常的事，现在却好像违背伦常。这两种状态形成为强烈的对比。

譬如，在当时，法老是我的父亲，他立我为皇后，是天经地义的，是一种荣誉。

然而，现在，对我来说是一种震撼，因为以现在的时空来说，这是不被允许的事，两者的意义截然不同。

在古埃及时期，法老的妻子过世后，皇室中没有其它具有皇家血统的女人时，唯有他的女儿，有资格成为他的王后，坐在他的身旁。

我想起一些在那时期的事，尤其是我常去的庙宇。然而，许多事情依然晦暗不明，譬如说，我为什么会残酷地被放在棺材里。我为什么会被送进坟墓里？还有，那说话声音听起来如此熟悉的人是谁？

过去的这段记忆完全被封闭住，如果我试着回忆它，便有一股电流般的能量把我弹开，使我无法回到那一时空。

第二天早餐的时候，我对父亲说，「爸爸，学校教导我们说，金字塔是古代帝王的陵寝，那不是真的。不是所有的金字塔都是坟墓，有些金字塔有一些具有极为不同的功能。死去的人被埋在城郊外的死亡之城，那是当时埃及人的坟墓。他们的棺材像雪橇，会被放置在一栋很高大的建筑里。而坟墓的门是用大理石做的。」

父亲吃惊地看着我说：「你怎么会知道这些的，所有的科学家都认为金字塔是法老的坟墓，也从没有提到死亡之城」

「我非常确定是这样的。」我很自信地回答他。

他说，「那么妳告诉我，妳是怎么知道的。」这时所有的人都看着我，等我回答。

「我知道是这样的，但我没办法解释。」我告诉他，我是在我的灵视中看到的。父亲很专心听我说，也注意到我回忆那种经验时恐惧的颤抖，他了解我所说事，确实是我所经验到的。

他说，「我不相信这种事。但是，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写到，『天地之间有太多事物，是超越你所能梦想的。』当今许多人在谈人类的 DNA 中，具有从祖先所遗传而来的记忆，现在我倒是想知道，在我们的家族中，在数不清的祖先中，是不是真的有那么一个小小的活细胞存在着？科学界的发现，每二十年就有一大转变。我建议妳，别去为这些事烦恼，不要再一直想着妳所做过的梦或灵视。无论那是什么，它只会扰乱妳，让妳的精神失去平衡。也许，妳是曾经在哪看到这类的资料？」

「不是的。除了学校教的之外，我从来没有读过任何与埃及相关的资料，我对埃及的事物并没有什么兴趣。但我在学校所学的，与我在灵视中所经验的，完全不同。我没办法解释这种灵视意味着什么，但我绝对相信，我所看的每一细节都是千真万确的。我也相信，我在梦中所看到的人是存在的，但是，我真的没办法去解释，我是如何可以在这时空成为我现在这个人。也不知道梦中其它的人是谁。有没有可能，人类不仅仅只有一生的生命？」

父亲转头对母亲说，「请给我一点水果好吗？」母亲把水果递给他，便结束了这个话题。

当晚临睡前，我还想着这梦境会不会再次出现，但它没有。我等了几天，

甚至试着回到那梦境中，但一切尝试都无法使那梦境再次出现。

过了一阵子，我就不再去想它了，我对生命的健康态度，使我充满活力地勇往直前。我练琴、画画、学习学校的课业，与我的未婚夫一起度过傍晚的时刻。

**博纳：**

在《全像宇宙投影》这本书中提到：过去仍以一种隐含秩序的方式活在现在，当「现在」隐藏起来变成了「过去」，并不表示「现在」消灭了，它只是回到宇宙的隐藏层，所以，同时存在是有可能的。只是我们没有穿梭自如的技巧。

**蒂娜：**

是的，这使我稍为理解“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这句话的意思。一般人是没有穿梭自如的技巧，但本书作者，在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终于具备了将自己灵魂的旅程贯穿起来的能力，确实地完成了她的「入门」。

**博纳：**

我曾听人说过，催眠也可以进入过去或未来？这可能吗？还是只有完成「入门」的人，才可能做到？

**蒂娜：**

无论是「催眠」或书中所阐述的「入门」，都是极为个人的经验，其结果也是极为个人的。以催眠来说，它将依个人以及催眠师的意识与能量的不同，在不同的条件与情况下，产生不同的结果。她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揭开今生与前世之间的罩纱的。我认为这种依灵魂的进展，到了适当的时候才打开前世记忆的方式是最安全的方式。

**博纳：**

彩虹桥中我们提到过入门者自然会理解自己的前世因果。不过如果我们安住于当下，接受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必须学习的课程，必须圆满了结的事物，前世有什么样的经历与恩怨也就不重要了。

### 十三、第二次面对死亡

学院毕业典礼之后，紧接着就是我的婚礼。

现在回想起来，婚礼的细节历历如绘，然而，整个婚礼也像是一场梦境。来宾一个个打扮得光鲜亮丽，我的母亲容光焕发，依然年轻美丽，父亲的俊秀挺拔，足以让所有的女人心跳不已。当他看到我开心看着他戴的高帽子时，对我做了一个鬼脸，表示他跟我一样，觉得这些婚礼形式非常荒谬可笑的。

我请求牧师致辞尽量简短，以免我打呵欠。我相信，婚礼致辞的长短和婚姻是否幸福美满完全无关。

婚后，就如我所期待那样，我非常快乐。我们全然热烈地爱着对方，我的身体与灵魂，都体验到爱所带来的满足。然而，这一切美好感觉就忽然如海市蜃楼般消失了。

就像过去撞破那道黑墙，我这次撞得比以前更猛。我再一次面对死亡。这一次比上一次，更为真实。

每当我感到幸福快乐的时候，总觉得有些事正等着我去完成的感觉。而当我一旦具体实现时，一切又变得空洞。我陷入真空状态，不知道在前面等待着我的是什么。不知道我下个目标是什么，我已实现一切我想要的。再下去就是过完剩余的时间。剩余的时间？剩余的时间有多少？答案是：直到死。

无论我们这一生达到什么样的境界，无论命运怎么安排，我们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那就是——死亡。除了死亡，别无他路。没有人知道自己走到尽头需要多长的时间，但迟早我们都会进入那样的虚无。

我清楚知道，我与丈夫之间的爱，也有它的尽头，因为我们迟早都会在死亡中消失。那时，快乐就结束了。我看着丈夫充满爱的明亮双眼，感到有一只冰冷的手扼住我，内心深处便升起一个疑问，「你能看这双美丽的眼睛多久呢？未来将又会是什么样呢？就算你们一直都这么快乐，就算你们可以一起活到很老，你们最终还是要说再见，然后闭上眼睛。」

无论是多少快乐，多美丽的爱情，总有一天要走到尽头，你们会失去对方，以及一切美好的事物……

我看着我的丈夫，不想去理这声音，然而，我没有办法不理它。因为它所说的，是千真万确的。

当时我并不知道，正是这种苦恼，让我开始探索永恒不朽的神圣自我。

那段时间里，我仿佛身处荒漠中，常常无助的暗自哭泣。我没把这种情况告诉我丈夫，他是那么快乐，不会了解我的痛苦。他还处在凡人的梦境中，我不忍把他唤醒。

**博纳：**

她对世俗的、人为的礼节有独到的见解，婚礼华丽的程度与婚姻的本质无关。我参加婚礼时，最怕致辞的人说个没完，尤其是肚子饿的时候。

**蒂娜：**

我对她那句：「每当我感到幸福快乐时，总是有种某些事物正等着我去完成的感觉。」感触颇深，在我踏上光的途径之前，就常有这种感觉。有几个生活优渥的朋友，也是如此，不理解的人，总认为这些人是在福中不知福。事实上，只是因为这些人尚未能向自己的内在灵性与灵魂目标觉醒之故。

**博纳：**

我也常在具体实现某些目的时，有着一切又变得空洞的感觉。

**蒂娜：**

我想这是一种来自灵魂或较高自我的催促，为的是要促使我们去完成灵魂投生地球的目标。如果我们不去倾听这种呼唤，便很容易在迷惘中制造一些不必要的负面因果。

**博纳：**

那些在平静与幸福中生活，又能向灵性觉醒，并继续学习与成长的人，

真是有福之人。以前我听人说，福报大的人不容易起修行之心。但事实上，我看  
到许多很有福气的人也投入在光的途径上，我想这些人才是真正有福报的人。

**蒂娜：**

那些能在遇到挫折，不盲目挣扎或怨天尤人，而是静下来思索自己的问  
题，寻求提升与转化的人，无论走在什么途径上，都是很有福报的人。

**博纳：**

「彷彿身处荒漠中，无助的暗自哭泣」的那种感觉，我也曾经有过，很  
像是来自感受体的隐忧。

**蒂娜：**

当我们未能履行自己投生地球之前，与较高自我所订立盟约时，便会有  
一种隐约的，不安的感觉。

## 十四、黑暗

我的身形像父亲，像他一样高高的，头发虽然没有他黑，却也是深褐色。  
我的肤色苍白，不如我母亲那么红润。我的眼睛是深蓝色，而不是黑色。

婚后，我更苍白，更瘦弱。因为只要我无法解决人生苦短，稍纵即逝的  
疑惑，我就无法感到自由与快乐。这种长期的压力，对我的健康产生很大的影响。

一天早上，当我醒来睁开眼睛，发现右眼的视觉中出现一条黑线。眼科  
医生检查之后，对我说，「这是种罕见病症，目前没有医治的办法。告诉我，妳  
是不是长期处在一种精神压力下？」

「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压力，」我说，「我过得很快乐！」

我该怎么向他解释，我的痛苦是来自对死亡的恐惧？就算我告诉他，他  
也无法帮助我。我问他，「我的另一只眼睛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吗？我的眼睛会  
瞎掉吗？」

「我不知道。我现在只能建议妳多休息，注意营养，增加自己的抵抗力。」

我丈夫竭尽一切所能安慰我。但无论他怎么努力，送我多棒的礼物或带我出去散心，都没有办法让我摆脱心中的忧虑。

当他带我到风景优美的地方去玩，反而更增加我的忧虑。我总是想，我可能很快就再也看不到这灿烂的阳光，美丽的天空，这些秀丽的景色。

当他带我去观赏歌剧或舞台剧，我会想，我可能很快就再也看不到这些表演了。更残酷的事是，我的左眼也开始出现这种现象。我绝望的想，自己终有一天会变成一个瞎子。

我极力隐藏自己的绝望。我当时想，如果我不停的告诉别人我的痛苦，会使亲友们跟着我一起痛苦。最后，他们会为了避开这种不愉快的而远离我。

我不想要让自己的烦恼成为令人不愉快的负担。相反的，我像个小丑一样，把自己的痛苦隐藏在面具下，总是诙谐愉快的面对别人。

我看遍所有的名医，答案都一样：这不是器官上的病症，因此无从医治。我开始闭着眼睛练琴，闭着眼睛做家事，为失明做准备。

就这样，一个风情万种、骄傲虚荣、渴望在艺术上成名的小女人，就要被摧毁了。我那深沉潜藏的生命哲学开始浮现，我开始倾听内在的声音，那个我一向非常熟悉，充满爱的声音：「HE」的声音。

**博纳：**

苦难使她转而倾听内在的声音，可见每一看似负面的事物，都有它正面的意义。

**蒂娜：**

在前面「爱的挣扎」那一篇，她提到她对灵性的无知，对真理的盲目，使她进入中年时，几乎成为真正的盲人，所指的正是这段经历。

**博纳：**

她以为她所拥有的，使许多人想亲近她的吸引力，是因为她的容貌之故。她不知道上天所赋予她的魅力，不是要让她用在个人生活上，而是要她用来引导

人们走上救赎之路。这点走在灵修路上的人，不可不知。然而，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相信只有男女间的夫妻之爱，才会为自己带来至高的快乐，也是正常的啊！

**蒂娜：**

这是正常的，也是常人在这世间应拥有，并体验的生命经验没错。只是，在拥有这一切之后，如果还能从中使自己的心灵继续提升与成长，便会与灵魂或较高自我的目标，有更进一步的融合。

**博纳：**

所以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事物都是为了灵魂的学习。也就是说灵魂给我们的挑战不会只是单纯的要让我们受苦，而是让我们体会背后的礼物，对吗？

**蒂娜：**

我不能说这些话对或不对，但基于「我们的思想创造我们的实相」这一理念，我选择这么看待我的生命。

## 十五、转折点

一天下午，我从城里回来，灿烂的阳光，盛开的花朵，鸟儿愉快的叫声，我对自己说：如果我不失明的话，这一切将有多美好啊！突然间，我听到那声音清楚地问我说：你已失明了吗？你已看不见东西了吗？

「我还能看见」

「既然还能看见，为什么要在你还能享受这一切美景时就开始绝望呢？何况你并不确定是否会失明。也许在你死之前，你都不会失明，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还未发生的事情上呢？你真的知道未来是什么吗？为什么要把你的生命毁在还未发生，甚至不存在的事物上？」

你目前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糟，享受你的生命，你便会有更大的恢复的机会。沮丧只会使你的眼睛加速恶化。活在当下，只要记住：一旦你的心灵不再盲目，你的肉眼便会恢复它的功能。」

这出自神圣声音的每一个字是多么地正确啊！我可以感受到我眼睛的黑

点，是代表我内在黑暗的盲点，是这盲点的外在显现。然而，我如何去治愈这灵性上的盲目呢？

这正是我的问题所在，由于我被困在黑暗中，我对生死的奥秘茫然无知，我感受死亡无所不在，却无法理解生命的意义。我渴望能「看清」，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但如何做到呢？

那声音回答我说：寻找，你就会发现，敲门，门就会为你而开。

当时我不理解它的意思，但我要遵从它。我试着深呼吸，保持安静，把心放在当下这一时刻。

这不容易做到，那黑点不断地在我眼前跳动，使我很难不产生苦恼，但是我努力使自己知足快乐，因为我知道我心情的好坏，足以影响我的眼睛。

我得帮助我自己，我把焦点转向规划我的未来。我的丈夫是个建筑工程师，他的心力都贯注在工作上，除了吃饭时间以外，我很少看到他。突然间，要有个孩子念头出现在我的思想中。有个孩子将会是一个多大的喜悦呢？我把我的心灵向一个隐匿的存在打开，他在某个地方等着我把他带到这世间来。

这个存在听到我的呼唤……，他来临了，在我怀孕的期间，眼睛的黑点逐渐消失，产期将近时，我几乎忘了曾经有过眼睛的问题。孩子出生时，带给我极大的喜悦，他的哭声不像一个新生婴儿，更像狮子的吼声。「孩子是活的」我听到医生告诉我说：「是一个健康美丽的男孩。」那一瞬间，我的心充满了感恩。

我睁开眼睛，看到一个胖胖的，红润的身体。我知道尽管这孩子进入我的生命成为我的孩子，他仍然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

生产后，我的身体非常虚弱，也恢复得很慢，我的眼睛又开始出现同样的问题，但我已不受这问题的干扰，我把全付精力与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当他对着我微笑，胖胖的手臂环绕着我时，我的一切烦恼都烟消云散。

时光飞逝，我的儿子健壮地成长着，每个人都称赞他那充满爱与温暖的蓝色大眼睛。他是一个早熟的孩子，当他四岁时，他也跟我四岁的时候一样，拿起一本书，问了我几个字母的意思之后，便知道那个字的意思。

我把他抱在膝盖上，吻着他，继续教他别的字，他似乎不是在学习，而是在忆起。

夏天来临，我们与家人在湖边的别墅中避暑，我的弟弟与妹妹会在周末的时候，邀请一些朋友来玩几天。白天我们一起打槌球、划船、游泳；晚上我们在阳台上弹室内乐或游戏，那段生活既健康又快乐。

我的眼睛在这段时期并未带给我太多的干扰。只是因为生产后我的身体非常虚弱，因此孩子出生后，我在海边住了几个月。大海的神秘能量使我康复了许多。我开始绘画，甚至开始做一些木雕。艺术家的生涯，带给我许多乐趣。

然而，浮面的生活乐趣，未能使我的内心获得真正的喜悦。我不知道为什么。那股莫名的焦躁与不安越来越严重，使我无法漠视它。

一天晚上，我再一次地体验世间男女所能达到的最高的爱与合一，然而，我却未能心满意足地入睡，反而坐在床沿上反复思索自己为何会如此绝望。在黑暗中，我流着眼泪，仔细审视自己为何如此不快乐、不如意。我不是已拥有一切使一个人理当快乐的条件了吗？我的苦恼到底从那里来的？

在我的探索中，答案开始浮现在意识层面上。

我在另一个人身上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企图从另一个人身上获得完整。人类称它为「爱」。现在，我已经历了这种爱的结合，我已达到身体与心灵的满足。然而，性爱非但没有给我带来快乐，反而让我一次比一次更沮丧。

黑暗中，我绝望地问着自己，为什么我不能快乐？突然我理解到，我一直以为肉体的爱可以使一个人满足，然而，经历了肉体上完整的结合之后，我发现这不是我所追求的那种合一的喜悦，我内在心灵所追求的，是另一种满足。它驱使我不断地寻找。

但是，那又是什么呢？

我所追求的是一种永恒，一种真永不消失的真正的合一。我所追求的是与内在自我的合一，我要融入在祂的灵魂，祂的思想中，我要成为祂。

肉体的结合无法使我达到这种合一。肉体的需求只是一种极力想要进入那种合一的企图，当每一个细胞，每一寸肌肉的张力达到顶点，双方都感到自己已达到完全的满足时，却又各自分开了，永远无法达到真正的合一。

黑暗中我想起小时候，总是试着把在自己汤碗中浮动的两粒油脂变成一团。现在，我同样地试着把两个灵魂变成一个。但这是不可能的！

恋爱中的两个人，渴望与对方合成一体。然而，这种渴望只是一种肉体的欲望，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爱人热烈拥抱时，两颗心紧紧贴在一起，似乎想把两颗心合成一体，但最终是枉然的。为什么？

因为有身体隔着。身体阻碍了这种合一。难怪我无法以身体与我所爱的人合为一体。是我的身体渴望合一吗？

不是的，这种渴望出自非物质体的灵性自我。

然而，为什么我会渴望这种合一呢？为什么我要这种不可能的事呢？

我要它，是因为我知道只有经由这种完美的和谐，实现这种圆满之后，我才有可能获得至高的喜悦！

这种喜悦是我生下来就在追求的。但为什么我会去寻找这种不可能的事呢？

我寻找，是因为我非常确定它是可能的，它是存在的，只是我不知道如何可以找到它。

是什么阻止我实现这一目标呢？是因为我从身体中去寻找。然而，这种合一的喜悦只能存在于非物质体的状态中。

我曾在某一时空，在某种方式下体验过它，但随即我又失去它。现在我渴望回到那状态中。我真的有可能曾经生活在这全然的合一中，一种非肉体的元素中吗？

当我的思想逻辑推论到这里时，我对这「无形体的状态」开始感到非常恐惧，表示这是另一个世界吗？是一个死亡后的世界吗？这死亡后的世界存在吗？我一向认为死后的世界只是宗教界的发明，用来驱使人们努力向善，以便进入天堂，否则便会下地狱。

现在我开始怀疑，是不是只是我的身体存在于地球上，而那个真实的自我是永恒的？果真如此的话，是不是所有的人类都源自另一个世界呢？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渴望回到那依然存在于我们灵魂之内的喜悦。

只是我们以错误的方式去寻找，我们想从性的欲望中去寻找。

这么说，我只能在另一个世界，即天堂中找到我所追寻的喜乐。然而，

我如何把这另一个世界带到我的物质世界中呢？空洞的语言无助于我，我要的是实相，一个具体的事事实。

这一夜是我生命的转折点。我理解到性爱是使人产生幻觉的大骗子。

大自然允诺我们的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一种至高的喜乐，一种圆满的肉体显现。然而，为什么当我们达到至高境界时，会跌落到比原来更深的深渊呢？跌落后，我们失去了所有的能力，像乞丐般地贫穷可怜。

我要的是那永恒的至高境界，这境界无法从性爱中获得。做爱后的第二天早上，除了疲惫外就是空虚。我真的要无止境地重复这种无法使我达到合一的活动吗？一开始时，有某种势能，一种异性相吸的势能，使寻找合一的两个人聚合在一起。之后，这种势能便消退，留下无尽的孤独与空虚。

我终于明白，这不是我所追求的。我不愿再受肉体欲望所欺骗。性爱只能满足身体，无法满足灵魂。我必须找到使我的灵魂获得满足的喜悦。我知道自己不能停滞在这状态中，我必须向前走，然而我要朝那个方向前进呢？

**博纳：**

这一篇有很多值得沉思的地方。首先她的内在声音问她说：「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还未发生的事情上呢？你真的知道未来是什么吗？为什么要把你的生命毁在还未发生，甚至不存在的事物上？」

这点，不正也是我们随时要反问自己的吗？

**蒂娜：**

是的，所以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活在当下，Be in the moment。

**博纳：**

然而，要活在当下，不是那么容易，她说：「浮面的生活乐趣，未能使我的内心获得真正的喜悦。我不知道为什么。那莫名的焦躁与不安越来越严重，使我无法漠视它。」当我们置身在浮面的生活时，确实无法真正地活在当下的喜悦中。

**蒂娜：**

我想真正能活在当下，并在喜悦中的人，必然是已领悟到自性里的光明，并与自性灵魂连接的人，否则虽然头脑想要活在当下，但是心却无法达到。

**博纳：**

是啊，会力不从心。在我尚未与内在之光连接时，既无法停止内在的焦躁与不安，也无法活在当下。总是不断地盘算着要用什么样的活动来抑制自己的躁动。这种时候，异性的吸引力就变得如此不可抵挡。但当我进入男女关系之后，却又产生另一种紧张，一种失落甚至愤怒的感觉。这时，我只得从这种关系跳脱出来，往往使得对方因不理解我内在的问题，而受到伤害。

**蒂娜：**

是不是因为你对性的行为有罪恶感？

**博纳：**

最早的时候，性行为之后，是有一些自己好像在做坏事的罪恶感。但看过《如莲的喜悦》，《从性到超意识》，《解读地球生命密码》等书之后，我已从那种「罪恶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因此，我想我的问题不在这上面。

**蒂娜：**

「解读地球生命密码」有一个篇幅，从昴宿星的角度来告诉人类有关性的问题。其中有一句话，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它说：「放纵狂野的性愉悦，有时候会掀起深层的痛苦情绪。」

**博纳：**

我没注意到这句话，但这正是我常有的感觉。那些痛苦的情绪往往是莫名的，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一些前世未了的意识。

**蒂娜：**

因此奥修在《从性到超意识》一书中提到：「当一个人在身心痛苦的时候、在怨恨的时候、在嫉妒的时候、在愤怒的时候不应该从事性。一个人绝不应该在充满烦恼或是不干净的气氛之下从事性。但是一般的情况却跟这个相反，一

个人越是充满愤怒、沮丧、痛苦，或失望，他就越想从事性。一个愉快的人不会去追逐性，但是一个忧伤的人喜欢进入性。因为他把它看成是他不快乐最好的逃避。但是要记住，如果你带着痛苦、带着愤怒、带着责备，或带着悲伤去从事性，你将永远不会达到那个满足，也无法达到你整个灵魂所渴望的成就。」

**博纳：**

啊！我居然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一段。

**蒂娜：**

依我的理解，奥修要我们认知「性」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本能，不要去否定它，丑化它，而是要理解它。然而，从中进入更高的意识，才是他的重点。

**博纳：**

奥修的思想，真的是被我们这些对他的理念一知半解，断章取义地只取适合自己思想行为的门徒所害，使得世人对他有许多误解。

**蒂娜：**

这是尚未进展到较高意识层面的现象。我相信理解他的人也很多。从佛陀到耶稣基督，从佛经到圣经，到现代的许多资料，包括光的课程，都有许多被误解与扭曲的地方。但这也是人类学习与进展的一部份。

**博纳：**

其实，当我与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时是愉悦的，与女友在一起时，并非有意地要逃避或发泄自己的情绪，但结果仍然是常常令我感到沮丧。

**蒂娜：**

《解读地球生命密码》还提到一个重点：

「要慎重挑选性行为的对象。如果你们准备和对方发生性关系，务必先确认你们两人已有某种承诺与契合，而且打算付诸实行，因为在这个时间与能量快速运行的时代，你们会承担起任何人的一切。每当你们和别人发生性关系，就会被这个人绑住。即使是一夜风流，一旦两具身体结合，彼此的磁场就会合并。」

**博纳：**

这段话使我想起，在「光的课程」系列一，第三级次中，优歌南达上师也提到这点，他说：「不要有不对等的结合，因为，这将成为你在你们人生旅途中，增加障碍与负担的来源，要寻找一个可以平衡你的精神自我，理性自我，以及能平衡你存在的所有层面的人。」可能我在找伴侣时，往往因受到外表的吸引，而忽略了对方的心灵意识是否与我在同一个层面上，因而过后，总是有一种不能契合的失落感。

**蒂娜：**

这有可能是使你感到沮丧的原因之一吧。

**博纳：**

对方因不理解我何以与她们分手，而受到伤害，她们的怨，也成为我心理上的负担，这种负担又使我对自己的与对方都感到愤怒。

**蒂娜：**

你可以在以太层面上，用爱去祝福她们，感谢你们共同分享过的时光与课业。让光的能量帮助你净化与释放。请她们也放下你。

**博纳：**

自从我体悟到没有心灵的共鸣，很难真正维持一个关系之后，也因在光的运作中，我不再那么地焦躁不安，我在感情的真空状态中很久了。

**蒂娜：**

我想这也是你灵魂的选择。因为在你目前的发展阶段中，这是比较适合你的状态。

**博纳：**

开始的时候，感觉蛮好的，觉得正好可以在这段期间清理，并整合我自己。但是，我还是渴望能遇到一位具有较高灵性意识的伴侣一起走在生命的旅程上。

**蒂娜：**

那么你就得先把自己的心灵意识提升到可以与你理想中的伴侣的心灵

意识相同的层面，否则即使让你遇到了，你也无法与她产生共振，很可能与她擦身而过。除此之外，你也要审视自己，是否在逃避什么？是否还有什么样的信念，阻碍了你，使你无法与你的灵魂伴侣相遇。

**博纳：**

对这本书的这一篇，我的理解是，她本人透过性爱的满足之后，才理解到肉体的爱，或男女间的性爱，无法使人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不是吗？

**蒂娜：**

是的，她从中发现那不是她所追求的那种合一，使她理解到肉体之爱的极限。

**博纳：**

如果肉体的合一，无法使我们得到与大我的合一，那为何会有谭崔(Tantra)的法门出现？

**蒂娜：**

唯有借着了解性的各个层面，我们才能够超越性。根据我的了解，谭崔是一种使我们超越性，进入更高意识的方法。奥修说：「还有其它的方式一样可以达到超意识或三摩地的经验。静心、瑜伽和祈祷就是其它的选择。但是只有性这个管道，对人有如此强大的影响。然而去考虑其它的方式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也是很重要的。」

**博纳：**

我曾在静心中，有过与上主合一的体验，那一刻所带来的满足是世间任何事都无法取代的。但为何我仍有追求肉体合一的渴望呢？这也是为什么我无法辨识什么时候的渴望来自较高层面，

什么时候的渴望是肉体层面的性欲。这也是我在赤红色光中最常思考的问题。

**蒂娜：**

赤红色之光会启动性能量，但启动性能量的主要目的，是要启动我们对

生命的热忱，使我们具有力量去创造一个有意义的生命。至于仍有追求肉体合一的渴望，这点奥修以煤与钻石来比喻，他说：「钻石只不过是煤经过几千年的改变之后的呈现而已；性就是煤，无欲是钻石，无欲是性的一个型式，无欲是性的转变，是由煤转化成为钻石，但是它必须经过一个特定的程序之后才会转变。相信我，在这两极之间并没有敌意，性的敌人不可能变成无欲。」*Initiation* 这本书的作者，在古埃及的时候，是一个心灵意识曾经达到与神合一的女祭司，但她仍需要经过三千年，经历无数生，肉体欲望的冶炼，才达到无欲。我们即将进入她所描述的整个过程。看完后，也许你就会明白个中的许多道理。

**博纳：**

我原本很遗憾自己不曾体验过作者所经历的，人世间身体所能到达的至高体验。我甚至觉得这是自己的业，很无奈。但是，现在我明白这是上天给我的礼物。因为在达到那种喜悦之前

我先体验了与上主合一的喜乐，让我明白自己一直羡慕的经历不是唯一能满足自己的渴望。这帮助我不至于陷入对肉身欲望的追求。我想很多人跟我有一样有着想要从性爱当中去体验爱，殊不知这是极大的幻象，以至于陷入在肉欲的泥沼之中。

**蒂娜：**

这是人类发展的正常过程。我想归根究底是，每个人在不同灵魂进展的阶段，就该去体验或经历不同的事物。两性关系与性爱也是如此，没有好或坏，没有真实或幻象。

**博纳：**

对于如何把性欲提升为灵性层面的力量，可能还是许多人的疑问。

**蒂娜：**

这是一门大学问。然而，一个人无论在这方面收集的知识有多少，如果这个人的身心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进展与净化，没有达到内在的宁静，很难实现这样的成就。基本上，我想，对走在光的途径上的人来说，当我们静下心来感受能量在自己身体中的流动，依思想引导能量的方式，应当可以引导并运用上天所赋予我们的这股性能量，达到某种程度的提升与转化。

**博纳：**

许多门派有类似练气化神的转化功法，光的课程似乎没有提到这样的转化方法。

**蒂娜：**

进入行星课程之后，上师们教我们将海底轮赤红色之光的能量，经由中轴向上提升，进入灵魂体的脉轮中心点，再向上提升，经由银色圣杯的滋养，进入治愈的殿堂。很多人在这种时候，虽然看不到光，也没有任何灵视的现象，但他们进入超意识，或三摩地，或空的状态，身体中的能量，也就自然转化。这样的次第，与许多古老的功法有异曲同工之处。

**博纳：**

所以也就是说不管我们选择何种方式去面对或提升性能量，最终还是回到自身意识的进展与净化，而在这过程中，性能量也会与我们的意识合一并进入较高的灵性层面，是吗？

**蒂娜：**

我想是的，性能量也是我们自身存在中的一股能量。当我们的身心与较高意识整合时，它自然与较高的灵性层面整合。

## 十六、为光而挣扎

我试着捕捉另一个世界，但不知如何着手。我像一个赤手走在森林中的人，无法清理出一条可以行走的路径。明明知道森林里有毒蛇猛兽，自己可能在迷途中跌落山谷。然而，却仍然需要穿越那片森林。

如何穿越它呢？我从宗教入手，但牧师们只要我相信那些他们自己都不完全理解的教条，或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天国。

我渴望知道的是生命与死亡的意义。在那时候，我尚未能接触到东方的哲学，我从欧洲的哲学思想开始研究。我研读从古希腊与古罗马所翻译出来的资料，沉迷在苏格拉底、柏拉图、毕达哥拉斯(580?-500BC,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埃皮克提图(公元前一世纪时的希腊斯多噶派哲学家、教师)、马可思.奥里利乌斯

(罗马皇帝兼斯多葛派哲学家,121-180)等人的作品中。在这些伟大思想家的影响下，我的心智渐趋成熟。

埃皮克提图的一句话，帮助我走出黑暗，他说：「事情本身并不糟糕，是你所想的使它们显得糟糕。」

自从看到这句话以后，我试着改变我的思想模式。然而这些真理还是不能把我带到我所探索的另一个世界。我觉得，虽然他们已达到人类思想的极致，但还是没达到合一的至高目标。因此他们无法回答我的问题。

我继续阅读近代哲学家如：康德，叔本华、尼采、笛卡儿、帕斯卡、斯宾诺莎的思想。仍然没有获得答案。

我觉得这些人把自己的思想绕进死胡同里，尽管他们的哲学思想受人推崇，但他们像我一样，还在寻找。

一个秋天，我带着儿子站在窗前看着飘散在地上的落叶，心中想着：又是凋零与死亡！

突然间，我内在的声音说：为什么你总是只看到事物的一面？你没看到春天代表着生命？生死交替是永恒的循环。生与死是生命的一体两面。

这时，我清楚地领悟到，树本身没有死，只是树叶在更新。因此，人类的生命没有死亡，而是在那永恒生命的根源中，不断地更迭与转换。

现在我理解，为什么我对很久以前的另一个我，仍然有着模糊的记忆。脑海中古埃及的景象，是一种古老的记忆浮现到意识层面上。

对另一个世界，这一生之外的另一生，以及轮回的好奇，使我展开对灵性世界的探索。

探索灵界的人相信轮回，并宣称可以与死去的人沟通。然而，我是厌恶灵界之说的人，因为父母对这种言论抱着蔑视的态度。

母亲有一年长的好朋友，喜欢研究灵界的事物，但母亲从不参与这些活动，因为她相信这种活动会伤害神经系统。

母亲这位年长的朋友非常疼爱她的孙子，时常招待孙子的朋友吃中饭。我是常常到她家吃饭的年轻人中的一个。这位老祖母与我们总是像朋友般地谈天

说笑。当时我十五岁，大家差不多是那样的年龄。有一次，吃过饭后，有些人离开了，有些人还留在那儿。留下来的人希望这位老祖母告诉我们一些与灵界有关的事。

如果你们要的话，我们可以看看他们怎么把桌子抬起来。大家都同意试试。

于是，她把一张三脚桌摆在房间的中央，让我们年轻人围着它，把手放在桌子上，手指摊开，与别人的手指相碰。然后她开始向空中喊着：「有没有人在这里？」

听到她的呼叫，大家都觉得好笑。我们顽皮地互相看着，为了礼貌，大家都忍着没笑出来。等了一会儿之后，桌子开始摇动，那力量好像是从桌子本身发出来的。桌子越摇越厉害，突然间，一根桌腿离开地面，桌子向一边倾斜，几乎碰到地面，随即回到正常状态。

那位年长的女士说：「桌子说是的，有人在。」

「沃尔夫冈」她对孙子说：「拿笔跟纸来，灵界的朋友在这里，把他的话写下来。」

沃尔夫冈拿着笔跟随纸等待着。桌子又开始动了，我们按照字母的顺序念着，当桌子在特定的字母上不动时，沃尔夫冈就把那字母记下来。我们只是觉得既滑稽又好笑，根本不相信桌子会自己动。我确信那是因为沃尔夫冈的弟弟尼古拉斯在摇动桌子。看着他如此严肃，大家忍不住笑出来，突然间，桌子开始在房间移动着，我们跟着跑，最后桌子在房间的角落停下来不动了。老祖母又叫道：「有人在吗？」这时桌子仍然静止不动。

老祖母说：「那是一个爱开玩笑的灵，因为你们在笑闹，他就跟你们闹着玩，现在这些灵都走了，我去拿咖啡来给大家喝吧！」

她离开房间时，我对尼古拉斯说：「桌子是你移动的对吧！」

他吃惊地说：「我以为是你或伊曼移动的，总之不是我。」

我们看着伊曼，他抗议地说：「我根本没有动桌子。」

我说：「这样吧，让我们再移动一次桌子。」

于是大家把手放在上面摇动它，我们很吃惊地发现，桌子一动也不动。我们用力推它，它碰地一声倒在地上，不像刚才那样倾斜到一个角度就回到正常。无论我们怎么试，都无法像刚才那样地移动它。我们突然沉默下来，再也不觉得好笑了。回家的路上，我仍然不相信有灵的存在，但我开始相信，有某种势能存在着。

那之后，我忙着练琴，溜冰，与男友吵架，这件事被推到脑后。现在，我又想起它来了。显然地，那位老祖母对灵性世界没有太多的理解，但有可能会有一些团体认真地在研究它。如果我能接触到这些人，也许有助于我的探索。

我找到一个最大的，最著名的灵修团体，带头人介绍我阅读几本书。我尝试以自动书写的方式与灵界连接。我拿着纸笔坐在书桌前等待着，开始的两天什么也没发生，第三天，我的手开始抖动地写一些文字，我不能确定那是出自一个灵，或只是我自己的潜在意识。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丈夫与我一起在起居室里，他正在阅读一本书，我一边做木雕，一边思索着有关接收外来的，或别人的意念这件事。于是，我请我丈夫与我一起做个实验，请他把思想发送给我。他立即同意，因为他想知道这种事是否可能。我不知道如何做这样的实验，但我推论，要接收别人的思想，必需把自己的思想放空，因此我把肌肉放松，不去想任何事情，只是等待着。

我原以为思想传递是他的思想出现在我的心意识里。令我吃惊的是，我「看到」一股力量大约有三四英寸的厚度，从他的太阳神经丛处像绳子般地套住我的身体，套在相当于我的太阳神经丛的部位。它拉着我朝一个方向走，直到我走到窗台前，我丈夫的意念要我停下来为止。

我们俩都为这新的经验感到异常兴奋。一个人的意愿居然可以像章鱼般地牵制别人。

我们家人习惯在星期天的下午聚在一起。当我述说我们的经验时，大家都想要试验看看。首先，是我母亲做试验。

我发现母亲所焕发出来的能量，比我丈夫的更为纤细，直径更小。其它在场的亲戚都说要跟我做这样的试验。我发现每个人所散发出来的频率都不一样。

我有一个个性优柔寡断的叔父，他所散发的思想是一股巨大的电流，但

是电流中的粒子很小，并且移动的方向不统一，形成混乱的现象。这使我很难测出他到底要什么。一个伯母的电流非常细，但像刀子般地锐利。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个好斗的人。这使我了解到，为什么与别人争论之后，会像进行一场角力赛一样地累人。

我也理解到，为什么跟有些人在一起时，我很快就会感到疲惫不堪或透不过气来，有些人则令我感到神清气爽或轻松愉快。

这种试验完了之后，总是令我感到疲惫不堪，虚弱得双腿发抖，往往需要休息一会之后，才能继续下一个实验。有一天晚上，全家人包括女佣、厨子要求与我做思想传递的实验。那一次，我体会到一个有修养，自律性强的人，所散发的能量，与一个粗俗，只为满足自己欲望而活的人，所散发的能量有极大的不同。这与社会地位或财富的多寡无关。往往那些住在乡下或山上，单纯、不识字的人，所散发的频率的纯净度，比起受了高等教育，知识广博却妄自尊大的人所散发的频率还高。这种频率是无法隐藏或伪造，它们直接反应一个人的内在。

另一个有趣的体验是，以前当一个人要我做有违我本意的事时，修养使我勉强接受，现在，它会像有一堵墙般地挡在我与那个人之间，我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越过那层障碍。

这些实验总是使我极其疲惫，即使对方是一个有正面的思想与性情的人。首先我得放空自己，才能接收别人的意愿，那相当于让别人的意识与意志进入我的内在，我得尽可能地抑制自己所散发的频率，以便让别人的频率通过我的神经系统，这是最难的部份，因为我们的神经系统原本只是适应我们自己的频率，现在为了接受别人频率，我得做巨大的调整。

每当我们的身体或思想状态改变时，我们的神经系统便要加强运作，以适应频率的改变，无论这种改变是向上提升，或往下降低。

即使改变的是我们自己内在思想或精神，无论是意外的打击，热烈情感的爆发，或过度的兴奋，都会增加我们神经系统的负荷。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当我们必须适应完全不同的频率时，会感到疲倦与虚弱。当频率的差异过大，神经系统的负荷过重时，可以导致巨大的伤害，如神经炎或其它神经系统上的疾病。这说明了为什么一些敏感体质的人，在某种环境中会莫名其妙地生病。同时它也说明，成为一个灵媒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要接收各种不同的频率，却无法消化吸收它们；他们接收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思想

影像，却因不能分辨或阻挡，被认为是说谎的骗子。这是因为他们的意志力越来越薄弱，变成一个无法识别周围人的思想与情绪的接收器。因此他们变得混乱无序，成为不稳定、意志力薄弱的空壳子。

我自己即见证了这样的事件。我曾认识一个灵媒，原本确实是很灵验，最后，因来找她的人不断增加，使她逐渐失去了抵挡别人思想频率的能力。当她接收不到来自较高层面的指引能量时，为了保持声誉，她开始编造故事，以满足别人的好奇心。最后那些不明白这层道理的人，宣称她向来就是一个骗子，遭受到奇耻大辱。事实上，开始时，她没有欺骗别人的本意，反而是因为她具有成为灵媒的能力，削弱了她自身的特质，变得混乱不清。这种悲剧一再发生，我们应避免玩这些事。我在自己身上体会到这点，因此我停止这种实验；我要的是真理。

有些灵媒宣称自己在实验别人的意愿时，既不疲惫，也不受影响，以我个人的经验，我认为这是因为这些灵媒所说的，是出自他们自己的潜在意识。

另一个由这种实验而来的领悟是，有时我无法有意识地接收到别人的思想意愿，但他们的意志像一个巨大的包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几乎快窒息。我只得要求对方集中精神，当我测出他们的意愿，并把它带出来时，我便能开始呼吸，不再有快要窒息或被压迫的感觉。这使我相信许多时候，气喘是因患者未受到重视，同时被极为沉重的意志力所压迫之故。

当然，这沉重的，未能实现的意志力，也可能是出自患者本身的潜在意识，但他们自身并不知道这是因他们自己未能实现的意志力所引发的。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这样，看不见的搏斗或战役。有些时候我们战败了，有些时候我们胜利了。

从这些实验我学到许多东西。它们给我一个深入地去看自己的潜在意识，了解自己与别人的机会。我从中确信，要接收别人的思想是可能的。但同时我也发现它是极难做到的。我了解到为什么在西藏或印度的行者，为了与精神界沟通，而远离人群，进行闭关或断食。

在那几年，我广泛地接触不同的团体。看到许多人因未能掌握自己而导致精神崩溃，自杀等悲剧事件。

一些善意却无知的人，召唤那连自己都不知道的灵到自己身上。既不知那是什么力量，也无法控制它们，只有任人宰割。只有意志力强，有深厚的心理学基础，自我控制力强，可以抵挡一切外来影响的人，才可以进行这种通灵术。

**博纳：**

在前面一章，她说：「我必须找到使我的灵魂获得满足的喜悦。我知道自己不能停滞在这状态中，我必须向前走，然而我要朝那个方向前进呢？」「我像一个赤手走在森林中的人，无法清理出一条可以行走的路径。」这是我自己心灵本质觉醒之初的感觉。我能找到「光的课程」这一途径，是很幸运的，它让我感到有一条路可走，只是在这过程中，我还是常常有着停滞在某种状态中，无法前进的感觉。

**蒂娜：**

我也常有这种感觉。但是，我知道我们内在的抗拒力量，以及不愿承认，不愿意面对自身问题的事实，往往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我也常因受到某种情绪与感受的困扰，像置身闷烧锅一样。

**博纳：**

那你如何处理这种状态呢？

**蒂娜：**

我闷着头，一边看着自己的状态，一边继续往下一个光，甚至下一个级次走下去。不同的问题，会经过不同长短的时间，但最终将能自然而然地体会与理解到自己的问题所在。但这只是第一步，又要经过一段时间，我才能承认它，面对它，这是第二步。然后又要一段时间的运作，才能真正清理它。通常这是我的三部曲。

**博纳：**

我也差不多要走过这三个过程。这种清理与运作很辛苦，但当我把思想调整了，情绪释放了之后，所获得的轻松与喜悦，又让我觉得自己能走在这途径上真是非常幸运。

**蒂娜：**

清理与净化的路，走起来很辛苦，但它毕竟是一条有路标，可以按图索骥的路。相较于在蜿蜒小路上迂回，或在迷宫中绕不出去，它便是一条轻松快捷

的路。只是无论什么路，都要我们自己去走。

**博纳：**

我也曾像她那样，研读一些哲学，智能语录等书籍，但就像她所说的：「这些真理还是不能把我带到我所探索的另一个世界。」因此，我现在也不太想去看这些书了。

**蒂娜：**

哲理，甚至经典，往往可以让我们在获得理性思想的认知时，达到一时的境界，或一时的改变。有些人甚至真的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因此，这些知识本身没有不好。只是，我们的思想与行为模式，通常不是用「理论」就可以达到根本的转化。因此很快地，我们根深蒂固的思想与行为模式，又会占主导地位。何况我们未转化的情绪，往往不是我们用头脑的思想可以清除的。只能经由不同的静心方式来达成。光的课程是以光的能量作为工具，但有了工具，还是要靠自己去运作。

**博纳：**

我发现如果我用理性思想去压制我的情绪时，往往我的活力以及敞开自己的能力也消失了。而且容易对生活感到疲惫与厌倦。

**蒂娜：**

这是因为当我们压抑自己的情绪与感受时，自然而然地也封闭了我们的能量中心点。只要有部份的能量中心点被封闭，便会导致疲惫与厌倦。

**博纳：**

最糟糕的是，一不小心，那些被压抑的愤怒会突然窜出来，投射在自己周围的人与事物上而不觉知，当我意识到时，已经造成对别人或自己的伤害。

**蒂娜：**

每个人对自己所投射的事物，总是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同时也因我们对自己的言语行为所带来的前因后果很难察觉，而别人的错误却又都是那么地显而易见。

**博纳：**

这种时候，就很后悔自己虽然走在光的途径上，但在光的能量的运作上，所下的功夫不够，以致面对因果与习气的挑战时，未能及时觉知与转化。

**蒂娜：**

不要过于苛求自己或别人，提升、净化与转化需要时间，我们只能慢慢地，逐步地去修正。她那一句：「生与死是生命的一体两面；人类的生命没有死亡，而是在那永恒生命的根源中，不断地更迭与转换。」的说法，值得我们回味。这除了减少我对死亡的恐惧之外，也使我自己较有耐心。

**博纳：**

除此之外，我觉得有灵媒体质的人，应该细看这一章的内容，我相信有许多灵媒，因受到世人过多的索求之后，不仅伤了自己的身心，也偏离了自己的道途。

**蒂娜：**

不只是灵媒，对灵媒盲目崇拜与相信的人，也需要了解向灵媒求助时，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自己身心上所需要注意的准备。

**博纳：**

是的，对任何资源与工具，我们都要正确地使用，才能真正地从中获益。想要找灵媒咨商的人，如果先看看网站上那篇「什么是个人解读」，也许会从咨商中获得更大的效益。

## 十七、宣誓

我开始研究心理学，因为那时我尚未接触到东方文化。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课程之后，我被安排在州立精神病院实习。一天晚上，我独自坐在房间里，整理我的思绪。但丁所描写的地狱，比起我在精神病院所看到的，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无以计数的人，受着精神上的折磨，无论是被关在精神病院内，或在精神病院之外。他们周围的人也跟着一起受折磨。许多精神病患者甚至可以瞒过一般不知情的人，因为很多时候，即使带着精神上的疾病，他们仍然可以保持正常的

行为表现。在这世界上，精神不健全的人似乎多于健全的人。有时候他们可以爬到很高的位置，他们的配偶往往是不知情的，他们往往可以毁掉周围的人，一个家庭，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我为许多人所陷入的悲惨炼狱感到沮丧。人类应该找出精神病症的原因。健康的人必须合力解决这种苦难。

我看到数不清的人受着精神症状的困扰，我也看到许多人获得治疗；有时一个简单的方法便可以恢复他们精神上的平衡，往往只需要改变周围的环境，便能使一个家庭恢复正常快乐的生活。

我坐在那里沉思，如果每一个健康的人愿意协助这些有病的人，这世界将会有所不同。我愿意把我的力量投入其中，帮助别人克服这种苦难，但是，我应如何着手呢？

正当我坐在那里思索如何获得援助时，突然间，我知道有人在我身边。这时我的神经系统已发展到相当敏锐的程度。即使在带我进入一个房间时，把我的眼睛蒙起来，我也能知道里面是否有人。如果有人，我也能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性格。现在，我感觉到的是一股非常精细美好的电流，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股能量是如此地熟悉，也不知道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接触过这庄严、纯净，焕发着巨大力量的频率，我的内在再次听到那熟悉的声音：「你所需要的援助，就在你之内！」，「难道你不知道，正因大家只知道等待外在的援助，所以无法解决问题吗？如果每个人都伸出援手，整个世界的苦难便能终止。」

我以内在的声音回答道：「我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是一股什么样的势能；但我知道你总是告诉我真理。你可以看到我的思想，我的整个存在，这是别人无法看到的。我无需告诉你，我要把我整个生命投入在战胜人类的苦难上。即使我只是沧海之一粟，也有助于整体的改善。只要别人还有苦难，我就无法真正地快乐，我要成为一个与你们一起拯救世界的工作伙伴。」

「小心你所发的大愿」在我之内的声音说道：「小心你所发的大愿！成为共同伙伴意味着义务、责任与奉献。表示你必须放下自己，时时警惕自己不违反宇宙生命的法则。如果你还有未能抵挡的诱惑，这些诱惑将会像鬼魂般地再次缠绕你，使你哀伤。」这声音继续说道：「没有任何人可以玩弄神圣势能。你不能再再度使用你曾经所拥有的力量，来达到个人的目的。你不能再有个人的喜好，或以个人的利益来考虑事情。」

「小心吧！最好你还是与别人一样，过你自己的生活，不要去做一个失败的工作伙伴。」

「我不怕」我回答说：「我已彻底走过我个人的生命，我已没有个人的欲望。我已经历过世俗上的一切美好事物，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让我快乐的事了。我不害怕任何诱惑。我可以抵挡得住，因为我已没有幻象。给我一个任务吧！」

一段时间的静止，但我可以感受到那永恒的，巨大的爱的能量朝我放射。

然后，我再次听到那声音说道：「孩子，我很清楚你这种自信，只是，这次不要再忘了……」

我坐在沙发上揉着眼睛，四处看，房间是空的。那个人是谁？为什么我对这声音是如此地熟悉？他为何清楚我是如此地自信？在什么时候我忘记了什么，使得他警告我「这一次不要再忘了？」

但我没有得到有关这些问题的答案。

**博纳：**

「在这世界上，精神不健全的人似乎多于健全的人。有时候他们可以爬到很高的位置，不要说外人，连他们的配偶，往往也是不知情的，他们往往可以毁掉周围的人，一个家庭，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这一段让我很震惊。

**蒂娜：**

放眼那几年，布什以总统的身份引发战争；恐怖主义份子因仇恨做出伤及无辜的袭击；这两年金融界高层人物因贪婪而滥用人们对他们的信任，导致金融风暴；有权势的人因贪婪而违反自己的理想等种种事件来看，她所说的并非是一些耸人听闻的话。

**博纳：**

这一切是由人类的思想意识所制造出来的共业。难道我们不能制造一些美好的事物吗？还有，我知道神通不敌业力，但愿力却大过业力，只是不知道发愿要这么严谨……。

**蒂娜：**

这是因为当我们发愿时，除了要无条件的奉献之外，我们也肩负起许多对自己与对别人的责任。我们要能做到她内在的声音，即普塔霍特普所说的：「你必须放下自己，时时警惕自己不违反宇宙生命的法则。如果你还有未能抵挡的诱惑，这些诱惑将会像鬼魂般地再次缠绕你，使你哀伤。」

**博纳：**

如果说，未能抵挡的诱惑，将会像鬼魂般地再次缠绕着我们，使我们哀伤。我知道自己还有许多未能抵挡的诱惑，是否表示我不能随意发愿了？

**蒂娜：**

当时她在埃及，为了要入门而发愿，在大祭司普塔霍特普的引导下修练出一般人所没有的灵性力量，成为入门的女祭司。然而，因为她在不自觉中误用了那巨大的心灵力量，致使因果的业力大于一般人。当你看了她在埃及的那一世，生命是如何结束之后，你便会了解滥用灵性力量的前因后果。但是，对我们来说，不能因害怕而抑制自身内在良好的意愿，因为如果没有良好的意愿，我们无法获得来自灵魂的力量。

**博纳：**

说到发愿，通常人们在发愿的时候，同时还会立下如果愿望能成真，要以什么来还愿的形式，这样的行为是种交换吗？

还是透过还愿的行为来确定自己所发的愿是否够虔诚？

**蒂娜：**

这是一般人把神人格化了，认为神也像人一样地要别人的回馈。每个人以自己所理解的方式来感恩，至于还愿的行为，是交换还是为了确定自己所发的愿是否够虔诚，只有个人内心知道自己的起心动念是什么。神不需要人们的回馈，但人需要培养感恩之心。因此，感恩还愿是必要的。我觉得把自己所得到的光与爱，以真挚的心传递给别人，便是一种较高形式的还愿，这种对宇宙的回馈，是出自对宇宙圣爱与合一的领悟，而不是在人格层面上物质性的交换。

**博纳：**

那声音对她说：「没有任何人可以玩弄神圣势能。你不能再使用你曾经所拥有的力量，来达到个人的目的。你不能再有个人的喜好，或以个人的利益来考虑事情。」表示她曾经以自己所拥有的力量，来达到个人的目的，我很好奇她曾经做了什么，忘记了什么。

蒂娜：

这正是我们要往下看的精彩之处。

## 十八、曙光初露的地平线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我等待着指派给我的任务，但那熟悉的声音一直没有出现。无论我如何试着倾听，都无济于事。我很困惑。我想也许我尽我所能地去做，我的任务就会指派下来。我也知道如果我要看到真理，我必需做到能完全无私地奉献，就像只有明亮的窗子才能看到太阳一样。要达到这个目标，第一步就是要知道自己的内在有些什么。一旦我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内在，我便能清理与净化它。

我开始审视我所有思想、语言、行为举止的内在动机，审视是什么样的潜在意识在我之内运作。

我的思想是怎么产生的？我所说的每一句话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意念？为什么有些事我愿意做，有些事我不愿意做呢？当我快乐的时候，我审视自己为什么会对那件事感到快乐。当我沮丧或生气时，我审视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

当我喜欢或厌恶某个人时，我立即分析自己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当我饶舌、多嘴、多话时，我寻找这种行为的背后的动机，当我保留时，我寻找自己沉默寡言的原因。我检查自己的每一句话是否诚实，是否伤害到别人。与别人说话时，我随时设身处地去了解别人。我时时刻刻观照自己，审视自己。

长久下来，这种自我省思，使我一点一滴地逐步与奇妙的潜意识以及超意识 super- conscious 连接。

我能辨别不同的磁场，从较低层面至较高层面。我了解到我们有选择的自由，我们可以选择随着本能去行动，或掌握它，成为它的主人。我了解到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是控制自己的本能，不让自己成为激情与欲望的奴隶。

除了持续地自我审视之外，我继续研究心理学与哲学，但也没有忽视我的木雕与音乐。艺术工作给我一个向内在灵性探索，以及思考各种问题的机会。

一个艺术评论者看到我的木雕，赞叹道：「真可惜你不做雕塑。」

我告诉他，我原本是学音乐的，艺术是我业余的爱好。虽然我渴望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但我有丈夫与孩子要照顾，无法回到学校重头学起。

「那太可惜了，让我跟一个艺术学院的教授谈谈看，他也许会破例让你只上他的课。反正你不需要那么一个学位。」

由于他的引荐，我开始选修艺术课程，接着便接受在那时代最伟大的雕塑大师的训练。当我第一次向他报到上课时，他专心地凝视我的脸，然后以一种很讶异的口吻说：「多么地奇怪啊！在我所见过的人中，你是我第一个看到有一双埃及人的眼睛的人。你知道你有一双埃及人的眼睛吗？」

「我不知道」我回答道：「我甚至不知道埃及人的眼睛与一般人有什么差别。」

「他们的眼睛是狭长的，这使他们眼睑的位置与其它人种有所不同。当你看图片时，你从眼睛便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不是埃及人。只是现代的埃及人已不再有这样的眼睛，你只能从图画上看到，所以我做梦也没想到，我可以在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看到这样的眼睛。就像现在已看不到有任何具有埃及长形头颅的人，只能在图画上看到一样。然而，你怎么会有这样的眼睛呢？」

我微笑地回答道：「教授，我真的不知道，也许我是返祖现象吧。」

他也笑了，从此展开我的艺术工作。

一年以后，他来到我的工作室，对我说：「你可以继续在这里工作，但我不再收你的学费了。如果你没有工作室，你可以在这里以独立艺术家工作，因为你已不再需要我的指导了。」

我在家里有一间很大的工作室，因此我感谢他的教导之后便回到自己家的工作室独立工作。我的教授终其一生，成为我们一家人的好朋友。

雕塑工作使我非常地快乐。时间、空间、周围的世界都在我的工作中消失了。我感到自己不再有物质上的欲望，不再饥渴，我甚至完全忘我的状态中。

当我专心工作时，我感到一股势能进入我的神经系统，这股势能散发一种治愈我身心的能量。每当我心无旁务，集中精神工作时，我会不期然地接收到我平常所思索的哲学或心理学问题的答案，或解决其它问题的灵感。

由于我仍然在研究心理学，越来越多的人来与我讨论他们精神上的问题。这使我有更多的临床经验。就这样又过了几年的时光。

**博纳：**

看来自我审思，是古今中外的灵修基础，都是奠基于了解自己的内在有什么。然而，一般人无法像她那样，随时随地，仔细地审视自己。即使难得地想到要审视自己，也无法看到自己真实内在的思想意识。

**蒂娜：**

这是因为除了她有前世所修的基础之外，这生仍继续修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故。我们之中有许多人，刚开始也是很难让自己向内探索，但进入行星课程之后，便比较能清楚地看到隐藏在自己的语言与行为下的起心动念。

**博纳：**

我很羡慕她能从事雕塑工作，时间、空间、周围的世界都在她的工作中消失了，使她在工作中便能进入忘我的状态。

**蒂娜：**

如果你继续看到她下面所说的：「当我专心工作时，我感到一股势能进入我的神经系统，这股势能散发一种治愈我身心的能量。」你便能理解到，做什么工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能专注。是专注启动了我们的治愈能量，以及内在的灵感。佛家有许多修行的法门，就是运用观想的方法来培养专注。

**博纳：**

那「光的课程」就是一种这样的法门了。

**蒂娜：**

「光的课程」的设计，不仅是以观想来训练我们的专注力，它还有我们以前提到过的，

运用心境交互感应的原理，借助较高次元的能量来达到净化、提升与转化的目的。

## 十九、灵视(一)

我与丈夫习惯在每年的夏末初秋在各地旅行。一次，在我们从意大利回家的路上，我体验了一次印象深刻的灵视。我们爬了一天的山，回到客栈我累得早早上床，准备睡觉。突然我感到天崩地裂似地跌入无底的深渊中，似乎是要跌落到死亡之谷中。我丈夫急忙请来一位医生，发现是心脏病引发的。他帮我打了一针。然而，整晚我的脉搏始终微弱到几乎找不到它的跳动。

那种即将歼灭的感觉，使我理解什么是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我已习惯于观照自己，我发现这种对死亡的恐惧是一种身体的状态。尽管我的意识是和平宁静的，没有任何对死亡的恐惧；然而我的身体仍承受着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我觉得我宁愿死去，也不要忍受这种折磨。我感到自己已不在这世界上，但仍未进入另一个世界。我痛苦地在虚无中盘旋着，最后我决定不再挣扎，投向死亡。

然而，就在我的意识恐惧地朝着虚无中滑行时，我的周围豁然敞开，我吃惊地看着这无垠的空间。我看到一条长长的曲径，在那尽头，是一个由耀眼光芒所形成的人。他展开双臂迎接我。他似乎很遥远，然而，他所焕发的巨大光芒，炫人眼目，使我看不清他的脸，然而，我知道他是世界的救世主。

路上有无数的，蛋形般的存在们缓慢地向前走着。他们像羊群般地移动着，我只看到他们的背面，无法看到他们的脚，我站在路的这一头，引导他们朝那光的存在所站的方向前进，他们一个一个从我身边经过，当他们靠近他时，便融入在那光辉灿烂的光芒中。这时我知道他们是人类的灵魂。我继续站在那里为他们指路，那蛋形般的存在们，川流不息地一个一个朝着我的方向走来。

这时，我领悟到我不会在这时刻死去，因为我有工作要做，除非我完成我的工作，否则根本无法死。我同时也知道我将在这岗位上很长的时间。我在这岗位上的时间，就像沙漏般，要做到这宇宙定时器的最后一粒沙漏完为止，那时我便可以回到光的源头，届时那永恒的光与爱将在那儿迎接我。

这时，永恒的平安进入我内，我的心脏虽然依旧虚弱，但开始正常跳动了。我看到丈夫正以焦虑的眼神看着我，我低声地说：「我好多了」。看到我可以说话，眼神也恢复光彩，那可怜的大男孩流着喜悦的眼泪。几天以后，我便完全

恢复正常。

**博纳：**

我曾经有过面对死亡的感觉，然而，当时我不但没有恐惧，反而有着一种安祥宁静美好的感觉。跟她的感觉不一样呢！

**蒂娜：**

她也形容她的意识是和平宁静的，没有任何对死亡的恐惧；然而她的身体仍承受着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我也有过死亡的美好感觉，我想这是因为我们的时候未到，我们只是在心灵意与识的层面上经验它，我们的身体并未真正经历死亡。所以没有身体上的痛苦，而且每个人的死亡经验与过程必然是不同的。我相信寿终正寝的人，身体上的痛苦必然是极小的。因为他们的心灵与身体都已做好准备了。

**博纳：**

能活到自然衰竭，无疾而终的人，毕竟是少数。对一般人而言，届时身体有可能得承受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因此佛家才会说，当一个即将死亡的人，四大（身体地、水、火、风的能量）在分解时，不要碰触他们的身体，以免增加他们的疼痛，产生愤怒之心而坠入较低层面。依这样的说法，当我们面对亲人临终的时刻，就要抑制哀伤与不舍，不要随意动他们的身体，不要哭喊，应安静地祈请他们所信仰的较高存在，接引他们前往光明的世界。只是中国人的习俗认为子孙无动于衷是不孝的行为，使得许多人觉得必须哭喊才对。

**蒂娜：**

每个人依自己的认知去做。至于亡者，亲属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与处理，也只能说是自己的因缘了。然而，这一段内容让我理解到，当我们濒临死亡时，即使我们的心灵意识是平和的，仍有可能承受一些肉体上的痛苦，但是，只要能保持觉知，不执着于世间的一切物质与情绪，我们便能融入在永恒的光中。

**博纳：**

问题在于如果平时不训练自己保持觉知，到了那时刻，便会因未知的恐惧，而更执着于物质世间的一切。

**蒂娜：**

所以光的运作不仅让我们在地球的生命更清新，更美好，这种练习，也使我们在肉体生命结束时，能实时迈向光的世界，即早从痛苦与迷茫中解脱出来。

**博纳：**

在「光的课程」的天使级次中，有几课便是带领我们去帮助在以太中迷失的灵魂回到光中。因此，我们只要依「光的课程」的梯阶，一阶阶地往上走便是了。

**蒂娜：**

据我所知，在我们肉体生命结束时，我们的神识将前往与我们心灵意识层面相应的地方。因此，关键不在于信仰什么样的宗教，学习什么样的课程，或修什么样的法，而在于当我们生命结束时，我们的意识在什么样的层面上。因此，我觉得与其把焦点放在争论什么样的宗教信仰，习修什么样的技巧或功法才是正确的问题上，不如把焦点放在如何提升与转化自己的意识上。当然在「光的课程」这一途径上，如果我们持续地反复练习，让心灵意识永远保持在光的意识层面上，当我们要离开时，我们的灵魂自然会融入在永恒的光中。

**博纳：**

西藏生死书中提到，人往生后，在中阴阶段，如果能观想白光、金光，灵魂就可以顺利穿越。

**蒂娜：**

各门各派都有自己的程序设计 programming。无论你属于那一门派，依法修行，自然能进入它的程序。有些时候，不同途径之间，会有与相通之处。「光的课程」的程序设计，是上师们为这一途径所设置的，很多是这一课程本身独特的程序。佛陀在世时，说了八万四千法门。我相信天使圣团的上师们，必然有其它不同程序设计的课程，只是在这时代，不再由某一个特定的「大师」来带领群众，而经由不同的管道，传达给不同根器与因缘的群体。然而，无论我们选择什么程序，如果平时不练习，在灵魂离开肉体之后，往往极易陷入迷惘与惊恐中，很容易被业力吸引到其它地方去。

**博纳：**

现在我理解到，透过「光的课程」这一途径反复练习，将使我们不仅得以完善在地球上的功课，也使我们在往生时能坦然面对生命的转化，并前往光的较高意识层面。能走在这样的途径上，觉得自己好幸运。

## 十九、灵视(二)

次年夏季的某一天，我们在湖边快乐地玩了一天，大家就寝后，整个房子非常安静，我在丈夫身旁安静地睡着了。

先是有一些稀里胡涂的画面出现，然后在梦中的我突然听到一阵缓慢、拖曳的脚步声。我坐在街道上的一段台阶的上端睡着了。因为已有一段时间没有人经过那儿让我乞讨。现在这声音使我从中醒来，我睁大眼睛，看到一个人拖着沉重的脚步向我走来，我看到一个苍老破烂的乞者缓慢地朝着我走过来，准备坐在这段台阶的另一角落。

从我所在的这一段台阶下去，便可通往城区的市中心，因此每天都有上千人在这台阶上上下下。只是在这正中午的时分，没有什么人走过。然而，对无家可归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可以坐下来休息的好地方。

在这里我的收入是丰富的。我有固定的客人，几乎每天经过时都会施舍我一点钱。如果这个老乞丐也在这里乞讨的话，必然不利于我。人们不会一下子给两个乞丐钱，我的收入将减少许多。因此，我不耐烦地看着他，想叫他走开到别的地方去行乞；这是我的地盘，他应该离开。当我看着他时，突然感到心神不宁，我看到他也是一付难为情的样子。就在他正想离开时，我们互相认出对方。天啊，这正是我一生都在寻找的，那个遗弃我，却又是我永远无法忘怀的男人。现在他坐在我对面，是一个跟我一样的乞丐。为什么我企盼已久的重逢是这种情况呢？我看着他那不修边幅，满脸皱纹的老脸，那稀疏的头发，破旧的衣服。那个年轻、英俊、高贵的绅士，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他满脸羞愧，痛苦地看着我，无声地哭泣着。他举起手擦眼泪，我看到他的手不仅伤痕累累，也因风湿而僵硬。啊！这双手曾经是如此高雅、美丽，修饰得白白净净地，我曾经是如此快乐地吻过的手。

然后我看着自己的手，也是极端恐怖，跟他的手一样地伤痕累累，苍老，沾满尘土。这是我的手吗？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呢？已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像梦

游者般地四处行走。现在，有如大梦初醒般地，我开始想起来了。那所笼罩着我的意识的浓郁厚雾，开始散开，让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既往的一切。我想起人们把我当畜生般地使唤。没有一丝温情。我在毫无自主的意识状态下，忍受一切加诸在我身上无情的殴打、怒骂与嘲笑。我怎么可能顾到自己的仪容。

然而，当我年轻时，为了取悦他，我努力让自己漂亮一些。我会在头发上系一条漂亮的发带，但是，当我失去他与孩子之后，一切都不在乎了。我不再管自己的形象，只管人们赏的钱有多少。我清楚记得，当人们给我钱，我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接时，他们为了躲开我的手，而让铜板滚落在地上。现在，看到我那衰老、令人恶心的手，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那样了。

看着自己肮脏、恶臭、破烂的衣服，我无法想象自己的脸是什么样子。唉，如果不是他那么残忍地遗弃我，我们俩人都不会沦落成为个样子，我也不会失去我的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为什么我们会在这种状态中再度相逢呢？一切已无可挽救，太迟了，太迟了……。

我陷入在绝望的深渊中。伤痛千刀似地切割着我整个人，我的心是破碎的。我的心抽搐着，然后眼前便是一片黑暗……，一切都消失了……，我跌落在无底的深渊中。

有人在喘气，我想坐起来看看是谁在痛苦地喘息……，我逐渐看到周围的光，然后我的眼光停留在丈夫受惊吓的脸上。突然我明白自己就是那个在痛苦地喘息着，挣扎着要呼吸的人。

我发现自己坐在床上，我的丈夫正死命地摇着我。当他确定我神智清楚时，松了一口气，但仍惊悸犹存地问我说：「你怎么了？现在好了吗？我吓坏了，我因你的喘气而惊醒。你坐在床上，睁大眼睛，但眼神空洞，不知道在你眼前的人是谁。告诉我，你到底怎么了？」

我看着他，张嘴想答复他，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的喉咙仍然因惊吓而紧锁着。等到我的意识逐渐回复，可以出声时，我说：「我现在无法说话，明天再说吧！」

我丈夫没有再问下去，我躺下身子，他握着我的手仔细检查我，直到他看到我完全安静下来，才关灯。

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起坐在花园里，我告诉他前一天晚上所看到的。我

是一个丐妇。但已不记得自己曾经是个女人。整个过程是我从梦中醒后才浮现在我的意识层面上。

我接着告诉他说：「我是一个被弃的女佣，住在乡间的一个巨大的庄园里。我无父无母，对自己的父母也没有任何记忆。只记得庄园里有一个马车夫，一个砍柴及照顾猎犬的男仆，一个女厨师及许多做各种杂物的女孩。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就任人使唤，必须做任何他们分派给我的工作。等我稍长一点，我也必须到那有许多房间的豪宅做事。因为我没有鞋子，不可以到屋子里去，我只能在屋子外面工作，清理房间的女孩告诉我说，里面充满美丽的家具。」

所有的房间外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我的工作就是保持走廊的整洁。我一次次提着满满一大桶的水，跪在地上，用刷子擦洗彩色磁砖。我现在仍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弯着腰，一排排地、无止境地，来回擦洗那一片片的磁砖。清完楼下的走廊，还要清楼上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去了，我重复擦洗同样的走廊。除了工作之外，我没有其它心事可想。

我喜欢擦洗这些磁砖，它们的色彩华美，我喜欢美丽的东西。工作做完之后，我可以在厨房吃饭，睡在房子后面马厩上的小房间里。我常看到庭院中来来往往的客人的马车。等他们的主人下车后，马车夫会牵着马走几圈，再把马牵到马房里过夜。许多客人到庄园来打猎，当他们来时，走廊便是一片泥泞。因为他们所穿的靴子带着泥巴。我必须天亮就起来清洗走廊，这样才能在主人及客人起床时清洗干净。

一天，当我正巧在庭院时，一个英俊的年轻人从房子里走出来，穿过庭院到马房看他的马。他放上马鞍，骑到马上。我像是被电击般地仰头看他。他是如此绝妙英俊，他甚至看了我一眼！我把他当神一般地崇拜，当晚他来到我的小房间，我喜悦地任他做一切他想做的事。他光亮的脸使我有如置身在五里云雾中。我喜悦地躺在他的怀抱中。

由于他常来打猎，我的生命充满了喜悦，他来时我欣喜若狂，离开时，我期待他的再度出现。

一年以后，我生了一个孩子，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巨烈的阵痛，使我向厨师求助，经过一阵痛苦的挣扎后，当厨师帮我把孩子接生下来，放在我怀里时，我的心充满着温暖的爱。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感到快乐。有人需要我，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厨师帮我向女主人求情，女主人来看了我及孩子之后，同意让我留下孩子。我答应只要让我保有孩子，我一定更努力地工作。

当孩子的父亲来时，他像往常一样，到我房间来看我，我骄傲地把孩子抱给他看，请求他让我到他的庄园工作，这样我可以为他服务。

他先是惊骇地退了几步，然后说他无法确定自己是这孩子的父亲，「这里有这么多仆人，谁知道这孩子的父亲是谁！」我告诉他从没有其它人碰过我，我一直像野兽般地捍卫自己，只有他可以在我身上做他想做的事。我请求他，只要让我在他的附近工作，我绝不会干扰他。他先是听着我的哀求，但是，当我跪下来请求时，他推开我，消失在黑暗中。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不知道他是否曾再回到庄园来过，总之，他再也没有来看过我。我无助地一年又一年地等着。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孩子占据了我全部的心思，孩子比我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无论我在做什么，都在想着孩子。我更加努力勤快地工作，以便可以与我的孩子在一起。她是一个美丽聪明的女孩，像她父亲一样。然而，她总是与我的意愿背道而驰，她不能容忍任何压迫。我越是努力为她做一切事，她越是鄙视我。她从小就对我粗鲁无礼，总是离我远远的，常常一出去就要到第二天才回来。我常整夜焦虑地寻找她，但当她第二天回来时，我的生命立即又充满了喜悦。

一天我的孩子离开后便没有再回来。我绝望地等着、寻找着，但无济于事，我的孩子永远地离开我了。我的世界突然变得如此空虚；我已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也无法工作。最后我无法再忍受下去，我离开庄园去找她。

离开后，我从一个城镇流浪到另一个城镇，从一个村庄流浪到另一个村庄。沿途问人有没有看到我的孩子。几年过去了，我还在找我的孩子。明知无望，但内心的动荡不安，驱使我继续寻找下去。人们给我食物，我的衣服开始破烂，人们把破旧的衣服给我穿。我不断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流浪着。

一天，我流浪到一个城市时，遇到当时在庄园工作的厨师，她随着先生搬到那城市。她把我带回家，给我食物，并告诉我有关孩子父亲的事……。

这时，我丈夫突然抓住我的手，打断我的故事。他的脸色苍白，以颤抖的声音说：「等一等！让我把故事讲完，我知道事情的始末。在你说的时候，我也想起来了，我突然间明白一切事物的原委。我知道那个遗弃你的男人是我。我当时极其轻佻狂妄，没有责任感。我只为自己的快乐而活，我挥霍无度，直到我失去一切财产。」

我的祖产因我的挥霍而被拍卖，我被迫离开我的领地。刚开始过去那些曾与我一起挥霍我遗产的酒肉朋友，还会帮助我，但很快地，他们就明显地表示对我的厌恶。朋友一个一个地远离我。比较真诚的朋友劝我去工作，我也严肃地想重新开始，我诚心诚意地找工作，但没有人要雇用我，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工作。因此我越陷越深，最后我相信我悲惨的下落，是上帝对我遗弃你以及自己的孩子的惩罚。我回到你工作的庄园，一心想找到你们，但我去的时候，你们已离开那里，没有人知道你们的下落。

当往昔的朋友都不再借钱给我时，我开始向陌生人乞求，饥饿使我失去最后的一点自尊心，成为一个四处流浪的乞丐。也因此，我们最后相逢时两个人都是乞丐。

我一开始就知道我丈夫便是那个老乞丐，听他的陈述，我很讶异他能像我一样清晰地回忆起所有的细节。他所说的，与厨师告诉我的完全一样：他耗尽家产后，曾经回到我们相识的庄园，希望能找到我，那时他已不再是一个绅士，而是一个向人伸手的流浪汉。

而我，在厨师告诉我他曾经去找过我之后，也曾回到当时的庄园，想知道是否有人知道他住在那里。但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处。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越来越无法行动，最后我固定在一个城市的台阶上乞讨，那就是我们最后相逢之处，也是我那一生的最后时刻。因为当我认出他时，想到自己虚度的一生，想到我的孩子，一切都无可挽回，我坐在那角落去世了。我的记忆也终止在那。

我们默默地看着对方很长一段时间，无法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现代社会的两个聪颖的人身上。我们所经历的，无法以目前的遗传学或心理学的理论来解说。然而，我们知道，事情确实是这样发生的，这种事不是我们俩可以同时想象出来的！……这种回忆深深地震撼我们的灵魂。我们在沉默中并肩坐着，都为此沉思良久。

最后，丈夫先开口说：「我从未想过，何以我从很年轻的时候，虽然懂得如何品尝美酒，如何享受舞蹈及各种娱乐，但我就是知道要远离纸醉金迷的社交生活。现在我明白，败家之后的悲惨印象，烙印在我的意识中，使我永远不再重复那醉生梦死的逍遥生活。从那以后，我懂得金钱的价值，并了解一个人的价值，在于是否具有为自己及家人谋生的能力。这种价值观深植在我的潜意识里，现在我知道这是我那一生学来的。」

「这也是为什么，」他继续说：「我如此地求知若渴，年轻时便努力向上，

并具有抗拒诱惑的力量。在大学读书时，同学邀我一起出去花天酒地时，我都能坚定地拒绝同往。我一直都有一种恐惧，害怕自己如果耽溺在社交生活，便会有可怕的事发生。现在我晓得这种担忧来自前世因糜烂生活所产生的结果。它已根深蒂固地存留在我的潜在意识中。」

「是的，」我回答：「经历了那种游手好闲的一生之后，你像一个有工作狂的人一般地，脑子里只有工作。」

「没错，那一生的后半段由于不学无术，找不到工作。流浪时，人们偶尔因同情我，才让我做砍柴、搬运东西，采葡萄等不需要技术的工作，那时我极度渴望能学一些有用的技能与知识。因此，这一生，我一直是尽我所能地学习，我会不断地学习，直到我生命结束的时刻才会停止。」

当他说直到我生命结束的时刻，我感到我的心一阵紧缩。届时我以及我的孩子要怎么办呢？我因恐惧而全身僵硬……。

然后，我想到前世与今生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在没有任何过渡的状态下，我拥有各种不同的天赋呢？

有几天的时间，我们置身在这特殊的经验证击中，但很快地，我们又开始与邻居或朋友一起去游泳、划船，那一世的记忆也慢慢淡化了。

**博纳：**

如果说她在古埃及时代就已入门，那么应该是生生世世福慧双全才是，为何还得经历那样悲惨的人生呢？

**蒂娜：**

灵魂不会去评定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悲惨，那是世俗的价值观。灵魂只知道在整个回归的旅程中，如果一个灵魂意识因某种未经历过的事物，而产生疑惑，或误用能量，便会安排以各种经历来学习。这一篇使我不敢轻视或批判任何看似迷惘、醉生梦死，或在社会上，身份卑微的人。因为这些都是外在一时的现象，他们的灵魂，很可能已经有很高的进展，只因需要某种经验，而经历着一些艰难的生命体验而已。

**博纳：**

是的，我理解你当初看到这篇的感觉。难怪你一直强调要看过这段故事后，才比较明白有些人的确需要这样悲惨的经历去学习。而这样的学习，当事人在意识层面上未必是理解的。这使我得以从较高的层面来看自己以及别人在生命中所经历的艰难与困苦。以前我就知道那些人有自己的功课要做，但是无法清楚的感受那背后运作的意识。所以很难真正的生出慈悲心来看待她们，比较有点像是

you deserve it，你活该！

**蒂娜：**

哇，你太强势了。我可能是因为从小就不是聪明能干的人，常常因犯错误而挨骂，常常处在沮丧的困境中，所以我不曾觉得处在困境中的人是活该的。

**博纳：**

在「光的课程中」，上师们常说道：「不要从外在的层面去看待那些与你有过冲突或者让你感到负面能量的人，而是去看到他内在的的灵魂之光。」以前看到这段，未深入理解，现在我比较能理解其中那深沉的含义了。就像书中的主角，沦为乞妇时，

谁会知道她是一个入门的灵魂呢？所以我们不能依眼前的经历去看到一个人的内在心识。这让我更加警惕自己，要抱着慈悲心去看待众生，无需批判，

也无须为自己的幸运感到内疚，因为这都是灵魂选择去经历的特定课题。除此之外，我也理解到，物质上富足的人，也许是灵魂还没到要体验物质匮乏的课题。

拥有圆满的人际关系的人，也许是灵魂还没到体验爱的匮乏的课题。所以我们要谦虚地明白，没有特定的课题，不表示自己就是修得比别人好，

或许只是因为灵魂的进展还没到要学习这些课题的时候。

**蒂娜：**

恭喜你了，此后你的慈悲，将由你的心灵，你的心轮，自然地焕发出来，而不是出自教条的理性思考。这不仅将使别人更容易亲近你，也将使你得以去除

许多不必要的因果的学习。

### 十九、灵视(三)

也许是因为我们渡假的那个湖，是因火山爆发而形成的。整个区域的能量，使我时而有一些灵视的现象。本质上，我是一个实事求是，凡事追根究底的人。我从不相信幽灵或鬼魅之事，当人们讲鬼故事时，我总是以微笑来包容他们。因此我不是一个相信世间有鬼的人。

同一年的夏天，我丈夫回城里工作时，我们留在湖边度假的人快乐地玩了一天之后，我与年幼的儿子回到房间，他很快地睡着了。当时那僻远的乡间，还没有电灯，我吹熄了蜡烛，也入睡了。

睡梦中，我听到一阵声响，我点上蜡烛，却看到一个形象恐怖的女魅，抱着我的孩子，抓着一根绳子，正准备从窗口滑出房间。我跳上去紧紧抓住我的孩子，一阵挣扎之后，她终于松手，消失在黑暗中。

我发现自己正跪在床边；我的孩子躺在我身边，安静地睡着。然而，蜡烛却是燃烧着，难道我睡前忘了熄灭它吗？但我看到蜡烛旁的火柴的还没熄灭，证明我刚才确实用它点了蜡烛。整个景象应该只是一瞬间，否则火柴不会还是热的。这么说，这不是我的梦了。当然，这也可能仅仅是一种幻想，但是什么使我产生这样的幻境呢？

那根绳索是什么呢？从以前所做的思想传递的实验中，我了解它是一股流动的势能，一股意志力的流动。但它从那里来呢？从谁那儿发过来的呢？

几天之后，我的儿子说他肚子痛，我带他进城看医生，医生说，是盲肠炎，但他说，可以等到秋天再动手术。因此我们回到湖边度过夏天。

秋天我的儿子成功地完成切除盲肠的手术。但住院一个星期回家后，他的脸色一天比一天苍白，体力不但没有恢复，反而更虚弱，一星期后，他开始发高烧。他的皮肤开始出现红疹，医生诊断是猩红热。有六个星期之久，孩子陷入在生死挣扎中，我一次次地听到那阴森恐怖的声音，在我耳边响着：「你认为你可以战胜我吗？嘿！嘿！嘿！」我日夜抱着儿子，决定奋斗到底。连续五天，我不眠不休地抱着孩子，想起母亲常抱怨我们这些儿女不知感恩。是不是因此之故，我得像她一样，牺牲自己的睡眠来照顾我的孩子呢？但这经历使我了解到，我所

做的一切，更多的是为了我自己，我爱我自己，他对我是如此地重要，所以我要救他。我无法想象他从我生命中消失的情景。我抱着孩子，完全理解，我要救这孩子，是因为我需要他。我抱着他，集中思想，与他一起克服这可怕的疾病。

当我因身体开始麻木僵硬，想换个姿势时，孩子以为我要离开，把我抓得更紧，哭喊着：「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把我抱紧一点。如果你不离开我，如果你继续抱着我，我会原谅你对我所犯的错！我感到非常意外与疑惑，我做了什么可以让他原谅我的事呢？」

从他出生开始，我便尽一切力量，为我的孩子做一切母亲所能做的事。我做了什么伤害他的事了呢？

「我亲爱的，」我说：「安静下来，我正紧紧抱着你呢，你要原谅我什么呢？」

「我不知道」他回答我说：「我不知道，紧紧抱着我，我会原谅你的一切。」

站在一旁的医生静静地对我说：「这是呓语，不要在意。」

这是呓语没错。但心理学的知识使我知道这句话来自深层的潜意识。我沉思良久，无法想象，自己是怎么伤害这个灵魂的，我在他身上犯了什么样的大错误呢？这个问题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终于明白……

孩子病好之后，我们回到湖边调养身体，他也恢复与其它儿童的正常玩耍。一天，我注意到他一反常态，没有出去与其它小孩一起玩，而是独自一个人安静地坐在沙发上。

「你怎么不出去玩呢？」我问他。孩子很专注地看着我说：「妈咪，有没有可能我曾经活过？」

他的问题让我吃了一惊，我反问他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我在花园里看到一只黑色的甲虫，我用树枝轻轻捅了它一下，它翻个身，肚子朝天，就不动了，好像死了一样。我很好奇它会怎么样，就坐在那里看它，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它突然又翻过身跑掉了。就在那个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自己曾经活过的感觉。死亡只是看上去死了，但就像甲虫一样，又会活过来。这表示我从来没有死过。另一个原因是，每天早上我醒来时，总有一种必需赶快

起床，好去打猎，以便为我的妻子及孩子找食物的感觉。只是当我睁开眼睛，看到我的房间时，我才知道自己是个小男孩，是你的儿子。但是，妈咪，我的妻子与孩子跟这里的人不一样，他们很黑，几乎是裸体的。」他难为情地笑着。

我兴致浓厚地听着，不让他看到我的讶异。等他说完之后，我问他：「那么你曾经是有孩子的父亲，但你住在那里呢？」

孩子拿起铅笔与纸，很确定地画了一间圆形的棚屋，屋顶上还开了一个特殊的通风口。在我们国家，他不可能看过这种棚屋。在棚屋的前面，他画了一个裸体的女人，乳房长长地下垂着。棚屋的旁边有一条河。远远地还有一些棕榈树。

他把画拿给我看时，告诉我说：「我们住在这样的屋子里，这些屋子是我们自己盖的，小船也是我们自己砍木头做的。旁边是一条大河，但是我们不能下去，我不记得那是什么，只记得它们会咬人，因此我们不能下水。」

「现在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去年你试着要我下水时我大哭大叫，因为我害怕水里有东西会咬我。即使是现在，每次洗澡时，我都还有那种感觉。你还记得去年我们买了船之后，我就想要划船吗？你不让我划，因为你说我要先学会怎么划。但我就是知道我会划，因为我还记得自己是划独木舟的高手。你还记得，你禁不住我的要求，只好让我试试，你说我试了就会知道自己无法划那条船。但是大家都没想到我居然用一个桨，就能安全地在湖上划来划去，穿梭在其它船支与游泳的人之中。还有我们的树跟这里也不一样。」

他的手一边指着画上的棕榈树，一边说：「那儿的树是这样的，当然还有其它不同的植物。你看那是我打来的大鸟，那是我的帽子。」他所画的一切，是一幅完整的热带风景。他所画的自己，也是典型的非洲黑人。只是他所画的帽子是可疑的，它看起来就像是现代男士所戴的帽子。为了不打断他的想象力，我小心地问他说：「为什么你的妻子的乳房是长长地，垂下来的，丑丑地？」

孩子对我的问题感到吃惊，他抬起头看看我，毫不犹豫地说：「因为她的乳房是这样的，一点也不丑。」然后很骄傲地加上一句：「她很漂亮。」这使我不得不相信这一切不是出自他的想象。最后我问他说：「你最后所记得的是什么？」

「当我在打猎时一只老虎向我冲过来，我把我的矛向它掷去，但它还是跳到我身上，那之后的事我就知道了。」

「很有意思，我想你有过前世的生命是可能，你的记忆也可能是真正发生过的事。但是不要再想这些过去的事了。你可以跟我谈这些事，但不要跟别人谈你的前世记忆。」

「是的，妈咪」孩子说道：「我知道，因为大人总是认为这是怪异的。但是我想知道我的妻子与孩子不知如何了？」

「这点我也无法告诉你。只是不要忘了，一切都会过去。但爱是永恒的，因此爱会引导你与他们再次相会。」

「喔，那很好！」孩子说完后就跑开，跟其它小孩玩去了。我把他的画收到我的日记本中。

我认真地看待他的记忆。因为他成长的每步我都很清楚，我知道他不曾看过有关非洲的书。我还记得他害怕下水时，我们都很讶异，因为他一向是非常勇敢，甚至是喜欢冒险的孩子。当我们第一次带他到湖边下水时，他又踢又叫，好像我们要谋杀他似的。我一再向他保证不会有事，我会在他身边，他才让我把他带下水。第二天也是如此，重复了几天以后，他才逐渐克服他的恐惧，随后他一下水就像鸭子般地在湖里呆上一整天。这也使我想起，小时候他所画的人物都是巧克力色的皮肤。

几年以后，当他十三岁时，我的邻居跑到我们的花园里叫我出去，因为我儿子爬上一棵极高的白杨树上，邻居认为他爬得那么高，一定会摔下来。

那里有好几棵大树，我叫他的名字，要他赶紧下来。

「为什么？」他在树上问我

「你先下来再说」

他一句话也没说，像小猴子般地，熟练地从树上下来，最后还从最低的树枝上跳下来。很不耐烦地问我说：「为什么我得下来呢？」

「因为爬那么高很危险。你在上面做什么呢？」

「我在上面筑了一个巢，在上面吃玉米比在下面吃更过瘾。上面的景色更好，我可以守望每一处。」

「总之让别人来警告我你在胡闹是很丢脸的事，不准再上去了。」

孩子愤怒地把脸转开，然后说：「我不可以爬树，因为你认为它是危险的。但是，当我生活在丛林中，爬的树比这还高，以便看到动物在那里时，你在那里呢？」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在那里，但是，现在我在这里，而你是我儿子。」

他对这种回答并不满意，但因为我在其它地方给他充分的自由，他找到其它好玩的事，就没有再去爬树了。

当他十五岁时，他要求我们帮他买一套爵士鼓。他选了一个最大的，带有饰纹的鼓。然后就像他第一次划船的奇迹那样，回家后，他拿起打鼓的棍子，熟练地打出高难度的节奏。

他心醉神迷地敲打着，泪水从他半闭的眼睛流下来。他不谈自己为什么会打鼓，只有一次，他打了一种特殊节奏之后，对我说：「妈妈，这是我们远距离传送消息的讯号。」之后，又疯狂地继续敲打着。

又过了几年，一个朋友从印度旅行回来，我告诉他有关我儿子的记忆。朋友要我把我儿子所画的图拿给他看。仔细看了一阵子之后，他说：「这种棚屋是典型的，非洲中部的一个部落所居住的房子。这部族居住在非洲南部赞比西河（Zambesi）河畔，他所画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正确的。」

「但是这帽子是非洲人戴的帽子吗？它看起来像是现代男人所戴的毡帽。」我说。

朋友微笑着说：「不，你错了，孩子是对的。他所画的帽子，是典型的，非洲那一部族人所戴的帽子。只是它不是毡制品，而是用芦苇编织成的。他打猎用的武器也画得很正确。那种在水中会咬人的妖怪便是鳄鱼。」

然后，他忍不住地问我：「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会吸引一个非洲孩子来成为你的儿子呢？」

「我不知要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俩都微笑地把话题转到别的地方。

**博纳：**

许多父母像她母亲那样，总是抱怨儿女不知感恩，但他们不知道，抱怨

反而拉长了与儿女之间的距离。尽管有时父母所玩的愧疚游戏，成功地使儿女们因而尽力满足他们的需求，或被他们所控制，但这无形中也使儿女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无奈许多父母像她母亲那样，总是抱怨儿女不知感恩，但他们不知道，抱怨反而拉长了与儿女之间的距离。尽管有时父母所玩的愧疚游戏，成功地使儿女们因而尽力满足他们的需求，或被他们所控制，但这无形中也使儿女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无奈。

**蒂娜：**

是的，如果做父母的能像她那样，理解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更多的是因为自己爱孩子，那么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圆满。

**博纳：**

但是常常因为父母本身处于匮乏之中，但又必须履行养育儿女的责任与义务，

这让她们以牺牲自我的方式来付出，而长久的牺牲便造成后来无止境的抱怨。有时候抱怨变成一种习惯，好像不抱怨就不知如何过日子。

**蒂娜：**

这时我们就要推荐一本书，就叫做「不抱怨的世界」，它所谈的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却未能铭记在心中的简单道理。然而，看过之后，就会深入在心灵意识中，实行起来就容易多了。

**博纳：**

她做了什么伤害她儿子的事呢？

**蒂娜：**

这要追溯到吉埃及的那一生。其实她不曾故意伤害任何人，但错误的认知，使两个灵魂得各自走一段很长的，完全不同的路。经历三千年的锤炼，直到两人都成熟为止，才得以再度相聚，完成未了的因果。

**博纳：**

这就是恩宠法则，宇宙圣爱使一切事物归于圆满。这就如她对她的儿子所说的：「一切都会过去。但爱是永恒的，因此爱会引导你与他们再次相会。」希望那些因失去所爱的人而陷入在忧伤与绝望中的，能理解这点。

**蒂娜：**

是的，这种理解，曾带给我许多的治愈。

**博纳：**

她何以会吸引一个非洲的孩子来成为她的儿子的答案，似乎呼之欲出，可以先预告吗？

**蒂娜：**

耐心地看下去，你便会明白整个前因后果，虽然我可以简略地告诉你整个故事，但这样将会剥夺你逐步了解整个因果关系的乐趣，也使你无法从中去领悟作者所要带给我们的生命的智慧。

## 二十、吠陀医学

我再度回到我的工作室工作。有一天，我突然被一种难以忍受的焦躁不安所淹没。我感到时光飞逝，自己却无所事事。怎么会这样呢？我问我自己，我每天都在工作，也几乎把整个图书馆的书都看过了，我不应该觉得自己在虚度时日。然而，回顾过去的几年，我听到内在的回答：「在帮助别人脱离苦难上，你确实是什么也没做。做一个妻子、母亲、雕塑家纯属你个人的生活。」

没错，但我又能做什么呢？我等了很久，却一直没接到指派给我的使命。这几年我什么声音也没听到，我如何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呢？

现在回想起来，人实在很天真，如果一个人无法战胜自己，他又如何参与神圣计划的工作呢？但是，每一个初步向生命目标觉醒的人，都是急于要治愈别人，而不是自己。然而，较高层面的上师们，必定是等到学生们不再如此天真之后，才会赋予任务。只是，那时候的我，尚未认清这点。

自从我立了誓言之后，我不曾忘记自己的生命目标。许多对一般人或对早期的我而言，可能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已不再困扰我。许多想要满足自己性欲望的男人会对我说他们「爱」我，但我知道他们根本不曾认识真正的我，他们只想满足自身肉体上的欲望。看清这是大自然的陷阱，任何奉承，都不会引起我的虚荣心，相反地，男人对我的垂涎与觊觎，只让我觉得很无聊，有着自己的尊严被贬低的感觉。可怜的人，当那一天他们丧失性能力时，他们将会是多么地空虚，难道他们无法超越性的层面吗？

当我看到只追求性的满足而陷入在动荡不安的状态中的人时，就想到圣经上所说的：「如果你无法像个孩子般，你将无法进入天国。」

我爱我的丈夫，但已不再是那种带着男女情欲的爱，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爱。这之间没有挣扎，没有压抑，对男人不再有欲望，是极其自然的事。自从那天的夜晚，我清楚地认知到性爱是最大的欺骗之后，我便成为一个中性的人，不再是一个从另一个人身上去寻找自己的另一半的女人。我相信当一个人确实理解到这一点时，身体的欲求自然会随之转变。

就在我沉思的时候，我听到那熟悉的、沉默已久的声音：「为什么你忽视了你灵性上的能力呢？」

「我如何能不忽视它呢？我能拿它来做什么呢？」我问道。

「你很清楚，具有音乐、美术、雕塑等天份，并不代表这个人就会成为艺术家，要成为艺术家，他仍然需要一再地练习。」有天份而不努力，或努力却没有天份，都不足以称为艺术家。但如果结合了天份与勤奋，便有可能成为艺术家。你有表达灵性的天份，但你把它闲置在那儿。只要你努力练习，你将成为凌驾一切有形艺术的艺术家，你所展现的无形艺术，是超越一切艺术的最高艺术。

我的心加速地跳动着。我等这内在的指令已等了许多年，一直没有答案。除了继续工作，以及必要的家务事之外，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我学习心理学与雕塑，两者巧妙地相辅相成。当我为别人做雕像时，我深入研究我的模特儿的心理状态。往往在为某个人做雕像时，我会给他们一些心理上的建议，每一个给我做雕像的人，都与我保持心灵上的连接。

我的雕塑工作给我带来极大的喜悦，专注使我打开对真理的领悟。但是，在我灵魂深处，我为不能听到 HE 的声音而哀伤。我的心灵因无法与那来自较高源头的力量连接而枯竭。现在，我重新与这源头连接，HE 让我知道，我需要练

习那无形的艺术。但如何练习呢？有这种练习吗？如果有，我从来没听过。

我再次听到那内在的声音说：「寻找」。

「到那里去找呢？如何找呢？」我问道。

没有回答。

当天晚上，那位经常旅行印度的朋友邀请我们到他家。当男人们兴奋高彩烈地谈论时，我愉快地看着我朋友的藏书。有一本书特别吸引我，因此我问他是否可以借回家看。我的朋友说：「当然可以」，我拿了书便参与他们的聊天。

这位朋友曾在我病得很严重时，教我以印度瑜珈恢复身体。这天，我问他如何接触到印度瑜珈的。他告诉我，当他早期在印度的时候，一位印度侯爵请他一起去打猎。他从马上摔下来，受了重伤，无法动弹。当他被抬回房间时，侯爵问他要找西医还是印度医生。我的朋友要求找西医。

西医给他开一堆镇静剂、止痛剂之类的药，叫他躺在床上不要动。几个星期过去了，他仍然无法动弹。过了六个星期，他的情况变得更糟。侯爵来看他时，建议他让他的私人医生 Ayur-vedic 看一看。我的朋友立即同意。

「那是什么样的医生呢？」我问道。

「Veda 是吠陀经，吠陀是最高的哲理」我的朋友回答说：「它包含了许多部份，Ayur-Veda

是与健康有关的科学，它包括种种与人体有关的奥秘，其中包括保健与治疗疾病的方式。六七百年前，吠陀医学便已知道如何做器官移植手术。他们当时便知道病是由无数的、看不见的生物，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细菌所造成的。他们认为这些细菌是一种无形的邪灵，当邪灵入侵一个人的身体时，如果这个人的频率与这些邪灵的频率一致，他便会生病。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大部分人的频率是不同于这些邪灵的频率，因此他们不会生病。现代西方医学说这是免疫力。

在吠陀医学经典中，对这些致病邪灵的外形与色彩都有详细的描述。他们的形状极为可怕，譬如导致黑死病的是一种黑色邪灵。导致黄胆病的是黄色邪灵。导致肺炎的是一种巨大的，带着火焰的红色邪灵所导致的。每一种疾病都是某种特定的邪灵所引发的。」

这时我想起孩童时期，弟弟生病时，口中叫着：「妈妈，妈妈，红色的

人来抓我了，救命啊……」我还记得他挥着小手，想抵挡那入侵的敌人。大人认为那只是梦呓，印度却在几千年前便知道其中的原理。

我告诉我的朋友，小时候发生在我弟弟身上的经验，我的朋友一点也不讶异。他点点头说：「往往病人可以看到那些入侵他们的邪灵。」

我的朋友继续谈那位印度侯爵的医生，那位医生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年轻的印度人，医生检查后，回家拿了一些黑色药丸，要他一天吃三粒。离开时，微笑地对他说，三天后他就能再骑到马上了。我的朋友不相信地叹了一口气。

然而，第二天早上，他的头就可以移动，年轻的印度医生又给了他一些药丸，并教他以意识引导呼吸。第二天下午，他便能坐起来，同时感到似乎有一股具有活力的气在他的脊椎上流动。第三天，他醒来时，感到一种清新与活力，他果真出去骑马了。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直到现在仍然在通信。他曾问这位医生，那神奇的药是什么。

「这是祖传的医学，由父亲传给儿子，当儿子在入这门科学之门前，他必须先发一个誓言，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出卖这门科学，目前没有人违背自己的誓言。」那位年轻的医生说：「我不能告诉你这些药丸的秘密，但我可以告诉你，这些药丸是在一个密封的坩锅中冶炼一段很长的时间。这种冶炼的过程，使其中的药草产生活络筋骨的作用。人的活力与治愈力来自骨髓，由于你的中枢神经在你从马背上摔下来的时候因受伤而骤然紧缩，致使你的器官无法从中获得恢复的能量，这些药丸打通你的中枢神经，身体便自然恢复它的治愈功能。」

我的朋友问他道：「为什么这种炼药的知识要如此保密呢？为什么不传授给西方的医生，让更多的人受益呢？」这位印度医生沉默了一下之后，回答道：「这些药丸的能量，不只来自药材本身，还需要来自其它次元的能量。这些能量必须经由人来传导。为了保持能量的纯净，炼药的人必须摒除一切欲望，包括性欲在内。因此一个男子要入门之前，必须先结婚、生子，以便这门科学后继有人。以我们的经验来看，西方的医生，没有人愿意为这些知识放弃任何欲望，更别说禁欲了。许多来自西方人，一直试着以各种方式要获得制造这药丸的秘方，我们看到他们要这秘方纯粹是为了名与利，拒绝把秘方给他们。许多吠陀医生为此受到酷刑，但仍然没有人把这秘方说出来。然而，从此以后，吠陀医生便不再接触西方人。当然，还是有极少数西方的医生，确实为了帮助人类而学习吠陀医学，在他们誓言终生禁欲后，被接受入门，并与我们一起工作。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坚持不对外公开这秘方。」

那位印度医生还谈到：「对灵性一无所知的人，无法进入吠陀医学之门，因为一个人无法以知识来了解灵性，你只能体验它。我们不反对别人走在知识的领域上，只是要知道，至高真理是无法经由知识的途径来达到的。」

「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我看出了你对我们的医学有兴趣，不是出于个人的欲望，你是探索真理的人，我们很乐于帮助这样的人。如果你想要深入了解人类生命的奥秘，就练瑜伽吧！」然后，那位医生教他如何练习专注，以及一些基本的瑜伽功法。

当天晚上，我打开向朋友借的书，准备阅读，令我吃惊的是，我所拿的书居然不是我所要借的那本书。难道我拿错了吗？显然我是拿错书了！既然这样，就看看是什么书吧。我发现虽然它是一本很陈旧的书，是一本古老的文卷，但它的内容却吸引着我一页页地读下去。

书中谈到隐形的灵性指导团体。这圣团跟地球一样地古老。人类的肉眼无法看到他们，这圣团不断地接受与他们连接的学生。这些学生在意识层面上，不一定知道自己被这圣团所录取，因为这种连接，发生在当一个人的进展，已达到能完全放下自我的欲望，愿意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在帮助别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时。当一个人已进展到决定放下个人的欲望时，这圣团的意识与能量自然会与他连接。

首先他会听到内在灵性的指引，提醒他成为灵性导师的困难与危险。如果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决定，这圣团便接受他为一个团员。开始时，他处在试用观察期，但他自己并不知道，因为这观察期长达七年的时间，在这七年之中，这圣团与他之间，将没有任何联系。他必须独自走过一个接一个，不同的考验。有些考验纯属于人类的道德范畴，譬如是一个人否能越过情欲、虚荣、贪婪、嫉妒、灵敏性等关卡，是否能不受外在环境所影响。

如果他能在孤立无援中通过这些考验，坚定自己的愿望，他才能被圣团接受成为一个工作伙伴。这时，他会从外在的现象中了解到自己已被接受。从那时开始，他会开始接受各种训练，以及特定的任务。开始时，这些任务相当容易，如果他的成绩令人满意，他就会逐步被赋予更重大的，高难度的任务。各种任务之间的性质极为不同，有些是成为公众人物，有些是幕后工作者，有些成为四处流浪的乞丐，有些成为富豪。有些人成为显要人士的助理，有些人成为作家或演说家。有些人大权在握，有些人则是一个大工厂里的小工人。有时他们会具有极高的声望，有时他们在悲惨、穷困、低贱的状态中。有时甚至会呈现，圣团中的

两个成员所做的事是互相抵触的。然而，无论被派到的是什么角色，他们都必需在无我的状态下完成他们的任务。拿到被指派的工作之后，一个人必须自己去策划如何完成这些任务。灵性意识进展得越高的人，责任就越大。

任何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或伪称自己是圣团代言人的人，将会失去与圣团之间的连接。然而，他不知道自己已失去连接，因此可能会有好几年的时间，他相信自己仍然是圣团的工作伙伴。这样的人，圣团便以他们来考验其它人的识别能力，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那些不能识别虚假先知的人，心灵之眼还是盲目的。

然而，做善事或避开邪恶之事的人，他们这样做的动机，不可以出自单纯的服从，以便进入天堂，或是因为害怕受到处罚、下地狱等恐惧心态。一切必须出自他们内心深处的信念。

我越看下去，越兴奋。放下世俗的欲望？我想起许多年前，坐在床头暗自饮泣的那一晚，没有比那更坚定的誓言了。那时候，看到精神疾病患者及他们的家人所要承受的痛苦，我是如何地渴望帮助他们。我那种渴望帮助别人脱离痛苦的欲望是那么地真挚，那么地深沉。上帝知道我的誓言有多真诚！

现在我想起我在那时候所听到的，清晰的警告，以及那之后，长达数年的孤独。算一算，正好是七年。是的，正好是七年！那么今天，我会拿到这本书便非属意外，它是一个讯息！

这经验深深地震撼了我，我颤抖着，但我仍然习惯性地，理智地审视这一切。然而，这么多的巧合，使我的理智也不得不相信，我已被接受为工作伙伴了。

我的心充满了喜悦与感激之情。我感受到上帝的恩宠与祝福，谦卑与敬畏之情油然而生。这种深沉的情怀，从那一时刻起，便恒常存在我的心中，不曾消失过。

**博纳：**

当我看到：「每一个初步向生命目标觉醒的人，都是急于要治愈别人，而不是自己。」这句话时，禁不住会心地一笑。

**蒂娜：**

是啊，这是很正常的。幸好只要我们能觉知到这是小我的意愿，终归会像她一样，理解到要先治愈自己，克服小我的意念。

**博纳：**

她能在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的同时，还能帮助别人，这已令我羡慕不已，为何灵魂深处还是哀伤的呢？

**蒂娜：**

从她所说的：「我的心灵因无法与那来自较高源头的力量连接而枯竭。」这一句话使我们理解到，她的灵魂在这一生所要追求的，已不同于一般人，她的灵魂设计是要回到她在埃及入门时的原点上。

**博纳：**

我以前也曾有过自己生命几乎要枯竭的感觉。但自从与光那来自较高源头的力量连接之后，便不再有这种感觉了。但我还是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凌驾一切有形艺术的艺术家」，如果能「达到超越一切艺术的最高艺术境界」，那就太酷了。

**蒂娜：**

会有这样的意念，表示你必然也有表达灵性的天分，我相信只要你继续努力，终会达到这样的至高境界。

**博纳：**

如果说炼药的人，必须保持能量的纯净，还得禁欲，才有效果，那我们现在所服用的药是什么呢？

**蒂娜：**

其实任何药物，尤其是批量生产的药物，基本上是治标不治本的。根本的治疗在于我们自身心灵意识的治愈与调整。那位印度医生也说了：『这些药丸的能量，不只来自药材本身，还需要来自其它次元的能量。』因此如果我们在服用一般药物的同时，配合较高次元的能量，也就是光的能量的运用，达到心灵意

识的提升与转化，相信会使我们得到比较好的效果。

**博纳：**

圣团七年的考验期令我很震撼，从开始接触光的课程算起，真的大约有七年的时间，这中间，我真的是孤独地走过一个接一个，不同的考验。还好在那期间，你曾经告诉过我，孤独是初觉醒者的过程，这是让我能安然地继续走下去的原因。

**蒂娜：**

我好像花了更长的时间去面对她所说的人类道德范畴的考验呢。即使现在，这些考验也仍时时出现，我不敢说自己已全过关了。幸好我们并不是真正地孤独。走在光的途径上，我们就与『隐形的灵性指导团体连接，这圣团不断地接受与他们连接的学生。因此孤独只是我们的感受，实际上并非如此。

**博纳：**

说的也是，我们有带课的教师，班上的同学，网站上的教师与朋友在支持我们，不能再抱怨了。只是真正的考验，往往带着常人无法想象的诱惑力。我想只要是心智正常的人，谁也不敢保证自己能通过任何考验。

**蒂娜：**

书中的主角就是太自信了，认为自己可以抵挡任何诱惑，以致在埃及的那一世，跌落深渊，然后从最底层开始回升。

**博纳：**

当她这一生再度被接受为圣团的工作伙伴时，就是她重新回到当年在埃及入门时的阶段吗？

**蒂娜：**

应该说，她不仅在灵性的认知与领悟回到她在埃及入门时的状态，她还具有地球人类生命发展的体验。这是当时她所缺乏的。这样看来，她的跌落也是灵魂的选择，因此当我们从更宽广的视野来看一切事物时，便能理解一切都是神圣的安排，即使在混乱中，也是完美秩序的一部份。

**博纳：**

看到同样为圣团执行任务，因各种任务之间的性质极为不同，身份地位居然可以差距那么远，让我感到好像我们无论如何都得安于自己的现状，如果我们的处境不好，难道说我们就不要去改善我们的处境吗？

**蒂娜：**

我相信这是一种自由意志的选择，无论你做什么选择都可以。只要我们在一个正常社会所容许的范畴，努力向上，进行良好的创造，提升自己以及整个社会的生活与心灵意识，必然也是一种任务。她无意中拿到的那本古老的文卷，即使是在今天，也是我们需要理解与实现的指标。

**博纳：**

文卷提到有时甚至会呈现，圣团中的两个成员所做的事是互相抵触的。意思是不是说，所指派的任务，不全都是为人类做正面的奉献，或者在社会上做一个正面的表率，也有可能成为社会上负面人物的脚色，让大家透过他们的行为来反省什么是个人以及整个社会需要修正与调整的地方。

**蒂娜：**

我想每件事物的呈现，都有多重的因素。无论是正面或负面人物的思想与行为，除了示现一种状态之外，也在完成与表达他们个人所要完成的体验与表达。参与或见证的人，必然也有需要从中学习与体会之处。

**博纳：**

我还真的不知道如何从这些反面教材中辨识他们内在的神性。

它甚至还说会藉用那些与圣团失去连结的人，来考验人们的辨识能力。这样说来，我的心灵之眼还真的很盲目！

**蒂娜：**

即使是一个古埃及的入门者，她在这一生也是走过一段很长时期的盲目阶段，最后终于拨开云雾，看见天日。我们只能继续走下去，体验我们需要体验的，经历我们需要经历的，从中学习我们需要学习的。最终我们内在的光亮，必然会为我们照见一切事物。在行星七中，第一个图形与密码就是「眼睛」，它的

颂文是：『我知我所见，我见我所知』。因此，当你希望能看清某种隐藏事物的真相时，可以进入这图形的运作。

**博纳：**

看了十九与二十这两篇，我终于理解到初级课程，粉红色之光的一篇肯定语意的真实含义：「我允许每一个在我生命中的人，表达他们自己，学习他们必须学习的课程，体验他们必须经历的事物。」「我以基督之光，以及完美的圣灵的意识来看所有的人际关系。」「我在灿烂的粉红色之光的环绕中。」

**蒂娜：**

如果我们真的做到这点，我们的心便是清净无染了。真的，只要能融会贯通，确切地实行上师们的教导，即使是在初级课程的阶段，一样可以达到很高的内在领悟以及外在表达。

**博纳：**

问题是我们无法一次就能理解与实践，我是几次回锅重修之后，才领悟到这句话的含义。

**蒂娜：**

生命就是无止境地学习，每当我终于获得某些深刻的领悟时，我都是心存感激的。

## 廿一、灿烂的光

从那时候起，一个特别明显的现象是，更多的人，不分男女老少，前来向我寻求如何找到喜悦之道。更多的探索者向我求助。然而，我仍然觉得自己还是在一片黑暗中。如果我自己都未能解开生死之谜，我如何帮助别人呢？我如何治愈周围这些受伤的灵魂呢？

我的当务之急是脱离我自身的黑暗。我朝着内在声音所指引的方向去探索，试着透过我所能找到的好书来前进，我找到一本描述圣王瑜伽 Raja

Yoga 的密笈，圣王瑜伽是一个通往真实自我的途径。

我想立即展开这些练习，因为我已清楚地明白，阅读只是让我们理解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但是，如果要现实与自我融合的目标，那么我们就必需把这些知识具体实现出来。我要的是实相，而不是美丽动人的论述。从另一方面来说，通往自性的瑜伽，要求严格的禁欲。

我与我的丈夫讨论这件事，他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他知道灵性的追求对我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他同意我进行这种禁欲的修行。

我的父亲买了山上座落在森林中的一幢别墅。让我可以单独地住在那里，那时我的儿子住在学校，只有假日才回家，而我丈夫经常出差，只有在周末才回家。

从小屋的阳台上，可以看到山谷中的大平原，山谷中的河流缓缓流向远处，整个景色令人心胸无限地展开。

我常常在森林的小径中漫步，雉鸡、野鹿常来造访我。每天早上，我取了送到门口的牛奶之后，就到柴房里取出我当天所需要的柴，点上炉火之后，就开始我的练习。

这森林小屋是练习瑜伽的理想之地。森林的和平与宁静，以及大自然的纯净，置身其中，即使不练瑜伽，心灵也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冥想与提升的状态。来到这里的人，自然被森林的灵气所启发，而开启对较高频率的敏锐度。

住在这里，使我可以毫不费力地进行高难度的练习，如专注与冥想。为了练习，我带了一本收藏了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的瑜伽资料。它确实是一本智慧宝库。

每当我结束数小时的专注练习之后，我就潜心深入它的智慧与真理中，一步一步地，隐藏在这本书中的智慧，开始打开我的心灵之眼。在我的隐居生活中，我也研究东方哲学，主要是以吠陀经及奥义书为主。长期练习专注与冥想，使我一步一步地深入我的内在心灵。我不仅在行住坐卧中仍然在进行这些练习，即使在睡眠中也是如此。

有时候，走在森林中，会浮现一些我这一生从未见过的景象。无论是醒着或睡梦中，我会看到一些在我这一生未曾谋面，但我知道是我非常熟悉的人物。他们的衣服与名字相当奇怪，他们在梦中与我对话的语言，也是我这一生不曾听

过的。

每当我进入静心冥想，让心灵深入内在自我时，我总是可以感到一双明亮的蓝绿色的眼睛在我之内，那光亮来自一个无形，伟大存在的眼睛。那眼睛焕发着难以形容的力量、爱与仁慈。我总是带着绝对的信心投入这爱的源泉中。我感到自己是安全的，我毫无恐惧地深入那未知的潜在意识的世界中。

有一次，出乎我意料之外地，由那眼睛所焕发的光亮，驱走了那隐藏在我心中的黑暗，一切都清晰明白了。当我坐下来冥想时，那灿烂的光像往常一样地出现在我的内在中，然后，我第一次清晰地看到那双熟悉的眼睛。

当它更为清晰时，我不仅仅只是感觉到它，而是「知道」那双充满光芒与力量的眼睛正在看着我，它们的爱照耀在我身上，然后，我清晰地感到从那眼睛所放射的光芒，我意识中残余的疑惑消失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有着深蓝色眼睛，高大而庄严的身躯呈现在我眼前，他的外形，他的脸，他的眼睛是如此地熟悉，我知道那就是 HE！

**博纳：**

「阅读只是让我们理解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但是，如果要现实与自我融合的目标，那么我们就必需把这些知识具体实现出来。」这是多么确切的一句话。我们通常只是喜欢阅读、钻研、谈论深奥的逻辑与事物，以为这样就很学问了。但这样往往还是无法解决自身的许多问题。

**蒂娜：**

是啊，许多学生因认为「光的课程」只是一连串的清理过程，没有太深的知识与逻辑而失去兴趣。幸而，也有许多人正是因为它是一个清理与觉知的课程而继续走下去。我常想这些人真的是有福之人。她所练习的圣王瑜伽要求禁欲，「光的课程」有这样的禁忌吗？

**博纳：**

「光的课程」尊重每个人的自由意志，让每个人依自己的进展做选择。我相信任何选择都没有是非或对错，因为一切经历都是为了学习。

**蒂娜：**

一个有配偶的人，无论男人或女人，到了这样超越性的阶段，如果配偶能像她丈夫那样理解就好了。

**博纳：**

他们俩的灵魂，历经锤炼之后，已进展到可以互相支持的程度。这也是她的因缘成熟之故。我常想，如果她在沦为乞丐的那一生，对遗弃她的男人，产生怨恨与报复之心，这生恐怕就无法这么圆满了。

**蒂娜：**

如果她那一生有瞋恨之心，会是一个怎样的现象呢？

**博纳：**

很可能得生生世世在恶性因果的循环中，上演一集又一集爱恨情仇的肥皂剧。

**蒂娜：**

是的，我看到她那一生在最后走的时候，只有悲伤与遗憾，没看出她有任何的怨，所以她这一生的圆满，来自于她善良的本性。看来不怨恨，不报复，让因果在宇宙法则中自然平衡，是对自己与对别人最好的方式。

**博纳：**

是这样的，所以说在我们生命结束，神识要离开身体之前，处在什么样的思想意识状态中是非常重要的。

**蒂娜：**

人生无常，我们无法预料什么时候这一天会到来，而且我们也知道，心灵意识的改变，不是说一说，或想一想，就可以做到的。所以平时就要对自己的思想意识保持觉知。很羡慕她可以在隐居的生活中，研究东方哲学。她的研究主要是以吠陀经及奥义书为主，但以我目前的工作与生活，我实在没有深入研究这些经典的时间，我是否会遗漏了什么。

**博纳：**

回归自性的途径有许多，这就是为什么佛说了八万四千法门，让每个人

得以采用适合自己的方法去修。在彩虹桥一书中，也说到在人类不同的进展阶段，较高次元会不断地赋予人类进展的新方法。你只要采取最适合你的方式即可。

**蒂娜：**

人总是这山望那山高。事实上，「光的课程」是一个古老方法的更新版。练习专注与冥想，配合上师们的讯息，我的心灵之眼也在逐步打开中。看来我不需要再去贪求其它的东西了。

**博纳：**

是的，当我们内在所焕发的光亮，驱走了那隐藏在我们心中的黑暗时，我们便会清楚地明白一切事物。

## 廿二、过去成为现在

HE 站在那里平静地看着我。明亮的眼光中带着深沉的和平，让我有足够的力量去承受这震撼我灵魂的时刻，以及能够再次看到 HE 的巨大喜悦。那高贵的脸庞是平静的，但是眼睛微笑地看着我，我知道 HE 很高兴看到我终于完全觉醒过来，能够再次看到他。因为这中间仅管我看不到他，他一直在看着我。

HE 的眼睛总是能够穿透那遮盖我意识的薄雾。HE 看到我所有的挣扎、痛苦与悲哀，HE 一次也没有遗弃过我。相反地，HE 总是一直在帮助我醒过来。

那记忆强烈地震撼着我，那原本无法以意识去觉知的朦胧影像，突然变得如此清晰明显。历历如绘地浮现在我的意识中，深埋在我潜意识中的记忆，现在像一幅拼好的拼图般完整地呈现出来。在尼罗河畔，金字塔国度的前世生命，现在有如一幅完美的图画呈现着。

随着我这一世的感觉逐渐消退，前世的记忆变得更鲜明，我已对前世的自己有了全面的觉醒。我现在所居住的森林小屋、前面的平原与河流一点点地消失了。HE 也不在视线中，我在我自己的房间里，一个胖胖的，可爱的妇人开怀地对我笑着……。

啊！当然要高兴，今天是我十六岁的生日，我正在穿礼服，以便参加我父亲立我为后的庆典。我将继承母亲的后位。银盘上放着精巧的珠宝，奶奶正在帮我穿衣服。

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便过世，我只记得她是如此地苍白纤细。在我的记忆中，仍然可以看到她最后一次看着我时，那充满爱与悲伤的眼神。今天，我代表她成为这国家的王后，我感到这种连接更为紧密。

穿戴完毕后，我看着镜中的自己，是一个苗条、纤细、精巧的年轻女子，脸上充分地显露出自信与优越的表情。我是虚荣的；我喜欢看到镜中的自己。我那亲爱的、善良的奶妈认定我是地球上最完美的女子，她的脸上流着喜悦的眼泪。

两位年长的宫廷侍者，引着我进入接待厅，他们带着我走过站在两旁的官员，朝着法老—我的父亲及我的丈夫走去。他坐在金色的王座上，法老 Phar-ao 的意思是“Great

House”，表示他的身体是上帝所居住的地方。上帝居住在他的身体内，经由他的身体放射光明。

他明察秋毫的眼光，使那些说谎的人不由自主地低下头。他坐在那里看着我，我也毫不畏惧地看着他，与他的眼光相遇。从他眼睛所焕发出来的光，是充满爱的光。他可以看到每一件事。他看到我的虚荣，就像他看到我所有的不完美之处，但是他理解一切事物。他本身即是爱，他是我父亲。

他那头华丽高贵的狮子，一动也不动地坐在他的王座旁。狮子的威严与宏伟，是法老至高权位的象征。我来到王座前便站立着，法老站起来，走下台阶，转向侍者，拿起侍者捧在手上那华丽的黄金打造的披肩，为我披上。然后他拿起金色的后冠，戴在我的头上。后冠上铸着一条金蛇，代表统治者是神之子的家族，也代表入门。

然后他牵着我的手走上台阶上的王座。我们转向文武百官司，他向他们宣布我已成为皇后，他的妻子。我在他的左边与他平坐着。文武百官司带着他们的妻子，一一向我们行跪拜礼，首先朝着法老，然后朝着我。我们一动也不动地坐在座位上。仅以眼光与他们的眼光接触。我想着，现在我代表我母亲的精神，这使我清楚知道自己的职责与任务。

在行礼的百官及其家属的眼光中，有些是带着真正的爱与尊重，有些是羡慕、好奇或卑屈。法老的侍者鲁卡哈也来到我面前跪拜，但他的眼光同时带着嘲讽、鲁莽、谄媚与奉承。我冷冷地看他一眼，然后是一些儿时的玩伴，他们的脸充满着温和的爱，与他们的眼光相会，使我感到幸福与温暖。

典礼结束时，法老站起来牵着我的手，走下台阶，穿过百官，离开大厅，来到他的房间。父亲坐下来，指示我坐下之后，充满笑意地对我说：「从现在起，我们会比较常见面，因为你将在公众场合中代替你母亲的职责。你已知道你的职责是什么。为了让你对这特殊的一天有一个美好的回忆，你可以说出你的任何希望。我想你早已知道我会问你要什么礼物，你现在就可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对这个问题，我早就准备好答案了。如果我像其它女子那样，我可以要求美丽的珠宝，或四处旅行，或一只训练好的幼狮，或任何物质上的东西，但那些都不是我要的。

「父亲」我说：「我头冠上的装饰，是不是具有重大的意义？」

父亲看着我的前额，然后对着我的眼睛回答道：「金蛇是君王之家的象征，代表神之子。」

「是的，父亲，但它也象征入门。我没有资格戴它，因为我还没有入门，我要入门！我希望你能答应我的要求。」

父亲很真诚地看着我说：「我的孩子，要别的东西吧！你还太年轻，还没成熟到可以接受入门。稚嫩的幼芽不能放在阳光下曝晒，否则会被晒干，而无法成长。等你在地球上有了些必要的经历后，确实体验过物质生命之后，再入门。现在入门会使你的未来要面对更多，更艰难的课题。为什么要让自己去面对一些不必要的问题呢？听我的建议，要求别的东西吧！」

「父亲」我回答道：「这世界上没有任何其它我想要的东西了。这世间的一切物质，再美好的事物，都是受造之物，而不是造物主本身。我希望能体验那至高实相。」我继续要求道：「父亲，我们都知道，人的一生只是一个梦幻，每一事物都在过去与未来之中流动着，我要体验那永恒的当下，我要至高实相，我要入门！」

父亲越听，脸上的表情越是哀伤，「你灵性的觉醒来得过早了」

他说：「我只能问我的哥哥普塔霍特普 Ptahhotep，他是庙宇里的大祭司，也是我们神之子的族长，我将问他是否可以接受你成为他的学生。愿上帝永恒之光照耀你的途径。」

他把手放在我的头上，并祝福我。我想投到他的怀中去感谢他，但身上重重的头冠与饰品，使我无法弹跳。父亲慈爱地看着我说：「从某方面来说，你

还是个孩子，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你已长大成人了。如果你要入门，你必须学会自我控制。」

我笑着说：「我已能自我掌控了，父亲，当我想要的时候，我可以做到。」

「是的，我相信你，但是你是否随时都愿意这么做呢？」他微笑地问我。

「父亲，什么事都要自我控制很无趣呢。」

「问题就在这里」他慈爱地点点头。「如果你觉得老是要自我控制很无趣，这中间就有很大的危险。要紧紧地记住一点，即使是只有一秒钟的时间，如果你的意志未能集中在控制你所爱的狮子上，如果他在你软弱的时候攻击你，你就没救了。较低自我就像动物一样，像狮子一般地，我们必须随时掌握它们，然后它们才会以本身巨大的力量为我们做事。永远记住这点。」

我向父亲道别，他送我到门口，把我交给在接待室中等我的随从。我心中想着，这些仪式多烦人啊！我只是要回我自己的房间，为什么得这样慢慢地走在两个老人之间呢？我宁愿自己跑回房间，奶奶必然兴奋地在等我呢。

我克制自己，慢慢地以高贵庄严的脚步走回房间。我走进房间，站在那儿让奶奶看我身上的饰品，她疯狂地称赞我的高贵与美丽，说我像极了我母亲。我对她说：「没有两个人是相同的，你只是看到我的身体，你看不到真正的我。」

「喔！」奶奶说：「我看不到真正的你，那你就不要那么骄傲，那么高贵庄严地站在那里啊！」

这时，我们两个都笑了，尽管她的知识有限，但总是能诙谐地回答我，她看到我的弱点，我的虚荣。然后，她轻柔地帮我拿下那些金饰品，因为鲁卡哈在外面等着把这些贵重首饰收到宝库中，以便我在下一次的庆典中使用。

自从母亲逝世之后，一直就是奶奶带着我，我与她之间，比与任何教育我的宫廷女官们还亲近。她打从心里爱着我，宠着我。与她在一起，我可以无拘无束地任所欲为。

在我孩童时期，很少看到父亲，他是我们国家的伟大人物。他到地球上来的任务是教导在地球上的人之子如何治理一个国家，如何让人民展开快乐的生活。这重大的任务，使得他几乎没有什么时间给我。当我在花园里与其它小孩玩时，他每天花几分钟的时间来看看我。当我还很小时，他会把我抱起来，或跟我

一起蹲在地上玩一小会，然后他慈爱地看着我，祝福我之后便离开。他跟我说话时，总是像跟大人说话一样。像我们这样属于神之子的一族，无论是年长或年幼，对灵性意识的觉知是与生俱来的。当我稍长一些时，他会带着我一起在林子里散步，如果我累了，他会把我扛在肩膀上，一边走，一边告诉我大自然的秘密。我发现他的知识令人着迷，有一次我对他说：「父亲，我很希望能像你这样知道一切事物。」

他回答我说：「当你入门时，你自然能理解天地间的一切事物。我不曾忘记他的这句话，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耐心地等着自己可以入门的那一天。

当奶奶问我今天要的是什么礼物时，我回答她说：「当然是入门啰！」

「什么？」她一脸的惊慌，「你不会要离开宫廷，与学徒们一起住到庙宇中吧！为什么你不要求一些珠宝，或要求一个艺术家为你做雕塑呢？任何要求都比入门要好。」

「为什么要这么紧张？」我回答道：「我只要入门，其它什么也不要。我要那些身外之物做什么？我今天已得到许多珠宝，但我并没有比以前没有这些贵重饰品的时候更快乐。谁又在乎几千年后，人之子对我的雕塑有什么样的评价呢？唯一能使我快乐的是，领悟生命的至高真理。因此除了入门之外，我什么也不要。」

奶奶绝望地叹息着：「你一旦下了决心，便没有人能改变你。只是我觉得入门会给你带来许多危险，拜托请你换个别的吧，法老怎么说呢？」

「他答应我跟大祭司普塔霍特普讨论这件事，现在就请你不要再烦我了，不要破坏我美好的一天！」

**博纳：**

古埃及「入门」的定义是什么呢？

**蒂娜：**

书中未有明确的定义，我对入门的理解是，开启对内在灵性的觉知，展开与宇宙势能共同运作的能力。

**博纳：**

她的父亲对她说：「等你在地球上有了些必要的经历后，确实体验过物质生命之后，再入门。现在入门会使你的未来要面对更多，更艰难的课题。」那我们现在进入光的课程的入门，是否也是一样会面对更艰难的课题呢？

**蒂娜：**

觉得「光的课程」之所以在这个时代传递下来，是因为目前许多投生在地球上的人，曾经是入门者，并已累积了许多生命的经验。现在，再一次地在行星课程中入门，是为了清理在银河黑夜期所累积的业力，因为这宝瓶座时代，是化经验为智慧最好的时候。

**博纳：**

常有人对我说，修行会把业力引发出来，所以他们不敢修。

**蒂娜：**

在这地球进入光子带的时代，不再有任何黑暗可以被隐藏。因此，无论你是否修行，你都无处可遁。反而是如果我们趁着这股势能上升，便可以快速地走出因果的学习课程，否则将陷入在更多的业力中。

**博纳：**

是的，我看到在医院中，监狱中，甚至一般陷入在困境中的人，更多的是对灵性意识一无所知的人。正是那些知道如何提升自己的人，可以在净化与提升中避开不再需要的因果的学习。不过我同意她对她父亲所说的：「什么事都要自我控制很无趣呢。」

**蒂娜：**

我也觉得很无趣，我想这是因为在我之内，还有许多属于人性的本质。而灵魂所追求的，是较高神性的喜悦。事实上，法老已经在暗示她，不能掌握自己所可能面对的危险。

**博纳：**

我曾被告知要放下控制。所以我们到底该不该自我控制呢？

### 蒂娜：

如果在你需要释放某些负面事物的时候，仍然压抑、控制着你的情绪与欲望，那么你是需要放下这种控制。也许别人所提醒你的是放下对别人的操控，或控制事物的权利欲望，叫你不要用手段去达成自己的目的。在这里，法老所说的自我控制，是控制自己较低体系的思想，行为与欲望。她在埃及的那一生，正是因为在重要关头时，不愿意控制自己那种想改变别人的欲望，使她从女祭司的意识层面跌落到最低的意识层面。你继续往下看便会理解。

### 博纳：

这真的是无法想象的过程，我已迫不及待地想了解她如何入门成为女祭司，又是如何跌落，相信她的过程可以让我从中获得许多启发。

## 廿三、普塔霍特普(Ptahhotep)

那天晚上，奶奶陪着我，从皇宫经由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庙宇中，去见我的伯父，神之子大祭司普塔霍特普。大祭司是所有祭司中职责最高的人。同时，他也是最高的医生以及建筑师，因为他知道所有大自然的奥秘。他来到地球上的任务是引导人之子向自己的灵性打开，并把科学教给他们。他在父亲之上，因为他不曾真正落入地球的物质世界。而父亲因为与母亲结婚，而使自己根扎在地球的物质层面上。

我们一路上默默地走着。奶奶已知道当我沉思时，要保持安静。一个学生在门口等着接我们进入庙宇中。奶奶在接待室等着，在长廊的另一端，大祭司在一个较小的接待室中等着我。

HE，上帝的代言人，端坐着。这是我第一次靠近他。深蓝色的眼睛几乎像是黑色的，因为它有如无底深渊般的深邃。看着他就像在夜晚看那布满星星的天空，整个宇宙都在他的眼睛中。他是爱的化身，这永恒的爱渗入我的整个存在，并在我之内焕发着。我很自然地跪在他脚下。普塔霍特普伸出手把我扶起来，说道：「我的小女儿，永远不要在有形物质面前下跪。同一个上帝也在你之内，在整个受造的世界之内。现在起来告诉我你到这里来的原因。」

「我的灵魂之父，我要入门。」我说：「我不知道我是由什么组成的，但是我要成为全知与全能。现在的我，像囚犯般地，在黑暗中，完全受我无法知道

的无形势能所控制，因此我无法掌握它。我要能够看清一切事物，我要像您与父亲，以及其它的入门者那样，可以了解一切事物。」

普塔霍特普回答道：「入门代表觉知。你觉知的程度是配合你的神经系统的发展，以及你的身体对这较高势能的阻抗力而决定的。」

「当一个人对自己的较高灵性有了某种程度的觉知时，他自然能引导较高，较强的能量进入他的身体。然而也因此，他必须把自己的神经系统与身体对这巨大势能的承受力提高到最高的程度，以便承接神圣力量而不致伤害身体。入门也代表全知与全能。」

「我的灵魂之父，我理解这点，这正是我所渴望的。」

普塔霍特普沉默地看着我，我感到他的目光扫描似地看穿了我整个存的每一部份。最后他说：「你将会入门，但不是现在。你现在还没做好入门的准备。你还没有学会控制在你身体内的神圣创造力量。如果在你尚未学会控制这物质显像的创造力量，便进入这属于灵性层面的力量，对你来说，将会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什么样的危险呢？我的灵魂之父？」

「如果你达到灵性意识的最高层面，并知道如何运用这股力量，从而将它导入你较低体系的中枢神经，你的中枢神经很可能受伤。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意识会跌落到比你这一生还要低的层面。」

「你还没有引导这力量的经验。意识的觉醒必须从显像世界的最低层面开始，这样，你所引导到你身体中的，便只限于与你较低体系的发展相应的力量。这样你的神经系统便有适当的承受力量来传送这股注入的能量，不会因能量的负荷过大而受伤。」

「我的灵魂之父，」我回答道：「传导神圣力量进入身体，并体验这力量在身体中是什么意思？我如何学习掌控这股在身体中的力量呢？如果入门要从这里开始，如果我必须先具备这种能力，那么我希望立即开始为入门做准备。」

原本肃穆的普塔霍特普，听到我这么说，随即破颜而笑，他对我说：「立即？我的孩子，那是不可能的。要在最低层面的物质显像世界中觉知神圣的创造势能，你要先经历肉体的爱。你必须等到你被某个年轻人所吸引，直到他的阳性的能量唤醒你的心，并在你的阴性能量中产生力量。你必须先理解爱的力量，因为

除非你先有这种经历，否则你无法控制它。它将不断地诱惑你，使你跌落到比你现在的意识更低的深渊中。」

「我的灵魂之父，我永远不会陷入肉体之爱！我不受爱的诱惑，我也不怕这种危险，因为对我来说，它确实不会危害到我，请您让我入门。」

普塔霍特普又回到原来的严肃，他说：「我的孩子，你认为爱不会对你造成危险，是因为你不理解这股巨大势能的力量有多大。能面对自己不明白的危险，不能称之为勇气，也不能说是具有抵抗的力量，只能说是一种无知。因为你缺乏经验，你不知道爱的诱惑力量有多大，所以你相信自己能够掌握这股势能。但是，不要忘了，爱也是神圣创造势能的显现，因此它的力量与上帝本身是一样大的！你无法毁灭这创造势能；你只转化它。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这股势能，你便不知道如何转化它。现在，做个好女孩，回家吧，等待你的命运把你带入这经验。当你经历过爱，理解爱的含义，并清楚地知道这股势能，你可以回来，我会把你带入门。」

这时，我跪倒在他面前，抱着他的腿拚命地乞求他：「不，不，请不要支开我，不要拒绝我的入门！我可以抵抗任何爱的诱惑，我不会摇摆不定，我求您，让我入门。」

普塔霍特普再次微笑地抚摸我的头发。我感到巨大的能量，像一股强烈的电流从他的手中流出，进入我的头。

「孩子，你认为跪倒在我的脚下就能改变我的心意了吗？绝对的自我控制是入门的条件之一。孩子啊！孩子，在自我控制上，你还有一段很长的路呢，你的自信与你的经验之间的差距太大。先获取一些必要的经验，再回来见我。」

我看到他已不再说话，只得站起来，「我的灵魂之父，我可以现在离开，但你不会遗弃我吧，我还可以再来吗？」

普塔霍特普慈祥地回答道：「我知道你从很小的时候便是孤独的，你现在还是如此。这是为了让你发展独立而必需如此。但是，你不曾孤单的，你必须要能感受到这点。说真的，基于血缘的法则，你与我们之间的缘份是永恒的连接。即使在你不知道的时候，我仍与你在一起。我在你来之前便已知道你会有此要求，我也知道等在你前面的是什么。但我们也一样要遵从法则。放心吧，你是我们的成员。」

我弯着腰深深地向他鞠躬，接受他的祝福。然后离开。在外面等着我的奶妈问道：「你为什么在里面那么久？请你告诉我整个经过，你将入门吗？」

「神之子不给我入门，他说我在地球上还没足够的生命经验。」

「谢谢老天爷！」奶妈欢天喜地地说：「我不是告诉你入门对你不是好事吗？我就知道！」

「是的，你什么都知道，现在让我安静一下，我要思考……」

当晚及次日，我一直在想普塔霍特普，神的化身。我一直知道我的血统是神之子的基因，但亲自听他对我说他是我灵魂的守护者，真是一个美好的经验。他是在地球上，我肉眼可见，代表上帝的人。只有他理解我的一切，我与他之间的沟通，不需要语言，我也知道他永远不会对我生气，因为他就像上帝一样，从最高层面来看一切事物。普塔霍特普可以看到我每一思想行为的动机，有些动机是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

然而，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必需先要有男女之爱的经验才能入门。我永远不会陷入在爱情的。我只要男人看到并赞叹我的美丽，而他们都这么做了，我已满足了。我灵魂唯一的渴望是入门。我不能等到有爱的经验，因为我永远不会有这样的经验。因此当天晚上，在忧愁的奶妈的陪同下，我再次来到庙宇，求见普塔霍特普。

这次普塔霍特普坐在椰子树下，我向他鞠躬，他明亮的眼睛看着我，等着我说话，我默默地站着，我知道他知道我来的目的。他让我站在那儿一段时间之后，站了起来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问我说：「你有事吗？」

「我的灵魂之父，这是你已知道的，我很苦恼，因为你拒绝了我的入门。」

普塔霍特普一边摸着我的头发，一边说：「我昨天已告诉你耐心地等待！只要记住我昨天告诉你的有关创造的力量，然后像年轻人一般地过你的生活。与其它的年轻人一起游玩，享受你的生命，这段期间不要再去想入门之事了。」

「父亲」我激动地回答道：「无论我做什么，我脑子里想的只是入门。我对什么事都没兴趣。」

「你现在入门还太年轻，当你经验了地球的生命之后，你再来找我，我会让你入门。」

我只得向他鞠个躬，走出庙宇。整个晚上，我都无法入眠，我不要这种灵性的黑暗，我要入门。为什么我要等呢？如果我现在不会恋爱，入门之后我也不可能恋爱。我已经知道肉体的爱是大自然为了传宗接代而设置的本能。为什么没有经验就会有危险呢？我有足够的理智与觉知来保护我自己，我不会陷入大自然所设的爱的圈套。我可以抵挡诱惑的。就这样，在一整天的烦躁不安之后，到了傍晚，我已无法再忍耐，我再次来到庙宇求见普塔霍特普，我要告诉他，我不怕诱惑，我有足够的力量抵挡一切诱惑。他可以让我入门。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在这方面，我是多么地愚蠢啊！我应知道普塔霍特普早已预见如果我当时入门，未来会是什么样的状况。然而，即使是他，也需要服从神圣法则，也必须耐心地看着我轻率地冲向毁灭，落入深渊之后，再以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地爬上来。

他再次接见我，「我的灵魂之父，我想服从您的指示，但我不能。我渴望这些真知已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我绝对相信我有足够的力量抵挡肉体的诱惑。我可以控制我自己，请让我入门。」

普塔霍特普一动也不动地闭着眼睛，我焦虑地等着，最后，他睁开眼睛，站了起来，走过来牵起我的手说：「神之子的家族有一规定，如果神之子中有人连续三次要求入门，我们便不能再拒绝他。因为这表示入门对他来说是必要的，尽管他可能因此要面对许多危险。我会与你父亲讨论你如何在执行任务的同时，还能入门。通常学生在这期间是住在庙宇中的，但因为你王后的身份，我们必需另作安排。现在，你先回去吧！」

我想抱着他感谢他让我入门，但我宁愿显示我的自我控制。普塔霍特普笑着对我说：「无论你脑海里想的是什么，它已经如同是一种行为，永远不要忘了这点！」

回宫廷的路上，我有如腾云驾雾般地，欣喜若狂。但是奶妈从听到我入门的请求已被接受开始，哭得像我即将死去一般地，不仅扫兴，我自己也感到有一个看不见的阴影。到了我就寝时，她还在说她有不祥的预感时，我已无法再忍耐，我对她说：「在我十六岁生日过后，他们就要把你从我身边调开，你知道那是规矩，因为做为法老之妻，我只能由宫廷的女官来陪伴，我好不容易说服法老让你留下来，但如果你继续这样哭丧着脸，我就要把你换掉。我知道他们都是很无趣的人，但是他们至少不会管我个人的事。」

可怜的奶妈，是如此害怕被我送走，立即停止哭泣，她眼中所流露的爱

与关怀，使我开怀地笑着拥抱她，并对她说：「我不会把你送走的，永远不会，我爱你，你是唯一全心全意爱我的人，我会永远让你跟我在一起。不要担心我的入门，它不会对我造成伤害，只会对我有益！普塔霍特普会照顾我，他会一直在我身边。」

奶奶离开时回头对我说：「我希望入门不会伤害你，但是每当我听到由金字塔中所发出来的闪电与雷声，一直都很害怕，我希望你不要去碰那些东西。」

「不会的，现在做个好女孩，回去睡觉。」

她离开后，我想着她所说的，由金字塔所发出来的闪电与雷声。是的，从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偶尔会有闪电与雷声从金字塔中发出来，过后便会下雨。我已习惯它，从没想过它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我要入门了，入门之后，我将会知道产生这种现象的秘密。

随后，在美好的期待中，我入睡了。

---

**博纳：**

普塔霍特普对她所说的：「你的自信与你的经验之间的差距太大。先获取一些必要的经验，再回来见我。」使我想起在《漫谈宇宙次元》中，我们谈到人类在银河黑夜期累积经验，进入光子带时，便是净化与提升的时候。这好像是人类注定要撷取一些必要的经验。

**蒂娜：**

这是因为人类在宇宙中有特定的使命，因此必需先在三度空间获取一些经验。这是宇宙中那些在受造之初，就已经是完美的存在们所无法体验的。许多其它次元的存在们，对我们能有这样的物质经验是极其羡慕的。

**博纳：**

很多人从书本上获得很多知识并因此而产生自信心，但是如果我没有透过生活的体验去内化那些知识，这些知识就不具有真正的意义了。

**蒂娜：**

这就是为什么，往往很多事情我们头脑知道，但是真的面对考验与挑战时，还是束手无策。

**博纳：**

就像女主角自以为可以抵抗那些诱惑，所以不愿意耐心的从最低层面开始经历，我们也一样。常常因为自以为是，而对许多事物升起傲慢心。

这真的是很大的陷阱，需要时时觉知才行。

**蒂娜：**

另一个要保持觉知的是，普塔霍特普的那一句：「无论你脑海里想的是什么，它已经如同是一种行为！」所以思想意念也是一种行为。

**博纳：**

现在要我完全不起心动念太难了！我还是先从觉知自己的意念，控制自己的行为开始吧。

**蒂娜：**

能做到这一步就很伟大了。

## 廿四、神之子

第二天，法老召唤我去见他。当他接见他的官员结束之后，宫廷的侍卫来护送我去见他。

「孩子，」他说：「我要告诉你我与普塔霍特普所讨论的有关你的入门之事。」

「你们见面了吗？」

「没有。」他笑着回答。

「父亲，那么你们是怎么讨论的？」

「你在照镜子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你的头形？」

「是的，我的后脑比起人之子的头形要长出许多。然而，你以及普塔霍特普，和我们的族人的头形，都一样是长形的。为什么我们的头形与人之子的头形不同呢？」

「孩子，为了让你理解地球上的一些事物，首先你要了解地球的进展史。」

「地球就像宇宙的其它星球一样，在恒常改变的法则下。神圣的创造势能，从永恒的本源焕发，其能量之波不断地扩展着、创造着，也就是说，任何物质显像都是由这种势能所形成。」

当某些事物的发展达到至高点时，便自动退转。然而，从灵性进入物质，再从物质进入灵性的过程需要好几亿万年的时间。改变是有规律地进行着，但是人类无法观测或注意到这些改变。另一方面来说，某些需要几千年缓慢地变化的东西，机缘到时，会突然间有着明显的改变。」

「地球上曾有一个种族与现在的人种极为不同。这种族不仅灵性上与现在的人不同，身体的结构也不同。他们的外形较为纤细优美，头盖骨是长形的。他们的思想与行为，都出于精神法则。这些人对灵性层面以及上帝的创造有清楚的认知，他们不会自私地只顾满足个人身体上的欲望。这些人被称之为神之子。他们的生命是基于灵性、爱与无私。他们不会因受到身体欲望的驱使而在灵性上制造阴影。」

「这灵性较高的种族理解大自然的奥秘，清楚自己有什么样的力量，并能掌握这些力量。他们的知识渊博，不需要用身体辛苦地劳动，便能创造出他们所需要的物质，因为他们知道如何运用大自然的力量，将物质转化为能量，能量转化为物质。因此他们过着轻松愉快的日子。」

「同时，地球上有一个与神之子的形体类似，但内在灵性不同的种族也生活在地球上。他们灵性的发展极低，他们对灵性不仅迟钝无知，而且只知道有身体的存在。他们生活在原始森林中，不仅与大自然、野兽搏斗，彼此间也不停地在争夺着。他们是当今人之子的祖先。你在我国家所看到的人之子，是典型的由这两个种族混血之后的后代。」

「如我刚才所说的，变易的宇宙法则是持续运作的。地球恒常处在改变的过程。目前的状态是，神圣创造的力量正在消退，物质化的种族将逐渐崛起，原本由灵性较高的神之子所掌管的地球，将逐渐由物质化的种族所取代。」

「灵性较高的种族将逐渐从地球上消失，退到精神世界，留下人之子在地球上一段时间，以地球的时间来算，这段时间是好几千年，这是为了让人类能以自己的力量，独立向上提升。不过在离开地球之前，灵性较高的种族将他们特有的力量注入到灵性较低的种族中。因此，原本住在洞穴的动物性的人类，依神圣法则逐步进化到具有强大的力量，从而掌管整个地球。」

「最终，透过遗传法则，经过一段很长很长的转化过程，这物质化的种族将能超越物质欲望，向较高灵性提升。这也是为什么神之子的种族，做了一个很大的奉献，就是他们娶原始人类的女儿为妻。经由第一代的混血，培育出新的类型、新的人类。神之子与人之女的结合，产生许多不同类型的后代。有些是倾向物质性的，有些是倾向灵性的。」

「那些从母亲那边遗传原始人的特质，头脑完全没有开发，从父亲所得来的灵性力量完全用于身体层面，因此他们发展出极其强壮的身体。」

「有些则是具有极高灵性的后裔，将他们所遗传到的创造力量经由头脑而非身体来运作。」

「这些具有较高灵性的人，被赋予的任务是，领导并教导灵性较低，动物性特质较强的族群，以及刚才所提到的混血的新族群。这些任务包括教导他们科学、思想、艺术等以发展他们的文明，并以宇宙圣爱、无私的精神为生活的基本原则，为他们展现较高生命质量的典范。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国家是由专制与苛刻人所统治，有些国家是由具有爱与智慧的人所统治。」

「在改变的过程中，较高的灵性智慧将逐渐消失，人类对入门者的秘密科学只能从历史与传说中去知道有这些事曾在地球上发生过。然而，基于遗传的法则，即使在人类发展史中最黑暗的时期，也有神之子降生地球，引导人们走出黑暗与苦难的时候。」

「父亲，」我问道：「我们的国家是神之子的国家吗？」

「不是的，神之子所居住的家园已完全被毁灭。从那以后就很少有神圣种族的后代诞生。大部份的神之子脱离身体之后，便不再投生地球。最后，地球上只有少数纯种的神之子的后裔生活在地球上的不同地方。」

「由于两个种族混血之故，有些人从他们的父亲处遗传到能量创造的知识，但也同时从母亲处遗传到自私自利的特质。然而，由于他们具有神之子的血统，

被允许进入庙宇中学习，他们以从父亲处所得来的灵性知识，获得入门。然而，他们的自私与堕落，使他们把所学到的灵性知识、大自然的力量，以及庙宇所用装置与设备用在黑魔术上。」

「当时还生活在地球上的神之子看到这种情形，知道盲目的贪婪，将会使一些人误用这些知识与设备，届时整个地球将被摧毁。因此最后一批神之子建立了几艘巨大的船，秘密地把特殊器具与设备装上船，与他们的家人一起，带着家畜，离开那即将被摧毁的地方。他们分别航向不同的方向，有人朝东，有人朝西，有人朝北，朝西航行的那艘船，就到达我们现在的地方。」

「实行黑魔术的团体很快地失去掌控他们的器具的能量。就在神之子的船支远离到安全地带时，悲剧发生了。那些实行黑魔术的人，无法适当地控制能量，导致这些能量变成毁灭性的势能，整块陆地便被毁灭。」

「航向四处的神之子，各自在他们着陆的地方展开新的文明。他们以他们的知识、智能与爱，赢得当地土著的心，成为统治者。他们备受推崇，当地的人视他们为神或诸神。他们第一件事就是建造适合放置秘密器材的地方，以便适当地保护那些充满能量的装置。这种特殊的建筑物被称为金字塔。现在地球上许多不同的地方，仍然可以看到被称之为金字塔的建筑。」

「神之子如何把这些巨大的石头一块块地迭上去呢？」我问道。

「记得我告诉过你，神之子不需要用身体去劳动，因为他们运用自然的力量来运作的事情吗？我们仍然拥有可以转化地心引力的器材，我们可以依我们的需要，分解由地心引力所形成的重量，或增加它的重量。当一大块石头的重量被分解后，即使是一个小孩，也能移动它。这里以及其它地方，许多无法以人的力量去建造的巨大建筑物，都是神之子以这样的方式建立的。」

「神之子在他们所到之处，建立高度文明，只要是由他们在治理的地方，都是以灵性与爱来引导人民，教导人民灵性的力量。在我们这个国家，开始时，法老与大祭司是同一个人。后来因国家的扩展，神之子将这两项工作分开，一个是治理国家的法老，一个是庙宇里的大祭司。大祭司引导人类灵性的发展。他教导入门者科学、艺术，以及无形的艺术—精神与灵性。」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神之子的后裔与人之子的后裔的头形为什么有所不同。神之子不是以头脑的知识来运作，因为他们可以直接以内在的视野来体验真理。我们的前额较平，因为我们的思想只用来感受周围的事物，但我们头盖骨的

后方，拥有非常发达的脑神经，是身体接收精神与灵性的部位。这脑神经使我们理解人之子所无法理解的神圣计划。」

「一般人生活在时间与空间的意识中。我们虽然居住在地球上，由于神性意识的力量，以及脑神经系统的功能，我们得以享受完美的灵性上的自由，那种超越时间与空间的自由。超越时间的意思是，我们意识的焦点能够随时在过去与未来之中转换。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让过去、现在与未来同时存在；超越空间的意思是，我们的意识可以不受阻碍地到任何我们想要去的地方，没有被限制在这里或在那里的区别。因为过去与未来，这里或那里，都只是不同的面貌，只是因每个人的投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实相。都是永恒的，全知、全能、全在的造物主的一部份。」

「你的身体中流着两个族类的血液。你遗传了我们的特质，但也从你母亲处遗传了混血族类的特质。因此你神之子的较高灵性意识已被启动，很不幸地，对你来说，它启动得太早，使你没有机会体验地球的经验，也没有克服人类本能的时间。你现在不快乐，因为你感到自己被时间与空间所困住，被在这里或那里的局限所限制。」

「你内在的灵性开始觉醒，因此你渴望那神圣的自由。你已三次要求入门，因此你被允许入门。你将学习运用你的意识启动较高灵魂体的器官，目前你内在的这一部份器官尚未被启动。你也将学会随时与你的同类联系的能力，以便与他们交换思想。」

「我与普塔霍特普，以及其它住在地球上的神之子，便是以这样的方式彼此联系。我们的思想意识可以在任何时候与我们所要找的人联系，但是如果他们在忙，我们立即知道，因此，除非有重要的事，我们不会去打扰他们。」

「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只有达到无私的人，可以拥有这种能力。如果自私的人也能运用这种能力，会造成很大的混乱，并损害他们较高灵魂体极为纤细的器官。」

「在我们完成一天的工作之后，我们把意识转化到较高次元，以便从永恒、神圣的本源汲取新的生命能量。在这状态下，我们与整个宇宙中的万物同在，与圣神无二。那些局限在三度空间的人，无法理解这种合一。但是，无论他们是否理解，所有的受造物，睡醒之后，都能从源头获得新的生命能量。」

「你即将入门，这代表你将展开一个很长很长的旅程。即使在我与普塔霍特

普离开三度空间，只停留在灵性世界之后，你将仍然走在地球的途径上。」

「我与普塔霍特普有不同的任务。你的灵性发展交在他的手中。然而，在永恒的合一中，我们永远是在一起。如果你能有耐心地再等一段时间，对你会比较好，但是，你就是你，你的性格将决定你的命运以及你的未来，我们不能干预。来自本源的力量，将永远伴随你，帮助你走过最艰难的时刻。」

「现在，由于你有代表法老之妻的职责，在你为入门做准备的期间，你将无法像其它的学生那样住在庙宇中。你将每天早上到那边与其它的学生一起学习并接受训练，晚上回到皇宫。当宫廷中有庆典的时候，你将在我身边执行你的职责。明天早上，你便可以向普塔霍普特报到。」

**博纳：**

由于法老已看出她往后灵魂艰辛的旅程，处处在暗示她不要急于入门，头两次看时，还未能感受到法老深厚的爱，但这次再看时，法老那无条件的爱，细腻的关怀，令我为之心酸。

**蒂娜：**

较高次元的存在们，无论是耶稣基督、诸佛菩萨、默基瑟德天使圣团的上师们，都是这样地深爱着我们，陪伴着我们走过地球生命的体验。

**博纳：**

读完法老所解释有关神之子与人之子的演进，就像是整个人类精神文明进展的演化。这让我想到「光的课程」，也提到过亚特兰提斯时期，就是因为当时的人们滥用精神力量进而导致高度文明的毁灭，这些故事好像都在教导我们如何善用灵性的力量，对吗？

还是说其实黑暗与光明的交替是宇宙运行不变的法则？

**蒂娜：**

我想黑暗与光明交替是宇宙运行的一部份，同时，这也使灵魂得以从中进展到能够识别并选择黑暗或光明。

**博纳：**

法老说：「超越时间的意思是，我们意识的焦点能够随时在过去与未来之中转换。」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让过去、现在与未来同时存在：「超越空间的意思是，我们的意识可以不受阻碍地到任何我们想要去的地方，没有被限制在这里或在那里的区别。」

这是否跟以前谈到的宇宙次元的概念是一样的？我们的意识就像「光的课程」所说的，是多次元的自我，是这些多次元的意识自我让我们穿梭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中吗？

**蒂娜：**

是的，但与多次元的自我融合，需要一个整合的过程，当我们的较低体系的意识自我中，有太多黑暗的、负面的情绪与思想意识时，我们无法与光明清净的较高体系融合。

**博纳：**

因此上师们给我们光的课程这样的一个方法与途径。法老说：「你内在的灵性开始觉醒，因此你渴望那神圣的自由。」这让我明白，为什么习修到行星级次会自然而然的对宇宙的多次元感到神奇奥妙，自然而然地去寻找那些高度文明是如何进展的轨迹。

原来是因为我们的灵性觉醒了，开始不甘于只存在这个肉身之中，而这种想要向外扩张的意识其实是来自对神圣自由的渴望。

**蒂娜：**

不错，对灵性意识尚未觉醒的人，这是一种他们无法理解的渴望。我们要了解，这里的神圣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一种自在。我相信「光的课程」可以让人们的生命，无论是物质层面的生活上，或心灵层面上，都能获得独立与自由。唯有成为独立而自由的人，方能无条件地爱别人，帮助别人。但这要看走在这途径上的人是否有这样的目标与意愿。

**博纳：**

法老说：「在我们完成一天的工作之后，我们把意识转化到较高次元，以便从永恒、神圣的本源汲取新的生命能量。」这就像我们每天晚上在光中静坐一样，

在那时刻，我们与永恒神圣本源连接，并汲取新的生命能量。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晚上睡觉前静心，并有意识地在光中进入睡眠，第二天早上起来，精神状态要比在前一晚上看一些乱七八糟的电视或书籍要好许多了。

**蒂娜：**

我想这是因为你带着什么样的思想与情绪睡觉，你便陷入在那一层面的能量中。还有什么比光的次元的神圣意识的能量更能充实我们呢？

**博纳：**

法老对她说：「你就是你，你的性格决定你的未来及命运。」那种能让自己的小孩做自己，即使知道那样的性格只会引导他走向沉沦，却还能放手让他走下去，并相信在永恒的合一中他们永远在一起。这是另一种境界的无条件的爱。真的不是我们这些凡人做得到的。

**蒂娜：**

因为他知道，一个人的性格将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以及他们的未来，没有人能干预。然而，来自本源的力量，将永远伴随着每一个人，帮助人们走过最艰难的时刻。同时，从她的旅程中，你会明白，一切都只是一场又一场的梦，所有的人都会从梦中醒来。美梦醒来之后，是一场空，如果是恶梦，醒来后会发现自己是安然无恙的。

**博纳：**

看到大祭司与法老对这种「我执」的回应，让我理解到，一个拥有极高智慧的人，不是让他运用这些洞见与力量去改变世间的事情，而是对宇宙本源的运行法则全然的接受。这样的智慧真的深深打动了我。

**蒂娜：**

所以，要做到不批判，必需先具备这样的智慧，否则很难做到不批判。所以我们要透过光来开启内在的智慧。

**博纳：**

法老说：「基于遗传的法则，即使在人类发展史中最黑暗的时期，也有神之子降生地球，引导人们走出黑暗与苦难的时候。他们教导入门者科学、艺术，以

及无形的艺术—精神与灵性。」难怪你一再强调，心灵的成长是一种艺术，而不是僵硬的样板。

蒂娜：

但至高的真理与智慧是永恒不变的，只是如何表达灵性的真理与智慧是一种艺术。

## 廿五、数年的准备期

第二天早上，奶妈陪着我到庙宇的门口。这是我第一次以学生的身份进入庙宇。兴奋之情难以抑制，但我尽我所能地放慢脚步，一来显示我有克制力，二来我要慢慢地享受这种即将入门的喜悦。离开前，奶妈紧紧抱着我，吻着我，我可以感受到母亲的唇也同时经由奶妈而吻我。

普塔霍特普在他的小接待室中接见我。「我亲爱的孩子」他说：「我已向你解释过，入门的意思是觉知较高层面的神性意识。要做到这点，身心上都需要一段时间的准备。一个人必需增强神经系统的力量，才能接收这较高频率，否则可能会因神经系统不能承受这高频的冲击而受伤或死亡。」

「因为要进入神圣的意识层面，需要引导这一层面的频率，经由神经系统进入身体。当一个人出生后，神经系统是依一般人的意识所能承受的灵性力量而发展的。」

「人的意识有时高，有时低，依情绪的状态而定，但都在八度音阶的频率范围内。因为这种起伏的范围不能超过神经系统的弹性限度。如果超过的话，会产生伤害，导致疾病甚至死亡。」

「这股巨大的创造势能对尚未开发较高意识层面的人来说，是一种杀伤力，它会损害中枢神经。」

「因此，由脊椎所散发的生命势能，需要将频率降低到能配合当事人的频率，才能注入身体。」

「入门指的是使你整个存在都能觉知到宇宙生命的能量，即那永恒的创造力，并且不需经由转换，便能直接引导它进入你的神经系统与身体中。要能做到这点，需要先在身体与心识上锻炼出适当的承受力。」

「这表示一个人必需慢慢地，小心地做好唤醒中枢神经系统，并且学会控制

它的准备。」

「开始时，你先从满图塔 Mentuptah 那儿接受身体与精神的训练，他是初级学生的教务长。」

普塔霍特普指着刚才带我进来的学生说：「伊玛 Ima 将为妳?明如何练习最初始的专注练习。」

「当你通过了满图塔以及伊玛所给你的准备阶段的测验时，你便会接受更多的训练，最后你将在我的引导下入门。现在，让伊玛带你到初级学生部门，把刚开始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教给你。在训练期间，如果你要跟我说话，你可以在晚上来见我。愿上帝引导你的每一步伐。」

接受普塔霍特普的祝福，我向他鞠躬之后，便随着伊玛来到初级学生的部门。伊玛把我带到一个小房间，给我一件白袍，一双便鞋，告诉我说这个房间是我的。

换上轻便的衣服走出房间，我便与所有的学生一样了。伊玛把我带到庙宇的花园，那花园极其华丽，一片绿地上种植了许多椰子树，是一个极佳的地方。后面的菜园与果园中，有一些学生在工作。所有学生的穿著都跟我一样，但没有人的年纪像我这么小。

伊玛把我带到教务长满图塔那儿，他有着一双柔和、充满爱的眼睛。他向我解释我需要学习的课程，并告诉我所有的学生都分成不同的小组。所有的小组都在他的带领下，但是个别的小组会有一个高年级的小组长。小组长是即将成为祭司的候选人。

伊玛是我的小组长。他是一个高高瘦瘦但极有精神的年轻人。当他带我进来时，我注意到他那清澈纯净的光芒。他已通过大部份测验，即将入门，成为祭司。他的外形让人感到他不是很男性化，而是中性的人。是那种超越性别的大天使。他天使般的美丽脸庞，显示了极高的智能与凝定的力量。第一次见到他，我就像兄长一样地敬爱他。我很高兴他是我的组长。

伊玛向我介绍其它的学生，这些都是受到内在召唤而选择僧侣生涯的人，但是只有通过所有测验，成为入门者的人，才有资格成为祭司或女祭司。能成为入门者的是极其少数的人，但是，不能成为入门者的人，只要愿意，可以留在庙宇中服务。

通过初级测验的学生，依进展程度逐步深入难度更高的课业。伊玛所带领的

小组，全部是资质优良的学生，我很高兴被分配到这一个纯净的小组中。

每天日出的时候，我们便聚在花园中，开始做集中精神的训练。在做呼吸的同时，有不同的身体功法，并引导我们的意识进入身体不同的部位。经过耐心的，长时期的训练后，我们便能对身体有全面的觉知，掌握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与器官。稳定持久的练习，使身体成为最佳的载体。

身体的训练做完之后，我们进入大厅做心灵意识的训练。这时满图塔会引导我们进入一些梦境，我们必须确切地，像在真实情况中去体验它们。我们会在不同的梦境中，产生不同的情绪状态，我们必须学会在梦中控制情绪。

满图塔会带领我们向下进入地心，向上进入不同的星球，无论是下入地狱，或是上进天堂，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必须保持在当下的时刻中，即使面对最艰难的情境，都要能够实时应对。

然后我们便要以实际状态来学习如何掌握情绪。我们得从最负面的状态，譬如从深沉的沮丧中，逐步走过冷漠与哀伤，然后经由喜悦提升到至高的喜乐中。再下来，我们得学习瞬间转换我们的情绪状态，转换的速度，要能像音乐家演奏时，转换音阶那么快。当我们从最黑暗的沮丧到最高的喜乐我们都能熟悉掌握之后，我们就得练习掌握相对两极的情绪状态。再下去就要学习从一个极端转入相对的另一个极端。譬如把恐惧直接转为自信与勇气。这种练习只能在教师的带领下进行，因为这种练习使我们的神经系统产生张力，容易造成神经系统的疲劳。

我们花了一段很长的时间，透过梦境的协助，才能鲜明地体验如果确实发生在我们生活中，会有什么样的情绪状态。我们以更长的时间，才全面体验到由最低到最高的情绪状态。

只有当我们能够在练习之后，使自己的神经系统得到完整的休息时，我们才被允许练习瞬间转换相对情绪的课业。

这些练习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完全独立，不被外在环境与内在情绪所困扰，这使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选择自己的情绪，并保持沉着。我们得不断地练习处在当下，以及保持内在的觉知。

人们总是认为他们的情绪是因为别人而产生的。所以我们先以这种训练，来学习控制由外在因素所导致的情绪。一段长时间的练习之后，我们便学会不让自己的情绪受外在现象所影响。

有时同一件事，会使某些人爆笑或生气，另一些人却无动于衷。这使我们发现，任何意识状态都是由自己的内在产生的。下一步便是体验没有外在理由的情绪。最后，学生必需学会凡事保持沉着，遇到任何事都能泰然自若。这种练习使我们知道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是我们自己投射在时间与空间的短暂之梦，我们只需要从中汲取经验即可。

但这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练习，才能具备这种能力。我们必须随时警觉自己的思想、意识，分析自己的思想感受，以便了解内在自我在什么层面上。这些不是一两天的学习便可以做到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练习保持思想的集中与凝定。这个课题，由伊玛负责指导我。

一天，团体共修结束后，伊玛把我带到花园的角落，告诉我说，集中思想的意思，是不让思想漫无边际地飞驰。我必须使自己集中在一个特定的事物上。练习时，我必须把思想集中在一个点上，要向内投注，而不是向外分散。

伊玛要我用一句话来练习。如果我能集中在这一句话上，就去告诉他，然后他便离开了。

那句话是：「我永远是创造神圣的显像世界。」我坐下来重复地念着，一次，两次，十次，一百次，什么也不想地念着。一小时之后，我跑去跟伊玛说：「我无法专注在这一句话上，那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呢？」伊玛问。

「因为我不可能专注在一个点上，我只要念到下个字，注意力便一起到下一个字去，因此不可能专注在一个点上。」

伊玛专心地听着，然后很高兴地说：「你练习的方式是正确的，这使你发现每个字的抵抗力使你无法将它们集中成为一个点。再下去你就集中在单一的字母上。譬如集中在『O』这个字母上。」我集中在这个『O』字上，什么也不想，直到我又有了新的发现。我去找他时，笑着跟他说：「我无法练下去。」

「为什么呢？」

「那个『O』字突然变成一个长长的隧道，使我不断地往前走，这也不是凝定啊！」

「很好，那表示你进入四度空间。现在再回头用那句话来练习。」

「我要怎么练呢？」

「你说你该怎么练呢？」

「我想了一会儿说，文字是思想的物质显像，但它像衣服一样，遮盖了意思的本身。如果我要进入它的核心，我就要集中在它的意思上，而不是字的表相上。所以我要集中在它的内涵上，而不是在文字形象上。对吗？」

伊玛笑着说：「你先试试看吧。」

一小时后，我回去找他，他正好结束与另一个学生的讨论。「怎么样？」他问我。

「伊玛，好奇怪，当我集中在它意思上时，我无法思想，我的专注力从头脑进入心，因此无法再想，只有感觉与体验，我变成意思本身，这时那句话变成：我是神圣的显像。」

伊玛带着喜悦的笑容看着我说：「你练习得很好。你已发现，专注不可能是永久性的不变状态，而是在你所投射的世界与你的存在之间转化。当你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些思想或某些事情上时，你无法停留在事情上，因为专注把你带回你自己身上，因此你就变成你所专注的事物本身。你从专注的思想变成如是存在的状态，思想完全停止时，思想者就变成他所想的事物。去思考一件事，意思是经由头脑的智力，把思想向外投射，就像照镜子一般，你是从镜子的表面去看你自己。经由专注，我们把对外的投射收回来，思想者就变成所思之事物本身。被创造的事物与创造者本身融合为一。」

「继续练习，你将会有更清楚的领悟。你喜欢坐在椰树下，你就在这里做新的练习。」伊玛说完便离开了。

我一直坐到傍晚，奶妈来接我时才离开。第二天早上，团体共修结束后，我又坐到椰树下。

当我开始练习时，各种烦杂琐碎的念头一直在干扰我。我甚至想起侍卫官粗鲁无礼的态度，感到很气愤。但我驱开这些无谓的思想，继续把心思想集中在椰子树上。

渐渐地杂念少了，念头起来时，就像行人般地又消失了，我一直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思想，但已不受干扰。一心想着椰子树。逐渐地，椰子树充满了我整个

存在。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除了椰子树之外，我什么也不想，突然有一天，我在一个瞬间，突然感到我就是椰子树，那种感觉是无法解释的，我不知道我在那种感觉中有多久，只知道有一种力量把我带回到自己的意识里，我发现伊玛正站在我面前。他坐在离我不远处的草地上，耐心地等着我回到我的意识中。我想说话，但一时说不出来，感觉说话是多余的。

当我回到正常的状态时，我说：「OH，伊码，我变成椰子树了。我发现我与椰子树一直都是一体的。」

伊玛天使般的脸点点头，带着喜悦的微笑说：「你进步得真快，你的进展比一般人都快，我很为你高兴。如果你像这样快速地通过所有准备期的测验，你将很快地就可以入门了。」

我欢喜地看着他焕发着力量的纯净的脸，只要有他在的地方，空气也随之变得更为纯净。

当天晚上，上床之后，奶奶问我说：「你每天在庙宇中做什么呢？」

「做练习」

「什么样的练习？」

我很严肃地告诉她说：「我今天练习专注在椰子树上，然后我发现我就是椰子树。」

奶奶吃惊地看着我说：「什么，你变成椰子树？」

「是的，现在让我安静睡觉。」

奶奶笑得在地上打滚，「哈哈哈！你变成椰子树？那你不是一个女孩子了？」

我从床上坐起来，感到我的尊严被冒犯，我以命令的口气对他说：「请你要认清楚，我已不是一个女孩，我是代表皇后的法老之妻，如果你要嘲笑我的练习，我就不再告诉你任何东西了。」

这时奶奶开始一边哭泣一边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入门是很危险的事吗？现在他们把你变成椰子树了，如果法老知道你说话变成这么奇怪就好了。」奶奶带

着一脸的忧愁离开房间。我懊恼地坐在那里，我实在不应该跟奶奶谈这种深层的，神圣的经验。

第二天，普塔霍特普要我去见他。我进入他的小接待室。他那深邃的眼睛，知道一切事。

「过来，孩子」他笑着对我说。

我很安心地走近他，他牵着我的手，微笑地问：「你知道你下一个课题是什么吗？」

「我知道。」

「是什么？」

「保持沉默」。尽管知道我做错事了，我仍笑着回答他，因为我知道他不会责备我，我们彼此都很了解对方。当我对奶奶说一些她无法了解的事时，我并没有恶意。看着普塔霍特普，我知道他看到我的每一个缺点，但他也知道，我已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学会保持必要的沉默。

他摸摸我的头，我向他鞠躬，退出房间。

然而，那之后不知有多少次，我得站在他面前忏悔我不经大脑说话的习惯，这种以说话来表达的基本欲望是人类的本性。不过，我仍然努力学习控制自己说话的习惯，慢慢地我养成每当我要说话时，先听自己的内在，确定自己所说的是适当的。

最后，我终于能够做到除非必要，不多说话。从中我理解到，在我之内，有两个存在，一个是喜欢喋喋不休，为了表达自己，或引起注意而控制不了自己的我，另一个是具有较高意识的我，试着控制着那个较低的个性自我，告诉他什么时候可以说什么样的话，什么时候要保持沉默。但最难做到的是，倾听这较高自我的声音并遵照它的指示。

那段时间伊玛继续带领我做专注的练习。一天，他对我解释道：

「如果你在练习专注时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它有三个阶段，那就是思想，情绪与灵性。」

「所有的专注从思想开始，你把思想引到你要专注的事物上，因为你要知道

自己所思考的事。然后你会从中产生情绪，然后，就是第三阶段，你的心灵与之融合。」

「有些人只停留在第一阶段，因此他们整天谈论爱与至善，但无法成为爱。有些人不谈论它，但他的言行都是出自爱与至善，因为他本身就融合了爱与至善。再下来就是专注在自己身上，这是最难的部份。现在，你首先思考自己是谁，然后感受自己是谁，最后你必须成为你真正的自己。」

「因为，当你投生地球的时候，你脱离了真实的自我，进入思想与感觉中。因此到目前为止，你只能思考并感觉自己是谁，但是你无法成为真正的自己。」

「看看你周围的人，你会发现他们都不是真实的自我。相反地，他们与思想、感觉以及自己在地球上的角色认同。扮演着他们要别人认定他们的角色。一个人只是较高自我的载体，但大部分的人执着在角色的面具上，无法从中解脱。真实自我是真正的主人，较低自我是他的仆人。但人之子因与自己的面具认同，让仆人成为主人，因此与他们的真实自我分离。他们把较高自我放逐到深沉的潜意识中，是头脑的思想导致这种分裂。然而透过专注的练习，以及向较高自我觉醒的渴望，思想可以成为走出这种分裂，回到真实自我的工具。」

「过去你练习专注的方法是把焦点集中在不同的事情上。从现在起，你唯一要做的是专注在自己上，你必须要走过专注的三个阶段，直到你与真实自我融合，直到你就是你真实的自我为止。」

「这种如是存在的状态，无法形容，最多只能以『我是即我是』I am that I am 来解说。但是要注意，只是想自己是什么，或感觉自己是什么是不够的，你必须成为你的真实自我。这就是你练习专注的功课，直到你入门为止。」

从那时候起，我展开了一段漫长的，将自己投入在这两个课题上，一个是保持沉默，一个是成为真实的自我。

### 博纳：

「光的课程」有这么多级次，想必也是要我们如普塔霍特普所说的：「经过耐心的，长时期的训练，使我们对身体有全面的觉知，并掌握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与器官。使身体成为最佳的载体。」然后，跟他们一样，也是要我们学会处理自

己的情绪，但不同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清理与转化，而不是压抑与控制。

**蒂娜：**

在清理与转化之前，还是一样地要像满图塔所要求的，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必须保持在当下的时刻中，都要能选择自己的情绪，保持沉着，实时应对，要做到这点，还是要能先觉知并控制自己的情绪。只是因为我们有了清理与转化的工具与方法，熟练之后，觉知与控制自己情绪所需的时间会逐渐缩短，到最后是瞬间就能转化，所以看起来好像没有觉知与控制这一步，事实上是有的，这是共同的基础，只是我们直接以清理与转化来取代压抑。

**博纳：**

我的另一个感觉是，走在「光的课程」中，虽然我没有经历那种在庙宇中修行的严格训练，但习修到行星的较高级次以后，我自然而然地，比较不受外在现象所影响了。我想这便是长时期地在光中练习觉知与转化的结果。

**蒂娜：**

没错，我想这是在光所带给我们的潜移默化的结果。普塔霍特普说：「有时同一件事，会使某些人爆笑或生气，另一些人却无动于衷。这使我们发现，任何意识状态都是由自己的内在产生的。因此，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是我们自己投射在时间与空间的短暂之梦，我们只需要从中汲取经验即可。」这一至理铭言，使我对自己的人生，得以有更多的接纳与包容，从而获得内心的宁静。

**博纳：**

然而，他也说：「要具备这种能力，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练习，我们必须随时警觉自己的思想、意识，分析自己的思想感受，以便了解内在自我在什么层面上。这些不是一两天的学习便可以做到的。」这使我很感谢 Toni 在过去三十年的岁月中，为我们传递这一套可以在入世的日常生活中长期修持的课程。

**蒂娜：**

再长的课程也有告一段落的时候。然而，只要我们未能与真实自我融合，表示我们还没有毕业。

**博纳：**

那怎么办？

**蒂娜：**

你可以寻找其它的法门，有了「光的课程」的基础，你可以触类旁通，因此你的学习会很快。但我发现，在「光的课程」这一途径上，同样的级次，同样的教材，每一次重新走过，都会让我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对真理也有更深的领会，我可以感到自己的身体也随之有更大的转变。因此，我想重新复习也是一个办法吧。

**博纳：**

是的，每次我因带课而跟着学生一起重新去习修它时，我会发现许多原本没有看到或理解的地方。现在晓得为什么有些修行人会终其一生，专修一部经典，一念再念了。

**蒂娜：**

它当然有其中的道理。但是要小心，不要变成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喔！在我们这阶段，最重要的是，要像她那样，把目标放在「学习保持沉默」，「成为真实自我」的两个课题上。

**博纳：**

对于瞬间转换情绪的练习，我知道许多治疗团体会运用这方式来帮助内在情绪的释放。但是我发觉这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就我个人的经验是，结束之后，虽然某些层面是放松了，但整个人都瘫痪了。

**蒂娜：**

这也正是为何瞬间转换情绪的练习需要有人带领，做正确的指导。「光的课程」没有这种刻意的练习，整个课程是顺着我们生命旅程的经历，引导我们透过清理与净化，以正确的思想理念去走过某些低谷。

**博纳：**

是的，在「光的课程」的途径上，我们的学习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不过，这途径不像传统的途径，既没有驻世的大师让我们瞻仰，也没有严格的规矩让我们遵守，而是要我们独自去达到不被外在环境与内在情绪所困扰，就觉得缺

少了点什么。

**蒂娜：**

我们确实是没有驻世的大师，但我们有许多像你这样的传教士，或者说善知识，提供我们一些知识与经验。每个人更有内在的导师与天使圣团的上师们的支待，这巨大的团队，二十四小时等着我们呼唤，他们随时以较高的能量为我们洗礼，以至高的真理与智慧引导着我们啊。

**博纳：**

「光的课程」跟普塔霍特普都一样地教导我们说，我们要能觉知自己有什么样的思想感受，然后从中净化与调整。但是，也有教导说不要去关注那些情绪感受，因为那只是小我的妄作，到底那一个才是对的呢？

**蒂娜：**

两者并不矛盾，我们得先了解自己的心意识，随时审视自己对事情的情绪反应与起心动念，如果发现那是较低自我的妄作，就笑一笑把它放下，不赋予它能量或与它共振。但是，如果发现小我已占上风，你快要被它所淹没时，便要运用光的能量、祈祷、肯定语等工具来扭转乾坤了。

**博纳：**

依玛对她说：「经由专注，我们把对外的投射收回来，思想者就变成所思之事物本身。」我曾在红宝石之光时，专注在「治愈」这两个字上面，但不去主导治愈要怎么发生，慢慢地，周围的事物都消失了，就只有「治愈」。

**蒂娜：**

这是随着专注而产生的一种状态，在「光的课程」中，「治愈」是红宝石之光的元素，因此你就进入它的元素中，成为这元素本身。

**博纳：**

上师们不断地告诉我们，要成为光，我想就是要进入每个光的元素中，并与它合一吧。然而，我们要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呢？

**蒂娜：**

这是开悟明心见性的境界，只能由每个人自己去体验，无法用语言来解说。

## 廿六、善恶真知之树

当我进步到比较能保持沉默的艺术时，我又再度来到普塔霍特普之前。他问我说：「在你学习保持沉默的过程中，你只学到沉默的艺术吗？」

「不，父亲，当我挣扎地保持沉默时，我同时得与讲话的欲望奋斗。一旦我能掌握沉默，我同样能掌握讲话。这是因为要保持沉默就不能说话，要说话就不能保持沉默。我发现沉默与讲话是一体两面的东西。」

「没错，」普塔霍特普一边说着，一边站起来引导我到一面由白色的石头所砌成的墙壁，「你在这白色的表层上看到什么呢？」

「什么都没有」我说。

「我能在上面画些什么呢？」

「任何您想要画的。」

「因此，」普塔霍特普说：「在这什么都没有之中，包含了一切事物。在这种情况下，两者形成一个完美的合一。在这合一中，只有那些从合一中分裂出来的事物才能被认知。」

「现在，我用绿色的笔在这上面画一片叶子。这片叶子在我把它画在石头上之前，就已经存在着，只是你无法看到它，因为叶子的阴阳两性仍然在合一的静止状态中。它们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叶子的形态还没有从这万有的空无中分裂出来。当叶子呈现在墙壁上时，它就从万有的空无之中分裂出来，因此你可以看到它。」

「一个要记住的重点是：叶子显现绿色，表示它留在万有中的是与它相对应的颜色，对它来说是红色，它是隐含的阴性化身。」

「你之所以能看到你周围的一切事物，是因为它已从与它相对应的另一半中分裂出来，那一半隐含在看不见的，无形的状态中。」

「有形世界之所以看得见是因为它从合一中分裂出来，然而那含融一切的虚无与万有，仍然保持在它的一体两面之中。也就是说，它已经与我们称之为上帝的绝对合一中分裂出来。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是因为它的阴阳两性已分

裂之故。」

「一个东西只有当它分成两半，一个成为显像的，反映着它隐藏的另一半时，你才能感知它。现在跟我来。」

普塔霍特普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那里有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一尊小雕像，背后仍然是白色的墙壁。他把两盏灯放在雕像的背后，一盏在左边，一盏在右边，这样墙壁上呈现出两个雕像的影子。

普塔霍特普拿起一张透明的红色片子，放在右边那盏灯的前方，我很吃惊地看到右边墙壁上所显现的影子是红色的，而左边是绿色的。

「我的灵魂之父，怎么会这样呢？」我很讶异地问道。

「思考一下，你就会知道答案。」普塔霍特普说。我沉默地集中精神思考着。然后我说：「当红色的光照在墙壁上时，雕像保持红色，因此呈现在这边的墙壁上的影子是红色的。然而，因为雕像挡住了另一盏灯所照出来的光，使得与它对应的绿色则显示在墙壁上的另一边。」

「没错」普塔霍特普说：「你看到两种颜色不能单独存在。同样地，如果不是想讲话，就没有保持沉默这回事。在这世界上，无论你做什么样的事，相对应的另一面就存在无形界里。当你说话时，说话的另一面——沉默——就保持在无形界里。当你保持沉默时，说话的那一面就保持在无形界里。」

「当一座山形成时，与它相应的另一半，必然也会形成一个山谷。没有山谷就不可能有山，没有山就不可能有山谷。没有任何显像的事物可以呈现出来，除非与它对应的另一半同时也存在于隐藏的无形界中。」

「当阳性的一面呈现在有形世界时，阴性的那一面便隐藏在无形界里。反过来也是一样，当阴性的一面呈现时，阳性的那一面便存在于无形界中。两者在永恒中永远是相连的。」

「因此，你所看到的分裂，事实上只是一种现象而已，因为当它分裂时，虽然其中的一半从合一中落下来，但永远不会真正地与它的另一半分开。」

「因此，神圣不可分的合一永远无所不在；即使看似分裂，它仍持续地在每一处活动着，因为阴与阳之间存在着永恒不灭的势能，那就是吸引力。无论在有形世界所呈现的是什么，它阴性与阳性的本质，最终都得回到原本的，神圣的合

一状态。这种状态我们称之为上帝。」

「在我们的世界里，一切受造物，就像一颗树。阳性的部份有好的果子，阴性的部分有坏的果子。但是两种果子都属于同一棵树，都来自同一个体。同样地，善与恶都是从同一个体中分裂出来的，因此万物的本质中，没有善，没有恶，只有神性。由于只有经由分裂，才能达到识别与真知，因此，有形世界必须兼具善与恶的两面。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被辨识，也无法存在。」

「整个受造的世界，就是一颗善恶真知之树。但是，造物主本身没有分裂，没有落下来的一半，永远在完整的合一状态中。受造之物，永远是一个整体中落下来的另一半，与其相对应的另一半，停留在无形界中。这就是为什么你永远无法在受造的世界中找到上帝、造物主，因为上帝没有相对应的另一半可以辨识。你只能成为造物主本身。」

「听着，我的孩子，整个宇宙中只有一个永恒的存在，一个上帝，存在于所有生命中。祂充满整个宇宙。整个宇宙具有生命，因为上帝以祂永恒的生命势能，使万物充满生命活力。因此上帝就像是一颗生命树，赋予受造的有形世界生命。」

「也就是说，祂将自己的生命注入到这颗善恶真知之树的根茎中，因此祂也活在这棵树之中。活在所有受造物中的最深沉处。」

「物质显像的世界有如一颗死亡之树。因此，小女儿，你的身体同时也是死亡之树上的一粒果子，自身没有生命能量。但是生命之树活在你的存在中，因为你同时也是上帝那颗生命之树的一部份。」

「因为你投生到你的身体中，成为有形的存在。你的意识从上帝那儿，从你的真实自我中分裂出来。你从初始神圣的天堂中跌落下来，成为有形体的受造之物。」

「因此，你在地球层面上的一切，只是整个的一半，由善与恶所组成。由于你的意识同时进入你的身体中，你的意识便与你的身体认同。」

「你吃下什么样的果子，你就成为什么。也就说，你汲取什么样的思想意识，你就成为什么样的存在体。因为你是由你所吸收的事物组合而成的。你的意识象征性地吃下善恶真知之树的果子，表示你受到死亡的思想意识所牵制。」

「但是，现在听着我要讲的好消息：你的身体是分裂所产生的结果，它只是由你的真实自我显现出来的一半。另一半依然在未显像的世界里，是你未能觉知

的那一部分。只要你能融合这分裂的两半，你便能回到神圣的合一之中。」

「你无法在身体的层面上体验这种合一。因为你无法使你那隐藏的另一半显现出来，也无法使你的身体隐藏起来，要它们在这种状态结合，只有经由死亡，否则你无法使它合一。」

「然而。你可以在心灵的层面上，体验与你相应的一半的神圣结合。你可以扩展你的意识，直到你全面唤醒你的潜在意识，直到你的意识能体验那看不见的，无形的另一半的自我，从而在你的意识中达到神圣的结合。这样，即使你的身体仍然处在有形的受造世界中，你仍可以运用你的心灵意识，与你的真实自我，即你从中跌落下来的那个自我融合。这样，你便可以在地球上体验上帝的本质--成为上帝。」

「这个为融合而奋斗的动力，存在于所有受造物之内。所有的受造物都在探索着自己的另一半，以便与之再度融合。阳性的形体寻找阴性的形体，反过来也是一样，阴性的形体寻找阳性的形体。这种阴阳互相寻找的动力，就是形成物质的基本势能。」

「事实上，如果没有这种势能，就不可能有任何物质；因为趋使合一的本能，便是促使阴阳相吸的引力，整个世界就是建立在这种想要与神圣源头合一的欲望上。这种驱策力本身即是形成显像世界的力量，大自然运用它，将它注入在身体中，成为性本能的要素。」

「所有的受造物，因受到本能的驱使，不断地向外探索与它相对应的另一半，但是，它永远无法在任何受造的世界中，找到这种合一，因为它的另一半不在他自身之外，相反地，它在未显像的世界中，不曾与自己分开过。」

「以你为例，我的小女儿，你现在所能意识的你，同时也包含了相对应的另一半的你，即使你未能意识到它，它仍然属于你。但是，你无法从外在去寻找你另外的那一半，譬如你无法在一个男人的身体或血液中找到你的另一半。你只能在你的真实自我中与它融合。当你的意识融合了你自我中的两半，你便找到回到你永恒自我的路，你便与上帝再次合一。」

「经由这种意识的融合，在物质显像中的那个你的一切渴望便会停止。因为那个你找到了与自己相对应的另一半，因此，你身体中对性的欲望也会就此停止。你便能在物质世界中体验神圣状态的完整，不朽与圆满。」

「当你向真实的内在自我觉醒的同时，你也存在于所有的受造物之中。你将达到与整个宇宙，与上帝融合的境界。这表示你将再次吃下生命之树的果。那时你便能从果，回到因的世界，从短暂进入永恒，从受造回到创造。从死亡进入生命。也就是说，你将在永恒的存在中复苏。这就是入门。」

普塔霍特普停止说话。但我从他那深邃的眼睛中，看到那永恒的合一，无尽的喜悦、宁静与和平从他的眼睛焕发出来进入我的灵魂。从他的眼光，我看到真理的显现。接受他的祝福后，我便离开。

**博纳：**

这一篇第一次看时觉得很深奥，看得我头昏脑涨，但我知道它很清楚地诠释了上帝、佛的境界、老子的道，因此我一读再读，经过一段时间又回头反复读它，终于看出普塔霍特普言中之端倪。

**蒂娜：**

是的，这篇的道理只能每个人依自己所能理解的程度，慢慢去体会，我们建议读者，如果觉得枯燥，就放下它，并不会影响她的灵魂旅程所带给我们的震撼与领悟。

**博纳：**

经历心灵成长之路的女性就能够明白「你无法在一个男人的身体或血液中找到另一半，你只能在你的真实自我中与它融合……。」本文中对于与内在自我合一的过程真是讲很清楚。

**蒂娜：**

但是，这种头脑的理解并不能取代经验，再往下看，你就会理解为什么我们对所有人的所有经验，都不能批判，因为每个人都有许多除了头脑的理解之外，还需要确实地去体验的经历。

**博纳：**

「你吃下什么样的果子，你就成为什么。也就说，你汲取什么样的思想意识，你就成为什么样的存在体。因为你是由你所吸收的事物组合而成的。」有如洪亮的钟声，提醒我如果不能转化负面的人事物，就要避开。

**蒂娜：**

是的，对那些老是以负面的眼光来看别人的人，我如果不能劝他们从较高的爱来理解别人，就得远离他们。也因此我很少看电影或电视，除非它们在表达一种较高的意境。

**博纳：**

普塔霍特普对性本能的解释，使我对人类性本能的本质，有着比较清楚的了解。如果说人类性本能来自大自然的势能，当我们无力抵挡这股势能，便会成为性的欲望，达到大自然繁衍的目的。但如果我们了解它，是否就能运用这股势能，来达到内在的合一呢？

**蒂娜：**

当你习修光的课程，从第二级次开始，便进入海底轮赤红色之光的运作。赤红色之光的能量，会以极为细密的元素，转化我们因受到生物性较低频率的影响，所产生的对性本能的扭曲，并运用这股势能成为一个表达至高形式的存在。然而，爱瑟瑞尔在他的讯息中也告诉我们：「要突破由过去经验所产生的因果行为模式，达到内外在都进入和谐的境界，需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因此，光的能量的运作，可以帮助我们达到合一，但前题是要有恒心、耐心、信心与毅力让自己达到平衡与和谐。

**博纳：**

在头脑的层面，我可以理解普塔霍特普所诠释的与真实自我合一的内涵。但他所说的「直到你全面唤醒你的潜在意识，直到你的意识能体验那看不见的，无形的另一半的自我，从而在你的意识中达到神圣的结合。」令我困惑，我们怎么辨识那些是来自潜意识的无形的另一半自我呢？

**蒂娜：**

这种认知是一种如人饮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言语道断的境界。当一个人成就了自性的圆满，达到明心见性的时候，便自然能了悟。这是自古以来许多人放下一切，不惜一切在追求的开悟的境界。

**博纳：**

普塔霍特普说：「有形世界必须兼具善与恶的两面。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

被辨识，也无法存在。」这种说法让人感到沮丧，但又无法否认它是个事实。

**蒂娜：**

在有形世界，善恶两面兼而有之是一个事实，但不要忘了，对真实自我或灵魂自我来说，有形世界是一个梦的世界，它本身就不真实。所以作者在经历了三千年的梦幻旅程后，门徒问她说：『母亲，请告诉我，你是如何达到这样的进展？你生来就如此吗？』她只回答说：『「我」何曾真正出生过呢？灵魂是完美的，没有进展这一说。只是受造的个体自我，必须发展到可以呈现完美较高自我的频率。每个人都必须走过这样的过程，我也不例外。』

**博纳：**

那我就不应沮丧，而是要以喜悦来看待自己灵魂旅程中的每一事物了。

## 廿七、十二个相互对应的特质

第二天傍晚，我又站在普塔霍特普的面前。

「再下来你要学习与练习的是十二个相互对应的特质。这些将是你入门测试的一部份。因此谨慎地听着：就像保持沉默与讲话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另外十一个相对应的特质也是你要学习控制的。」

「从现在起，你将早上在庙宇中，过了中午便回到宫中。你要尽可能地处在人群中，因为在庙宇中要做到这些，比起在宫廷里要容易许多。在这里，你生活在与你相同的人之中，都是渴望达到神圣合一的学生，以及已活在与圣神合一的祭司、女祭司们。」

「但是，在世俗生活中，你会受到各式各样的挑战与诱惑。你的周围会有一些人，不仅他们自身是身体的奴隶，他们也试着要影响你。处在这些人群中，堕落的危险性比在庙宇中更大。因此，如果你能在世俗生活中掌握这些特质，你将能通过入门的测试。」

「这十二个对应的特质是：

保持沉默 vs 讲话

接纳 vs 不受影响

服从 vs 掌管

谦卑 vs 自信

当机立断 vs 慎重

接受一切事物 vs 具有辨识力

战斗能力 vs 和平

谨慎 vs 勇气

不执着任何事物 vs 掌握一切事物

不牵绊 vs 忠诚

视死如归 vs 重视生命

爱 vs 超然的爱」

「由于受身体所控制，自私自利的人，即将统治地球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但是，你已经知道负面势能显现的同时，正面的力量也同时存在于隐形的状态中。在地球进入黑暗时代的期间，展现神圣法则的神之子，将逐渐离开地球，退到未显像的灵性世界中。然而，他们将持续帮助人类意识进展的工作，他们将成为人类的潜在意识，经由已成熟，渴望回归的灵魂来显现。」

「未来的几千年，地球上那些妄自尊大、及贪婪与堕落的人群，将陷入在越来越痛苦的挣扎中。然而，在那几千年之中，在神之子从灵性层面的引导下，极权、贪婪、虚荣、嫉妒、复仇、憎恨等动物性的特性，又将逐渐从地球上消失。回到良善的、美好的真理中。」

「就像其它星球那样，地球也是在较高灵性力量的引导中。这力量经由神之子以适合每一时代的人类的方式展现出来。它将经由一群进展已等同神之子的入门者来实现。」

「他们都是神圣计划的工作伙伴。与在灵性界的神之子，一起把地球从黑暗、孤立、物质性以及残暴的势能中拯救出来。每一个入门者在这计划中都有一份使命，既然你即将入门，表示你也是这神圣计划中的一份子。」

「要成为这神圣计划的工作伙伴，一个人必须具备全面掌握这十二个相互对

应的特质的能力。你也是一样，因此在你的入门测试中，你必须要能通过它们。现在，我逐一解说它」：

### 1.保持沉默 vs 讲话

「掌握这些特质的意思是，将它们运用在适当的时间与地点上。同样的特质，展现在正确的时间与地点上，便是神圣的，展现在错误的时间与地点上，便是罪恶的。」

「这是因为上帝只创造良善美好与真理。没有不良的特质或邪恶的势能，只有错误使用这些特质与势能的人。」

「我们已经讨论过在正确的时间与地点保持沉默与说话。在我们应该保持沉默的时候沉默，是神圣完美的。但是，在我们必须说话的时候，保持沉默，譬如我们可能因几句话便可以挽救一个人时，却保持沉默就变成邪恶。在错误的时间与地点说话，它就变成喋喋不休与闲话。」

### 2.接纳 vs 不受影响

「如果我们向美丽、良善与真理打开并迎接它，让上帝的意愿经由我们而运作，那么它是神圣的。但是如果妳迎合某些事物，是因为你无力抵挡外来的诱惑与影响，那么它就会成为灾难。」

### 3.服从 vs 掌管

「神圣计划的工作伙伴的任务是：绝对服从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经由你以及其它人而运作。如果你仔细检查，你会知道它是否符合你内心深处的信念。如果是上帝的旨意，你就必须服从。相反地，为了恐惧、利益而服从那些要我们做出违反自己信念的人，那是邪恶。」

「掌管的意思是把较高的意志力传递给那些无知与懦弱的人，以爱的力量，引导他们走向康乐，但不破坏他们的自由意志。一个没有爱，自私自利、专制、压迫别人的领导人，便是邪恶。」

### 4.谦卑 vs 自信

「面对神圣本源，我们必须谦卑。我们必须了解一切真、善、美的事物都出自造物主，个人是显现神圣事物的载体，如果其中没有神性，这载体便只是一个空壳子。要知道你内在的神性遍及整个宇宙，因此对这神性，你要谦卑。但是你

不能屈从于地球上较低形式的力量。」

「永远不能忘记，你不是以你自己的力量在运作。一切力量来自上帝，一切力量透过你的较高自我在你身上显现。你的真实自我，你内在唯一的永恒实相就是上帝，这就是为什么自信的意思是对你内在心灵的神性有信心，而不对你那个投射在地球上的幻影有信心。当一个人认为他的能力、他的力量是他自己的，而不是来自上帝时，这种自信便成为狂妄自大。」

### 5.当机立断 vs 慎重

「当机立断指的是，在各种可能性中，毫不迟疑地做出选择。机会来时，往往在瞬间便稍纵即逝，迟疑可能使你永远失去机会。」

「以全神贯注，超越自我的心来做决定的当机立断是神圣的。但是，以散漫急迫的心所做的决定，便是魔性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也必须学会细心与谨慎。」

「在你采取行动之前，你必须能控制你的脾气，以极大的耐性做适当的选择。但是如果你小心谨慎到了无法做决定的程度，你就变成优柔寡断。」

### 6.接受一切事物 vs 具有辨识力

「学会接受命运所带给你的一切。你的价值不是以你的外在环境或世俗的荣辱来决定，而是由你所呈现的神性有多少来决定。因此你要能做到不被无知者对你的态度所影响，不为世俗的荣辱所动。学会凡事知足，沉着冷静地接受命运所带给你的一切。」

「如果神圣计划需要你生活在物质匮乏的状态中，你必需将它视为最好的安排。如果你的心不因外在条件而有所不同，便是神圣的。但是，做为神圣代表人，你必须能保护自己不受诽谤或羞辱。不能把接受一切，变成冷漠或怯懦。」

### 7.战斗能力 vs 和平

「全力以赴地运用你的真理之剑铲除错误，以便让神性意识显现在地球上。但不能让你的勇气与积极变成愚蠢的争论。你只能以灵性的武器来护卫，以便将和平带入地球。」

### 8.谨慎 vs 勇气

「在你学习谨慎的同时，你也要知道如何正确地运用这神圣的礼物。谨慎使

你自己与别人不致受到危险的伤害。但是如果是因为恐惧或缺乏信心而不敢行动，你的谨慎便成为怯懦。」

「你必须有坚定、不怕危险的勇气。有向前迈进，面对任何困难，捍卫神圣使命的勇气。但是不能让这勇气把你变成铤而走险的蛮勇或鲁莽。」

### 9.不执着任何事物 vs 掌握一切事物

「你的工作可能让你处在极为富贵的环境中。然而，你必须记住世间的财物，没有一样是真正属于你的，你的资源是上帝依你工作的需要而来的。就像一条运河，水只是经由它提供给需要的人，但水不属于运河本身。你必须将你所拥有的传递出去。水才会源源不断地经由你而流给需要的人。你不需要担心要如何生存。你所需要的一切都会提供给你。无论你是多么地富有，你必须记住，这一切并不真正属于你。但你也不能因此蔑视物质财产，让别人来养活你。物质财产也是上帝的显像创造，尊重物质本身的神圣性，但是要成为它的主人。」

「你必须具备开创使你完成你地球使命所需的物质与财富的能力，也需具有守成的能力，以及掌握它，善用它的智慧。千万记住，只要你活在地球上，你便需要面对你的财务，你不能没有资源，更不能轻视它。否则你便会被它们所掌控，失去自由，无法独立完成你在地球上的任务。但你不能因此而自私自利，贪婪无厌。」

### 10.不牵绊 vs 忠诚

「不要让自己被任何人所牵绊。学会看清每个人的特质，知道他们的特质是神性的、世俗的、还是邪恶的。」

「不要去爱一个特定的人，而是爱那个人的神性，包容世俗中的人，避开邪恶的人。」

「当你的任务需要你离开你最爱的人时，你必需能实时走开。你要记住，那可爱的特质来自上帝本身，而不是来自那个人的躯壳。那个人只是上帝显现一切的载体。你可以在其它人身上看到这种特质的显现。如果你能爱每个人之内的神性，你将不会对任何人产生执着。但是，这种不牵绊不能变成对周围人的冷漠。」

「忠于朋友，爱你的上师及与你一起为神圣计划而工作的伙伴。但认知你所效忠的是他们内在的神性，这样你对他们的忠诚不会变成迷信或盲目的崇拜。」

「你必需能够在群众面前展现你灵性上的天分与能力，让它经由你发挥到极致。以你的肢体，你的眼光，你的演说来说服他们与你一起向上提升。但是不能让这种群众魅力成为满足你的虚荣与炫耀自己才华的工具。当群众为你喝采时，你必须随时谨记人们的热情不是因为你的躯壳，而是因为上帝经由你而呈现。如果你了解这点，当你被指派的任务是不为人所知的角色时，你便不会为之懊恼。这种时候，你必须掩藏你的才能，默默地从事你的工作。但你不能沦为自卑。你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肯定自己做为一个人的尊严与价值。」

## 11.视死如归 vs 重视生命

「你必须坚信没有死亡这件事。当身体不能运作时，你要能抛开它就像你抛开一件破旧的衣服一样。坚信你是生命之树的一部份，因此你的生命是不朽的。这样你便不会因自己的任务具有危险性而退缩。」

「然而，你不能把视死如归变成不尊重、不爱惜自己的生命。重视生命，因为生命是上帝自身的显现。你不可以任意将自己放在危险的状态下。珍惜你的生命及你的身体，活在喜悦中。但是你不能以淫荡做为你的喜悦与欢乐。」

## 12.爱 vs 超然的爱

「最困难的考验就是严酷的爱 cruel love，一种超然的爱。」

「你必需完全放下你个人的观点，你个人的喜好与感觉，学习以没有分别心去爱每一件事，每一个人，就像上帝爱每一件事，每一个人一样。」

「就像太阳以它完美的，不分善、恶、美、丑的光芒普照在大地一样。你必须学会公正，毫无歧视地去爱丑陋就像你爱美丽一样，爱邪恶就像你爱良善一样，爱虚伪就像爱真理一样。」

「至高的爱—圣爱，是完全公平的爱。要知道，美丽如果没有丑陋便无法存在；良善如果没有邪恶便无法存在；真理如果没有虚伪便无法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平等地爱所有事物。美与丑、善与恶，真理与虚假都是我们称之为上帝的化身。」

「当你能坚持地以绝对平等的爱去照耀万事万物时，你便不会让个人的喜恶来影响你。你将能从全方位的角度来看每一事物，当整体社会的利益与某些个人的利益一样重要时，你便能为维护整体社会的利益而漠视某些个人的利益。即使是面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你也公正无私。这种无私必须建立在宇宙圣爱的基础上，

而不是出自个人的好恶。」

「当你最亲近的人，面对极大的危险，如果他们不以正确的态度来面对，你要能做到不以你自身的力量，如以灵力、催眠、魔术力量来帮助他们。」

「宁可让他们承受物质上或肉体上的痛苦，即使是死亡，也不能让他们失去他们的灵魂。就像上帝给予人类自由意志，不涉入个人的私事一样，你也必须让你亲近的人运用他们的自由意志，不以任何方式来迫使他们做违反他们意愿的事。」

「当你要帮助别人时，你必须从灵性进展的角度来考虑，而不是从世俗或物质的角度来考虑。但是，这种神圣的平等必须不能变成冷漠无情，当你能以世间的方式帮助别人时，你不能因冷漠而拒绝。超然的爱，是所有特质中最难的一个，因为你必须放下你个人的感觉，让他们走在自己的轨道上。」

「只有在你能真正实现这十二个相互对应的特质时，你才能清楚听到上帝的声音。即使在你最艰难困苦的时候，你都会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然后，你便不会再犯错误，因为你将成为爱本身，你所做的一切即是爱。你将只需要做你自己，焕发你的光芒，整个宇宙便能以你的光，你的爱，你的力量来运作。」

「你将成为神圣的自我，你的精神与意识，将与上帝本身完全一致。」

「你将从分裂的、有形世界的善恶真知之树，也就是死亡之树，返回永恒的合一。」

「你将再次食用生命之树的果实。你将能把这果实给予走在你后面的人，使所有的人都能回到永恒不朽的生命，回到上帝的国度里。」

上帝的使者啊！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教导。这些教导已铭刻在我的灵魂中，它们已进入我的血液，我的骨髓之中。我发现自从听了这些教诲之后，我与从前的自己已是判若两人。但是，我的功课是实现这一切。

**博纳：**

普塔霍特普说：「在地球进入黑暗时代的期间，展现神圣法则的神之子，将逐渐离开地球，退到未显像的灵性世界中。然而，他们将持续帮助人类意识进展的工作。」这解释了为什么说，当我们进入光的网络与他们共同运作时，天使圣

团的上师们确实是透过光的网络协助我们。

**蒂娜：**

是的，普塔霍特普还说：「届时他们将成为人类的潜在意识，经由已成熟，渴望回归的灵魂来显现。」这使我了解为何上师们总是说：「我们与你们同在」，「我们在你们的内在中」，「我们经由你们的意识而说话」。

**博纳：**

他还说：「就像其它星球那样，地球也是在较高灵性力量的引导中。这力量经由神之予以适合每一时代的人类的方式展现出来。它将经由一群进展已等同神之子的入门者来实现。」我们如何辨识谁是神之子的入门者呢？

**蒂娜：**

我相信这些人置身在各个行业中，虽然他们不一定就是完美的，他们可能还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你可以从他们的言行举止中感受他们的灵性已进展到较高的层面。

**博纳：**

那「十二个相互对应的特质」的学问可大了，我知道它们确实是我们所有人的生命课题。但是，它是那么地微细，使我常常要面临许多疑惑，譬如普塔霍特普前一句才说：「当你要帮助别人时，你必须从灵性进展的角度来考虑，而不是从世俗或物质的角度来考虑。」后一句却又说：「当你能以世间的方式帮助别人时，不能因冷漠而拒绝。」所以我们面对一个乞丐时，到底要如何反应？

**蒂娜：**

这也是我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普塔霍特普说：「超然的爱，是所有特质中最难的一个，因为你必须放下你个人的感觉，让他们走在自己的轨道上。」在放下个人的感觉与不漠然以待之间，就得从无数的经验中，不断地去学习，至今我仍然无法拿捏自如，也尚未能适当掌握呢。

**博纳：**

第八条，谨慎 vs 勇气，普塔霍特普说：「只要你活在地球上，你便需要面对你的财务，你不能没有资源，更不能轻视它；但你不能因此而自私自利，贪婪无

厌。」这也是很大的考验，因为我们一不小心，就很容易以：「必须具备开创完成地球使命所需的物质与财富」，或以「实现某种理想」为冠冕堂皇的理由，陷入贪婪无厌。

**蒂娜：**

我想完善这十二个课题是我们一再投生地球的主要原因，其中拿捏的尺度在于个人的经验与领悟，我们无法一点一滴地用语言去界定它。但我相信，我们越是能开启我们的内在之光与智慧，我们便越能快速地完善这些课题。最终我们还是得回到觉知自己内在的起心动念，而在事情外在的表面现象。这种学习与完善，只有每个人自己去领悟，去实现。因此，我觉得最根本的帮助别人的方式就是向内在的自性之光觉醒。

**博纳：**

是的，当我第一次看完十二个互相对应的特质时，很自然的想要以自己的思维去辨识当中的差异。但是读完大祭司的教导之后，才深深的明白如何从较高的视野来看待这一切。这些教导完全指出物质世界运行的最高准则。明白之后，剩下的就是不断的练习，别无他法！

**蒂娜：**

对这十二个相互对应的法则，我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地以心去领悟它的含义，在生活的实践中体验与学习，不能用脑意识在文字上做思考。

**博纳：**

这十二个相互对应的法则，确实可以帮助我们以至高的观点来识别世间的事。

我发现当我专注其中，我的心进入那些特质的时，我突然看到里面包含了男性的特质与女性的特质。再继续进入这些特质时，我明白了当中所蕴含的阴阳两极。这就是所谓的阴阳相生相应的法则啊！以前我以为相互对应的特质可能是表示相反的特质，所以陷入了二元对立的两难中。但是，当我理解阴阳对应的道理时，才发觉这之中没有对立，只有平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中道。

难怪这会是入门的测试，真的有他的道理。

**蒂娜：**

哇！你能有这样的领悟，令我赞叹不已。

## 廿八、狮子

第二天，是一个大庆典的日子。像往常一样，奶妈帮我穿上华丽的衣服。侍卫长鲁卡哈带着两个人捧着华丽的金项圈，由宫廷女官帮我戴上。再慎重地帮我戴上头冠手镯与脚镯。我像雕像般地静止不动，虽然我表现得很庄严，心理却很想把鲁卡哈的胡子揪下来，因为他又以那种鲁莽的眼光看着我，使我很不舒服。鲁卡哈也有神之子的血统，非常聪明，他向我鞠躬的态度，不像一个大臣对皇后，而是更像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带着贪婪的眼光，真是厚颜无耻的家伙！

但我想起普塔霍特普所说的：「所有具有生命的受造物，都渴望神圣的合一。雄性向雌性寻求；雌性向雄性寻求，这是使两性产生性欲望，从而互相吸引的因素。」

这使我理解鲁卡哈的行为，是因为这种大自然力量的缘故，而使他被我所吸引。不可否认地，虽然令人讨厌，但多多少少也满足了我的虚荣心。装扮好之后，宫廷女官与鲁卡哈陪着我来到法老之前。父亲穿上礼袍的英姿，真是有如上帝的化身。我们走出宫殿，踏上套着狮子的四轮车（chariots）。今天要为一些新近完工的建筑物举行落成典礼。

我与父亲一起踏上四轮车，父亲从侍者手上接了缰绳，车子先是缓缓移动，然后就开始飞驰。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带我坐这种由狮子拉的四轮车。我站在他背后，他教我如何以弹性来保持平衡。我必须学会让整个身体放松，以便身体能随着车子的晃动而摆动。走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时，我必须用脚尖站着，随着车子摇动。刚开始我总是站不稳，我吓得揪着父亲的衣袍不放，父亲总是开怀大笑，并以无比的耐心一次次地教我如何站稳。最后我终于学会如何稳稳地站在车上，当车子飞驰时，那感觉真是美妙极了。狮子们也喜欢出来跑动，他们跟我们一起喜悦地欢笑着。

十五岁时，父亲开始教我如何驾驭狮子。能控制这庄严美丽巨大动物，是何等愉快的事。他们非常敏锐，对我极其轻微的意愿，都能实时做出反应，我连缰绳都不需要拉。但是父亲不让我单独驾驭它们，因为狮子是非常独立的动物，只有入门者才能真正控制它们。

到达目的地后，令人厌烦的典礼就开始了。我最不喜欢这种千篇一律的庆典，拥挤的人群、官员、冗长的过程中要静止不动地坐着，直到典礼结束为止。然后

我得友善地问候官员们，尽管我知道在他们谦卑、阿谀、奉承的背后，满脑子想的是如何升官发财。

你很难在这些贪婪与虚荣的伪君子中找出一两个正直与忠诚的大臣。其中有一个焕发着金色的灿烂光芒的大臣，我低声地问父亲那个人是谁。父亲低声地回答我说：「他的名字是提斯塔（Thiss-Tha），是最近才用的人，他的人品非常好，我准备把他升为指挥官。」

庆典除了庆祝的目的与地点不同之外，仪式都是相同的。有时是为了新厦落成；有时是欢迎长途跋涉，远赴国外交流或贸易归来的团队；再来就是丰收的时候，或庙宇中的各种仪式。我不喜欢这些庆典的理由是，大部份的人根本不理解这些庆典的真正意义。他们不理解上帝的真实含义，只知道崇拜代表上帝的象征。不过，再怎么无聊与冗长的典礼，最终都会结束。从法律上来说，我是合法的继承人，但我不想法老那样，我对政务一点兴趣也没有。父亲也没有训练我成为法老的意思。父亲与普塔霍特普都能同时看到过去、现在与未来。我也开始有一点这方面的能力。但是我只能看到自己一小部份的未来，但当我要看整体的未来时，我所看到的，总是看到一层层浓浓的厚雾，遮蔽了一切景象。但父亲知道我的未来，也由于他从未训练我有关政务的事，我预感我不会成为法老。但我不担心，因为我宁愿成为庙宇中的一名女祭司。但奇怪的是，我也没看到自己成为庙宇中的一名女祭司，我只看到浓浓的厚雾。

每次典礼结束后的第二天，我总是很高兴能再度回到庙宇中。那纯净的能量与气氛，总是令我感到非常舒服。

博纳：

看到她说，一般人们「不理解上帝的真实含义，只知道崇拜代表上帝的象征」令我会心一笑。

蒂娜：

我知道至今大部份的人要不是否认上帝的存在，就是只崇拜代表上帝的象征，但这也是人类进展的过程之一。

博纳：

这也是为什么我如此渴望能把较高的智慧与真理传递给更多的人理解，我相信这样可以加速人类的进展。

蒂娜：

我也是希望透过较高思想意识的传递，使更多的人得以停止痛苦的因果循环。

## 廿九、心灵感应的训练

一天，普塔霍特普捎来信息要我当天晚上去见他。当我站在他面前时，他说：「你已通过了准备期的测验，目前为止，你成功地过关了，现在你可以试着建立以心灵感应的方式与别人取得联系的能力。你会发现开始时，在太阳下山后练习，效果会好一些。这是因为阳光有刺激神经系统与腺体的作用，这有助于物质层面的显现，使你的意识落实在物质层面上。但它对灵性层面有相反的作用。」

「日落后，这些作用停止了，你的意识便可以脱离中枢神经，退到灵性层面。日落后，具有生命的受造物开始入睡。入睡的意思是灵性意识从身体退出，进入灵性层面。由于大部份的人无法进入灵性的深层面，他们便失去意识而入睡。」

「经由练习，一个人的神经系统有一定的承受力时，他们的意识可以在清醒的状态中进入最深层面。这时，白天保持在静止状态下的中枢神经与脑神经，便开始接收并传导灵性自我的频率。」

「这时，你便可以与在不同地方的人联系，这就是心灵感应。初学者在太阳下山后练习会比较容易些，这样他便不会受到太阳阻力的影响，等到他的能力开发出来之后，他便可以随时运用心灵感应。在这种练习中，就像任何专注的练习一样，把注意力放在一个单一的思想上。把你的思想专注在某一个你想联系的人身上，运用心灵的力量来传达你所要?的。」

「闭上眼睛，观想你想要联系的人，以你的心灵之眼看着他们的脸，他们的身体，想象你与他们在一起，直到你确实感到他的手就是你的手，你的身体就是他的身体，当你与你所想要联系的人完全一致时，清晰地、专注地想着你所要传递的思想。想着你自己就是你所想要联系的人，这个在你之内的人正想着你所想的事。」

「这样的练习有三个步骤：第一步骤是，练习时与你所要沟通的人在一起，感觉那个人也试着接收你的思想。第二步骤是，与你要沟通，但不在同一个地方的人预先约定好，练习远距离的信息传递。最后，你将能在对方事先不知道的情

况下，以心灵感应传递信息。这是你要传递信息的部份。你还得练习接收与理解信息的部份。这个部份也有三个步骤。」

「首先你要放空自己，试着接收。然后与要传递信息给你的人，事先约定好时间，练习远距离的接收。最后你将能在任何时候，在预先不知道什么人或什么时间要传递信息给你的情况下接收信息。」

「不久，你便与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实时接收或传递信息。无论你在做什么，你都可以感到某个人要与你联系，你将在你的内在听到他的声音。最后，你不仅可以听到那个人的声音，你还能看到你所要联系的人的形象、脸庞与眼睛，清楚地呈现在你眼前，就像你在梦中所见到的景象那样。当你具备了这样的能力时，你便不会感到自己被身体所困，你将能享有灵性上的自由。」

「开始练习时，你会发现夜晚时更容易一些，这是因为大部份人的中枢神经尚在未启动或未开发的状态中，你要费很大的力量，才能使他们接收到你的信息。但是，当他们睡觉时，你比较容易使他们在梦中得到你的信息。练习后，你便能逐渐理解心灵感应的法则，包括如何知道某人是否在忙碌，以及当你忙碌时，如何隔离别人的干扰。只有初学者才会互相干扰。你先与我练习，然后你就照我教你的方法每天晚上练习。现在，坐到我面前，闭上你的眼睛，试着把你的思想传递给我。」

我坐到他的对面，想象我就是普塔霍特普，感觉自己的手、脚、身体就是他的手、脚与身体。然后以最大的专注力想着：「我是普塔霍特普，站起来摸摸这年轻人的头。」我最喜欢普塔霍特普以他充满美好频率，强而有力的手，放在我头顶时的感觉。几乎是同时，普塔霍特普站起来，把手放在我的头顶上，摸摸我的头。

「很好。」普塔霍特普微笑地说：「我可以收到你讯息，也知道你有很好的专注力。你的狮子将能感受到你要什么。现在让我们反过来看你是否能接收我的讯息。」

普塔霍特普坐下来之后，我便听到他的声音在我心中说道：「一旦你有足够的自我控制力能去掌握十二个相对的特质时，我将把入门前的最后一个秘密教给你。」

我兴奋地张开眼睛问道：「这是说我已接近入门了吗？」

普塔霍特普笑着说：「这表示你能听到我的声音，接收我的信息，只是你的自我控制还是需要再增强一些。」

我跳起来抱着他的颈子，连续吻他的脸颊。普塔霍特普大声地笑着说：「你看看，你的自我控制力有多强啊！你还是无法抵抗灵性合一那股力量的影响。你已体验到我们灵性的融合，这种融合注入你的身体，你的身体便自然地表达出这种融合的喜悦。」

「但是不要忘了，在灵性层面上融合是神圣的，可以做到的。然而，要在物质层面上融合，要从身体的层面去融合，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两个身体无法在同一个空间融合。」

「然而，由于渴望融合，人们就试着以身体去融合，就成为性的行为。大自然利用这种合一的渴望，这种回归天堂的渴望来繁衍后代。」

「但是，由于性爱无法使人达到这种灵性上的合一，它便令人因失望而沮丧。然而，不可能达到的事，就是不可达到。所有受造物在性行为之后，耗尽了能量，却依然沮丧，这是因为灵魂仍然在不满足的状态中。」

「人类对回归天堂那种合一的渴望是永不止息的，大自然便持续利用这无法满足的渴望来繁衍后代。要抗拒大自然这股渴望合一的势能，不进入你的身体是极其困难的。我有足够自我保护的能力去抵挡你令人神魂颠倒的美丽。但是你有可能遇到年轻没有经验的男子，无法抗拒你的拥抱。」普塔霍特普继续笑着说：「不过，现在我说什么都没用！你确实是缺乏应有的经历与体验。」

「我的灵魂之父」我说：「你没对我生气吧？」

普塔霍特普微笑着：「不，不，我的小女儿，我一点也没有生气。只要你只是抱抱我的颈子，一切都不是问题。但是，对别的男人，要非常非常地小心，你的灵性越高，你所焕发的光芒越灿烂，你就越令人无法抗拒。你甚至不需要靠近他们，就已经有无限的吸引力。小心不要使男人跌落深渊。」

「父亲」我吃惊地问道：「你是说我的灵性还不够吗？你知道满图塔对我的学习是非常满意的。我已经很能够控制我的身体，我的中枢神经，我已通过所有的测验了。」

「是的」普塔霍特普说：「从灵性层面来说，你已有了足够的觉知与控制身体的能力。但是，在身体的层面上，你没有足够的觉知力来保护你自己。」

「你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要点，那就是，你的危险不是因为你做不到，而是因为你不一定总是愿意这么去做。你对大自然强烈的势能的自我保护不够谨慎，这对你的中枢神经是极其危险的。当这股势能进入你的身体，你把这未转化的强烈势能引入你较低体系的中枢神经系统，便很可能损毁你较高，较细致的中枢神经。你这么好的载体受到损坏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当你愿意时，你有很好的自我控制的能力，但是，你往往因热忱而不愿控制自己。亲爱的孩子啊，你真的要非常小心、警觉。」

噢！普塔霍特普，我亲爱的上师，你在当时便已看到即将发生在我身上的危险，你是多么地渴望能拯救我。但是，再好的忠告，也无法取代必要的历练，无法把缺乏经验的变成有经验的。我内在所欠缺的平稳，以及自我控制的能力，无可避免地，必须经由痛苦的历练才能回到它原有的平衡。

博纳：

运用心灵感应来传达我们所要说的，是否会变成操控呢？

蒂娜：

这就看你怎么用了。如果你想运用思想的力量去改变别人的自由意志，那么你就是操控，你会很容易陷入那特定的因果中。

博纳：

所以在「光的课程」中，上师们教我们只是把光与爱传递给别人，愿他们与较高的自性灵魂连接，然后就是信任与交托，把他们交给光的智能。如果确实这样做，我们便不会陷入由控制所产生的因果了。

蒂娜：

事实上，普塔霍特普以及法老在当时便已看到即将发生在她身上的危险，是多么地渴望能拯救她。但是，尽管他们拥有巨大的能力，他们都没有运用心灵的力量去阻止或改变她必须经历的旅程。

博纳：

没错，她自己后来也知道，再好的忠告，也无法取代必要的历练，无法把缺乏经验的变成有经验的。

蒂娜：

就如她所说的：「有时我们内在所欠缺的平稳，以及自我控制的能力，无可避免地，必须经由痛苦的历练才能回到它原有的平衡。」

博纳：

所以无论是对自己或对别人所必须经历的，我们只能以爱来支持他们。

蒂娜：

普塔霍特普对她说：「对别的男人，要非常非常地小心，你的灵性越高，你所焕发的光芒越灿烂，你就越令人无法抗拒。你甚至不需要靠近他们，就已经有无限的吸引力。小心不要使男人跌落深渊。」事实上，对男人也是一样喔，无论是男人或女人的小我，都希望自己拥有吸引力，以自己所拥有的吸引力自豪，殊不知，如果滥用上天所赋予的吸引力，也会造成生生世世要了结的因果。你将从她的故事中了解这一点。

博纳：

这太可怕了，以后再也不敢随便逗女孩子玩了。大祭司曾告诉她，「你的危险不是因为你做不到，而是因为你不一定总是愿意这么做。」这是未能觉知小我的意志之故吧。我也常常会陷入这种陷阱之中，心理明明知道该这样做才能平安，但是就是有一股难以抗拒的力量，让自己陷入在小我的圈套，痛苦万分，然后就得费很大力地，很辛苦地挣扎出来。

蒂娜：

我也有这样的时候，也是发现每次都要为之付出很大的代价，不曾侥幸过。最后只得乖乖地听从内在的指引，并臣服于宇宙的神圣法则。

### 三十、未来

我每日审视我的每一个思想、行为、语言。检查自己是否每一时刻，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是否避开邪恶，反映神性的表达。这种审视，让我知道自己还是一个很任性、很固执的凡人。我不知道需要多久，才能做到不被自己的热忱所压倒，不受外在幻象所影响，永远能掌握那流动在自己身体上、精神上与思想上的势能。

在准备入门的期间，我早上在庙宇中学习，结束后，便回到宫廷，与父亲一起四处查看在我们领土内的民情。这种查看，总是令我厌烦，我不是不喜欢与别人相处，只是这些人的行为与思想总是令我无法理解。我

喜欢与我同类的人在一起，但是，一般来说，人之子与神之子世系的人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我们一样都有人类的血统，我们不是纯种的神之子，但是，我们有灵性上的觉知，不像人之子那么地完全是物质性的。他们似乎全然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只是一个灵魂的载体，是可以不受身体意识所束缚，可以不必成为身体欲望的奴隶，我完全不理解他们。

父亲很清楚大部份官员满脑子所想的，只是如何升官发财。但是，父亲与普塔霍特普说，我们的使命是要与他们一起，以便唤醒他们较高的灵性意识。人之子可以为了满足自己玩乐的兴趣，杀害无辜的动物，还沾沾自喜。他们比动物还恶劣，动物是为了维持生命而捕捉其它动物，人类却为了玩乐而杀害它们。但是父亲说，这些人还没有开化，我们不应该以自己的标准来批判他们。

另外，他们之间还互相比较，彼此歧视。只要他们的身体，有那么一丝丝神之子的血统，他们就不停地拿来炫耀，聪明一些的，看不起笨一点的。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体」虽然有那么一点神之子的血统，但他们对自己灵性的部份，仍然毫无觉知。

往往一个只有一个离他们很远的祖先是神之子的人，比起有好几世代是神之子的人更具灵性。他们不知道我可以读出他们的思想与感觉，时常当着我的面撒谎，不知道自己的谎言会在他们的周围形成一层黑色的烟雾，不仅丑陋，还发出恶臭。

我的狮子可以很快地感觉到，由这些谎言所散发出来的臭味，只要这种人一接近他们，他们就站起来，轻蔑地看他们一眼，昂然地走开。但我没有他们这种保护自己的自由。我必须无视于他们的虚伪继续与他们说话。

与父亲单独在一起是最快乐的时候。他在海边有一幢小屋，只要有机会，我们便带着少许的仆人，到那里休息几天。父亲与我都喜爱那一望无际的海，住在那里，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地享受不朽的永恒。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会到海边散步。有时我们会划着小船，远离岸边。浩瀚无垠的海是那么地美丽，海水有时如

镜子般地平静，有时水波轻微地荡漾，有时却是波涛汹涌。但无论是什么，都令人心旷神怡。

一天，坐在海滩上，我问父亲：「人为什么会对灵性真理如此盲目呢？当整个世界落入人之子的掌控中，会是什么样呢？我想着就害怕。」

父亲凝视着海面，最后他说：「是的，正如普塔霍特普告诉你的，地球会走过几千年的艰苦时期。纯种的神之子，在很久以前便离开地球了。他们的子孙都是神之子与人之子的混血，那些内在仍然保存着神圣完美的灵性意识的后代，从现在起，也将逐渐从地球上消失。」

「为了使较高灵性的力量，能够经由遗传延续下去，纯种的神之子离开地球之后，那些继承了纯种的神之子的基因，并已入门的儿子，将娶人之子的女儿为妻，这种两族通婚的形式，将代代相传，持续下去，直到整个人类都具有神之子的基因为止。」

「但是，由于将来地球会进入物质性较强的时期，基因中物质性较高的人将掌控地球。这也是为什么降生地球的纯种的神之子会越来越少。将来，整个地球，即使在埃及，也都将由头形较短的人之子来掌控。他们没有目前的统治者的爱与智慧，他们只会以自私残忍的手段，来压榨人民。」

「如你所知，长期通婚使神之子与人之女两个种族的特质得以持续地传下去。长期混血的结果，使得即使是同一个家庭，同一个父母，也会生出截然不同质量的孩子。同一个家庭的孩子，会出现某些孩子的灵性很高，某些孩子的物质性很强，某些是两种兼有的混合体的现象。」

「只是在未来，神圣世系的遗传基因较强的人会越来越少。总的来说，将来的倾向是，越来越多质量较低的人，投生在地球上，他们对灵性较高的兄弟滋生恨意，这种恨意往往导致许多悲剧性的冲突。」

「然而，根据遗传法则，世世代代的两族通婚，在基因上，已有足够的基础使纯种的神之子，在任何时候，即使在人类最物质化，最黑暗的时候，都能再度降生地球。」

「过了地球的黑暗时期之后，对灵性有较多认知的入门者，将重返地球，并广泛地遍布在世界各地，以提升地球的频率。当频率逐步提升时，所有人类的灵性，便有可能都发展到入门的程度。」

「两族通婚的现象，将延续几千年的时间，最后，两个种族之间的差异将完全消除，只是资质会稍有不同。有些人的神性本质较多，有些则未开化的特质或物质性的本质占优势。」

「然而，每一个人都会有两种遗传基因，最终将无法区别一个人是神之子或人之子的种族。只能基于每个人性格上的特点及能力来区别。长头颅的神之子与短头颅的人之子的区别，也将完全消失。届时，即使是灵性层面或能力较高的人，头形与一般人已无差别，只是他们会是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或神秘学家。统治者与一般人民之间，也将是平等的。」

「灵性较高的种族，基于两族通婚的使命，通婚的对象，将逐步往意识更低的层面下降，以便使更低层面的人，也具有灵性知识。与此同时，国家的统治者，也将逐渐转到灵性层次较低的人手中。由于他们的无知，他们首先会摧毁神之子在世界各地所建立的神圣文明。只有几处残留的遗迹，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知识、智能与美丽做沉默的见证。」

「日子一久，全知全能的白魔术与入门者的事，就变成一种传说。最后由于人类的傲慢与自负，这些传说就变成童话故事。」

「在这种两个种族持续混血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阶梯式的发展，使得即使是意识在最低层面的原始人类，也能向上提升。而看似未开化，动物性特质较强的人，也可能是原本灵性意识很高的人，因与身体及物质层面认同，而跌落谷底，不再记得自己原本较高灵性意识的身世。」

「前面说过，为了使较高层面的灵性意识遍及地球，神之子做了一个极大的奉献，就是娶人类的女儿为妻。然而，这样婚姻使得这些神之子的根深植在物质世界，他们必须透过整个进展过程，经由投生地球的灵性导师与在灵性世界之导师的协助，才能回到灵性的世界。」

「统治者的灵性意识将越来越低，统治权将由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地球上无止境的战争将导致无知、贫穷与悲惨。于是，最后一批离开地球的入门者，将拒绝把一些控制大自然势能的器具交给那些在意识层次上极低的人。」

「在他们离开地球之前，他们会销毁所有的器具。以免人之子用它来互相残杀。当所有入门者都离开地球之后，人们就必需像原始社会的人那样，以劳力来耕种，以双手来搬运，并得承受从自己族群中出来的暴君，所实行的剥削与苛政。」

「然而，基于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从看不见的合一中显现出来的，并具有追求平衡的本质，自私自利的暴君，将唤醒人民意识里的觉知。痛苦与灾难，使他们愿意转向接受较高灵性意识的指引。他们将从中发现自身内在本质中的神性与真理，从中独立自主，运用自己的意志力，不依赖外来的援助。如果没有这种过程，他们将不会有向上提升的机会。」

「将来，神之子们，将会像一个好母亲在她的孩子学走路时，放手让孩子们自己去走，但是她会一直站在旁边看着，以便随时帮助他们一样地，灵性的力量一直在引导地球，灵性导师将在灵性层面上运作，从中引导人类。在需要协助的时候，随时帮助人类走出艰难的状态。」

「每当地球处在黑暗时期，地球被无知与迷信的人所控制时，总会有神之子诞生地球，为地球做出伟大的牺牲，他降临地球，安慰人民，并将神性之光带到地球上。」

「前面说过，透过神之子与人之子之间的通婚，神性本质将遍布所有人类。这使得神之子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经由纯净的女子，获得人的身体，成为运作的载体。」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神之子以这样的方式降生地球，以教导人民精神法则，爱与无私，以及其它的使命。即使地球处在充满黑暗与暴政时期，地球上的某些地方，依然会有以智慧与正义在引导人民的政治领袖。」

「有些神之子以科学家、艺术家与神秘学家的身份，带给人类美好的艺术，音乐与文学。他们将把新的理念带给世界，以便引导世界走向新的方向。这些神之子大多过着孤独寂寞的人生，由于大部份的人不能理解他们，他们往往处在贫困，为人所鄙视的环境中。然而，他们的灵性之光以巨大的波长，渗入在每一个角落中。这些灵性巨人的著作，往往在他们往生很久以后，才被人之子中，灵性较高的人所理解，一旦开始被理解，将流传数千年的时间。」

「转世的神之子中，也有住在高山上，或偏远不为人所知的地区，他们隐居在不受干扰的环境中，把光的至高势能传递到地球的以太磁场中。」

「灵性发展较为成熟的人，可以接收到这些灵性光波，自然而然地与这些神之子们连接，并与他们一起运作。往往他们并不知道这是灵性上的连接，只是感受到一种内在的驱策与指引，他们不知道这内在的指引，是来自神之子们所发射的信号。」

「然而，就这样，一些进展较高的人们，将神之子传递到地球上的教导，散播到所有人类的意识中。」

「尽管群体大众不能立即理解这些至高真理，但他们能感受到爱与力量由他们的内在升起。因此，他们会相信并遵循这些教导。」

「无论何时何地，所有的神之子所传递的，都是同样的真理。同一个神之子会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方降生地球，向人类宣扬至高真理。只是在不同区域，会因区域性人民不同的特质，以及心智上不同程度的进展，被阐释成不同的形式。这些不同的诠释传递到后代，就形成不同的宗教。」

「但人类不理解这些都出自同一个真理，不理解其中的这些差异是出自人类的无知，便由此引发战争，以上帝之名压迫与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同的人。」

「根据区域性的不同发展，神之子们所受到的待遇，也会有所不同。在渴望神性与灵性真理的地区，这些神之子受到尊敬与爱戴。这些势能将向外扩散到它所能达到的极致。」

「但是，神之子也必须在黑暗，充满憎恨、嫉妒、恐惧与恐怖行为的时候降生地球，接受恶劣的待遇。执迷于权利欲望、无知的人，将会折磨杀害神之子。然而，他将接受这份折磨，并从中焕发巨大的灵性势能。」

「这股势能将唤醒人们，清除他们灵魂中的黑暗，地球也将因此而一点一滴地，逐步转变。这股创造势能将向上回升，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地球上的人，将会有更多的机会，与在灵性层面上的神之子，一起为地球的救赎共同运作。大量的灵性较高的群体，将再次投生地球，这些人之中，有许多曾经是神之子族群中的一员，他们之中，有些不曾通过入门测试；有些在入门测试的期间死亡；有些是在通过入门之后，跌落深渊的人。」

「他们虽然处在人类尚在彼此互相残杀的时代中，但他们能回忆起他们曾经学到的真知。因此，将会有无数的成长团体，在世界各地，接收并传递神之子所焕发的光，为人类整体灵性的更新做准备。」

「由人之子中转世的人，也将逐步向较高灵性意识迈进。他们先是能够领悟知识层面的事物，可以与其它人快乐和平地过着世俗的生活。灵性意识越是提升，他们对物质的占有欲望就越少。」

「征服别人的欲望与权利的欲望，将被征服大自然的欲望所取代。这时，他们会发现，他们不再需要为生存而辛苦地劳动，他们只需要启动较高中枢神经系统，便能引导大自然的创造势能。」

「地球将逐步回到较高的意识层面，人们不但能互相理解对方的思想理念，也能体验并了解宇宙真理。这时，地球将再次展开较高文明的发展。」

「当一个人认同自己在地球层面上，物质显像的一切时，他的意识便与地球上的所有状态连接。由此，当他们因身体停止运作功能时，他的意识也随之停止，进入休止状态，人们称这种状态为死亡。」

「但那些对自己的灵性已再度觉醒，意识已超越物质层面上的一切事物的人而言，死亡是一种复苏，一种新的生命。当人们不再认为自己只是一具身体时，或者说，他们停止吃善恶真知之树的果子，只展现真知之树的一半，把另一半留在未显像的状态时，他们就活在天堂的状态中。」

「这是人类必须达到的状态。这将是一段很长时期的挣扎，但是灵性的势能将逐渐渗透到每一个人的心灵，即使是最坚硬的心，也将能接收这股能量。从那以后的几千年，地球将再度转回到上帝所承诺的天堂乐园。」父亲凝视着远方的海，好像他是从那儿读到未来的。

博纳：

这一篇使我理解妳在第二十三篇所说的：「现在所有在地球上的人，都有神之子的血缘，以及与神之子永恒连接的缘分。表示无论如何，我们最终还是会在较高的指引中，回到神性的意识层面。」

蒂娜：

是的，普塔霍特普明确地指出：「每一个人都会有两种遗传基因，最终将无法区别一个人是神之子或人之子的种族。只能基于每个人性格上的特点及能力来区别。」

博纳：

她每天审视自己的思想、行为、语言，都不知道需要多久才能不受外在幻象所影响，看来一个人要调整自己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啊！

蒂娜：

是啊，那流动在我们较低体系中的习气，有如盘石，既坚且硬。但是，我们只要本着愚公移山的精神，在每次审视到时凿掉一些，终会完成的。

博纳：

我也常跟她一样，暗自瞧不起那些物欲，权利欲望或控制欲望很强的人呢。尤其是对走在灵修道路上的人。

蒂娜：

走在灵修的道路上，只是表示已向自身存在中的灵性觉性觉醒，但是，都一样有着漫长的路要走。法老与普塔霍特普对她说：「我们的使命是要与他们一起，以便唤醒他们较高的灵性意识。」表示虽然你的灵性提升了，你还是要能合光同尘，相信人们很快就会在光的途径上提升与进展。

博纳：

「浩瀚无垠的海是那么地美丽，海水有时如镜子般地平静，有时水波轻微地荡漾，有时却是波涛汹涌。但无论是什么，都令人心旷神怡。」她对海的认知是这样的，难怪这一世她看到不同区域的海景会很失望。

蒂娜：

是的，每当我情绪低落时，我会冥想自己坐在海边，甚至沐浴在闪着白色亮光的蓝色海洋中，便可感觉到那海的势能挟着白色之光与蓝色之光的单子能量在我身上运作，很快地我的阴霾便一扫而空。

博纳：

嗯，这是一个不花钱就可以渡假，获取能量的好办法。只是还没有修到行星的人，如何运用单子能量呢？

蒂娜：

即使只是冥想白色的净化之光，或蓝色的智慧之光，同样可以获得光的存在们的协助，帮助你清理到你所愿意清理的程度。

博纳：

她问她父亲说：「当整个世界落入人之子的掌控中，会是什么样呢？我想着就害怕。」我也是想着就害怕。

蒂娜：

地球正在走过法老所形容的那「几千年的艰苦时期」，我们开始进入法老所说的：「过了地球的黑暗时期之后，对灵性有较多认知的入门者，将重返地球，并广泛地遍布在世界各地，以提升地球的频率。」

博纳：

但是我们离他所说的：「当频率逐步提升时，所有人类的灵性，便有可能都发展到入门的程度。」的太平盛世还很远呢！

蒂娜：

赛斯有一句铭言：「你创造你的实相」，无论何时，你都可以在你的生命中，你生活的周围创造这种盛世。

博纳：

法老说：「到了后来，即使是灵性层面或能力较高的人，头形与一般人已无差别，只是他们会是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或神秘学家。统治者与一般人民之间，也将是平等的。」这解释了你上次说的，神之子会遍布在各行各业中，我们遇见他们时，就会知道。

蒂娜：

但是他同时也说：「看似未开化，动物性特质较强的人，也可能是原本灵性意识很高的人，因与身体及物质层面认同，而跌落谷底，不再记得自己原本较高灵性意识的身世。」作者本身就是在入门之后，跌落谷底，历经无数世卑微混沌的生命，再度回到入门的顶峰。是这本书使我不敢轻视任何处在社会底层，或心灵处在混沌中的人。

博纳：

她是如何跌落谷底的呢？

蒂娜：

在她完成入门之后的篇幅里，你会看到她巨细靡遗的描述。

博纳：

根据法老的说法，好像自私自利的暴君都对人类还有好处呢？

蒂娜：

这是因为如法老所说的：「痛苦与灾难，将唤醒人民意识里的觉知。使他们愿意转向接受较高灵性意识的指引。他们将从中发现自身内在本质中的神性与真理，从中独立自主，运用自己的意志力，不依赖外来的援助。如果没有这种过程，他们将不会有向上提升的机会。」

博纳：

「灵性的力量一直在引导地球，灵性导师将在灵性层面上运作，从中引导人类。在需要协助的时候，随时帮助人类走出艰难的状态。」这说明了为什么经由「光的课程」，我们得以接收这种来自较高灵性意识的指引。

蒂娜：

我们正是因为遵从内在的领悟而为人世间开辟这一途径，希望大家从中发现自身内在本质中的神性与真理，从中获得独立与自主。

博纳：

我想 Toni 就跟文章中所说的那些将新的理念带给世界的人一样，既使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些讯息能为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也不曾因「光的课程」而发财，却仍三四十年如一日地，默默为我们传递这些上师的讯息。幸运的是现在终于有许多灵性较高的人理解这些资料的宝贵，我相信这套课程将会像许多经典一样，使许多世代的人，多一条回归自性的途径。

蒂娜：

参与我们讨论彩虹桥的那位美国朋友 Michael，也是一个像法老所叙述的那样，「住在偏远不为人所知的地区，隐居在不受干扰的环境中，把光的至高势能传递到地球的以太磁场中。」

博纳：

看完这篇，我相信目前确实有许多进展较高的人，将神之子传递到地球上的教导，散播到所有人类的意识中。这使我感到我们确实进入黎明的曙光了。在这里，法老很清楚地诠释宗教形成的原因，那我们要如何看待宗教呢？

蒂娜：

「光的课程」第二级次的讯息中，有这么一段，我想你大概已忘了，让我再重述一次：「使一个人得以完善的，不是宗教的形式，而是内在的精神；内在的精神会使人提升到光明的境界。在这些神圣的内在计划中，涉及许多不同的宗教；你要在自己的心识里将这些宗教内涵归为一元。要体认到，是什么使你的自我局限在人类思想运作的范畴之中。」但是我认为，宗教有它教化人心的作用，有存在的必要性，我们绝对不反对宗教，我们只是反对假借宗教彰显权威，制造依赖、迷信与恐惧的人。

博纳：

我是忘了这一篇讯息的内容，不过也是现在才理解它的含义。而法老预言：「有些地区的神之子将被压迫折磨，以接受这样的磨难从中焕发灵性势能，唤醒人们并引导人类进入新的时期。」这是不是预言耶稣及他的几个门徒如安德鲁等人被钉上十字架的事件？

蒂娜：

我不确定。但是，依据上师们的讯息，我们理解在「光的课程」中，紫色之光的能量是耶稣诞生时带下来的，代表神圣意愿，粉红色之光是他被钉上十字架时带下来的，代表宽恕以及无条件的爱，薄荷绿之光是耶稣复活时，带到地球层面上的，代表更新的意识。

博纳：

法老说：「将会有无数的成长团体，在世界各地，接收并传递神之子所焕发的光，为人类整体灵性的更新做准备。」这很像我们在这时代所进行的，许多灵修团体，没有特定的宗教组织或制度，或甚至像「光的课程」这样，许多佛教徒与基督教徒聚在一起，在光的网络上，焕发基督之光或佛光，一起为人类整体灵性的更新做准备。

蒂娜：

我相信这是因为，我们都期望地球能回到较高的意识层面，人们不但能互相理解对方的思想理念，也能体验并了解宇宙真理。

博纳：

这一篇的最后几段，法老对死亡与复苏的阐述真是精辟，这让我真正理解什么是「死亡」，什么是「永恒的生命」。它们对我不再是空洞的名词了。只是再下来就是要靠我自己，去达到超越物质层面上的一切事物的境界了。

## 卅一、玻葛翰与生命杵

在一个连续几天的暴风雨过后的下午，海风稍静下来，但海浪依然很高，我与父亲划着小船，离开岸边，享受船在浪中飘摇的感觉。突然间，我发现远处有一个东西在沉浮着。

「父亲」我叫道：「看那是什么？」父亲朝着我指的地方看了一眼说：「让我们过去看看。」就开始拚命地往前划。我们看到船支的碎片，我看到一个孩子紧抓着一块木板在飘浮着。

父亲也同时叫道：「是一个小孩」，接着便快速划向他。我们看到一个约十岁左右，憔悴的孩子，紧紧贴在木板上。我们好不容易将孩子拖到我们的船上。他似乎已经昏迷了。父亲快速地划回岸边，仆人们似乎也看到有什么事发生，也划着船出来帮忙。把孩子带进房子后，父亲先把孩子肚子里的水挤压出来，然后让孩子躺在他的床上。令所有的仆人都出去。

接着我看到不曾看过的事，父亲从一个盒子中拿出一根小小的十字形的杵棒，上面有一个小圆圈。父亲非常专注地，拿着杵棒在孩子身体的上方来回移动着。孩子先是开始有呼吸的气息，然后身体开始颤动，最后睁开眼睛，坐了起来，几乎与健康的人无异。突然间，孩子跑到父亲面前，双手抱着父亲的腿悲伤地哭泣着。父亲把他抱到膝盖上，拭去他的眼泪，以爱轻抚着他。孩子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我只能以心灵感应的联系方式来理解他所说的。

孩子告诉我们说，他的父亲是个商人，从很远的地方把货物带到埃及，以便在这里贩卖。为了让他的太太与孩子看看埃及的一切，他带着他们同行。几星期的航行之后，他们遇到巨大的风暴，他的母亲与几个水手很快就沉没在浪水中，他与父亲及其它水手各自抓住木板，但他父亲与其它人也都相继沉到海底。他只知道紧紧抓住木板，然后就失去知觉。

看到孩子身上所焕发的灵性光芒，我对父亲说：「父亲，这孩子没有任何亲人了，让我来照顾他，奶妈可以教他我们的语言，以及生活上的教育。你可以看到他的灵魂是如此纯净，他可以到庙宇接受训练，再看他的发展来决定他的未来。也许他会成为一个祭司。请你允许我来照顾他。」

「很好」父亲说：「你可以把他留在你身边，你在海浪中发现了他，表示他的灵魂与你的灵魂是连接的，这是缘分，你就把他留下吧。」

孩子看着我们，似乎理解我们所说的，立即跑到我面前，表达他的感激与信任。

我牵着孩子的手，把他交给佣人，给他衣服穿，并让他吃一些东西。他一切正常，很难看出不久之前，他是那么地疲惫不堪。佣人在我房间的一个角落为他摆了一张床，他上了床便立即沉睡。

我与父亲回到阳台上看日落，我问父亲说：「你刚才拿的是什么样的杵棒，为什么它像魔术般地可以使垂危的人，立即恢复精力。」

沉默一阵子之后，父亲说：「这是入门者的秘密工具之一。我们得保持秘密，是因为这杵棒不仅可以传导生命能，也可以杀人。因此，如果它落在无知的人手上，便会被错误地使用。」

「由于你即将入门，你已知道如何保持沉默，所以我让你在一旁看着我如何使用它。在你入门之后，普塔霍特普会详细为你解释它的原理以及如何使用。明天我们将回到城里，你即将入门，入门后你也会得到同样的生命杵。」我静默着。多年的准备之后，我终于即将入门，我将能使用所有入门者的秘密工具。

自由快乐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我带着失去家人的孩子回到我的房间，告诉奶妈所发生的事。善良的奶妈，很快就把这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孩子指着自己说：「玻葛翰」。当我们这么叫他时，他快乐地笑着。他有着精致的灵魂，他的身体细长，强健、充满生命力，教给他的东西，他很快就学会。

当晚，奶妈陪着我到庙宇中向普塔霍特普报到。伊玛站在门口容光焕发地接引我。我仔细检查自己，想看看自己有没有在肉体层面上被他所吸引。没有，我永远不会与他有任何肉体层面的爱！我感到自己与他之间，爱的凝聚力是如此深沉，我们几乎已是一个整体。一个人怎么可能爱上自己的身体呢？

伊玛也是神之子的后裔；他也有着长形的头颅，他的纯净、忠诚有如天使一般。他也不会在肉体层面上爱我。我欢喜地问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会来？普塔霍特普告诉你的吗？」

伊玛微笑着说：「你忘了我们不需要外来的信息吗？透过心灵感应，我探测到你与法老已回城，然后我发现你正走过来。普塔霍特普正在等你。进来吧，明天我们还有功课要做。」伊玛离开后，我进入普塔霍特普的接待室。

长期的自我观察与自我控制的训练，以及长期地掌握十二个相互对应的特质，我学会不让喜悦进入我的身体，我从中枢神经，以及我的眼睛焕发我的爱与喜悦。我向他鞠躬。他理解也看到我有意识地控制我爱的表达，我也理解他看到这点，我们在精神上合为一体。这种融合的喜悦，超过了以身体拥抱的喜悦千百倍以上。我幸福地等着他告诉我下一步所要学习的。

「你已经可以学习如何使用生命杵」他说：「从现在起，你每天傍晚到我这里，我将把最后的秘密传给你。」

第二天，我一早就到庙宇中，我爱所有庙宇中的老师与学生。经过这些练习，我已学会引导与我进展相等的创造势能进入我身体中不同的部位与器官。我甚至可以控制我心脏跳动的速度。这使我得以保持身体与意识的觉知，也使我身体的每一部份都充满活力。满图塔对我的进步非常满意。

第二天早上，在庙宇中见到伊玛时，我告诉他我与父亲如何发现小玻葛翰，并如何把他救起来。

「伊玛」我说：「我希望能把他带到庙宇中接受教育与训练。你愿意花一点时间看看他有什么天赋吗？」

「当然，我将向满图塔报告这件事，他会收他的。他可以住在庙宇中，与其它的孩子一起接受训练。」

「喔，不」我回答道：「我要把孩子留在我身边，我会每天早上把他带到庙宇来，傍晚的时候带他回去。」

第二天，玻葛翰与我们一起来到庙宇中，因为他还不能完全听懂我们的语言，他不知道我要带他到什么地方，但他信任我与奶奶，高高兴兴地跟着我们走。

我第一眼看到玻葛翰就爱他那充满爱的灵魂。他也一样，只要能坐在我脚边，他就很快乐。

我把他带到孩子学习的地方，最先他很害怕，以为我要把他丢在那里，不再管他。我抱着他告诉他我会来接他。傍晚我去接他时，发现他已经与其它孩子处得很好。他手脚并用地正在跟庙宇中的孩子说些什么，孩子们似乎也能听懂他在讲什么，都兴趣盎然地听着。当他看到我时，立即跑过来抱着我，我也很高兴看到他如此快地适应这里的一切。从那以后，每天早上，他都跟着我到庙宇去。几个月后，小玻葛翰就能很流利地用我们的语言来表达他自己。他也毫无困难地学会专注，似乎天生就知道如何控制身体的器官与中枢神经。伊玛也很爱他，关心他。这失去家人的孩子，也把伊玛当做自己的哥哥一样地爱戴着。学校的老师发现，玻葛翰对科学没有什么兴趣，但对绘画与雕塑很有才华。庙宇中的一位艺术大师，收他为学生，认为他前途无限，因此，他成为艺术学系中最年轻的一个学生。

每天傍晚，玻葛翰都会在大门口等着我，回宫廷的路上，他会告诉我他学了什么，与其它的孩子们一起做了什么。如果不是玻葛翰已深得奶妈的心，她一定会很生气，因为她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待遇，我一直都要她保持沉默，不允许她打断我的思维。但她似乎也认为让玻葛翰说话是理所当然的事。

---

博纳：

作者对玻葛翰的出现，有一整篇的描述，我想他必然有着重要的角色。

蒂娜：

在那一世，他保持着成为她义子的角色，虽然时间不长，但深厚的情义，使他们三千年，在她出生在匈牙利的这一世，面临危险时，他反过来成为协助她渡过难关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同样地，像儿子般地陪伴她直到她在瑞士去世为止。这让人感到因缘的奥秘是这么地不可思议。

博纳：

谈到生命杵只能由入门者来使用的问题，让我联想到「光的课程」的许多工具，也是随着习修者逐步传授的，是不是也是因为担心学生误用工具之故呢？

蒂娜：

「光的课程」的设置是由灵魂依每个人的承受力而决定注入在较低体系中的频率与能量。逐步传授扩大能量的工具，是为了让我们逐步扩大并增强接收较高能量与频率的能力。普塔霍特普在下一篇，便会详细解说，何以一般人无法承受较高的频率。

博纳：

这是否让我们更要注意不要让学生们因好奇而提前进入单子能量，或图形与密码的运作呢？

蒂娜：

天使圣团并未将「光的课程」设定为密法。课程的知识、上师们的讯息，甚至能量的运用，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读取。因为，在这途径上，能量运作的深入程度掌握在灵魂体系。如果我们的中枢神经尚未达到较高的承受力，或无法正当地使用这些能量，便无法启动这些能量。因此，我们不需要用个人有限的知识来评估学生们在什么程度，只要让学生们依个人的意愿，或课程所安排的顺序去进行，学生们自然会在他们的灵魂与上师们的引导中。

博纳：

所以教师们不需要指定那一个学生该重修那一个级次或是否可以进入图形与密码啰？

蒂娜：

有时候，学生会认为自己需要重新走过某些特定的级次，而转到其它正要进入那特定级次的班级。有时候是全班都觉得没有达到那特定级次的功效，全体认为要再重头走过一遍，那也很好。教师们也可以基于善意，依他们的感觉来建议学生，但我觉得最终还是要让学生依自己的感觉与意愿来决定是否进入下一个级次。单子能量与图形与密码的习修与运作也是如此。

我站在普塔霍普特之前，虔诚地聆听他的教导：“今天我要解释生命杵的基本原理。其实，这只是一个大自然法则。神无所不在，他在物质世界显现，便成为大自然法则。因此，没有任何事物不在大自然的法则中。然而，一切法则皆依进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无论是灵性上的、思想上的、或物质世界的，都在这大自然的法则中。我们发现，在物质世界，在同一个事物上，依数量的不同，其规则也有所不同。譬如，水面保持一咱水平面是大自然的法则。但是，这法则仅适用于特定的数量。花萼上的一滴水，有它特殊的形状，生活在这么一个小小世界中的微生物，所下的结论将会是：水总是圆形的。为什么呢？因为一滴水的张力与使这滴水成为水平面的力量，与大海不同。但是，它们都在同一个法则下。人们对自然法则所知有限，他们只知道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经验到的。当他们遇到没有经历过的特殊现象，便说它们是奇迹或魔术。”

“人们不知道种子为何会发芽成长为树，受精的细胞为何会成为新生的婴儿。他们也不知道人体细胞如何一再分裂，直到连锁反应自动缓慢下来，衰竭为止。但是，因为人们对树与婴儿的出生与成长习以为常，便不认为是奇迹。事实上，它与入门者所用的生命杵及其他工具，是同样神奇的。然而，要了解入门者所运用的势能，以及如何透过这生命杵来运用大自然的势能，你必须先学习几件事。”

“当我们谈到善恶真知之树时，你已了解显像的物质世界，是因为这些事物从完美的平衡中跌落、分裂出来之故。但每一事物都永恒地趋向回到它原本的平衡与完整。平衡（Equilibrium）代表完全静止。从另一方面来说“成为某种事物”表示成为有形的物质形态，在失去平衡的状态中极力回复它的平衡。也表示它是在不安定的状态下不停地运转着、活动着。它当物质显像的活动停止时，即使是一秒钟的时间，一切创造都会在瞬间回到灵性的能量状态。”

“所有的能量，宇宙中的一切势能，都是从一个中心点，环形全面散发出去，以频率的振动方式形成显像的事物。显像的事物一旦形成，只有回到它最初始的平衡状态，它的活动才会停止下来。因此，初始状态指的是一切物质的显像活动都消失了。”

“所有，物质的恒动的，如果它停止活动，所有的物质便不存在。只要第三度空间的物质世界存在着，动荡与运转是不变的法则。”

“创造势能在每一个不同的层面上，显现它自身的无数可能性，表示这创造势能有无数不同的波长、形态与频率。但是，因受到身体的限制，我们的理解力有限。由于我们的器官所能感受到的事物，极其有限，我们所能知道的波长、形态与频率，也极为少数。它所显示的，无论是物质性的、或非物质性的，以我们有限的理解力来看，都不外乎是运转、振动或频率。”

“形成物质的波越短，我们越是无法以感官去感觉它的能量所形成的事物，当它转化成我们的器官所能感受的频率时，我们便依我们的感觉来称呼它：物体、声音、电光、热度、味觉、嗅觉、光。然而，像宇宙势能，生命势能这样的频率，我们只能以意识去感觉它。”

“在更高层面，非物质性的能量与波频，只能以我们的脑或中枢神经去感受的，我们称之为思想之波。除此之外，还有层层比这更高，更具渗透力的波频，最高的波频即是那全知、全能、全在的神圣创造力。”

“因此，整个宇宙中，有无以计数的，不同波长的频率在运作。所有的受造之物，大至天体，小至微生物，都是由这些不同波长的频率所形成的。无论我们知道与否，我们都生活在这些不同的频率中。事实上，我们就是由这些能量所组成，它们也在我们的身体、心智及心灵，与我们的整个存在中活动着。焕发这不同波长的频率之源，我们称之为上帝。”

“上帝本身处在超越一切显像生命的形态上，处在绝对平衡，没有时间与空间的形态中。但是，他自身不断地把能量散发到所有生命形式中，以便赋予它们生命。因为上帝是全在的，充满着整个宇宙，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被他所渗透、所充满。”

“因此，每一个点都是上帝从中显像的起始，我们所感知的世界，都是从这起始点展开的。它是从平衡中跌落的最初显现。所以我们说上帝创造万物，并赋予万物生命。我们称他为‘较高自我’、‘造物主’、‘创造本源’……等不同的名称。由这创造之源所散发的能量，仍然具有很高的灵性；以及很高的频率。但是，离源头越远的，频率就越低，直到这些能量逐渐转化成为物质。”

“离开创造中心点越远的物质显像，就变得越硬，成为外壳或硬皮。由这些能量所形成的世界，是一个圆，中心是较高能量所形成的内在圆形物，被较硬的外壳包围。”

“一切万物，从中心太阳到单细胞，都是依这个法则形成的。在它的中心，是仍在进展的巨大势能，再下来是气层，然后是循环的液体，外面是坚硬的外壳。”

“但是，我要告诉你另有一种相对的势能同时在运作，它就是向心力，牵引一切物质显像向自射内在回归。如果外层的壳或皮，没有如此阻抗力量，所有显像的生命，便会被它拖引进入它自身的中心，并消失。”

“地球上的各种生命，也在这样的法则下。如果没有阻抗力来阻挡这向心势能的力量，便无法在地球上生存。脊柱动物的脊骨便是这种结构的显现，极为精细的脊髓，是创造生命的力量，在硬质骨骼的保护下发展，我们达会谈到阻抗力（resistance）与物质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切下植物的茎，你会看到同样的模式，你有没有看过倒下的树？树的结果也同样是：由中心点所焕发的生命能，以圆圈的方式向外焕发，由树最内在的物质提供养份。最外面是一层坚硬的树皮。成长的势能总是由内向外发展。最内在的创造力量之源是上帝。

“这穿着物质外衣的上帝，我们称之为较高自我（Logo），就是使我们回到自己中心的引力，因为我们从神圣合一中分裂出来，从天堂的状态中跌落下来。他便是人类灵魂渴望与之事例的神圣新郎 heavenly bridegroom。

“千万不要把身体自我当做是‘我’，那个小我并不真正存在，它仅仅是一个虚假的存在。

“在每一个显像创造之内的生命，无论是太阳、行星、人类、动物或植物，都出自同一个来源、同一个上帝、同一个神圣自我。虽然同一个上帝存在于每一个受造物之中，但他经由无数不同的频率而显现。上帝在每一个显像的层面上显现，以便使所有形态的生命，都能

体验，并接受与他们自身相应的神圣创造势能。

“有意识地体验这创造势必能的意思是，让自身成为这股势能，并向四面八方焕发这股势能。为此，身体需有适当的阻抗力——阻挡的力量，否则，身体便可能被这股势能所毁灭。不同显像的生命体，依不同的意识层面，有不同的结构组织，各自由不同的元素组合而成，各有不同程度的阻抗力。物质元素中的化学成份，决定了身体所能承受的频率。

“当身体所承受的光的频率，超过它所能承受的力量时，整个神经系统便有可能受到伤害，这种伤害，可能导致精神崩溃，甚至精神错乱。当这频率超过八度音阶的范围，这股能量便可能导致生命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要成为入门者，在他要进入较高神圣力量之前，我们除了必需使他的身体获得化学性的转化之外，其它方面，也都要做好准备。他所接受的较高频率，与他自身的频率之间，不能超过一个八度音阶的差异，否则他便会死亡。

“在地球的物质世界中，有四个不同意识层面的显现，它们是：矿物、植物、动物、人类以及他们所达到的不同程度的意识层面。与人类相比，矿物几乎没有意识。事实上，它们也有自身特定的意识。每一层面的生命显现，以它们的意识状态来区分，它是从一个八度音阶，转化到另一个八度音阶。只有人类有呈现不同程度之意识的能力，人类可以向上提升圣神的意识层面。

“我们以八度音阶来区分进展的级次，我们发现从地球层面到天堂之间，人类具有四个进展的阶梯，每一个阶梯，都与每个八度音阶的频率相符合。

“我们用这四个阶梯或程度来区分进展的层面：

- 1、仅具有一般知识与能力的人类。
- 2、具有较高智慧，被称为天才（genius）的人。
- 3、具有较高智慧与宇宙圣爱，被称为先知的人。
- 4、全知全能的神-人（God-man）。

“因此，我们发现物质世界有四种显现，它以七个八度音阶的频率来表达。每一个受造物所散发的，都在形成并支撑它的频率范畴。矿物是最低的意识层面，它是由物质收缩、冷却、硬化而形成的。

“植物是由两个层面，即物质与促使植物生长的势能所形成。植物无意识地显示物质世界的频率，它的躯干由物质形成，但它的表达赋予它生命的势能。植物所被赋予的势能只有三种功能：1、寻找食物，2、吸收食物，3、消化食物。

“动物所被赋予的势能，除了矿物与植物的物质元素之外，还有动物的意识：它有情绪、感觉、直觉、喜好、厌恶、同情、欲望以及表达所有情绪的动力。动物的进展，比人类只低了一个级次。

“一般人类的进展只比动物高出一个八度音阶的频率。人类具有思考的智力，但同时也显现其它三个级次的特质。人类具有矿物、植物、动物所被赋予的势能，人类身体由物质形成，具有吸收与消化食物的能力；具有情绪、感觉、直觉、喜好、厌恶、同情与欲望，以及表达所有情绪的动力。但与其他三个级次的生命之间，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处，即人类可以有

意识地运用思想去思考。

“因为人类的进展比动物高了一个八度音阶的频率，便有巨大的跳跃，他的意识由仅能接受外来影响的动物性本能的状态，上升到引发事情的起因层面，并以他的直觉意识来显现这种势能。由于他具有智力以及灵性力量，他能够以语言来表达他在较高层面的经验，并将它传递给给自己的族群。

“有些人能够以不同的艺术，如音乐、绘画、雕塑、舞蹈来表达他的直觉感受。人们称为这些具有创造才华的人为天才。这些人呈现五个音阶的频率：矿物、植物、动物、思想以及起因体的势能。

“下一个更高的八度音阶的意识频率，便是先知。先知除了显现前面所提到的五个音阶的频率之外，他也呈现第六阶八度音阶的频率。第六个八度音阶所表达的，便是神圣智慧及宇宙圣爱。

“这第六层面的宇宙圣爱的频率，是一种灵性力量。千万不要将这第六导参见的圣爱，与第三层面的动物本能的爱混为一谈。动物性的爱是出自繁衍特种的本能。这种爱是一种占有的欲望，表达在身体层面的结合。它驱使一个人拥吻另一具身体，去占有另一个身体。这种意识，是出于因与圣神分裂，而在身体层面上寻求，渴望从另一个人身上获利满足。这种爱是出于动物性的本能，只为了满足获得与占有的欲望。

“第六层面，是先知的爱，这种爱不是出自分裂的意识，而是来自神性的合一。因此，这种爱是宇宙性的，只有给予，不寻救弥补、不寻求身体的满足，永远焕发合一的意识。在这意识层面的人，不想占有任何人，他们感受自己与永恒宇宙是浑然合为一体的。

“第七层面，是上帝最完美的显现。在这层面上是意识完整的神-人。到第六层面为止，所有形象，所显示的，都只是上帝的一部分。但是在第七层面的神人，则是全面地、完整地、呈现上帝完美意识的人。他表达着，焕发着示经转化的；最寝的神圣创造势能的频率。

“只有人类具有掌握，及焕发七个八度音阶所有频率的能力，因为人类的神经系统，储存了所有七个八度音阶的频率，蕴含着已转化的；及未经转化的创造力量。

“但是，尽管人类被赋予无限的创造力量，每个人只能焕发与他的意识层面相应的频率，因为他的意识只能与同一层面的频率互动。那些与较高层面互动的脉轮中心点，则依然处在沉睡状态。因此，他的创造力，只能发挥到与他意识进展相应的层面。

“普通人所焕发的频率，最高只能达到第四级，天才达到第五级，先知达到第六级，神人则焕发所有七个八度音阶的频率，并可以依他自己的意愿，发挥神圣的创造力量，他可以把较高的频率转化成为较低的频率，或把较低频率转化成为较高频率。

“你看过你父亲的生命杵，它包含矿物质，因为它是由某种铜铸造的，这种矿物质具有转化所有层面之频率的功能。它可以依使用者的意愿，转化、放大或减低轻由它所传递的波频。

“生命杵可以造福别人，也可以祸害别人。一个入门者，因为他自身已拥有所有的势能，可以有意识地传导任何频率到这生命杵之内，他可以依他的意愿，注入最高或最低的势能。

“人类透过自己的身体器官，在七个全音阶频率中，只能感受一个全音阶层面上的某些部分。比它更高的，或更低的频率，因为不在身体感觉的范畴，他所体验到的，只是一种情绪感受的状态。譬如，他可以体验至高宇宙圣爱的频率，也可以体验至低憎恨的频率。

“一个入门者必须正当地使用这生命杵。因为手中握有生命杵，便可以支配大自然的势能，他可以放大势能，也可以中和或减低特定的势能。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拥有这种力量，但是他们的运用能力，只限于与自己进展程度相同层面的能量互动。事实上，每个人都在运用自己的意志力，只是一般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使用这种力量。一般人不会在自己的举手投足间，去思考他的手或腿是如何抬起来的？也不去思考，当他跳跃时，是如何让身体离开地面的。现在，举起你的手，观察自己是如何举高的？你是不是先紧缩你的肌肉再举起你的手呢？你的每一个动作都会使你的肌肉紧缩。但是，是什么使你的肌肉紧缩起来的呢？

“是我的意志力，父亲。”

“不错，是你的意志力。但是你能回答我，你的意志力是什么吗？”

“父亲，我注意到当我想要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会发出一股势能，并引导这股势能的方向。譬如，我想举起我垂放的手臂时，会有一股力量经由我的意志力，进入我的手臂，促使我的肌肉收缩，然后手臂便举起来了。”

“没错”，普塔霍特普说，“这是因为你的意志力使你克服了地心引力，使你得以把手举起来。当你跳跃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道理。但是，你只能维持短时间的跳跃，因为你的意志力大于地心引力的时候，是极为短暂的。”

“所以你看到了，由你的意志力所转成的身体的力量，会被时间所消耗。空间也是一样地消耗掉由你的意志力所转成的身体的力量，使你只能短暂地进入空间。

“由此证明，时间与空间会耗掉你的力量。如果你能放大你的力量，并将它保存在你的身体中，你便能以较长的时间来克服地心引力，增加自己离开地面的时间，甚至在空中滑行。入门者的意识达到神圣层面时，便可以引用永恒宇宙的力量，克服地心引力而滑行。便你现在无法做到，因为你的意识尚未发展到这样的层面。

“一个能掌握所有频率的入门者，知道如何有意识地发展较高器官的力量。譬如我们心灵感应的沟通能力，便是我们运用较高的脑器官来运作的。一般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拥有这些器官。

“由于神圣创造力，宇宙是一个永不止息，生生不已的生命。整个宇宙是活生生的，具有无限的力量。神人具有运用这种力量的能力，并从他的神性意识中焕发这力量。

“每一种势能在地球上都有它的物质显现，我们发现，任何物质显像，都具有与频率互动的阻抗力，以便承受及转化它，甚至要先储存它，然后放射它的能量。

“每一种动物显像的意识，不仅与他们相应的意识互通，也与低于他们的层面互通。譬如，植物具有与其它植物互动的能力。动物的身体与神经系统具有与其他动物互动的力量，但同时与具有植物界较低八度音阶的频率，以及更低的矿物界的八度音阶的频率。

“普通人的思想层面，具有足够的承受力与阻抗力，也具有接受较低于他自身层面的动物、植物以及矿物的频率。物质能量构成他的身体，使他可以感受并体验所有的情绪状态，也使他可以思考。

“神-人可以有意识地运用他的全脑及神经系统的中心点，不需经由转换，便能够引导储存在他脊髓中的至高生命频率，进入他的神经系统，以及他的身体。因为他的身体具有承受至高神圣势能的阻抗力，以及其他转化过的六个物质显像的频率。一般人在不同的进展层面，由于化学成份不同，他们的承受力与阻抗力只能对应与他们内在灵性意识相通的层面。

“但是，神-人的身体不仅可以承受至高的频率，同时也可以转化所有其他音阶的频率，意思是，他们具有可以承受，并引导神圣创造势能的阻抗力，也具有转化较低频率的能力。

“因此，神之子在很早的时期，在他们原本的家园，便已运用类似铜的物质元素，铸造出一种可以储存，也可以焕发；可以放大，也可以减低至高创造势能的工具。这工具的铸造过程是如此精密，致使它能筑基保持纯净的创造势能。因为这些设备具有创造势能，代表神圣频率与物质频率之间，天地之间的完美结合，我们称它为约柜(Ark of the covenant)。已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神之子持续运用它的神圣力量。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对这些工具如此保密。神-人因已进展到最高意识，他们与约柜这一能量设备散发同样的创造势能，不会因滥用这工具而遭受惩罚。然而，对进展仍在较低意识层面的人，只要碰到这约柜或生命杵，便会像受到雷击般地立即死去。神对频率会烧伤他的神圣，使他休克。同样的，当被隔绝在脊柱中的至高频率被释放时，这未转化的能量便会撞击一个人的神经系统。无论是人或动物，甚至植物便会立即死亡。人们称之为中风，他们感到被一股闪电般的力量所打击。这力量是生命的源泉，平常它被隔绝在脊柱中，在正常状态下，只有适当的，转化过的能量流入身体中。但是，当一个人生病时，会因隔绝层破裂，产生突变，造成中风。

“这约柜以及其他工具，含有一种不会被能量融化的物质，因此可以把神圣创造能量注入其中。这约柜焕发转化的创造能量，它可以赋予生命，也可以毁灭生命，依使用者所释放的能量而定。当一个没有阻抗力的身体，被这未转化的、巨大的生命势能所冲击时，便会产生致命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未入门者不得碰触这些工具，也不能置身在这些工具的附近。我们必须很小心地把它藏匿在由大块石头所砌成的，具有绝缘物的墙内。

“我们可以运动它来去除地心引力所产生的重量。这种时候，最大的石头也会在一段时间内失去它的重量。因此，你所能想到的最大的建筑物，我们也能以最简单的方式建造出来。

“我们也可以增加石头的重量，使它陷入到地层下。譬如，当我们要掘一口井时，我们

不需挖地，只要拿一块石头，增加它的重量，让它陷入地层，直到它到达我们所要的深度。

“约柜这巨大的能量之源，可以帮助我们把能量转化成物质，或将物质转化成能量。你看这盏由转换而成的灯，就像太阳亿万年来都放射光芒一样，它可以一直放出光亮，直到万古。

“但这些不会写在地球史上，因为神之子即将离开地球，几千年内，不会再回到地球上来。在离开之前，我们会先销毁所有的设备。倘若我们不将它销毁，一旦落入无知的人之子手中，将会再次发生可怕的大毁灭。

“未来的世代将无法理解我们的文明。譬如，他们将无法理解我们如何把坚硬的石头磨成镜子，而且再大的镜子，也不留丝亮缝隙。他们会认为我们是让奴隶以手工来切割石头，因为人之子会奴役自己的同胞，所以他们认为我们必然也是让奴隶以手工做出来的。几千年内，人之子都无法想像我们可以运用这样的设备，毫不费力地使石头表面的物质形态消失，再做出我们想要的长度与宽度。无论再怎么大的尺寸，我们只要溶解他的物质成分，便可以轻易地做出来。

“但这种知识只能给予进展较高的人，他们知道爱即是生命，憎恨即是死亡。只有最高级次的入门者，方能成为运用它的建筑师。我们的建筑是运用大自然的力量建造的，而不是由奴隶所建筑的。感谢这些工具，我们得以创造各种物质显像。

“人之子生病时，便来到庙宇中，请求我们帮助他们恢复健康。生病代表身体的频率失去原有的和谐。我们使身体中不和谐的部份，恢复它原有的和谐，这个人便能恢复健康。每一个器官都有它自身特定的频率。每个器官以它特定的振动频率维持它自身的生命。当这些频率改变时，器官便开始生病。

“我们也可以调节地点上的气候，使天空保持碧蓝的青天白云，或乌云密布，雷雨交加。人之子看到由金字塔所闪出的电光，听到由它所放出来的雷声，便很高兴，因为他们知道即将会有一场及时雨降下来。”

“我的灵魂之父”我问道：“你用创造能量为这约柜充电吗？”

普塔堆普特以敏锐的地眼光看着我并说道：“你已知道，在地球上只有神-人可以焕发这种力量。只有他的灵性势能以及他的意识与神完全一致时，才能焕发最原始的神圣势能。因此，当他要焕发创造势能时，他必须处在全知、全能、全在的宇宙意识中。因此，为这约柜充电的是大祭司的职责。然而，如果一个未入门的人之子看到神人焕发至高创造势能之光时的状态，他们不仅会被吓到，也会像碰解到约柜那样，在瞬间死亡。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是最完整的神-人，也只能焕发转化过的创造力量。同样的道理，当一个入门者为了治疗病人而焕发光芒时，他会把光的能量转化到普通人可以随的程度。由于生命杵是一个迷你型的约柜，但它不像柜那样，储存着未经转化的原始创造性的能量。入门者便透过生命杵这样的工具，引导适当的力量进入病人的中枢神经。

“这生命杵所散发的是使用者所注入的能量。如果一个未开化的，自私的人拿到这个生

命杵，会因他的自私而注入负面的能量，将导致疾病、瘟疫、地震，甚至像原本神之子的家园被毁灭时的巨大灾难。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入门者绝不把这秘密泄露给未入门的人了？”

“我明白，也了解我父亲何以能奇迹般地，挽救濒于死亡的男孩的生命。但是，当我们的政权转到人之子手中时，你是否会销毁这魔术秀的生命杵呢？人之子无法享用它真是可惜啊！”

“我的孩子，”普塔霍特普说：“每一个生命都得活在适合他们进展阶段的状态中。如果我们把生命杵的机密泄露给尚未进展到较高意识层面的人之子，他们会立即拿它做为彼此残杀的武器。”

“人之子尚未做好获得这些知识的准备，他们要很久、很久以后，才能进展到可以使用它的阶段。我们现在所用的生命杵，以及约柜，将会被最后一个拥有这秘密知识的入门者带离埃及。但是他将没有机会建立旋转它的金字塔，他只能把能量减低到最低程度，并尽他所能地做一个绝缘良好的罩子，把它盖起来。当最后的入门者感到自己即将离开地球时，他会把生命杵销毁。约柜则会持续放射能量，人之子会把它带到不同的国家，直到约柜的能量完全消失为止。那时这约柜也会被销毁。

“后世的人将只能从记录中知道有约柜及魔术棒这样的东西。他们会这一切当做童话故事，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当人们要象征伟大力量时，他们会用一根权杖来表达空洞的权力。他们用它来表演或欺骗，自称是魔术师的人，将模仿确实存在过的方法来表演他们的骗局。

“几千年之后，当曾经生活在这一时代的神圣种族，却不慎跌落深渊的神之子，重新投生地球，并回忆起这古老的真想，把这资料提供出来时，人们将能真正理解这巨大能量的本质。他们将能证明他们的记忆是正确的。人之子将重新发现所有古老的知识，包括至高真理。

“当然，大多数的群众仍然无法理解这些秘密，未入门者将咒骂、嘲笑这些重新发现的知识。然而，这是人类的途径，人类必需走过许多自己所制造出来的磨难与伤痛，再一点一滴地领悟到神圣力量不可玩弄。

“他们将理解这些力量必须受到尊重与敬爱。因为上帝赋予人类一切力量与福佑；只是无知的人类把它弄成祸害与诅咒。”

“我的灵魂之父，”我问道：“您说金字塔是用厚厚的石头所砌成，以便隔离这些设备所焕发出来的频率，那么您又如何从外面传导这些频率呢？”

“金字塔中的墙壁中有通道，我们以不同的方向建立正负杆状物以及阴阳两个方向相反的通道，我们透过这些杆状物与通道引导能量，以控制天气，获利需要的雨水。其他金字塔也有不同装置。”

我问道：“当人之子掌权时，在我们国家金字塔中的约柜以及其他设备都将被销毁，金字塔便是空荡荡地，那么大祭司以及许多其他祭司及入门者将会如何呢？”

“金字塔不会变得空荡荡地。当所有的设备都移开时，除了大金字塔外，最后几个入门

的法老们将把这些金字塔做为他们的坟墓。他们的身体将继续散发神圣创造势能，保护这块陆地不受邪恶所侵袭。保存良好的灵体将帮助这个国家维持几千年的力量。但随着时间的消逝，大部分金字塔的坟墓最终还是会被无知的人所破坏。”

“那么大金字塔会怎样呢？”

普塔霍特普的眼光朝向远方，仿佛在观察那边的事物。然后他的眼光回到我身上，并对我说：“当神之子的所有设备都被销毁时，当庙宇中的祭司与入门者离开这里时，大祭司以及他的助手将从里面用石头把大金字塔的入口封闭起来，这样人之子便无法进入其中。当他们完成他们最后的职责时，他们便让自己的身体完全消失，不留丝毫痕迹。这样，这大金字塔将封闭几千年的时间。然而，入门的工作不会停止。成熟的灵魂将持续在这里入门，当然，它将不再是以他们的身体在这里入门，而是在较高的灵性层面上入门。这些人将在梦中或视野（vision）中经历他们的入门。”

普塔霍特普停止说话，我们彼此相看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我理解他不想再说下去，但我还是有其他的问题要问。

“我的灵魂之父，金字塔这样的造型有它特定的理由吗？为什么它们不像其他的建筑物那样，不是立方体的造型呢？”

普塔霍特普微笑着：“金字塔正是立方体的造型啊！但你今天已学得够多了，下次再告诉你其中的原理吧。”

我了解普塔霍特普已结束今天的指导，但我还想离开。我希望他教我如何使用生命杵及约柜。

他微笑地看着我说：“当你通过入门之后，你便可以接受使用生命杵与约柜的许可。不过，要使用这些设施，你必须在入门之后达到第七级的层面。这些秘密是不可以随便传的，它太危险了。要有耐心。虽然时间只存在于你的思想中，但是，一切事情仍需要时间才能成熟。”

接受他的祝福之后，我便离开。

---

博纳：读完这篇文章后，我完全沉浸在那浩瀚的神圣智慧之中，无法自拔。不知道别人怎么理解这些资料，我是完全的臣服于大祭司的教导。以往也读到很多传递下来的有关古文明的资料，但是要不就是加入作者的诠释，要不就是全然的以较高次元的角度来说明，两者都无法满足我知性上的需求。

蒂娜：这是因为在这时候，这些教导正好符合你目前心智的进展之故。你的机缘正好在这时候成熟。你多年来在光中的运作，使你的文字慧已开启到一定程度。普塔霍特普的教导，将持续到第三十五篇，它将越来越深。我希望还未能理解这些教导的朋友，心理上不要有所怀疑，不要为此起烦恼。我一二十年前，头两次阅读时，尽管知道它蕴含了极高的智慧，却无法吸收与理解，直到现在，虽说意识层面终于理解文字的意思，但它就像“光的课程”或其它经典一样，蕴藏在文字里的含义，是层层深入的，因此我觉得自己也仍然未全面吸收。

不过作者的灵魂旅程以及普塔霍特普的教导已带给我许多震撼与成长。

博纳：普塔霍特普说：“物质世界有四种显现，以七个八度音阶的频率来表达。”这七个八度音阶是不是指矿物、植物、动物、加上 1、一般人类，2、天才，3、先知，4、全知全能的神-人？

蒂娜：如果说每一个八度音阶代表一个物种的频率振动范畴，或者是的。

博纳：普塔霍特普对万物之源的解释，让我们了解何以上帝，造物主之光，无所不在。何以他显现在万事万物中。而当我们有意识的体验这创造势能，其实也就是让自己成为光并把光散发出去时，我们就是把这来自上帝的创造势能传送给这个地球。

蒂娜：“当一个入门者为了治疗病人而焕发光芒时，他会把光的能量转化到普通人可以随的程度。”使我了解到，为什么天使圣团的较高频率必须经由在地球层面上，愿意成为光的中心点的人类来焕发。因为经由我们载体的转换之后所焕发的能量，是我们周围的人所能随的。

博纳：普塔霍特普用音频的方式来诠释宇宙中不同物种的差异，使我了解为何我们需要逐步提升。因为我们不仅需要培养神经系统的随力，也需要达到能进一步超越身体感官的范畴，去体验至高宇宙圣爱的频率。这时就很庆幸自己当初跟随内在的指引，继续进入行星级别的习修。因为在静坐中，当我进入行星层面时，意识便进入第五个八度音阶，常常在这时候能让我偏爱到上师的圣爱频率，与上主的爱。

蒂娜：上师们要我们静坐时打开能量中心点，也就是为了让我们做好与较高层面互动的准备。透过与较高层面的连接，不断的提升自己的频率，才是化解生活当中那些缠绕我们的负面能量与纠葛的唯一法则。

博纳：普塔霍特普说：“尽管人类被赋予无限的创造力量，每个人只能焕发与他的意识层面相应的频率，因为他的意识只能与同一层面的频率互动。”难怪在我们生活当中，总是围绕着与自己频率相似的人。

蒂娜：所以当我们遇到与我们产生矛盾冲突的人时，就应该把焦点拉回自己身上，因为如果自己没有与那个人同样的频率时，就不会产生共振。可惜大多数人无法理解这一点，因此不屑以光的能量运作来使自己超越那束缚自己的意识与频率。

博纳：当大祭司在教导身体的频率与健康的关系时，仿佛就像在读光的课程当中，上师们的教导一样。

蒂娜：在课程的习修过程中，我们不断的与古老的智慧连接，上师们透过这些讯息不断唤醒那些不慎跌落深渊而重投生地球的神之子，回忆直这古老的真相。我想这也是我们会在此刻读到这篇文章的缘由吧！

博纳：普塔霍特普还说：“每一个生命都得活在适合他们进展阶段的状态中。”是不是就像世界上还是有些国家或地区仍然需要过着双鱼座时代的生活方式，追随着大量的教导，还

有偶像崇拜。是否因为他们的集体意识还尚未进展到宝瓶座的年代，所以仍然停留在那阶段呢？

蒂娜：我想不只是区域性的差别，同一个区域，甚至同一个家庭，也仍然有个体性的差别。因此，无论什么人处在什么状态中，所追求的是什么，我们都要理解那是最适合他们的。

博纳：有关金字塔的建造，以前听到的资料只说是透过音波建造的。现在才明白这所谓音波的说法背后的理由。

蒂娜：如果说，最早在地球上的神-人可以运用宇宙力量，去除地心引力所产生的重量，使最大的石头也能在一段时间内失去它的重量，那么金字塔的建造之谜，似乎就有解答了。

博纳：普塔霍特普说：“几千年之后，当曾经生活在这一时代的神圣种族，却不慎跌落深渊的神之子，重新投生地球，并回忆起这古老的真想，把这资料提供出来时，人们将能真正理解这巨大能量的本质。他们将能证明他们的记忆是正确的。人之子将重新发现所有古老的知识，包括至高真理。”这似乎就是作者的写照。

蒂娜：也是许多我们所认识的光之儿女的写照。可惜往往光之儿女与神之子将这些资料提供出来时，真正能接受与理解的人仍然极为少数。

博纳：我觉得自己能读到，并还算能理解这些资料，真幸运。入门的工作不会因金字塔庙宇中的神之子离开而停止，我能够透过光的途径而入门，更是幸运的。我以前一直对行星二入门庆典的确实性有所怀疑，现在我确信上师们确实在较高的灵性层面上为我们举办入门庆典了。

蒂娜：是的，普塔霍特普说：“成熟的灵魂将持续在这里入门，当然，它将不再是以他们的身体在这里入门，而是在较高的灵性层面上入门。这些人将在梦中或视野（vision）中经历自己的入门庆典。”看来进入行星课程之后，我们以金字塔的能量来运作，是有一定的道理呢。

博纳：不知为何，每读普塔霍特普的这几篇教导时，都会感动得落泪。

蒂娜：当你的思想、情感与普塔霍特普连接时，你可以感受到他的爱，也许在我们的DNA里，仍储存着对他的回忆。

### 33. 金字塔的造型：撒旦

在普塔霍特普的书房中，我再次的站在他的面前。“我曾向你解释过，一切物质显像世界的背后，都有一个趋使事物回到原始合一状态的势能。”他说，“这势能便是阴阳相对应的两半之间的吸引力。”

“你现在之所以能站在我面前，是因为地心引力使你的身体可以立在这儿不动。如果不是地心引力，你以及一切事物都不会立足于地面上，早就已经飘浮在空中。即使是地球本身，

也早已七零八落。”

“使地球上的一切事物不致散落的势能不属于地球本身，它仅仅是从地球中心向外运作的一股力量，如果物质本身没有阻抗力，便会被吸入这中心，但想想看，它会到哪里去呢？”

“靠近来一点，我示范给你看。如果我把不同的东西放在这桌子上，用绳子把它们绑在一起，在桌上开一个洞，从下面拉这绳子，所有桌上的东西，比这洞口小的东西都会从桌面上消失。它们是否随着拉力而走呢？而这拉力哪里来的呢？”

我想了一下说：“地球是有形的物质，有示它从虚空中分裂出来的，那么必然有与它相应的另一半，那么所有生活在它上面的生命都会努力想要寻求与那未显像的另一半融合。如果地球没有引力，所有的事物都会被吸到虚空中，但那不就是回到天堂的合一了么？为什么没有这种状态呢？”

“我的孩子，”普塔霍特普说：“是物质本身的阻抗力使一切事物不致消失。这世界上所有有形之物都是从宇宙的某一个点降落下来的，这个点便是它的中心。降落之后成为物质，但它无法再回到神圣合一的状态，因为阻抗力使它无法再回到神圣合一的状态之中。”

“只有经由物质本身的灵性，经由把物质转化成为精神，才有可能回到与天堂神圣合一的状态。如果没有灵性的帮助，物质本身永远无法成为灵性。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使自己的一部分进入物质中，以便使它有转回灵性的可能。”

“万古以来，每个受造物在其灵性自我的作用下，不断的由物质最深的结构中心向外散发能量，发展成不同阶段的生命形式，每个受造物皆由简单的原生物发展成最高的显现。在地球上，人类是最高进展的受造物。他负有把地球带回灵性状态的使命。事实上，所有的受造物，依他们不同的发展阶段，都负有特定的使命。每个人都将从只知道自己有一具身体到向神圣灵性觉醒。一个心灵意识与神圣自我意识融合的人，便实现了他的使命。他已使地球的一部分灵性化。他为地球进展所做的，使他自身的进展向前迈进了一步。”

“你知道为什么你会站在我面前么？因为地球的自我同时也是我们的自我。因此，要爱地球以及所有受造物，使地球迈向神圣的合一。驱使这合一的动力呈现在每一事物上，包括在我们身上所呈现的重量。这重量的势能存在于大自然的每一形态中，当我们建造一个建筑物时，我们必须顺应这种势能，绝不能与它逆道而行，顺着这股势能，方能有助于我们使建筑物长久的保存下来。如果我们逆着它的势能，我们的建筑物很快就会倒塌。”

“你已知道金字塔是最适合保存的建筑物，它可以经历几千年的时间，不被大自然所破坏。金字塔，尤其是大金字塔，是依据数学，天文学的诸多原理建造的，它可以用做为时钟与日历。其中道理以后我会教你。除此之外，它每一侧与底层之间的角度是 51 度，这使金字塔可以把阳光反射到海上，以及远片的沙漠，使我们的金字塔也具有灯塔的功能。”

“金字塔的建筑规则以及建造者的历史都记录在隐藏的陶片上。未来的某个时候，当人之子发现这些秘笈中的记载之后，还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方能理解我现在对你说的一切有关数学，天文学，以及我们的科学知识与资料。然而，在地球最黑暗的时期，这些记录会消失，因此，人之子只得自己去探索这些知识。”

“你必须学习三度空间的法则，它是基于灵性法则，是一切的基础。它就是：一切的显像的第一来源像是永恒的圣神，圣神是未显像的，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势能。而呈现在三度空间中的，只是他的显像创造。”

“为了正确理解这些法则，我们必须从圣神开始说起。然而，要讨论圣神，我们首先要了解圣神是超越可认识的范畴。因此，所有受造物对圣神的理解，只能以他自身的意识所能理解，及所能体验到的经验来理解。由于圣神存在于所有生命中，因此所有生命本身便是存活的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自身也可以成为神。然而，神在自性的完美中，因此只有已成为神，或不曾与神分裂的存在，才能理解神。因为只有神本身才能理解神。”

“事实上，即使是尚未开化的人，对神也有一些概念，无论这些概念是如何的朦胧与粗浅，也显示着神圣意识在他们之内。从另一角度来说，要完全理解上帝，成为上帝，意思是要与内在的神圣自我完全融合。这点可以说是知易行难！因为人类从神圣意识中跌落下来，只能依自己的理解去想像神。毕竟，一个有穷的生命，又如何去理解什么是永恒不朽呢？一个幻象，如何能理解，体验那永恒的，真实存在----神呢？又如何与他同样呢？”

“然而，人类仍然需要达到这一步。人类永恒的欲望，那无法抑制的渴望，将帮助他朝着神圣自我的方向迈进。上帝所赋予人类的智慧是最好的，也是最危险的礼物。它是可朽的个人，与永恒的非个人之间的桥梁。人类因具有智慧而受到诱惑，致使意识从神圣的合一中跌落下来。但也正是他的智慧使他能够把意识带回神圣的合一中。”

智慧使一个人得以理解真理，当他理解之后，他便会一直探索，直到他找到自我实现（realization of his self）的唯一途径。实现表示成为那特定事物的本身。只要我们还在谈论某件事，我们就不是那事物本身。你可以谈猫，谈狗，但谈论并不表示你已成为它们。同样的，你可以“想”你即是神圣的，创造性的自我，但只要是“思想”，你与它便是分裂的。

“当你的思想发送一个信号，作为思想者，你只是以思想与你所想的事物连结。但是你与它并不是一致的。你还不是你智慧所思考的事物。然而，你的思想智慧属于你，它是一件非常好的工具，它是你得以投射所有事物的镜子，你可以从镜子中认识到每一事物。但是你的智慧不是你！你的智慧是你之外的东西。因此，由你的智慧所发展出来的事物不是你生身，不是你的自我实现。”

“当人开始从他自身之外去寻找的时候，他往往只能以思想去想神，他可以真诚的向神祈祷，他可以全身心的爱着神，但这并不表示他与神已合为一体。因为人永远无法从他自身之外寻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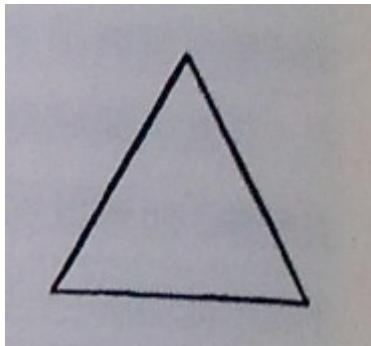
“在人类中心之内的造物主，是人类自我的终极显像，与自己中心离得最远的便是那小小的，个人的----小我意识。这个人的小我是上帝的形象所投射出来的身体。因此当人类探索着回归上帝，渴望重新建立与上帝之间的一致性时，他必须遵循他意识跌落时的途径：他必须使自己的意识远离那个小小的我，深入他的真实自我，他的造物主，直到他清楚认知自己在他之内。但这并不表示这个人认知他自己。”

“作为一个虚构的存在，由于它不真正存在，因此无法真正的达到自我认知。相反的，造物主在那个受造的人身上认知他自己。要克服分裂状态，回到合一意识的唯一方式是：停止只是想那个体的自我，不要只想作他们自己，而是认识他自己。在这个状态下，认知者及被认知者合而为一，没有分别。自我---造物主---认知自己在自己之内！”

“人只能以这样的方式体验上帝。这就是复活！在这状态下，他认知他是自己所创造的，并不断的在创造着，因此他自身就是自己的创造者。同样的认知自己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从对神圣自我的认知中，他同时体验创造性宇宙。在他达到自我认知的同时，也达到全知，全能与全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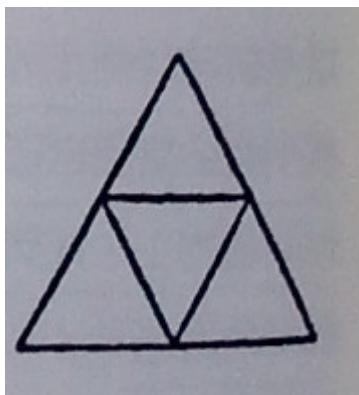
“神圣自我对自己的认知，可用数字来做象征性的表达”：

“神静止在他自身之内，即 1 在 3 之中，1 与 3 仍然是无法分离的合一。”



“在几何学上，等边三角形是上帝的象征形象，在其中，认知者，被认知者，与认知是等同无分别的，也就是：1 在 3 之内，3 在 1 之内。”

“每一种形态都是由能量组合而成的。因此，每一种形态都是创造势能的影像，其中蕴含着创造势能。神的原始状态是静止在他自身之内，他它是以三角形的形式来显像。由于它三个点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三角代表完美的和谐以及完美的平衡。当静止在自身之内的神，离开了那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无次元的单子状态，进入三度空间时，它成为创造性的神，并在数字 4 之内显现。”



“只要数字 1 与 3 在神之内形成一种联合，它们便维持着 3 在 1 之内，1 在 3 之内的状态。但是，当他们从合一的状态中分裂出来时，他们便走出了 3 在 1 之内，1 在 3 之内的状态，形成 4，因此，等边三角形之内隐藏着四个较小的等边三角形。”

“这法则也含藏着三度空间的关键数字 7。现在试着想象，由无次元的单子状态中，第一次显现在三度空间的能量。闭上你的眼睛，我将把这真理投入到你的意识中。”

我闭上眼睛，集中专注力。突然间我看到一个点，同时听到普塔霍特普的声音：“为了使能量从无次元的单子状态中浮现出来，并显现它自身，它需要一个出发点。一个尚未脱离合一状态的出发点，是无形无相的单子状态。一个出发点是一个单一因数，在它之内具有合一的数字，那就是数字 1。”

“从无次元状态中浮现出来的点，是这势能的第一个显现。一段时间之后，由点移动成为线。”我以内在心灵之眼看到一个点如何逐渐形成一条线，我听到普塔霍特普的声音说：“第一次元的长度产生了。本质上，线是无尽延伸的，因此这第一次元的显像同时代表数字1。”

“显像世界中的每一事物，皆有一个开始，和一个结束。一条线有起点，终点，以及起点与终点之间的空间。因此，一条线代表数字3，这是第一次元的关键数字。”

“现在你注意到，你无法在数字2之中找到合一。事实上，当代表单一因数的显像点形成之后，便没有数字2，直接跳进三个因数，那永恒的线代表数字1，但当它有一个起点及一个终点时，它自动代表数字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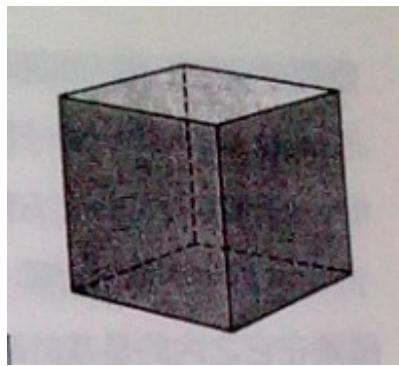
“为了使数字2浮现，必须在合一之中有一个分裂点。数字2只能诞生在二个并列的单元中。但也因此，在合一之外没有任何事物真正存在，一切都只是投射在自身之外的一个倒影。在这些投射的倒影是分裂的，代表死亡。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的心识与灵魂分裂时，便会产生许多疑惑。”

“让我们看第二次元如何从第一次元升起。一条线之中，包含了一系列的点。假设创造的能量在这些点中，以同样的势能，同样的时间活动着，每个点从它自身开始向外移动，形成一条线，由线形成一个等边四方形的面，第二次元--宽--便产生了。”

“四方形是四在一之内，一在四之内，因此它含有五个因数：四条显像的线：出发的线，终止线，左线右线，以及第五个因数：被这些线所包围的空白处。所以二次元的关键数字是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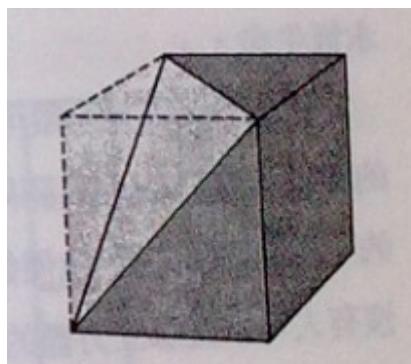
“但是创造势能不停的运作。平面也包括许多的点，如果每个点，以同样的时间，向外朝同一个方向移动，这些点便形成第三次元，一个平面体便形成一个立方体。第三次元由此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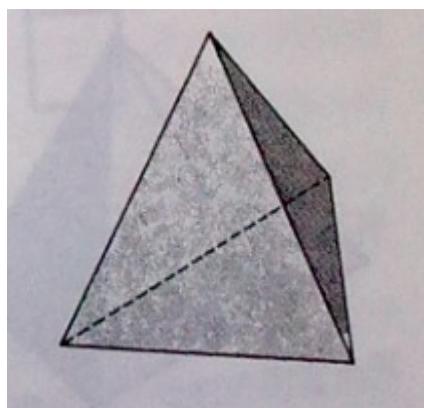
“立方体是 6 在 1 之中，1 在 6 之中，包含了 7 个因数：六个有限的平面以及第七个未显像的因数，即立方体所含的空间。7 是三次元世界的关键字。”

“如你所见的，物质的基本形态是正方体。各式各样的晶体皆依这法则形成，在它们之内，你会发现这种立方体的基本原理存在于不同的形态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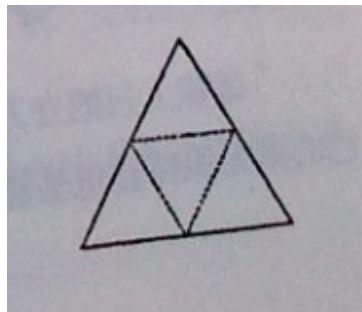
“如果我们细看立方体的特征，你会同时理解派生，变易（VARIANT）的法则。让我们从立方体某个角的一个点开始，试着在立方体所含的三次元中找一个面。如果你画一条直线，你所得到的，只是立方体中的两个平面。要找一个包含所有三的平面，我们必须从一个角切一条斜线到对面的另一个角。这样立方体的角便被切开。”



“如果我们以同样的方式继续切下去，我们把立方体的四个角都切除了，它就形成一个极为不同的形体；一个四面体，它的面是由四个等边三角形所形成。”



“因此，现在你看到那隐藏在立方体中的，是不同的形体，这形体不仅包含了长方形，也包含了四个三角形。如果我们把这些三角形做成平面的，它们便会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它是神的象征。”



“四面体与等边三角形一样的，是由平衡与和谐所形成的产物。由于每个角的点都是同等距离，四面体的角与角之间没有张力或压力，而是静止的平衡，立方体的每一个角就像正方形一样，彼此间的距离是一样的的，表示四面体与立方体都在一种永恒张力的情况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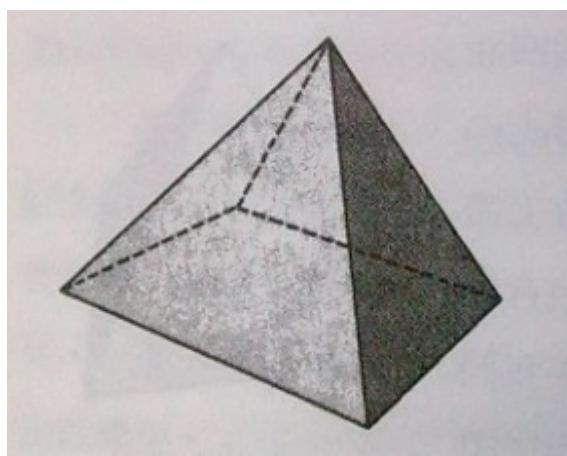
“三度空间的物质，是建立在立方体永恒张力的形态中，但是隐藏在它之内的是基于神圣平衡的四面体。整个三度空间的世界都是建立在这同样的法则中。”

“无论是植物，动物或人类的身体，都在这三度空间的法则中。隐藏在他们身体之内，肉眼无法看见的，是这较高神圣自我的永恒生命。”

“但是，只有人类可以经由思想，语言与行为来呈现较高自我的神性。当一个人只认同自己的身体，把神圣创造法则推向隐藏的，未显像的状态，他便像一个混浊的立方体，只呈现物质的特性。没有人可以从那立方体的外形中，看出他内在的神性自我。”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身体，语言，思想，行为都在表达神圣创造法则，不去突显或放大小我的，身体上的欲望，他便像一个清澈的立方体，让神圣四面体内的等边三角形清晰可见。”

“这种人只把立方体的物质，作为他在三度空间的基础，让自己的重力保持在这基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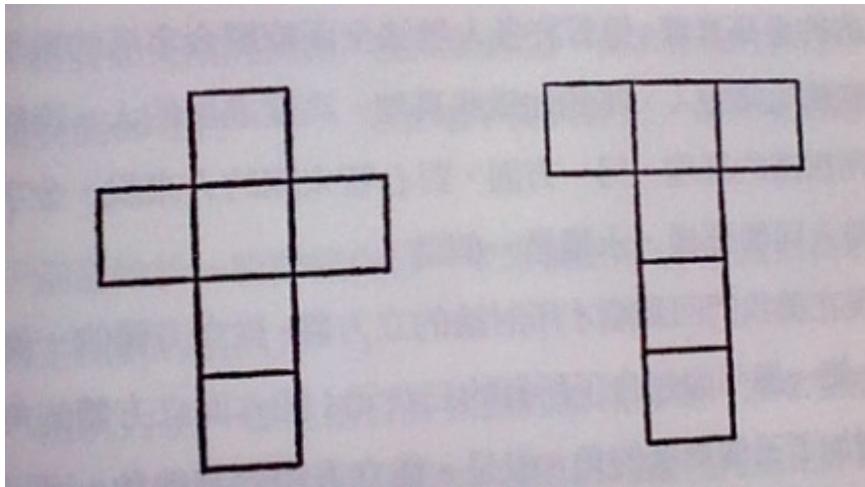


“把切割的立方体由里往外翻，便是一个金字塔。因此我们看到金字塔是神--人的象征，展现他无私的神性本质，是神在地球上的显现。”

“物质与灵性都完整的在神--人之内，也就是神性自我--造物主--在他之内，掌管物质与身体。”

“相反的，物质化的人之子，运用他的智力来满足他的身体，他的神圣自我便有如被钉

死在由立方体的四个正方形表面所形成的十字架 T 形十字架上。”



“物质化的人，在无知中钉死了自己的较高自我，也因此不停的为自己制造灾难。他变成被钉在神圣自我旁边的罪犯。”

“他的神性力量被剥夺，无法显现真实自我，受制于物质世界的法则。”

“他被钉在三度空间，由时间与空间两根大柱子所形成的十字架上。然而，死亡不是最终的结果。”

“因为即使他的意识沉落到最低的山谷中，神圣创造自我终会拯救在苦难中的人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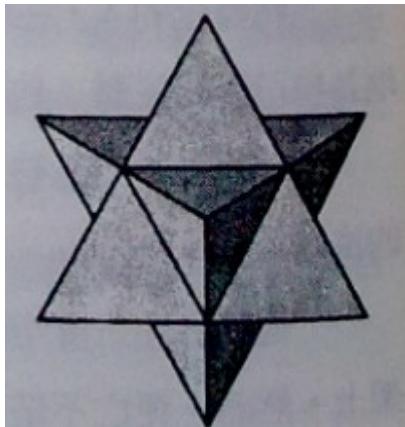
“痛苦使他觉醒，他的较高意识被唤起，经由神圣自我的救赎，他体验自己的复活，因为他认知到自己在他（神圣自我）之内。”

“逃避到远方的神之子之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这些隐含真理的象征。在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人们都可以在不同大小的石头上，金属上，陶土上发现这些揭示真理的秘密。”

“未来的数千年中，金字塔将持续存在着，向人们宣告在他们自身之内的至高真理。尽管许多人无法全面了解金字塔的数学与天文学，能听能闻的人，将认知这些真理，高度进展的人，将能够实现我们所揭露的真理。另一方面，对心智未开的人来说，金字塔则像狮身人面像那样，永远是一个迷。”

“现在让我们回到刚才所讨论的立方体。从立方体的一个角开始切割，使一个平面包含了所有的三次元。把六面立方体的角切下来，就增加了三个更多的角。但是，从立方体的其他角，可以再切四次，这立方体便成为二个四面体，每一个都正确的反应着对方。”

“这两个四面体代表可认知世界的最深法则：两半之间相互对应的关系，阴与阳的关系，事实上，他们互相含融，形成完美的平衡，是神性的左边与右边。在受造的世界中，他们包含着两个相对的法则：灵性法则与物质法则。”



“灵性是上升的，物质是阻抗的（SPRIT IS LIFT，MATTER IS RESISTANCE）。灵性法则是向外焕发的，给予的，无私的。物质法则是向内收缩，冷却，麻痹的。”

“只有人类可以有意识的结合这两个法则。他连接灵性世界与物质世界。他能够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他的身体属于物质世界，受制于物质法则。但是，他的思想，语言与行为可以是给予的，散发无私精神与宇宙圣爱的。在正确的时间与地点，所有的法则都是神圣的，但是反之则是邪恶的。”

“物质如果没有阻抗力，便无法创造。在未显像的神性中，所有的创造势能都在合一中，完全的平衡与静止，仅存在着潜在的力量。”

“创造始于一股势能从合一中分裂出来，并在自己身上设置了与造物主相对的阻抗力。”

“阻抗力是一种与他（造物主）自身相对的阴性力量，以承受创造的频率，并且透过这种阻抗力而创造。这阻抗的灵性力量正好对应神的显像层面。这种向心力，冷却与凝结的特性，是创造物质的因素。”

“以石头为例，那使石头凝结在一起的便是这种使物质冷却，凝结在一起的阻抗力。”

“当神圣灵性进入物质时，当圣灵披上物质的外衣时，无机的物质便成为有机的生命。这时，基于物质法则，一股具有动力的能量--撒旦--从中升起。他所反映的影像，就像任何具有生命的受造物一样，由上帝把自己的生命注入其中。”

“由此，你可以看到，撒旦是神圣灵性经由物质法则，转化成为有机生命体。撒旦原本是无生命的物质，是神圣灵性使它具有生命。”

“每当人的意识与物质法则认同时，他的思想，语言与行为便不再遵循神圣法则，而是遵循物质法则。是人使撒旦具有生命，人自己成为撒旦。如果没有人类自身，撒旦无法存在。因为没有人本身，撒旦只是一种无意识的势能。”

“撒旦只能依物质法则而生存，只能活在人的意识中。这些人的身体受繁衍物种的大自然的势能所驱策，他们又因受到自己的身体的驱策，而呈现贪婪，嫉妒，虚荣与自私。没有任何受造物是自己遇见撒旦的，因为没有人类，撒旦便无法存在。没有人类，撒旦只是物质。只有在人类的脸上，我们可以看到撒旦的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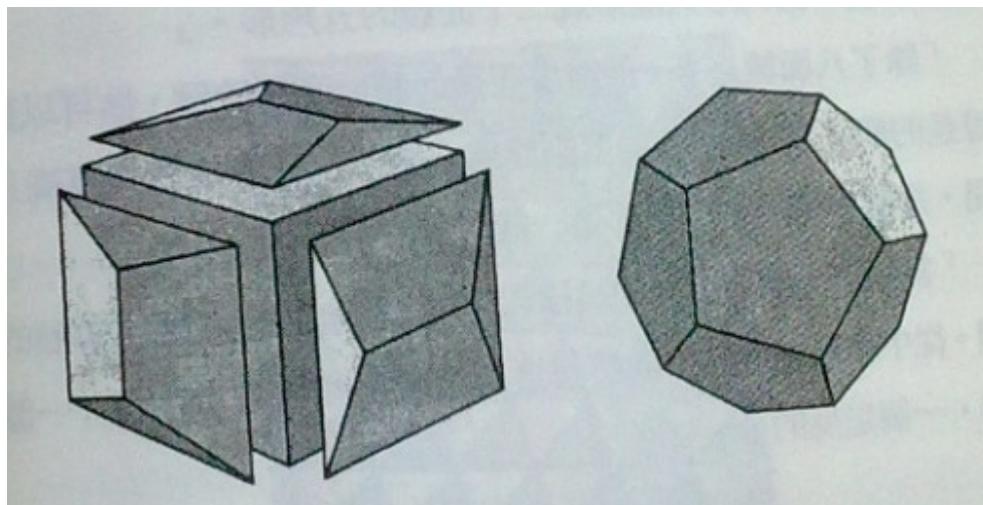
“当身体死亡之后，撒理随着尸体成为物质。当一个人与物质法则认同时，自己也就随着撒旦死亡，在死亡后，变成无意识。撒旦将他带入黑暗，无意识的无机体的生命中。”

“那些与神圣灵性认同的人，身体虽然失去功能，却能从中解脱，不再为物质所束缚的人，便融入在永恒的光中，在上帝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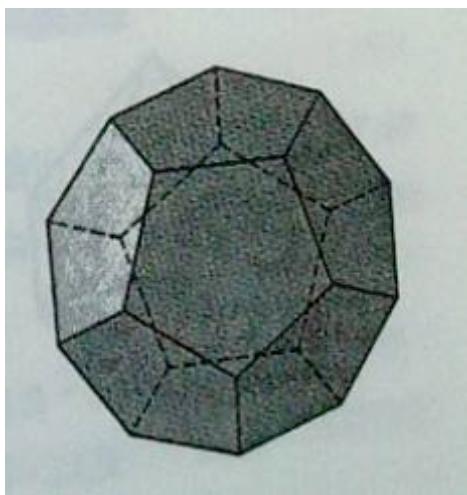
“两个四面体包含在彼此之内，代表创造的两极是完全均衡的。整个创造--动荡与运作--是基于这神圣的平衡。它是内在法则经由所有形式而运作。”

“就像你所看到，立方体是最原始的物质形式，立方体是建立在神圣的四面体上。由三角形所形成的四面全、体与立方体有着同样的面。人也是一样，在他的内在，有一个与神圣自我联系的层面。这就是为什么，人只能在他自身之内找到神性。永远无法从外在的世界找到内在的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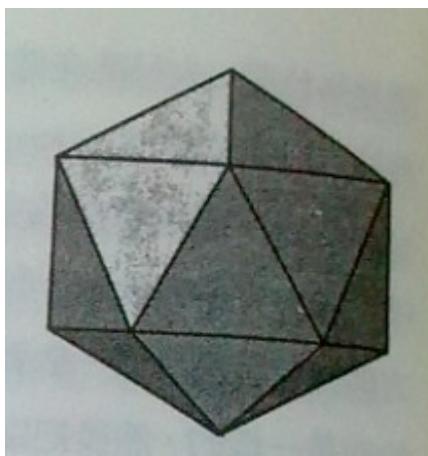
“当人把注意力放在外在世界时，他便困在没有灵性的牢笼中，直到经过许多痛苦与折磨，他才找到神性。现在让我们检视立方体的不同结晶体。拿着像层顶的六个几何体，它的底层与立方体的面是一样的，然后把这些几何体放在这个立方体的面上，让它们不同的边互相连接。”



“这样便形成包含十二个等边的十二面体的五角形，这十二面体的五角形显示了漫长的意识途径。现在我们要从这最后的结晶体来看它显示的结果：由二十个等边三角形形成的二十面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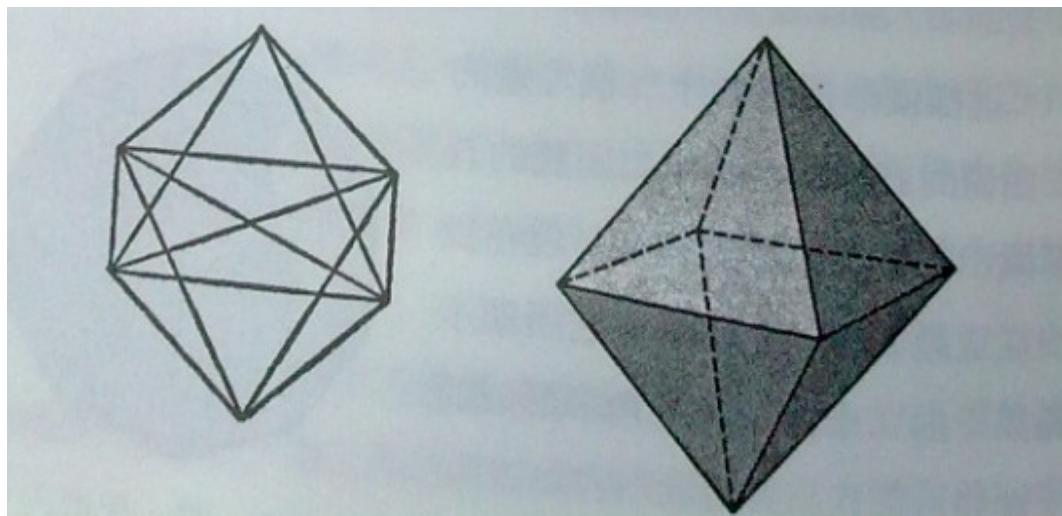
这样，从这二十面体，我们可以发展成四个有着同样的面积的晶体：四面体，立言体，五角形的十二面体，以及二十面体。”



“一个常见的晶体，只能由三角形，长方形以及五角形所形成，长方形及五角形由三角形，四面体，八面体及二十面体所形成。正方形只能形成立体。五角形只有形成二十面体的五角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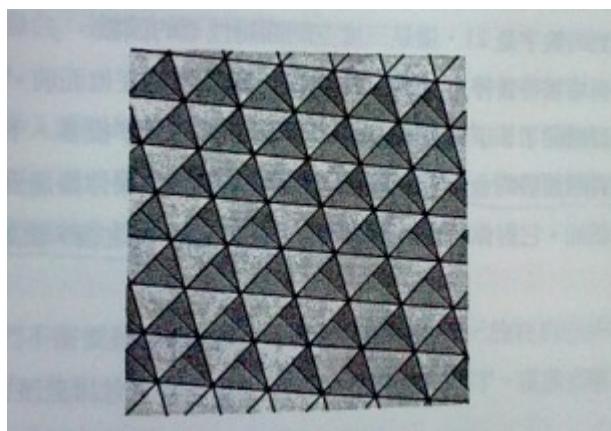
“除了八面体之外，你对这些几何体已有所了解。你可以画三条等长的线，以 45 度的角度来建造八面体，每条线有长宽高三度空间，这样中间的三条线都是一样的。”

“当你把三条线的终端连接起来时，便会形成八个三角形的八面体。从中你可以看到八面体包含两个底部相等的金字塔，一个是正的，一个是反的。”



“如果我们把这八角形切割成为平等的面，彼此间的距离是一样的，我们便制造无数的小八面体。但是这些八面体不会充满大八面体的空间，相反的，你可以看到，小八面体之间的空间，在六面立方体的空间之内。”

“你可以把空间继续割分下去，那小八面体的空间将永远存在。这样，你可以看到每一个都是基于神圣四面体的立体空间，代表绝对的和谐与绝对的平衡。”



“同样的道理，所有肉眼可见的受造物，皆静止在它自身的神性点上。超越一切显像 创造，静止在自身未显像的状态中。上帝无所不在。”

“现在让我们回到不同的，互相包含，或相互重叠的几何体：四面体，六面立方体，十二面的五角形，以及二十面体。你将从它们的互相关系中看到更深层的法则。立方体是一种有六个相等的正方形侧面的正立方体。如果我们从四面体，六面立方体，二十面体的五角形以及二十面体中，取每个几何体一半数字，我们得到的数位是 2, 3, 6, 以及 10，如果我们把这些数字相乘，就是 360，一个圆的数字。如果我们把这些数字加起来，我们得到的数字是 21，这是三度空间关键性数字 7 的因数。”

普塔霍特普停止说话，我沉默的，敬畏的站在他面前。“现在，你可以离开了。”普塔霍特普说：“你今天已经学了很多。下次我们将谈到四面体的金字塔，它含有更深的道理，如果你要达到全面的自我认知，它对你是极为重要的。”我向他鞠躬之后，便离开了。

博纳：

这一篇我一看再看，看了许多次，看完就感觉全身瘫痪，它太博大精深了。

蒂娜：

“如果没有灵性的帮助，物质本身永远无法成为灵性。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使自己的一部分进入物质中，以便使它有转回灵性的可能。”这使我明了为什么宇宙万物都有神性。

博纳：

我也是看这篇后，才明白为何每次静坐完之后，都需要回到黑色能量中心点，让自己落实地面。原来我们得以在这物质世界存活下来，就是依藉这阻抗力来支撑的。而地心引力就是阻抗力最好的说明。

蒂娜：

它使我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透过光的能量的运作，来达到与所有次元融合，并从中获得平衡。

博纳：

许多人隐隐的感到自己具有使命，但总是不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在这里普塔霍特普明确的告诉我们说：“一个心灵意识与神圣自我意识融合的人，便实现了他的使命。”

蒂娜：

我们不需要把拯救世界，或全人类的工作，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只要把焦点放在提升自己的心灵意识便可以了，这让我松了一口气。

博纳：

是的，使地球的一部分灵性化便是很大的功德。很多人认为行星级次的运作，主要在于引导光的能量，经由光的网路进入地球，感觉这种运作既没什么意义，对自己没什么好处，殊不知我们为地球进展所做的一切，使我们自身的进展也向前迈进了一步。

蒂娜：

“上帝所赋予人类的智慧，是最好的，也是最危险的礼物。”智慧是完善生命，使灵魂得以进展的关键，而透过“光的课程”这一途径，我们得以逐步开启内在生命的智慧。

博纳：

“物质化的人之子，运用他的智力来满足他的身体，他的神圣自我便有如被钉死在由立方体的四个正方型表面所形成的十字架或T形十字架上。”这段话使我想起，当我经过行星七<十字架，心，与玫瑰>的图形与密码的运作之后，感到自己放下了许多束缚。

蒂娜：

在那一课的讯息中，上师们告诉我们说：“心”承受着痛苦的十字架，“心”负载着关注的负荷与十字架。“心”铭记着对爱的匮乏，封存着所有对爱的否定的影像。当“心”无法获得释放时，它变得软弱……因此教导我们向“释放因果的十字架”交托我们存在的意愿。

博纳：

三角形，以及金字塔的能量架构，也是一种图形与密码，一种光的语言。在这里大祭司

以几何学的原理来让我们更加了解为何建构金字塔的能量场可以帮助我们在宇宙之中保持自身的平衡与完美。

蒂娜：

大祭司以几何学等边三角形来象征上帝的形象。1在3之内，3在1之内。在其中，认知者，被认知者与认知本身是无分别的，因为神静止在他自身之内。这也说明为何行星级次的课程，教我们从建立三角形的能量场开始，原来它是物质在宇宙中存在的基础架构。

博纳：

当中提到2是如何产生的原理更是超凡入胜。原来2的存在便是为了让我们能辨识物质的显像，也是最源头的分裂。它让整个存在从无次元状态中显现出来。以此类推，每个次元都是由分裂而产生的。一切事物都是由自身所分裂出来的另一半来辨识的，而相互对应的关系，便形成完美的平衡。所以永远有未显像的另一半与我们所认知的显像世界构成平衡的阻抗。

蒂娜：

科学的层次从生物，化学，物理，到数学，而最终就是进入哲学的领域。我们从大祭司教导的最基本数学原理，进一步明白宇宙的运行法则，而这些原理也同时带领我们进入哲学领域的探讨。数学的确涵盖了宇宙最原始的奥秘，然而以我们的智慧目前还无法彻底明白当中的道理。但它毕竟使我们明白，宇宙的运转蕴含着生命中最奥妙的原理。

博纳：

普塔霍特普说：“但当一个人与物质法则认同时，身体死亡之后，撒旦会将他带入黑暗，无意识的无机体的生命中。”难怪一般人对死亡会有很深的恐惧。

蒂娜：

而“那些与神圣灵性认同的人，身体虽然失去功能，却能从中解脱，不再为物质所束缚的人，便融入在永恒的光中，在上帝之中。”我看许多心灵意识与神认同的人，临终时的祥和与宁静，对世间的一切事务了无牵挂，我相信他们确实进入了永恒的基督之光，无远弗届的佛光之中。

博纳：

因此，我们得在生命结束之前，做好心灵上的准备，这点确实太重要了。

蒂娜：

生命无常，我们已知这种准备不是我们用头脑去想这道理就可以做到的。我们也知道，真正的达到所有层面的净化，细胞组织里的思想意识都提升到与较高次元之光的能量共振，需要一段有意识的在光中运作的时间。

博纳：

要做到“我即是光”，要达到真正的与光融合，而不只是停留在对光的冥想，或在光中运作的初始阶段就可以了。这对我来说，还有一段遥远的路要走呢，看来我要多保重自己，现在还死不得呢！

## 34. 神的四个面

我再次站在普塔霍特普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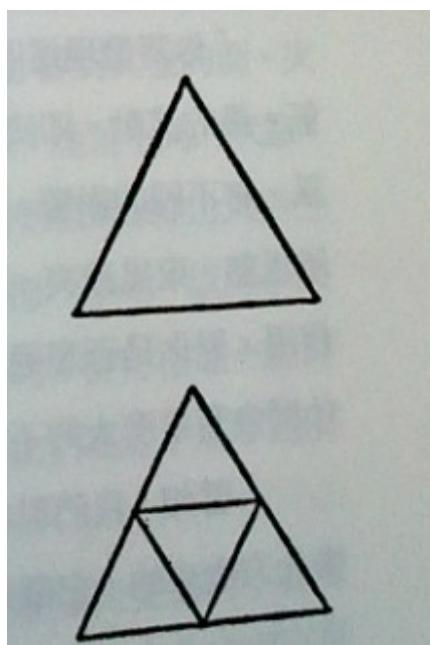
“我的孩子”他说：“今天你要学的是神的四个面。”

“这将有助于你认知在你之内的四个神性面。神的四个面蕴含着一切创造。万事万物，包括你在我内，都是由他的四面所造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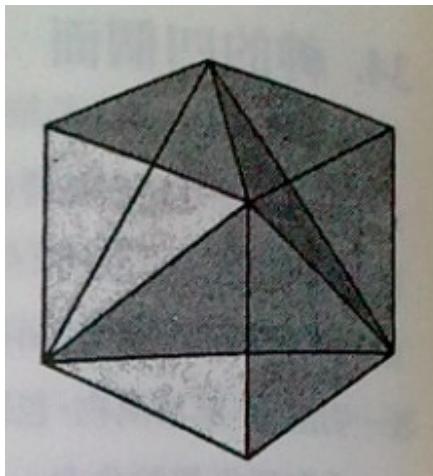
“有形世界的生命，上自以太阳为中心的各个大大小小的宇宙，下至最微小的原生物，都围着上帝的四个面而环绕着。”

“神的初始状态有如等边三角形般的，静止在其自身之内。我们说上帝是 1 在 3 之中，3 在 1 之中。但是，就像这等边三角形一样，在它之内有一个数字 4 的可能性。当它们从未显像的状态进入显像的状态时，基本的三个面必然会产生分裂，这时 1 在 3 之内就变成 1 与 3，因此产生了数字 4。”

“看看这等边三角形：你所看到的是一个有三个边，三个面的物体。它包含了隐藏的，未显像的数字 4，因为等边三角形可以分成四个更小的等边三角形。”



“当三角形从未显像的状态，进入显像的状态时，在三度空间的世界就变成四面体。如你所看到的，六面立方体最初始的物质显像，包含了隐藏在未显像的四面体之中。”



“四个三角形所形成的四面体，是神性与物质联系的区域，它们与去角的立方体之内的区域是相同的。金字塔的四个面代表神的四个面，每一面单独显现每一来源的每一个面貌，神静止在它自身之内，并超越一切创造。金字塔揭露了生命的实相，也就是生命法则。在其中，神永远是，也绝对是，将他自己显示在物质世界，因此，他存在于所创造的一切事物中。神以四个面来显示他存在于宇宙的每一个角落上。”

“地球的四个方向以及向天空所焕发的，有不同影响。一切都出自天堂的合一，我们可以用四条大河，以天堂为源头展开它的流动，来比喻生命之树，善恶真知，以四个方向流入显像的世界。”

“你将发现这四重显像存在于一切受造物之中，最明显的是空气，风的流动。即使是最迟钝的人，也知道从四个不同方向吹来的风，有不同的影响。北风干冷，在许多地方甚至可以使水结冰。南风温热，东风凉爽，西风湿度较大。你很早就知道这四种风的不同作用，但你是否想过，同样是地球上的风，只因为来的方向不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

“譬如，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风，如果它吹向南方，表示风是从北方吹来的，它带来凉爽的气候，使所有的生命都感到舒服。如果它吹向北方，表示风是从南方吹来的，它带来温暖的气候，刺激所有生命的繁殖力。为什么同样是地球上的风，就有这么大的不同作用与影响呢？这是因为风所吹的方向不同之故。它带来温暖的气候，激发一切有情受造物的繁衍。为什么冷风与热风可以起源于地球表面的同一个点呢？使人安静的，与刺激人的风，一边带给人们潮湿及大量的雨，另一边却带给人们干燥的气候呢？这一切都是因为方向不同之故。”

“这就是空间的法则，我们称之为神的四个面。”

“第一面是神的北面：炽热，具有激发性。这就是为什么南风带来热度并刺激万物孕育新的生命。”

“第二面是神的西面：清凉，使每一事物活动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东风是提神，凉爽的。”

“第三面是神的东面：温湿，使人昏睡。”

“第四面是神的南面，它是冷的，具有收敛性，神四个面中，第一个并且是最重要的物质显像是火，因为它影响到其他的面。火的性质决定了气候的冷暖。由于它所散发的能量，

产生不同的状态：温暖与干燥形成气体的状态，阴湿形成水气，冷形成干硬的土地。”

“你会发现这法则存在于地球的每一处，每一草木。以房子来说。房子的南面接收来自北面的气流，是温暖的，植物在这一面长得最好。北面是寒冷的，西面是潮湿的。每当我们住在金字塔中造雨时，雨水从西面过来。”

“你不仅在风中发现神的四个面，也可以在任何受造物中发现它。譬如树的北面，受到冷风的影响，会长青苔。”

“你是否曾经想过，为什么人类只有一张朝着前方的脸呢？我们的脸朝着的那一面，是炽热的，给予的，然而，当我们转身背对它时，我们是冷静的。我们的肢体也是同样的，是向前活动的，我们只能将我们的意志力向前发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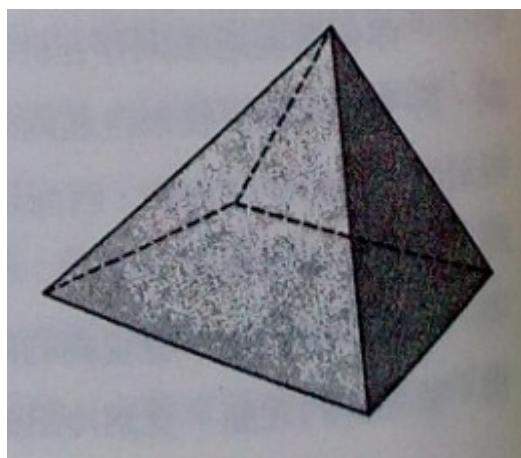
“为什么我们南北向躺着睡时，我们会睡得比较好呢？为什么动物会这样躺着睡呢？为什么甚至是鸟儿把它们的巢，蚂蚁把它们的窝以南北向建立呢？动物没有思考的智慧，但它们直觉的知道，什么样的条件，对他们生命的流动是最好的。”

“这是为什么当一个人想与神连接时，他会面朝北或朝东，但不会朝南或朝西。朝北或朝东，他可以顺着灵性的势能，而朝南或朝西时，他会发现一股势能刺激着他的意识与肉体的感认同。”

“在整个宇宙中神朝四面所焕发的，都是这样，同一方向产生同一结果。神的四面永远是不变的。”

“神之子在他们所到之处，都会教导人之子这些真理，教导的方式依当地人的特质而有所不同。在这里，人们的智力足以理解几何形体，从中领悟真理，我们便以金字塔来表达神的四个面。”

“有一些种族直接以灵性的经验来领悟神圣真理。当神之子到这些地区时，他们便建立巨大的石像，以人的形体，一个头，四张朝着四面的脸来代表神性。两者都在表达一个事实：当神圣创造力离开它静止的初始状态，进入三度空间的显像世界时，它便成为物质。金字塔清楚的显示它的四个面，每一个面的三角形，代表神的三个层面。这样金字塔显示  $3 \times 4$  等于数字 12。”



“这显示另一个真相。你可以从金字塔的象征中看到，神的每一面都含有其他三个神圣本质。成为十二个交迭的显像，呈现在宇宙中的每一处，在每一事物中活动着。从星球上的个体开始，到太阳系的行星，至整个宇宙就像是一个大圆套着小圆圈般的无有穷尽。”

“如果你能理解其中的一个圆圈，你就会理解宇宙的内在结构，以及在它之内的所有受造物的本质。因为整个宇宙都是基于这上帝的十二重显现。但是，首先你要知道，人类器官所能感受到的，都是由外而来的，你从外面看到的，无论是由上往下看，或由下往上看，由前面或背面看，从右边或左边去看，它与神圣如是存在的那一面正好相反。一旦你停止看，而是融入其中，你会发现你所看的与事物的本身是完全相反的。”

“当你看着一件东西时，你与它之间的关系是二元性的。你是一个观察者，你与你所看的事物是相对的两极。但是，当你成为某种东西本身时，你在一元性，神圣合一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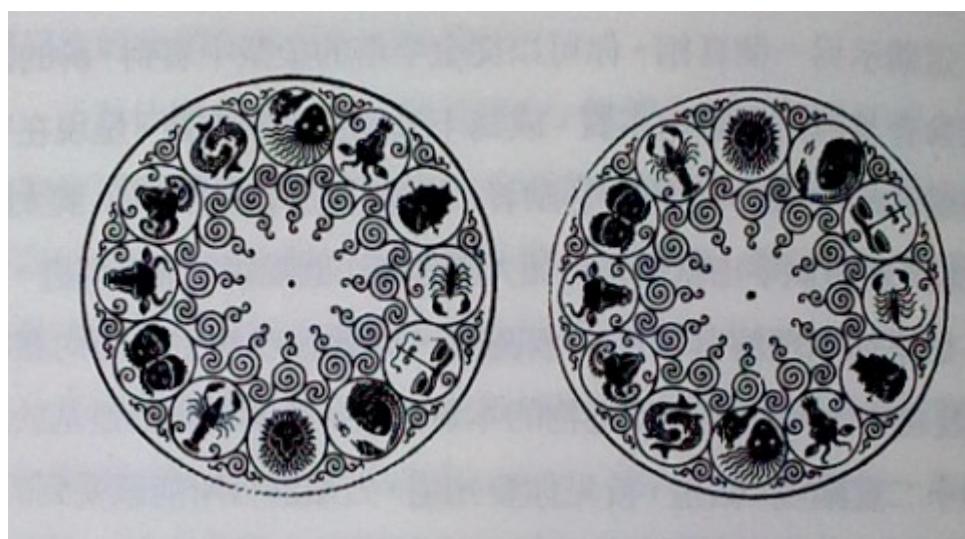
“譬如一个 E 字，它的方向是什么？”

“它由左向右。”

“很好，现在我把这个字母写在你的胸上，你成为这个字母，你与这个字母合而为一，它的方向是什么呢？”

“父亲，它是由右至左。”我回答道：“是的，正好相反。”

“现在跟我来，我将对你做更多的说明。普塔霍特普把我带到有着两个大圆盘的天花板下。两个圆盘有着同样的圆，只是图画是完全相反的。”



“第一个圆盘的图案显示，所有的头都朝向里面，第二个圆盘的图案，则所有的头都朝向外面。它们的顺序也是正好相反，一个由左向右，另一个由右向左。”

普塔霍特普把我带到第一个圆盘下，问我说：“你看到圆圈中的图，头都是朝上的么？”

“是的”我说。然后他带我到第二个圆盘下，问我说：“你看到的这些图什么样的呢？”

“是的，我的灵魂之父，我理解。”我兴奋的颤抖着，微笑着。

“它们的头都是朝下的，与另一个圆盘正好相反。并且顺序也不一样。”我回答。

“现在找一个你可以看到两个圆盘的圆都是朝上，并且是同样顺序的地方。”

我直觉的走到圆盘的正下方，突然间，所有的图案都改变它们的方向，头都朝上，并且顺序也都一样。但是，只要我稍偏一点，它们都又不对了。我回到中央，深受感动，我体验到如是存在的状态，这种发现的兴奋，使我晕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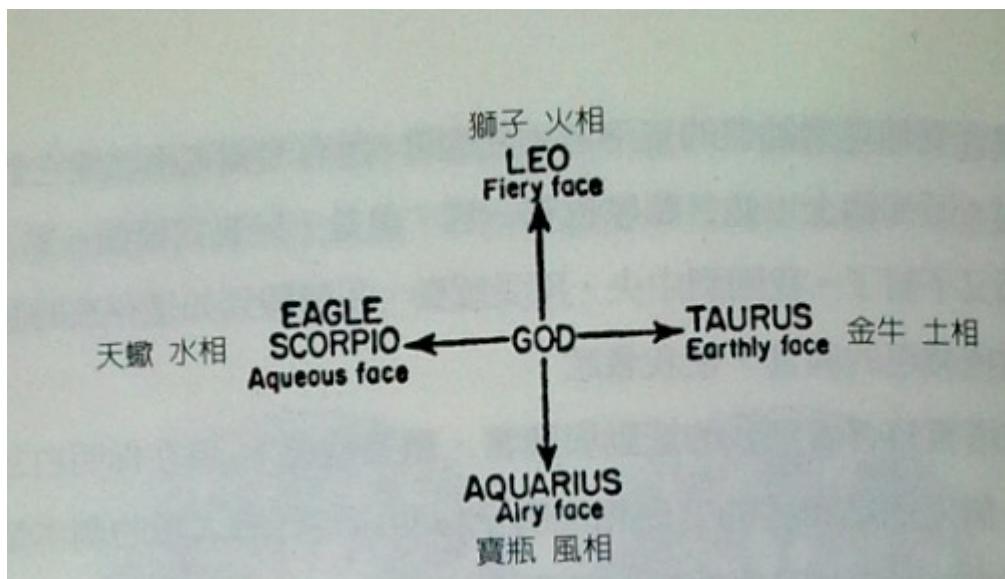
普塔霍特普看到我的感动与兴奋，微笑的说：“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一个人总是与神的方向相反么？你明白为什么人类的剧本是从左至右，而神性是从右到左了么？”

“是的，我的灵魂之父，我理解。”我兴奋的颤抖着，微笑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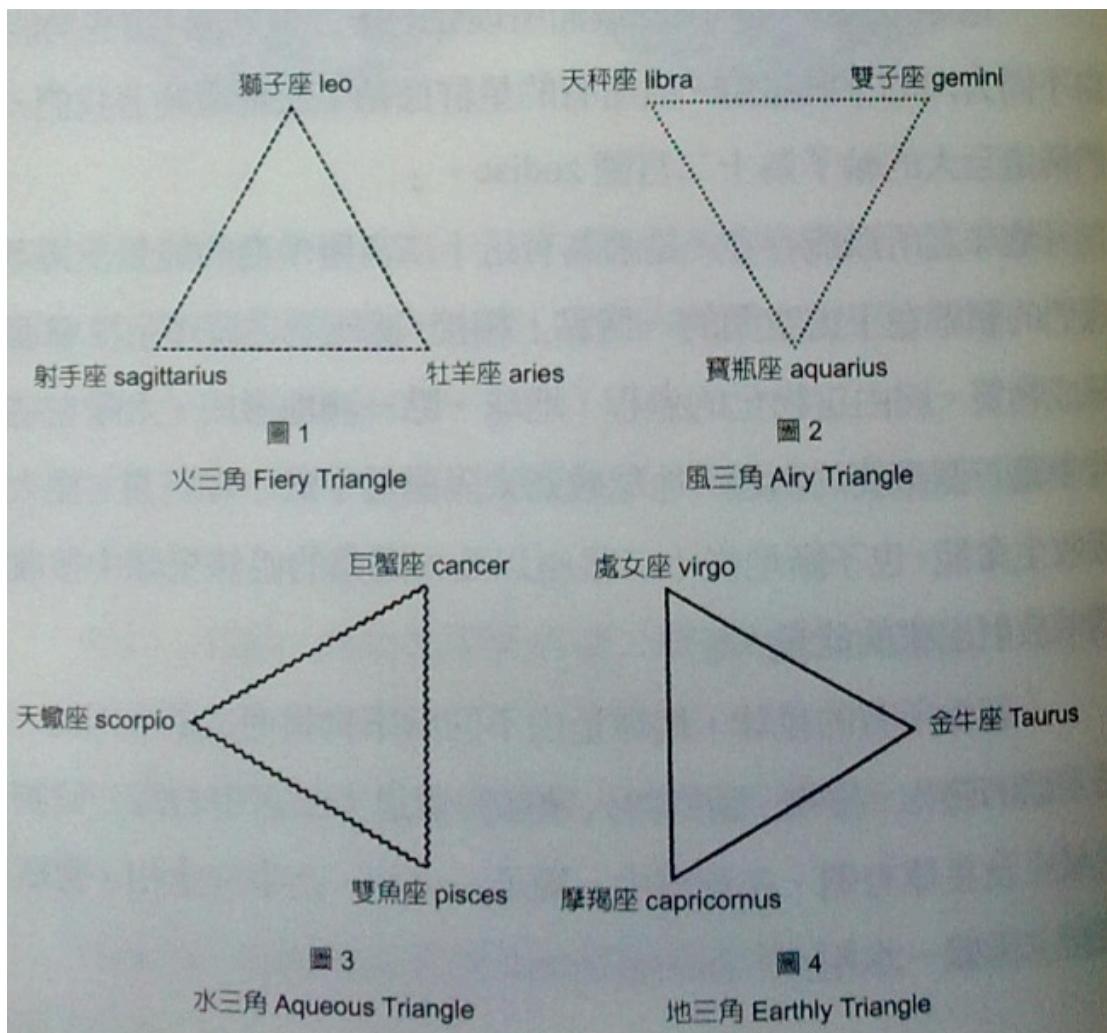
“地球持续接收神由四个面所焕发的十二种势能。这些势能来自不同方向的不同星群。但所有的星群像轮子般的环绕着我们，我们称这巨大的轮子为十二宫图 ZODIAC。”

地球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有这十二宫所焕发的能量支撑着。它们的频率在宇宙空间的一个点上相接，使能量之波产生撞击而浓缩成物质。经由这物化的过程，地球一点一滴的形成。太阳在这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地球成为太阳磁场中的一颗行星，从太阳接收生命能，也不断的从十二星座以及太阳系的姐妹星球中接收它们所放射出来的能量。”

“就像所有的星球，地球是由不同频率物化而成的，因此，在它上面的矿物，植物，动物与人类都与黄道十二宫中的每一个独立的星座及星球有关。在苍穹中，狮子--火相，金牛--土相，宝瓶--风相，天蝎--水相：



上帝的每一个面，都含有未显像的三个神性，这样十二宫的十二星座就成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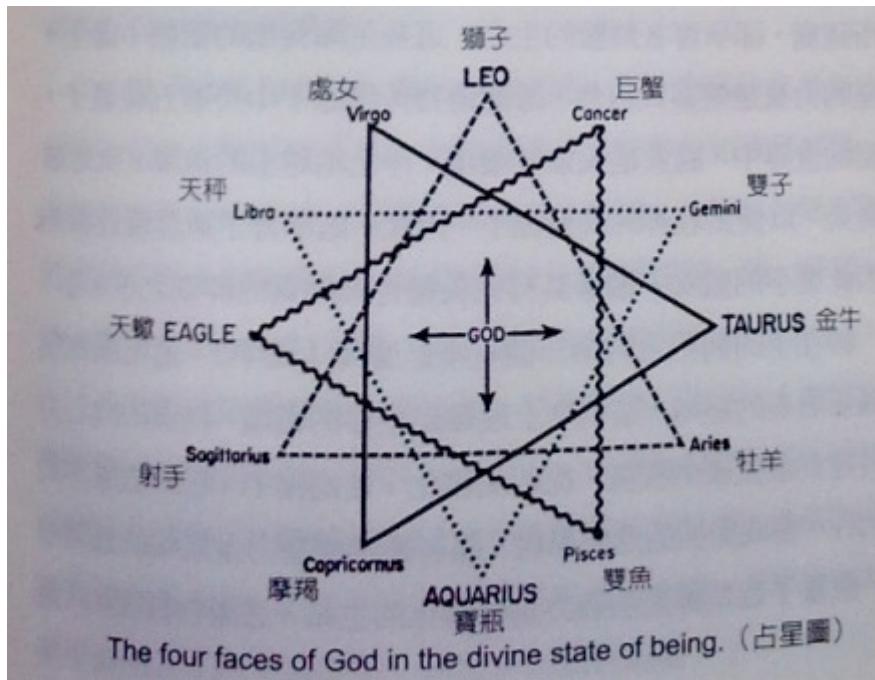


“狮子座是上帝的第一个显像，因此是整个十二宫中的崇高父亲。这就是为什么神的第一面的所有三个显像都具有父亲般的赋予生命的特质。”

“牡羊焕发着年轻的火，像年轻的父亲般的具有保护力量，他的力量弥漫在大自然的胸怀中，唤起新的生命，使它们展开活动。牡羊是春天的力量，是狂热与冲动的，就像公羊般的具有猛击的力量。”

“狮子代表有威严德高望重的人，一个焕发创造力的成熟父亲，他对孩子的爱，使他对孩子充满温情的照顾。狮子的力量像夏天那样。”

“射手星座已超越动物性本质，已克服身体的欲望，他的意识正朝着较高的目标前进。”



“上帝的四个面是如是存在的神圣状态。他焕发灵性的火花，是具有智慧温柔的父亲，以他的精神灵性，良好的思想，智者的忠告，帮助他成熟的孩子。”

“第二面是土的面向，是上帝物质性的一面，它们是金牛座，处女座，魔羯座。神在这面向的三个显像，都展现着母性的性质。”

“春天的时候，牛儿站在绿茵上，大自然像是一个穿着婚纱的新娘，正准备接收来自她的新郎的生殖力量。”

“黄道带的金牛座使大地得以接收生命的火力，并让它扎根。这样神圣种子得以在地球上获得生命体。金牛座所焕发的能量，使神圣自我成为肉体生命。”

“处女座--是天堂完美无瑕的女皇，是大自然的女神，从未被雄性所碰触，却孕育着无数的生命，这些生命从她的圣体中诞生。处女座的力量是丰富大自然，这就是为什么她手中持着五粒谷子。在神秘的世界中，处女是人类的灵魂，净化地球上的渣滓，使地球纯净无染，以便接收神的神圣种子。因此，她孕育了兼具灵性与物质，因此怀孕的处女，怀着具有完美灵性与物质的神圣之子。”

“神在土的面相的第三个星座是魔羯（山羊）。这种动物生活在满是岩石的区域，是地球上最难以生存的区域。物质的向心力使物质达到最坚硬的程度，从而晶体化。在过程中，它失去原本的不透明性，变成完美的透明晶体。晶石显示创造力量原始的几何形体。一个孩子也是神圣创造力量晶体化的生命。透过物质法则，透过向心力，压缩的力量，诞生在人类的灵魂中，迈向神圣自我的意识。”

“当一个人认同自己的动物性意识，他便像是居住着动物的牧场，圣子即神圣意识必需诞生在其中。”

“这项工作透过魔羯星座的专注力来完成。专注是人类要回到合一，回到失去的乐园的唯一途径。这就是为什么圣子诞生于太阳落在山羊座的时候。这星座所散发的能量帮助人类透过物质，即他的身体，全面理解物质的显像，并达到与神灵的合一。魔羯星座像是一个临盆的母亲。”

“神的第三个面：宝瓶座，双子星座及天平座，它是灵性本质。三个星座合起来所产生的动力，去除人类心灵的障碍，使人类的精神得以自由的向前迈进。”

“双子座具有真知之树的善恶两面。它所焕发的能量是两个方向的。它使人类既向左看，也向右看，以便\*\*知识与经验。它使人类经由生命的途径，像树枝般的向外伸展。人类在各种不同方向的曲折小径上探索真知。探索经验，人类想要听，闻，学习一切事物。双子座所散发的力量，便人类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望。”

“天平座所散发的力量促使一切事物进入平衡。人类经由学习所累积的知识与经验，都放在天平上。有价值的便保留下来，无用的便将它抛弃。和谐是经由这种平衡所产生的结果。进展的人类所具有识别的力量，使双子座的两种势能进入平衡。天平座向地球散发平衡与公正的宇宙法测。是赋予知识的显现。”

“宝瓶座所散发的灵性知识，聚合在双子星座中。宝瓶所散发的能量不受障碍或束缚。水是给予，运载实物给别人，不停的从它的容器中涌出生命之泉，这泉水流入世界最偏远的地方。”

“这些频率是灵性的高频率，充满活力，不被任何事物所阻挡。”

“上帝的第四面是巨蟹，天蝎与双鱼。这具有情绪的特质，以灵敏的感觉来显现。”

“巨蟹座显示它像螃蟹般，捕食之后，退回自己的蟹壳，安静的消化它，像征人类意识在向外探索，获得灵性的滋养后，退回内在心灵，独自内化它所收集的经验，澄清并赋予这些经验以生命力。巨蟹座展现个人在探索真理中的内省与自我解析。”

“天蝎座代表巨大的转折点，像一只缓慢爬行的蚯蚓转变成翱翔天空的苍鹰，恢复它的原本状态，他的意识便向神圣自我觉醒。蝎子必需杀死自己之后才能变成老鹰。这就是为什么天蝎座有两个名字。在它未转化的情况下，它被称之为蝎子，当它刺死自己，回到鹰的状态，像征自己的灵魂翱翔在物质世界，就是神圣的猎鹰何露斯（THE DIVINE FALCON HORUS 古代埃及的太阳神）”

“这星座所散发的势能是生命之火，它以身体的变化来显现自己。这势能使灵性穿上肉身的外衣，像新生婴儿般的诞生。这能量是诱惑之蛇的原形，引诱灵性进入物质，使它从天堂的合一中跌落下来。然而，它不在物质层面上活动，相反的，它将物质转化成为纯净的灵性，将性的欲望转化成为提升的势能，帮助跌落的意识回到天堂的合一中。没有这股势能，跌落的意识无法找到回归神的路。”

“鱼儿居住在浩瀚的大海中。虽然有时候它们会浮到水面上，它们会再度没入深海中。人性的本质像大海。他的意识在水面上，但是他最大的部分是在他深沉的潜意识之中，是引发他的思想，语言与行为的根。”

“从另一方面来说，一个达到救赎，完全认知自己，他的意识已进入神圣自我，并达到自我实现的人，便不再有意识与潜意识的分别。也就是说，他是清澈透明的，不再有自己未能觉知的潜在意识。象征性的说，他完全清楚自己深如大海的神性意识。阴阳两性的能量，像大海中悠游自在的鱼儿，在和谐中快乐的游动着。”

“双鱼座是救赎的能量，以无穷大我的深度化解个人的局限。救赎的伟大工作是在这星座所散发的能量下完成的，完成将物质转化为精神的工作。”

“现在你看到了每一个三角之间的关系，从物质层面开始，它们向精神层面上升或前进。但这不仅仅展现神的每一面的三个特质，四个三角密切的关系，使它们的中心点是同一的。使它形成圆形的十二星座，四个三角的多样性在进展的途径上是一连串的相互关系。”

“在星座之间还有第三种相互关系，就是相对两个星座之间的关系，每个都是相对应星座的另一半。”

“首先，让我们讨论进展阶梯的关系。它由牡羊座开始，所有生命表达皆从春天开始。春天有两个开始，一个是绝对性的，另一个是相对性的。地球及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在其自身之内，都有一个春天的绝对点。这绝对的春天之点与外在世界是独立的。另一个相对的春天之点，则依当时星相的位置而决定。”

“因为地球移动之故，它不停留在同一个地方，而是不停的转换位置。稍后我们会进入细节。”

“十二星座流转的顺序是：牡羊，金牛，双子，巨蟹，狮子，处女，天平，天蝎，射手，摩羯，宝瓶，双鱼。”

“所有浓缩成为物质，显现在物质层面上的，都必须以自己的速度，走过整个十二星座。人类的个体生命，是一个大的阶段，可以分成四个小阶段：孩童期，青年期，成熟期，老年期。这还可以再分成更小的阶段：年，季，月，星期，日。”

“每一个短期的生命阶段，无论是一天或一年，都会走过黄道的整个十二星座。”

“他在牡羊时期诞生，之后一个接一个的走过所有星座，达到狮子的成熟期，在双鱼时期结束物质层面的一切。就像我们每天在清晨起来，到晚上睡觉时又从世界消失一样。”

“在一天之中，上升到顶点之后，便开始下降。夜晚时，我们让身体休息，在入睡中让意识退到潜意识中。就像我们在地球生命结束时，把身体放下一样。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开始，开展，达到顶点，下降，最后分解。”

“个人的星座也随着主要的特质而转：牡羊看着某种东西显现或出生在这世界上，即使你出生的星座不是牡羊座也是如此。”

“因为每一次出生，无论外在的，或其他星座的影响力是什么，事物本质便具有开始的力量，这力量我们称之为牡羊，无论它在星际间或在个人的存在中。”

“这是每一个受造物之内的绝对面。它与所有其他星座，与显像生命，以及神的四个面的关系都是如此。总有一种内在的绝对显像，以及外在的相对显像。”

“出生之后，新的受造物必须自己扎根。这是在牡羊的协助下完成的。新生的受造物摄取食物，消化它，产生与外在世界之间物质性的连接，并为自己的身体制造获取所需之物的条件，这是金牛座的内容。”

“在双子座的影响下，新生的受造物开始累积经验，他的途径开始分叉，像树枝般的衍生分枝。这受造之物从自己所展开的不同方向中获得广泛的知识。”

“在巨蟹座中，它开始消化所获取的灵性上的知识与经验。开始发展它内在的核心。”

“经由狮子认所赋予火一般的生命能量，受造物开始成熟，进入庄严与宏伟。它开始发展自己的力量与能力，并实现生产下一代的职责，成为一个家庭中的父亲。”

“进入处女座开始收获。人类把自己辛劳的收获拿到他的谷仓。在他灵魂的深处，圣子--宇宙圣爱开始发展。他的一切行为开始在天平的衡量下进入平衡，正面的与负面的相互抵消。他的注意力转向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他超越相对的事物，把这两个世界带入完美的平衡，具体实现内在的神圣法则。”

“天蝎座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超越了地球层面，在完美的灵性中，他像圣鹰何露斯（SACRED FALCON HORUS）般自由的翱翔着。”

“经由射手座，他成为完美的教师。一个超越动物层面的存在，一个仅把自己的身体用于加速清理自己的目标。他的思想像闪电般的划破乌云与无知。他把自己的经验传给下一代。魔羯座是圣子--宇宙圣爱--在人类的心灵中诞生。他与神圣自我相同。由于圣子在心灵中的诞生清晰可见，人类开始像水晶般的光亮。他的思想，语言与行为，都是宇宙圣爱的表达。”

“在宝瓶座中，受造物把它的财富散布出来。他已成为光明灿烂的神之子，超越了性的欲望。他是至高神圣精神力量之源。展开了由物质转化成为精神的过程。”

“在双鱼座中，受造物重新与隐藏的另一半自我融合，这表示物质已分解了。受造物回到它天堂的家，与神合一。他的意识进入宇宙意识，摆脱它的身体，结束地球的生命。”

“这是每个人都需遵循的途径，即使他可能还没有达到意识的至高层面。每个人发展的脚步也许会有所不同，但都在这样的循环中。”

“让我们看一看两个相对星座之间所产生的互补作用。金牛座新郎似的力量完成了天蝎座本能上创造的趋策力。巨蟹座的母性力量，退回它自身的庇护所，是支持光芒四射，透亮的魔羯座的另一半。狮子座具有父亲般的力量，在孩子般的宝瓶座中找到它的另一半。父亲支持，保护并教育孩子。年轻的双子座，总是渴望学习，渴望从它伟大的教师射手座接收知识。天堂的处女，怀着圣子，从神秘的双鱼处接收滋养。”

“现在你理解神的四个面，经由不同星座所焕发的不同的作用。但是为了理解宇宙生命，以及无数受造之物的生命，包括你自己的，你需要知道，整个循环所启示的力量，影响着宇

宙个体星座的每一点。”

“因为神的四面永不倒转，每个星座都在天空的不同相位上散发不同的力量。因此它所焕发的力量依永恒不变的神的四面相位。”

“让我们以狮子座为例。在南方的相位上，它焕发狮子的灿烂，当它朝着相反的方向--北面时，它散发宝瓶座的力量，朝着西面时，它散发天蝎座的力量，朝着东面时，它散发金牛座的力量，朝着西北方向时，它散发处女座的力量，朝着西--北--西时，它是平衡的。就这样每个方位散发不同的力量。”

“现在你理解，散发的力量并不是依它群星所在的位置，而是依它们所面的方位。就像风吹时所产生的不同的特质与不同效果，决定于它所吹的方向，而不是它开始时的位置。”

“现在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因为每一事物从它自身的中心点向外显现，也因为神的四个面，从每一个点所焕发的力量是绝对平等，永不改变的。每一事物，无论它是一个太阳，一个星球，一个动物，一个原生物或一个人，都是永远置身在两个圆轮的中央：一个是宇宙之轮--它的中心点与个人的中心点是一样的。另一个是个人显像的部分，一个人自己内在之轮的中心点上。”

“我们接收宇宙之轮从外面所焕发的能量，也从我们自身之轮向外散发能量。地球同样的由神圣存在中跌落下来，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点，而是太阳的卫星，环绕着太阳的轨道而运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宇宙中所看到的一切事物正好与它的真相--存在的神圣状态相反。由我们在地球上的角度来看，整个宇宙系统，所有的太阳星系与星球，都是环绕着我们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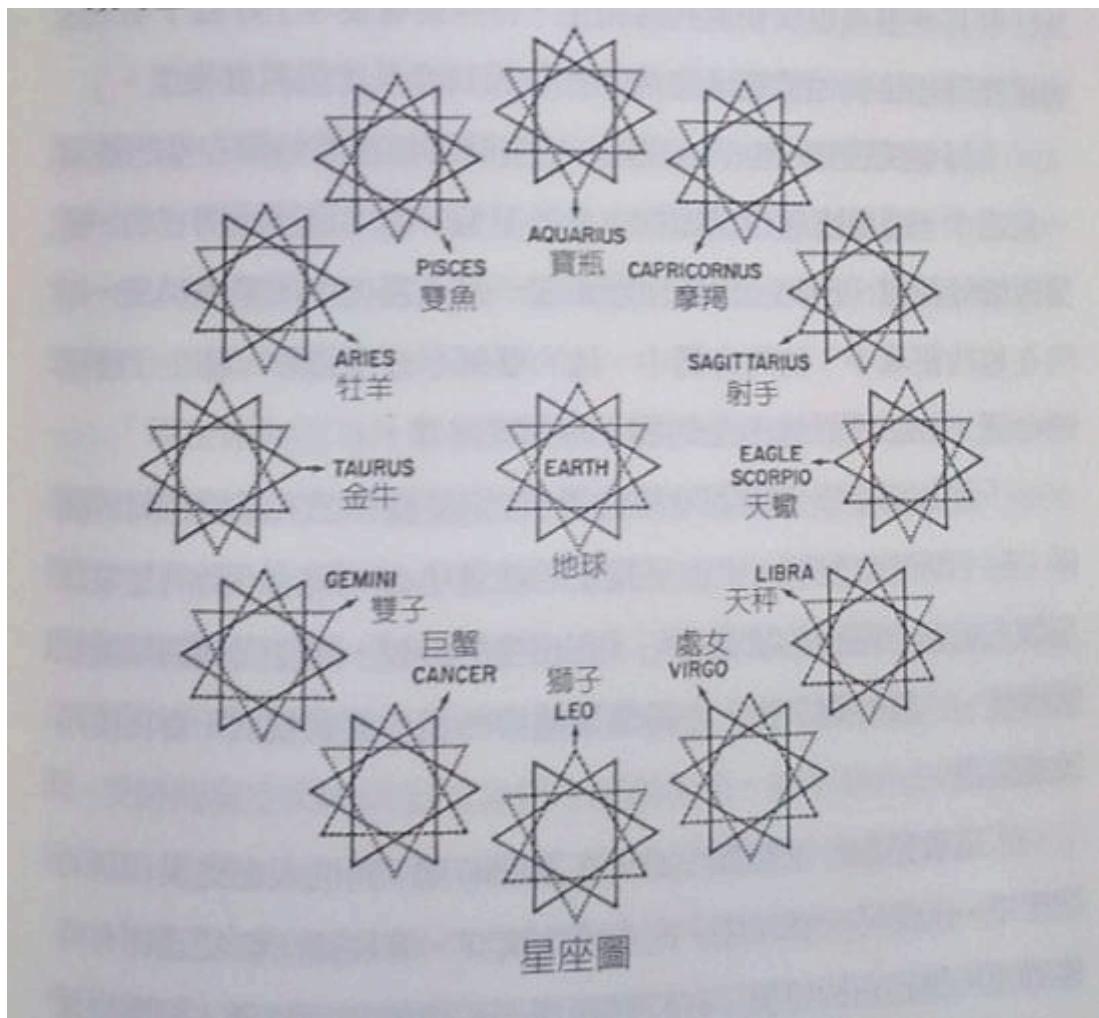
“但事实上，它正好相反。不是整个苍穹环绕着我们，而是地球转着太阳而旋转，我们的太阳又与整个太阳系环绕着更大的宇宙太阳系而行，这更大的宇宙太阳系与它的整个宇宙系统，又环绕着一个中心太阳而行，如此延续下去，便是一圈又一圈更大的宇宙系统，直到永恒。”

“即使是宇宙系统中的天使，也在神的四个面中循环，在一个黄道十二宫中运行与发展。要记住，在每一个显像的受造物之内，无论它是原生物，植物，动物，人或天使，无论它在宇宙的什么地方，都有一个巨大的宇宙之轮以及它自身的小轮。”

“当你理解宇宙的每一个点都焕发同样的，神的四个面的十二重显像时，你便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从大宇宙之轮接收外在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圆圈是相反的，就像镜子般的映照存在的神圣状态。”

“因为从地球的角度来看苍穹，是苍穹不停的转动，不断的交替照射地球，在浩瀚的宇宙之轮中，沿着它们自己的轨道而行。每一个受造物，包括人类在内，有自己个人的能量结构，这能量结构是由同样的创造势能从宇宙群星中焕发出来的。”

“在出生的时候，个人能量结构的小星座之轮与大宇宙星座这轮的势能是一样的。这使我们理解受造物只能在这些结构势能符合一致时产生。”



永不逆行的神的四个面的位置。

“一个人直到他在地球上的生命结束为止，都不断的受着新的印象，新的经验，以及各种不同事物所影响。当他聚集了经验，他的内在星座便会有巨大的调整。依个人对自己行为与经验的反应，他将发展出许多不同的势能，也会有一些势能被推到不重要的位置上。”

“一个受造物的内在星座，在他死亡的那一刻，烙印在他的灵魂上，直到星座转移到同样的位置上时，他才能再度投生。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灵魂很快便能再度投生，有些灵魂要等上好几千年，直到星座的相位与他们灵魂之内的相位相同时，才能再度投生。”

“每个受造物，包括人在内，出生时的星座将烙印在他的整个一生之中。这星座包含受造物本身的星盘，从中发展出潜在的，需要改变的特质。因此，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灵魂中的星座势能，如何在他的灵魂中，他的身体中，他的整个存在中运作，产生什么样的命运，你必须以他出生的那一时刻来推算。”

“因为群星坚定稳固的移动着，宇宙星盘与个人星盘之间的关系，也不断的改变着。宇宙星盘上的能量中心，固定不动的星星以及个人星盘上隐藏的能量中心，在出生的时候，便从同样的量盘状态转移。一段时间之后，在两个星盘中的这些能量模式，会再度向彼此靠近。”

“这就是为什么个体生命，在某个时期，与他人在完美和谐的状态中，但在另一个时期，

则会产生冲突。导致同一个受造物有时候展现和谐正面的特质，有时候展现不和谐的负面特质。因为命运是反映特质的镜子，并且由于个人的行为，他的生命有时是顺畅的，有时是障碍重重的。”

“所有生命都受这些势能的影响，只有一个可能，可以使受造物超越这宇宙能量的控制，扭转受到宇宙势能所掌握的命运。他必需有足够的意志力来控制这些势能，但是除非他能觉知到这些势能，否则他无法控制它们，他必须要能认知在他这内的是什么，并克服它。”

“如果他无法认识到自己内在的势能，他的生命只能无意识的随波逐流。只有人类具有达到这自我认知，并从这些势能中提升出来的能力。具备了这样的能力之后，他便能全面掌握并转化它们。当一个人能够转化在他之内的创造势能时，他便能转化操纵他命运的势能，从而创造自己的命运。”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学习与理解在你之内的神的四个面，焕发着什么样的力量，是那么的重要。当你理解只有你的身体，你物质性的那一部分，是由这些势能所创造，而这股势能是你出生时未能适当掌握的力量。但你的神圣自我，则超越这些势能，并能掌握这股巨大的创造势能。当你理解这点时，你便能从被钉在三度空间，受时间与空间所限制的身体中解脱出来。被压缩在你潜意识中的自我，也得以从中解脱，从死亡的表象中获救，恢复它的王位。”

“这生命的奥秘以十字架为象征，代表神的第二层面。造物主千百万年来，套上物质的外衣，进入物质世界，以便使一切受造物充满生机，将灵性注入物质，以实现使物质灵性化的伟大使命。”

---

博纳：

这里点出一个我们从未思考过角度，就是从神自身角度来看空间的四面属性，与我们所看的完全相反。这就是显像世界与神的未显像世界互为镜面反射的道理。

蒂娜：

因为人只能由外向内观察事物，所以我们与任何事物之间的关系都是二元性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是相对的两极。只有当我们成为事物本身，在“一”之中才会发现自己所看到的与事物本身是完全相反的。

蒂娜：

在自身显像的星座之外，还有另外三个未显像的，不同面向，不同属性的星座与自己对应。也就是说如果自身的星座是土相的，那么她也同时与另外三个水，火，风等相位的特质互相呼应，透过这样的角度来诠释自己的星盘，便能帮助我们将神的四个面向带入生命之中，让我们全方位的理解我们的生命，进入全面的融合与平衡。

博纳：

经由这样的诠释，我们也进一步理解星图所呈现的只是显像的部分，知道星座当中包含了三种不同的关系。了解这些不同的关系之后我们便不再以局限的眼光来看自己的生命。

蒂娜：

我们所看到的星图是内在势能运作的结果，它形成我们所认知的显像世界。而星座所面对的方位才是创造势能的来源。要达到合一，必须与未显像，那对应的部分互相整合。

博纳：

普塔霍特普透过十二星座的运行来解释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灵性进展的过程，以及进入宇宙意识的途径，真是奥妙。如果人的一生能觉知内在的势能，掌握并转化在他之内的创造势能时，便能转化操纵他命运的势能，从而创造自己的命运。

蒂娜：

这种运行法则使我们得以审视自己目前在什么阶段，并且明白应如何进展下去。

博纳：

事实上，我们只要随着生活所带来的各种机缘学习与成长，自然能达到全面的进展，回归到与神合一的状态中。

## 35. 世纪的转换

我再度站在普塔普特之前：“以球以及地球上的生命，尚未意识到来自宇宙，并维持地球生命的势能。因此，地球上的居民尚未学会控制这些势能，自然无法以意志力来转化它。”

“地球从宇宙接收这些能量，沉浸的能量之波中。地球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由这些能量活动所产生的反应……，一种因它们的互动所产生的回响。譬如，太阳在放射它巨大能量的同时，也放大那特定星座的行星所焕发的巨大能量。这使地球有了四季的变化。

“地球的转动，不仅使我们感到天上的星星环绕着我们而转，也让我们感到其它的事物环绕着我们而转。地球中轴的一端是固定的；另一端是旋转的。因此，宇宙轮的旋转是极其缓慢的，因为这轮的旋转，使春分点在宇宙年的积铢累寸也极其缓慢。而且，从地球上看来，它似乎是逆转的。地球环绕黄道带一圈，我们称它为一个宇宙年，一个宇宙年相当于地球 25920 年。将它分成 12，便是宇宙月，一个宇宙月相当于地球 2160 年，这是春分点走完一个星座的时间。

“宇宙所散发的频率对地球的影响是如此巨大，它们甚至影响世界的历史。宗教、科学、艺术都因受到特定星座所散发的频率的影响而产生的。投生在地球上的灵魂，必须完成在一个纪元中的里程，及时完成思想的更新及理念的进展。

“一个国家是一组灵魂团体，是某些能量的集合体。每一个纪元都有不同的灵魂团体，不同的种族投生地球。当这种族在宇宙月期间，实现了新的理念，发展出新的文明时，他们便离开地球，以便在其它星球上有更大的进展。

“当然，在一个纪元结束时，族群中总会有一些‘不及格’的个体，这些落在后面的人，就像盘中的渣滓，必须留在地球上继续进展。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国家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文

明之后，会骤然衰落下去。往往高度进展的父亲，却生出一些懦弱的后代，那个曾被尊重的国家，国力便逐渐衰弱，声誉逐渐下降。当这些国家所遗留下来的灵魂，在下一个循环中达到灵性化时，也会离开地球，前往其他星球进展。

“现在，让我向你解说太阳，太阳是一颗恒星，是一个巨大的转换器，它将创造的频率转换成地球所能承受的波频。恒星将来自黄道带十二星座的频率转换后传递到地球。这样，当我们要运用至高神圣能量时，我们会选择对地球最具影响力的星座为象征，而这划时代的星座总是落在当时春分点的位置上。

“目前地球的春分点，正朝着金牛座前进的时期。神以这星座的频率显示给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以神牛来代表神在地球上的显现。

“相对应的星座是天蝎-老鹰，它代表诱惑的蛇正在地球上爬行。你知道，当这能量以低层面的物质行为来显现时，表示蛇诱使人们一再返回地球。但是，当这能量展现它的灵性面时，它帮助人们在身体的层面上体验至高层面的灵性。我们用昂首的蛇来象征入门。代表高飞的鹰使蛇灵性化，表示本能的运动力量，经由他的知识，转化成为灵性的力量。

“在我们这时期，神以金牛座的象征来显示他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这纪元，这些动物被认为是神圣的。现在你理解为什么入门者以星座的物质来形容神。当然，在这些显像事物的背后，总是隐含着未显像的第一起因（First Cause）——神——静止在其中。

“金牛座属于神第三面的显像，具有地球物质作用的物质——浓缩、凝聚与固化。表示这是地球上的人建立物质最容易的时期，因为它的势能可即时直接运用。

“我们的任务是以物质来克服物质，意思是以创造物质的元素来克服物质。我们运用物质频率这看不见，却具有难以测量的巨大势能，也就是物质之内的灵性来征服物质本身。我们把整个八度音阶的频率注入约柜这物质体，从而控制物质的规律，物质法则是建立与毁灭，形成物质与合物质消失。因此，我们可以运用我们的意志，减低或增加物质的重量。

“未来，我们的知识会被人们所认知。但是，届时因天体的运行与改变，我们这一纪元在地球上所形成的能量将逐渐消失。某些特定的能量逐渐消失后，新的能量将注入，这样，影响地球的频率将逐渐改变。这表示投生在地球上的人的品质也将逐渐改变。未来他们将无法理解我们的知识。我们用以表达创造法则之奥秘的象征及语言将失去意义。这些象征将成为没有任何作用的空壳子。未来的人类，必须经由不同的方式来学习，必须以他们自己的力量来克服障碍。

“你已知道当最后一个入门的大祭司离开时，他会怎么做。为了不使我们的秘密被不恰当地使用，当他把约柜及生命杵交给新入门者之后，最后的大祭司将与他的助理一起，从里面用大石头把入口堵起来，之后两人将使所有的设备及工具蒸发消失，最后让他们自己的身体也同样蒸发消失掉。

“同时，最后的入门者将带着约柜与生命杵离开那地区，前往不同的地方，在地球上建立新的文明。他将把新纪元的理念传播给当地的人，这时地球将进入牡羊座。与它对应的天平座将在这时散发最强烈的能量。”

“我的小女儿，跟我来，”普塔霍特普说，“我把手放在你的头上，你将看到未来的景象。”

普塔霍特普带着我到学生练习观看过去与未来，以便体验当下的长椅上。普塔霍特普叫我躺下，当他的手一放在我的额头上时，我立即感受到那熟悉的嗡嗡的声音，我的头开始发麻。随即，我像做梦般地看到未来的一些重要事件。

我看到法老的接待室里，一个我不认识的法老，那个法老不像我父亲那样是一个入门者。那个法老不是入门者，他所焕发的频率非常低。站在他前面的两个庄严、英俊的兄弟，他们都长着一张贵族的脸，从他们所散发的频率，我知道其中之一是入门者，另一个未入门，但是一个聪明伶俐的人，他正在向法老陈情，入门的那一位只是沉默着。说话的那一位，试着要说服法老释放他们的奴隶，让他们离开。然而，心坚硬如磐石的法老拒绝他们。法老要求他们示现奇迹给他看。那个说话的兄弟，拿起他的手杖，丢到法老面前的地上。手杖立即变成蛇在地上爬行。法老叫他的几个魔术师回答他们。那几个魔术师也把他们的手杖丢到地上，也变成好几条蛇。但是，第一条蛇把魔术师的所有蛇都吞食了。

我对这画面的诠释是，手杖代表智慧，一个具有强大力量的工具。但是当智慧只是用在物质层面上时，它便变成一条爬行的蛇，一个诱使男人自私自利的女人。那两个高贵的兄弟，为他们的人民无私地奋斗着。他们的手杖变成智慧，销毁魔术师的魔法。

随后景象改变了。埃及无神论者的自私行为导致瘟疫，影响粮食的生产。但是法老仍不让步，他依然拒绝释放奴隶。最后，严重的惩罚降临，所有人的第一个孩子，他们的家畜，包括法老自己的孩子，一夜之间，都被神的使者带走。只有那些把羊血点在门上的人可以幸免。

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未来的纪元中，牡羊座与天平座的能量将占主导地位。羊血代表年轻公羊的力量，人们随着这入门者的势能，与牡羊星座所焕发的能量相通。这些人是下一个纪元的先驱者，是被遴选的人民，以新的方式来展现古老的理念。

然后，我看到全新的画面，那个全能的入门者，带领人们走出埃及。由于牡羊是火象星座，一柱火为他们引路，他带领人们走出在这纪元结束期间，灵性极为黑暗的埃及。但是法老反悔让这些奴隶离开，他带领军队想把他们追回来。

那伟大的入门者，为了保护人民，用他的生命杵放大地心引力的力量，使法老以及他的军队，他的旧中国，及拉战车的动物停止在海岸边的土地，无法动弹。我很吃惊，不是因为生命杵的力量，而是那些在法老军队中的动物，有些拉着战车走在前面，有些是让战士骑在他们身上。那些动物像斑马，但更大，毛色不同，有棕色、白色、灰色、甚至黑色。我从没有看过这种动物，这会是父亲曾告诉过我的那种动物吗？它们确实是宏伟的。

画面又改变了。入门者带领他们进入“沙漠”。在两个纪元交替期间，总是出现许多困难。两个纪元之间，不是以急剧转化的方式来转换，而是逐步交替。因此，在这两个纪元交换的初期，会同时受到新旧两个星座的影响。由于互相影响之故，两者的力量都被减弱。

新一代已不再满足于旧的思想理念，但旧的一代却无法接受或吸收新的理念。大部分

的人回到他们旧的，僵化的思想。因此，在我的画面上，看到人们铸造金牛来膜拜。但是，这时金牛座已不再具有力量。

这时，那伟大的入门者正在山顶上与神会聚。他处在至高的，与神相同的意识状态中。他是神的意志的载体。他向人们宣布神的旨意，那就是刻在石板上的十诫。当伟大的入门者带着刻着十诫的石板回来，看到人们膜拜金牛时，他要求神惩罚这些人。这时地上出现毒蛇，象征蛇的诱惑力量，那些膜拜金牛的人们，被从天上降下的毒蛇所咬，极为痛苦，那伟大的入门者于心不忍，在他们营地中间立了一个 T 字形桁条。放了一个头朝上，象征真知之树的铜蛇。代表蛇停止诱惑人们去认同自己的身体，成为至高智慧的象征，引导人们回到与神合一的状态。受伤的人，只要抬头看这铜蛇，很快就能复元。

从这画面我理解到，无法接受新纪元思想理念的人，便会产生灵性上的障碍。他们无法与别人和谐相处，心灵总是在冲突的状态中。他们只能从心识的转化中获得治愈。当他们认知神圣，不再怎么贪婪时，他们便能获得治愈。画面继续呈现着。伟大的入门者，带领人们进入应许之地的边界，代表进入新的纪元。然后，他进入山顶消失了。没有人可以找到他的身体。我知道那是因为他像金字塔中最后的大祭司一样，让自己的身体蒸发消失了。被召唤实现新纪元理念的人们，继续向前走，严守他们伟大上师的智慧与教导。但是，约柜的力量逐渐消失，这时已没有入门者可以为生命杆充电。

在特换星移中，地球逐步进入双鱼座，人们又再一次地进入动荡中。他们已无法从腐朽的习俗中找到真理。他们像没有牧羊人带领的迷失的羊群。在那过渡时期，一位神之子诞生了，成为双鱼座这一纪元的伟大导师，他以神的化身走在地球上，将创造的奥秘揭露给人们。神之子将神圣自我经由他在三度空间的身体来显现，他接受让无知的人，因对灵性的无知与仇恨而将他处死的方案。这圣子诞生在灵性的黑夜中。有两种人向他鞠躬，一种是单纯、未受教育，与大自然和谐生活的人，他们是牧羊人；一种是智力已达到很高进展的入门者，他们是东方的智者。在双鱼座与处女座两个相对应的时间中，神之子从渔夫中挑选他的共同工作者。他的教导像“鱼”一般带给人类滋养。但是，许多心智未开的人无法理解他所讲的至高真理。

要达到第五层面，人类必须从整个黄道带上十二星座的显像中学习理解自身的奥秘，才能理解并达到这些较高真理。

双鱼是水象星座。人类必需以水来克服水。我惊异地看着人们用一种以蒸气产生动力的船，那船大得像城市，快速地在海面上航行。人类通过了以水克服水的考验。在医学上，人类大量运用水的疗法。我看到人们运用温泉浴、盐水浴，冷热水交替等各种水疗法来治疗各种疾病。人们甚至赤脚走在草地上，以便接触露水。

双鱼座纪元结束时，开始进入宝瓶座纪元。这是科技发展的时代。人们运用能量波，在科技上有着惊人的突破与发明。在双鱼座时代结束时，这些新能量的运用，带来革命性的改革。我看到上千的统治者被关在监狱中，许多上层社会的人被斩首。

当宝瓶座纪元的能量进入高峰时，我看到宗教的制度与界线已被废除。人们发现所有宗教的内在核心是同一真理，同一个神。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界线也消除了，因为人们发现一切事物都是能量之波的运作。他们理解到，在灵性的显现上，唯一不同的是频率的振动，每一

个人都出自同一来源，就像宝瓶座的象征一样，一切事物出自宝瓶中的神圣能量。科学界发现能量波的原理之后，我看到无数运用能量波的发明，我看到人们以光波来制造图像。我看到运用不同能量波的各种不同机器。这些能量波可以穿透物质，使人可以看到坚硬外壳之内，肉眼看不到的种种现象。

医学界不再运用水疗法，改用光波疗法。出自不同波频的能量，像红外线、紫外线都被用在医疗科学上。我看到人类以天然气取代蒸气。在我的惊异中，我看到人类运用像蝗虫般的机器在空中飞行，人与东西都装在它们的腹部！宝瓶座纪元属于风象星座。人类以能量克服能量。

经由与它相对应的猴子座，人们再度认知神在地球层面上的最明显的示现。太阳，伟大的 Ra，再次被承认是地球一切显像的初始来源。人类再次成为膜拜者，但不是以宗教的形式。受到狮子座在另一层面的影响，宝瓶座纪元废除了所有界线，所有局限。但是，在漫无边际中，容易使人心智散乱，导致精神疾病。灵性的死亡，以及混乱的社会与政治状态，使地球面临导致毁灭的危机。然而，由于狮子座的影响，将出现强权的执政者来引导他们的社会。

在这纪元，人们发展出通往其他星球的方式。永恒的宇宙之轮，永无止境地旋转着，宝瓶座纪元结束之后，地球进入魔羯座，它的对应星座是巨蟹。人们的注意力将再度回到地球，领悟到虽然他们在科技上有极大的发展，他们对自己伟大的母亲，大地之母所知的却极其有限。

在这纪元中，他们解决在地球上所制造的问题。魔羯座属于土相星座。人们设计出一种很像约柜的机器，用以控制物质的重量。他们也可以运用镭射，增加物质的重量，这表示他们克服了地心引力作用。人们可以在全球各地远距离地直接通话，他们的通话机所发出的能量波，可以穿透一切事物，因此可以毫无障碍地快速前进。同时，地球也将它原本储存的浓缩与固化的物质喷涌出来。镭射的运用，使人类可以进入地心深处，开发并运用地心原始的巨大能量。魔羯与巨蟹两个星座对人类的精神生活有巨大的影响。人类将理解到隐藏在灵魂深处的奥秘，以及它不可估计的力量。那些知道如何运用自己力量之源的人，被无知的人认为具有“超凡的能力”。我看到公立学校的学生，从很小就开始接受不同的训练，学习这些较高能力。这种学习，在我们的庙宇中，只有祭司候选人才得以练习。

当我的意识回到正常状态时，这些画面便消失了。我仍然躺在椅子上，未来的景象使我晕眩。

普塔霍特普帮助我站起来，对我说：“我的孩子，如你所看到的，地球上的人，先是小团体地接受入门，然后逐渐扩大，但这是一种互动关系。一个人只能在他自己的时间入门，一个国家如果发展到最高的意识，也可以入门，完成他们在地球上的使命。”

“地球将在黄道带上循环无数次，最后整个世界会完成神的四个面的循环。虽然以地球的时间来算，要经历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但它终将一步步，有序化地体验入门的所有阶段，完成全面灵性化，从物质层面获得救赎。你所看到的，只是整个漫长过程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

“人类在地球上不是偶然的产物。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知道每一步的进展都是神的旨意，遵循神的旨意去完成这目标。”

普塔霍特普结束今天的教导，他祝福我，并告诉我：“明天再回来，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  
博纳：读完这篇就像是进入时光隧道般地，从三千年前开始到目前的宝瓶座纪元，连到下一个魔羯纪元的善都清晰地展现出来。

蒂娜：是的，不只是到双鱼座时代为止的事，描述得很清楚，对宝瓶座时代的描述也是应验的。而作者是生长在双鱼座时代的人，写这本书的时候，新时代的理念还没展开，表示这确实是她灵魂的记忆。令人不得不叹服。

博纳：这里的宇宙月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纪元，也是一个星座的移转时间。这么说，一个星座纪元大约是地球 2160 年。这与昴宿星团在漫谈宇宙次元中所告诉我们的不谋而合，真是不可思议。

蒂娜：是的，所以在时间的比例上来说，我们才刚刚开始踏进宝瓶座纪元。

博纳：作者说：“在两个纪元交替期间，总是出现许多困难。两个纪元之间，不是以急剧转化的方式来转换，而是逐步交替。因此，在这两个纪元交换的初期，会同时受到新旧两个星座的影响。由于互相影响之故，两者的力量都被减弱。”我们似乎也是处在这两个纪元交接初期的状态中。难怪能够接受光的运作原理的人，还是非常少数。

蒂娜：是的，如她所看到的：“新一代已不再满足于旧的思想理念，但旧的一代却无法接受或吸收新的理念。大部分的人回到他们旧的，僵化的思想。”所以如果你周围的人对新时代的思想理念无法理解，对光的能量的运作无法接受，也是正常的。无需为此而感到沮丧。

博纳：但是，普塔霍特普说：“无法接受新纪元思想理念的人，便会产生灵性上的障碍。他们无法与别人和谐相处，心灵总是在冲突的状态中。”这确实是我周围人的状态，我常因此而感到沮丧。

普塔霍特普还说：“在一个纪元结束时，族群中总会有一些‘不及格’的个体，这些落在后面的人，就像盘中的渣滓，必须留在地球上继续进展。”这是不是就像在漫谈宇宙次元中所说的，当地球进入光子带之后，所有的黑暗无所遁形，而不在光的意识中的人，就有可能会沉沦在较低频率的物质世界中？

蒂娜：据我的理解是这样没错，如果不顺应这光子带的能量而提升的灵魂，将在黑暗与稠密中跟着地球再次重新环绕带道带一圈，相当于地球年 25920 年。届时他们将有机会从中提升出来。

博纳：天啊，在黑暗与稠密中是度日如年的感觉，25900 多年用千百万劫来形容确实一点也不为过。

蒂娜：然而，普塔霍特普说：“地球将在黄道带上循环无数次，最后整个世界会完成神的四个面的循环。虽然以地球的时间来算，要经历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但它终将一步步，有序化地体验入门的所有阶段，完成全面灵性化，从物质层面获得救赎。”时间是人类意识的概念，我们只要相信一切都在完美的秩序中即可。“every thing is in perfect order, even in chaos”，这是很久以前，上师们给我的教导。每当我心智混乱时，这句话便在我心中回响着，使我的心宁静下来，一步一步走过黑暗与痛苦。

博纳：“当宝瓶座纪元的能量进入高峰时，我看到宗教的制度与界线已被废除。人们发现所有宗教的内在核心是同一真理，同一个神。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界线也消除了，因为人们发现一切事物都是能量之波的运作。”真企盼这样的时日及早到来。

蒂娜：现在你知道虽然你没有宗教、门派的分别心，但大部分的人还是有，甚至展开宗教战争。然而，这是新旧时代交接的正常现象，进入宝瓶纪元的高峰期，一些不合理的制度与藩篱自然会消失。

博纳：普塔霍特普的教导，使我了解行星级次中所说的第一起因是什么意思了。我以为进入起因体，是去追溯储存在灵魂记忆中因果的起源，然后从中去释放并化解前世的因果与思想念相。

蒂娜：在新时代的语言中，第一起因 (The First Cause)，原始起因 (The original Cause)，标志 (Logo)，灵魂大我 (Over soul) 都是代表造物主。大家给造物主起的名字之多，堪与佛陀的名称媲美。

博纳：原来“第一起因”或“起因体”指的是那未显像的源头，也就是神。所以当我们探索着进入灵魂起因体，其实也就是在探索进入自身内在那未显像的部分。当你能进入起因体时，也就是进入与神合一的境界了。难怪很多人修到行星八时，会质疑为什么教材中没有明确指出起因体在身体的哪一个部位了。

蒂娜：很多人以为进入行星八，代表进入灵魂起因体，是在引导我们寻找这一生各种因果的起始之因，这是按字的表面意思去理解。自从我们从与神合一的状态跌落之后，千头万绪的因因果果，是无法用我们的思想意识去追溯的。但当你能与未显像的另一半事例，就是回到第一起因时，一切因果就会随着梦境的消失而消失。这就佛家所说的涅槃，新时代所说的与上主，至高本源合一的意思。

博纳：这么说，能进入灵魂起因体，就明心见性了，一切因果也就消失了。问题是，这不表示当一个人说自己修完行星课程，就表示他真正地进入第一起因或灵魂起因体了。

蒂娜：行星课程的最后一个级次是行星九，它的设计是帮助习修者开启拙火。按瑜伽的说法，拙火开启了，就进入天人合一，明心见性的状态；按新时代的说法，就是与神合一。但这要一个人的意识与能量确实达到开启拙火的程度，并且要极大的福报与功德，才可能有此因缘。我们一般人只能达到启动海底轮的能量。这股从海底轮向上升起的能量，不是拙火。不过即使是只打开海底轮的能量，也会开启巨大的智慧来转化各种因果。

博纳：是的，上师们一再说：“一切都在完美的秩序中”，我们只能尽力，无法强求。作者看到进入宝瓶座纪元之后，医学界用光波疗法，应用不同波频的能量，人类以能量克服能量。这不正是我们在做的事吗？

蒂娜：我们运用思想引导能量，运用不同波频，以较高的正面能量克服较低的负面能量没错，但这需要专注的能力，与坚定的意志力。一般人因做不到这点，而无法达到它的效果。因此，大部分的人无法以能量的运作来疗愈自己，还是要靠医学与仪式来协助。

博纳：但是目前科技还没完全发展到那里，我们只能自立自救。在这一纪元的初始阶段就能学习到这样的知识，实在很幸运。只是：“受到狮子座在另一层面的影响，宝瓶座纪元废除了所有界线，所有局限。但是，在漫无边际中，容易使人心智散乱，导致精神疾病。灵性的死亡，以及混乱的社会与政治状态，使地球面临导致毁灭的危机。”也是事实，我担心的是地球如何走过这危机？

蒂娜：除了告诉心智处在散乱状态中的人，接受光的指引以外，我们无法以个人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如果要帮助已到了严重精神疾病的人，那就更不是我们能力所及的。这就是普塔霍特普所说的：“人类只能以较高的正面能量克服较低的负面能量”。在这阶段，能量的运作，就像减肥一样，只能靠每个人自己的意志力。然而，与减肥不同的是，只要我们打开，天使圣团会与我们一起运作，协助我们进入较高的意识与频率。

博纳：只要能走过这个危机，二千多年之后，当地球进入魔羯座纪元时，如果我们再回到地球上来，将会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了。

蒂娜：是的，那时候你将能走到你这一生所开拓的林荫大道上。

博纳：难怪不管有没有人要走这条路，你都默默地埋头造桥铺路。真是高瞻远瞩！

蒂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当然希望许多人与我们同行。不过，普塔霍特普在结束的时候说：“一个人只能在他自己的时间入门。”因此，我们只能依内在的指引去完成个人的生命目标。

## 36.最后的准备

1

我简直无法等到第二天傍晚，迫不及待地要回到普塔霍特普的前面。但是我的进展已使我在任何时候都能自我控制。我以清楚的意识看着中枢神经对外在事物所做的反映，我拒绝让神经系统受到干扰。当我的神经系统一开始反映的时候，我便有意识地控制它，让它像钢铁般地冷静。

但是，当普塔霍特普说，他有重要的事要告诉我时，我几乎无法控制我

心跳的速度，我一直在想着它。傍晚来临时，我走过长廊，来到他的小接待室，沉着地站在他面前。普塔霍特普像往常一样地接待我。他高贵的脸是如此的庄严，使我无法知道他的心在想什么。

“我的小女儿，你已经进步到具有自己的心识，控制在你身体内大自然势能的能力。无论是你的心智，或在你身体之内的灵魂，都已不再是受大自然所控制的奴隶了。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你任然有再度成为奴隶的可能。”

“如果你有意识地控制你的意志，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使你失去自由，或使你再度被你的内在势能所奴役。由于神的旨意，每一个人都被赋予自由意志。没有人可以违反这个法则。这就是为什么你要不停地自我控制，自我分析。”

“现在你已做好入门的准备，但要记住，入门赋予你全知、全能的同时，也要求你有相对的责任。现在你必须很小心仔细地思考你最后的决定，你是否要入门，并让自己承担巨大的责任。你必须以三天的时间，在家保持完全的安静。如果你最后的决定是要入门，你父亲会在第四天陪你到这里来，那天是新月，你可以为入门做最后的准备。”

我很想告诉他我已经做了决定，但我知道他心中有数，何况我必须遵守规定，因此我鞠躬之后便离开。在那等待的三天，我向自己平日最喜爱的事物告别。我知道当我入门只有再回来时，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我在花园徘徊，我曾经与母亲走在花园中。我在每一个我喜爱的地方，沉默地停留许久，向所有的花草一一道别，同时也向那曾经是如此快乐的小女孩道别。我来的哦鱼池旁，想起身穿白衣的母亲，牵着我的手，以防我掉到水池里。我仍然思慕着她，我也知道，根据投生的法则，就像她打开通往另一世界之门迎接我的出生一样，当我在这世界结束时，她将帮助我从这世界回到另一个世界。

最后，我来到狮子所在的庭院，向我喜爱的狮子道别。在我未入门之前，只能在看守狮子的人的陪同下去看他们。今天将是他最后一次陪我来这里；入门后，我将同样地具有控制所有动物的力量，将不再需要他的保护。这里只有皇家的狮子。一只是我父亲接见拜见者时，坐在他旁边，想着皇权的狮子，他是如此地庄严宏伟，其他的是拉我们车子的狮子，最后是我的两头小狮子，舒卡与丝马。它们俩都是坐在我父亲身边那只狮子的后代。他们同样地聪明、敏锐，同样地爱我，好像我是一只母狮子，而不是一个女人。舒卡对我尤其疯狂，只要我抚摸丝马，他就妒忌无比。我得小心不让他因妒忌而盲目地产生愤怒，那就很危险。我一进入庭院，舒卡便飞奔过来，把头伸到我的怀中，要我抚摸他。像往常一样，他要舔我的脸，我必须巧妙地避开，以免他生气。我给他一块肉，趁他狼吞虎咽的时候，我赶紧摸摸丝马，同时也给他一块肉。

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太阳下山之前，我与父亲乘车出游。根据普塔霍特普的指示，我不可以说话，但我们不需要语言便能了解对方。我们安静地乘着由狮子在前头拉着的车子。

我们俩都知道这最后一天的意义。第二天一早，我向奶奶与玻葛翰道别。奶奶哭哭啼啼地，仿佛我要出门去参加自己的葬礼似地。她对我的入门，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安慰她。小玻葛翰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他也哭的很悲痛，因为他看到我要离开，也因为奶奶在哭。

当我拥抱他时，他跪在我脚下，双手抱着我的脚，从他灵魂深处喊着：“喔，皇后，我亲爱的皇后，不要忘了我的誓言，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你有危险，我会来救你！即使我在地球的另一端，我也会来救你！上帝是我的证人，我会来救你。”

亲爱的玻葛翰，他会救我！为什么？如果普塔霍特普认为我已做好入门的准备，我怎么可能会有危险呢？为什么这小男孩会说他会从地球的另一端来救我呢？他已经与我们在一起了，怎么可能跑到地球的另一端呢？但我没有时间再去想了。我拥抱他们俩个，然后走向我父亲的厢房。

父亲悲伤但真挚地接待我，他那种表情是否表示他已经预感到我不祥的未来呢？他温和地拥抱我，把手放在我的头上，祝福我之后，我们便离开。

普塔霍特普在他的小接待室里等着我们。在我们进去之前，伊玛在长廊的柱子旁出现了一下，他天使般的脸，给我一个鼓励的微笑之后便离开了，我知道他的爱将伴随我走过艰巨的入门测验。父亲把握带到普塔霍特普之前，他牵起我的手，把我的手交给普塔霍特普。他再次以爱的眼光看我之后，便离开房间。

“我亲爱的女儿，”普塔霍特普说：“你现在的性格以及你的生命经验的行为与反映，所形成的因果。也就是说，现在的你，一级你的个性，是由你所有的经验，所有的行为与反映，铸造出来的。你的性格决定了你的命运，从而决定了你的未来。”

“自我经由灵魂深处所焕发的画面便形成你这个人或你的命运。同样的创造势能之所以会有这么不同的梦境，不同的人与不同的命运，是因为人从天堂的合一中跌落时，受到不同的影响所致。”

“灵魂深处所做的投射，是否成为潜在意识的实相，或只是停留在梦境，决定于一个人是否认同自己在那特定层面上的思想意识。地球人类所谓的实相，只是个梦境，是一种较低自我的投射，及映在物质层面。因此，命运是一种未来的投射，一种物质化的梦。”

“如果一个人让神性自我的意志来一道他的生命，那么在物质层面上所发生的一切，将是他在觉知的意识中所产生的，因此他能有意识地控制他的命运。因为这个人的自我，有足够的力量把在他潜意识中，等待具体显现的梦转化成为灵性的能量。”

“相反地，当一个人与外在势能，也就是从他身体层面所升起的势能认同时，当他认定这股较低自我的意愿是他自己的意愿时，所发生的事物，将不再是他内在灵魂所要的，而是他的身体所要的，这一来，他完全处在盲目中，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这种时候，潜藏在他潜意识中的梦境与投射，便不可避免地变成发生在地球层面上的真实事件。”

“由你无始以来的行为与反映所形成的因果，都像种子般地，潜伏在你的潜意识中，成为等待具体萌芽、成长的未来事件，将像梦一般地出现在你的意识中。”

“你无法摧毁有待具体显现的未来事件，因为它们出自创造势能。但是，你可以防止这些能量转化成为你在物质世界的实相，如果你的意识能进入你的灵魂深处，计入这些隐匿在潜伏状态的势能，以你的意识去经历这些梦境，就像你真实地从中走过一样，这势能之内的牵引力量，便得以化解，并消失。去经历的意思是，把你投射出去的能量，带回到你的意识里，并以清楚的意识去置身其中。”

“在你的入门期间，你将体验到你整个未来的名媛，他们像是一系列的不同意识，以梦的影像呈现。但是，在这之中，你意识不到他的世家与空间。当你关节了这股势能的牵引力量时，也化解了你未来的命运。这样，你便从‘个人’的命运中解脱出来。入门之后，你将继续运用你的身体，但这身体将成为一种非个人的，神的载体。”

“由于每一个入门者都具有地球上执行任务的使命。只有成为神的载

体，方能帮助别人走出物质与身体的枷锁，摆脱盲目的命运，回到与圣灵合一的状态。”

“每一个在分裂中跌落在物质层面上的人与事物，都必须找出回到失去的乐园，回到合一的途径。如果一个入门者违反神圣法则，一道创造势能进入他的身体，以实现他个人在物质上的满足，他将跌落到笔做同样事的普通人更低的层面。因为一般人所导入物质层面的能量，是与自己在物质层面上相同的能量，这只是以物质接的能量运用在物质层面上，因此对他而言，就没有所为的跌落。”

“但是，当入门者引导灵性的高能量进入身体，以满足人物质上的欲望时，他便从高出跌落下来，而且跌得更低。入门这从越高处引导能量，跌落时也将落得更低。”

“因此，你必须记住，同样的错误，普通人会不受到惩罚，但是入门者却不可避免。因为入门者所焕发的，所运作的是神圣势能，鄙视普通人的能量。如果你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引导神圣势能进入你的身体，它会灼伤你的中枢神经，使你像陨石般地掉落到最低洼之处。”

“你在预备期间所做的练习，已使你进展到可以理解这些道理。因此，现在，集中你的思想意识，回答我你是否有勇气接受这些法则，走过危险，担当重任呢？你要入门呢？还是要在这里打住，回头依照一般人的方式，去过你在地球上的生命呢？”

我沉默了一小会儿，随即热切地，坚定地回答道：“我的灵魂之父，及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准备期，我已有祖国的时间思考我要过庙宇的生活还是世俗的生活。过去的三天，我曾再度思考这个问题，我发现，回到神圣的初始状态是我唯一的渴望。我已非常坚定，请求你让我入门吧！”

“好吧，”普塔霍特普说：“愿神与你同在，现在跟我来。”

他把我带到庙宇的另一头，那是学生们住的地方。在那里他把我交给一个年轻的祭司，是宿舍的主任。普塔霍特普转身对我说：“你要在这里让你的身体与灵魂做好入门的最后准备。满月的那一天，太阳下山之后来见我。”

我们向他鞠躬之后，他便离去。年轻的祭司带我到一个小房间，我将肚子在那几天的时间，继续为入门做准备。我必须让我的思想、我的灵魂、血液与身体都达到至高点。

过去几年，我一直遵照他们教我的方式练习，以便让身体不停地制造新的细胞，改变身体中的化学成份，强化中枢神经的阻抗力，以便接受最高的频率。

现在我只能吃一些根茎类与药草类的食物。我必须细细咀嚼，这些食物是精选出来的，有些是为了刺激排泄系统，有些为了强化心脏与神经系统。吃了这些食物之后，我感到一天比一天更轻盈最后我甚至感到自己的身体根本不存在，但另一方面我的神经更明朗，专注力增强到前所未有的状态。我的思想从没有这么清晰过，也不曾如此清楚地感受灵性的真理。

如果只是纯断食，思想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清晰度。但是，在过程中可能会伤害到身体与神经系统。断食者可能会变得极为敏锐，但他们的身体会渐趋虚弱。有了这些草药，便能避免断食所带来的问题。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满月那天，我沉静地向普塔霍特普报道。“跟我来”，普塔霍特普说。他带着我，推开石墙上的门，这扇门几乎看不见缝隙，门背后有一排下楼的石阶，下去后，再通过一道长廊，感觉我们走在地道里，但这地道不会阴暗、不潮湿，也没有霉味，空气也很新鲜。长廊的尽头，是一个网上的楼梯，上楼之后经过一些大小不同的房间，无论是地下通道或这些房间，都明

亮异常，然而，我看不到任何光源。看来是这些石头本身发出来的。房间里放着我不曾见过，也不知道是什么的设备。但我无法去研究它们。因为我全神贯注在入门的准备上。我不知道入门是如何进行的，也不知道我要经历些什么。最后我们来到最远处一个角落的很大的房间，里面放着一个石棺。

普塔霍特普对我说：“在入门期间，候选人的身体处在比自己的意识还要高的频率中，这时他能觉知到较高层面的意识。只有经过长期准备，严格训练的人，才能以这样的方式入门，而不受到伤害。因为他已具备运用智慧控制自己的身体，他的神经系统能承受较高的频率。”

“你已知道，动物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他们无法承受比他们自身还高的频率，如果现在把一只猴子放在这里，它会在几分钟内痉挛而死。”

“人可以适应在一个八度音阶之内的最高频率，一个普通人的身体，经过适当的准备与训练之后，可以承受到五级一天才的频率之波，而不致死亡。他甚

一个普通人，如果经过这种较高频率的喜悦，渴望达到第五级的入门，往往经由耐心持久的练习，使他身体的神经细胞逐渐改变并适应这较高频率，便可以提升自己成为天才，他可以稳定地体验是该四入门的知识。至会感到飘然喜悦。然而，如果神经系统不辨承受过高的频率。这种较高频率便会使他感到痛苦。同样地，处在一个比自己的频率更低的状态时，也会导致沮丧、恐惧与恐慌。”

“一个普通人，如果经历过这种较高频率的喜悦，渴望达到第五级的入门，往往经由耐心持久的练习，使他身体的神经细胞逐渐改变并适应这较高频率，便可以提升自己成为天才，他可以稳定地体验累死入门的知识。”

“然而，藉着酒精或其它刺激的人，虽然可以达到某种飘然或喜乐的感觉，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沮丧，使一个人比原本更为消沉。”

“入门者将自然与这较高意识连接。在入门期间，所有与七个意识层面互动的频率，都会注入身体中，从最低的频率逐步向上至最高的神圣创造的频率。入门候选人在哲学频率中，可以意识到所有的层面。因此，候选人要走过这入门过程，并活着出来，他的意识以及他的阻抗力必须要达到第六级次的层面。如果没有达到这一层面，他必然会在入门期间因能量的冲击而死亡。”

“入门期间，因这些势能的帮助，入门候选人可以达到第七——神圣第一是层面，没有这种帮助，任何人都无法以自己的力量达到这神圣创造的层面。”

“当然，有许多人是经过自己的努力，进展到可以为进入第七层面做准备。这种情况下，他们只需要入门神圣宇宙自我意识即可。这些经过自己努力进入第七层面的人，由于他们已走过整个意识的循环，已经获得所有必要的经验，他所需要的帮助只是最后一个步骤。这种人入门之后，便从此活在神性意识之中。”

\*

\*

**博纳：**

能做到控制神经系统不受干扰，能承受较高意识层面的频率真好。

**蒂娜：**

那是她多年坚定不移地努力练习专注力而来的，我们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消耗在为满足较低自我的欲望与需求上，自然未能练习出那样的能力。普塔霍特普说：“由于神的旨意，每一个人都被赋予自由意志，所以我们要不停地自我控制，

自我分析。”这句话说的真好。

**博纳：**

我现在才真正理解，上天赋予我们“自由意志”，是为了让我们学习自我控制与分析，也就是说在能随心所欲而不逾距之前，其实需要不断学习自我控制。由于错误理解“自由意志”的本质，“自由意志”这几个字常常被我滥用，被我当成个性自我的安慰剂每次自己处于混乱而无法静下来时，便告诉自己要放下控制，于是不自觉的又被个性自我所奴役，结果有让我在灵性的道途中迷失了。

**蒂娜：**

但是如果没有透过迷失之后，再次找到较高自我所指引的道途，你也无法学习该怎么有智慧的运用自由意志。

**博纳：**

正因为我们被赋予自由意志的权利，所以我们反而需要学习自我控制的能力吧？这是一种随着权利而来的义务。

**蒂娜：**

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活在完全没有 任何现在的自由中时，反而会感到迷失。这令我体会到只有在超越事物的束缚之后，所获得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博纳：**

一个人的个性决定了命运，从而决定了未来，这使我领悟到，有道是，修行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原来是要先改变个性才能改变命运。

**蒂娜：**

是的，有些人听别人说光的能量运作可以改变命运，就去上“光的课程”，但修了很久，敏锐度与觉知力是增强了，但只是用来觉察别人的错误，批评别人的不是，对自己内在恐惧、愤怒，或操控等意识却毫无觉知。看看课程只是增加他们的知识，但他们的个性与习气却没有改变，当人也就无法改变命运了。而那学逐步看到自己需要改变之处，继而提升与转化的人，他们的露自然就越走越狂逛，他们的生命自然就越来越安宁与祥和。

**博纳：**

这更人家说念经、念佛、持咒可以转化恶业，或实现某种愿望的说法一样。有些人年了千万便却仍避不开因果的呈现，是因为内在的思想意识没有因念经、念佛而凝定下来，并与诸佛菩萨的心灵意识融合，当因果现前时，无法以较高的智慧来处理，自然化解不了恶运，还怪诸佛菩萨不帮忙。

**蒂娜：**

然而，要随时觉知自己，保持在较高层面的思想、意识中。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随时都可能跌落到小我的意识中。因此，即时修到天使级次的人，仍然可能有一些为完全净化了的习气浮现的时候。这时候，团体中的共修朋友的提醒就很重要了。这就是为什么，好的修行伴侣是那么的重要。

**博纳：**

普塔霍特普说：“灵魂深处所做的投射。是否已成为潜在意识的实相，或只是停留在梦境，取决于一个人是否认同自己在那个特定层面上的思想意识。”但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灵魂深处做了什么样的投射，如何改变这种投射呢？

**蒂娜：**

一般尚未觉醒的人，是无法改变这种投射，只能人有命运的安排，但是，一个努力向内在探索，深入自己的人，就有可能觉察到自己潜藏的内在意识。这

一切可以先从觉知自己表面意识开始，自然能在光的能量运作中，一步一步地深入自己的内在。

**博纳：**

行星七的圆形与密码，其实也是一种让我们进入灵魂记忆的钥匙，有些人可以透过观想那些图形进入不同时空的灵魂旅程，在过程中把光带进去，以光的意识去转化那学隐藏在灵魂记忆中的念相，就像普塔霍特普所说的：“以你的意识去经历这些梦境，就像你真实地从中走过一样，这势能之内的牵引力量，便得以化解，并消失。”

**蒂娜：**

这是运作的功效与目的质疑，当我们让较高神性自我的意志来引导我们时，自然能获得足够的力量来转化潜意识中等待具体显现的投射。普塔霍特普说了一个重点，就是当我们与较低自我意愿认同时，在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事物，将不再是灵魂的意愿，自然不可避免地专程发生在地球层面上的真实事件。

**博纳：**

因此，在光的课程中，有一个紫色之光的运作，谜底就是让我们与至善意愿融合。

**蒂娜：**

是的，刚开始修光的课程时，我最怕的就是进入这个光，尤其在初级与终极阶段，当使我身心与精神都产生不舒服的反映，因为小我非常恐惧与抗拒这个能量。

**博纳：**

现在还怕进入紫色之光吗？

**蒂娜：**

现在不会了，而且住家喜欢这股能量了。

**博纳：**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

**蒂娜：**

以来是因为我接纳这些能量在我的存在中运作，因而有所转化，而来是共修的朋友中，有人特别喜欢这个光，一进入这光的运作，就非常喜悦，荣光焕发，我仔细观察，发现他们都是臣服于较高自我意愿的人，他们不会像我那么傲慢与倔强不屈。我很欣赏他们的温和与善良，发现这是他们之所以能生活在平安、丰足与喜乐中的原因，因此我也开始臣服了。

**博纳：**

我想如果能臣服，就会像普塔霍特普所说的，入门之后，将继续运用你的身体，但这身体将成为一种非个人的，神的载体，自然会在平安与喜悦中，因为神只会创造这种势能。

**蒂娜：**

一个入门者，在生活上，思想意识上要比一般人更谨慎，因为普塔霍特普说：“如果一个入门者违反神圣法则，一道创造势能进入他的身体，以实现他个人的，物质上的满足，他将会跌落到比做了同样事的普通人更低的层面。”正式因为“入门者越高处引导能量之故，因此跌落时也将落得更低，他/它会灼伤中枢神经，使一个人像陨石般地落到最低洼之处。”

**博纳：**

这太可怕了，难怪许多人无法完成整个课程的习修，我想一方面是不想再深

入地去看自己内在的黑暗，一方面大概就是不敢再扩大自己的能量了。

**蒂娜：**

我常说，修光的课程很苦，但它是短痛，只要我们改变自己，痛苦便会消失。而不修则更痛苦，因为它是长痛，完全在于个人的选择。

**博纳：**

普塔霍特普说“一个普通人的身体，经过适当的准备与训练之后，便能承受在他所能承受的范围内的较高频率，会使他感到幸福与喜悦。然而，如果神经系统不能承受过高的频率，这种较高频率会是他感到痛苦。”因此，我想会产生巨大的痛苦是因为没有经过适当的准备与训练。

**蒂娜：**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大家理解初级光的课程的重要性。初级课程又称为预备阶段，是有它的道理的，直接进入行星课程，表示我们同意灵魂加速我们的进展，促使我们提前经历我们为了成长所需经历的事物。循序渐进的人，虽然也可能面临一些成长的痛苦，但这些经历通常在我们能承受与领悟的范畴，因此有坚定意志的人还是能超越它，进入喜悦。

**博纳：**

“当一个人处在自己所能承受的较高频率之波中时，会感到幸福与喜悦，但是处在比自己的频率更低的状态时，便会导致沮丧、恐惧与恐慌。”难怪有时候处在一群较低意识的群体中时，我整个人就很不舒服。

**蒂娜：**

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么一段无法处在人群中的过程，但如果我们的意识能真正地超越这些家底的思想频率时，更好一些。因此，重点是要耐心持久地练习，逐渐改变我们的身体、神经与细胞组织。

**博纳：**

我非常同意不能籍着酒精或其它刺激物来叨叨飘然的喜悦。因为所致而来的更多是沮丧与消沉。

**蒂娜：**

是的，我很感谢我的灵魂，在生命最黑暗、最痛苦的时期，引导我找到光的课程，使我不需籍由光的指引来走出那哈埃安的幽谷。

2

“然而，在我们庙宇中接受训练而入门的候选人，虽然没有发展到第七级次，经由入门，也可以进入第七级次的神圣意识。”

“这种入门的先决条件是，他们只须达到第六层面，他们的身体必须有适当的准备，然后，经由入门这种外来的协助，打开通往真我的路。但是，以这种方式入门的人，往往无法持续地生活在神圣意识中。他们有可能会退回到入门前的意识层面，”

“也就是说，以这种方式入门，有一种危险，那就是入门之后，在他成为神——人之前，他也必须纯然地靠他自己的力量，然而，往往由于缺乏经验，可能使他无法抵挡世俗的诱惑，而跌落到比第一次分裂时所跌落的层面更低的状态中。”

“但是，他们在跌落时，将记得入门时所体验的福佑，也由于通往神的途径已向他们打开，他们享有比一般自己的力量，沿着地球经验而进展的人，有较为快速、稍微容易达到第七曾面的意识可能性。因此。庙宇的入门方式，可以使

更多的意识达到与神圣自我融合。”

“这种危险不存在与未入门者之中，一个不是经由描越入门，而是在可朽生命的途径上，肚子完成整个循环的人，他是在所有层面上获得经验之后，达到神圣意识层面的，因此，没有任何他所不知道的事物。只是，他需要经历整个宇宙漫长的创造时期。”

“尽管在庙宇中入门，具有很大的危险，在这段期间，持续让人们在庙宇中入门，是神的旨意。无数的人已经透过这方式回到神性里，未来还有许多人将以这样的方式回到神的过度。少数入门之后却有跌落的人将会在人类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回归的时候，重新投生。”

“他们会记起在他们入门期间所经验的伟大真理，以他们的语言、文字与行动向人们宣说这些真理。”

“入门期间，候选人将意识到创造的每一层面，他的意识是完整的，全面的。他将意识到所有潜藏在他灵魂中的所有部分；在那期间没有表意识，潜意识或超意识之分。”

“入门期间，入门候选人将从他在合一中跌落是的意识开始，进入物质层面，进入身体层面。入门候选人将有意识地与他自身相对应的另一半相遇。”

“对入门者而言，这对应的另一半是他灵魂中未显现的部分。由于吸引力的巨大力量，这陌生的存在，将以强烈的欲望、迫切的渴望，以及躁动不安的形态来呈现。”

“入门者因意识已经进入合一的状态，更不再有相对应的另一半，因为相对应的另一半已成为他的意识。这种结合我们称之为灵性的融合。”

“融合代表阴与阳，正与负的联合。然而，在地球上，婚姻是一种企图与另一个人身体结合的形式，它是徒然无益的。但是当一个人与灵性融合时，他便是完整的，因为当一个人与自己相对的另一半结合，代表与神的结合。”

“人体的中枢神经，有接受特定的八度音阶频率的功能。中枢神经透过神经系统，输送他们较高中信点所收到的频率。中枢神经同时也是一种频率转化器，把接收的频率转化后，再传送到较低的神经系统。”

“对一个普通人来说，转化神经系统的运作与思想意识的运作是分开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神经系统。受到大自然法则的控制，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体与灵魂，自己的潜在意识是怎么一回事。”

“在入门期间，或选人必须有意识地体验自己神经系统上，所有七个主要中心点的高频率，以及与他们互动的能量。他必须体验那占主导地位的势能，并掌握他们。这时第一个测验。”

“当他成功地通过第一个测验之后，也便进入第二个八度音阶的频率，为了掌握他们，他必须要认识它，体验它。这时地二个测验。”

“然后他依次向上攀登，进入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个八度音阶的频率，最后，进入第七个八度音阶的测验。当他通过所有的试验，成功地以意识掌握在这些层面上的一切，他便成为一个入门者。”

“清楚觉知的意识便是光，混沌不明的无意识便是黑暗。当我们看到光出现在地球上时，我们说它是白昼。因此，清楚的意识是神的白昼；神可以存在与不同的层面上，从最低物质层面到较高的神——人的意识层面，它可以从不同层面的意识自我中去体验自己。”

“在白昼的所有意识层面上，除了神的第七个白昼之外，都在一个动荡的活动中，只有第七个白昼是没有任何运作的。在第七个白昼，创造停止了，因为这

一天是完全在联合与平衡中的，神静止地在他自身内。”

“一个入门者，可以在冥想期间体验这永恒的存在，以及神圣的创造，当他能稳定地以自己的力量，从平常的第六层面提升到第七层面，并凝定在这意识层面上时，他便长驻在神创造的层面上。这时他便是一个神——人。”

“当他成为一个神——人，他的意识永远是和平与安详时，他所做的，所想的，所感受到的每一件事物，皆自然地出自这由神的意志所创造的神圣的显像中。不论爱什么情况下，他永远焕发正面的圣爱势能，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神之子，真正的神——人！”

“神——人有意识地现象并控制所有七个层面的创造。但是，他的意识只在第七个层面上，他知道所有较低的层面，控制它们，运作它们，但是他不会持续善恶真知之树的果实。他的意识与神同在，处在天堂的状态中。他的内在自我与所有七个层面都在神圣的合一中。”

“他们既是一个有身体的物质体：显现他植物层面的蓬勃朝气，字样照顾自己的身体；显现动物层面的本能、感觉；显现与 igerend 智慧，逻辑思想的力量；显现一个天才的直觉，在起因体的层面上运作；现象一个先知的超越时间与空间，全方位地看过去与未来，无私地爱整个宇宙，爸爸告知所有受造物走出物质世界的束缚；他显现一个神——人的全知全能；它是永恒的存在，是生命本身！”

“入门者有不同进展程度。大部分的入门者在入门后，仍需继续进展，草能达到第七层面的神——人，不需要像入门候选人在入门期间那样，由最高神圣层面接收力量。”

“相反地，最高祭司把自己最高的神圣力量焕发出来，给与整个世界。意识的第六层面是从第七层面，神的层面接受他们的创造频率与生命力量。即使是一个在入门期间达到第七神圣意识层面的入门者，仍然得从第七层面——圣神——那里接受生命的创造力。”

“除了第七层面之外，所有的六个层面，都从在它之上的曾面接收能量，然后将它转换到它之下的层面。因为物质只是映照神的形象的阴性面，所以只能接收。”

“植物在物质中有带给物质界生命力的功能，从另一方面来说，他接受在他之上五个层面的能量。动物从在他之上三个层面接受能量，然后把能量给与在他之下的二个层面。人类跟动物一样，也是从上面三个层面接收能量，然后给与下面三个层面能量。然而，动物不同的是，人类的意识处在七个层面之间。”

“我们说过，天才的意识在第五个层面，他从在他之上的两个层面接收力量，向在他之下的四个意识层面焕发他的创造力量。”

“先知，入门者，从神圣层面接收他的力量，转给在他之下的五个意识层面。先知跟入门者仍然处在二院性的关系中，只有达到完美宇宙意识的神——人，才真正地或在与神合一的意识层面上。”

“你已知道，焕发、给予能量是神的精神法则；接受、压缩是物质法则。每一种频率都有它的力量，以及穿透它之下的层面的力量，但对在它之上的，便无法产生作用。”

“如果你把意识的发展在不同层面上的两个人放在一起，从人的角度来说，那个意识较低的人可能是个‘坏人’，他或许可以在行为上伤害那个进展比他高的人，但他的能量对那个在他之上的人产生不了作用。可是，他所散发的，尤其是邪恶之眼，可以对比他意识层面低的人层面低的人产生伤害。一个入门者，可以将他较高的神奇力量转给所有的生命，无一例外。”

“在入门期间，神圣创造力量将经由你的中轴而流动，进入你中枢神经的七个主要中心点，你将能意识到每一层面的力量，但是，你要小心地记住我现在所告诉你的，当你意识到一个八度音阶的频率时，你与这频率是融合的，它的整个领域代表你绝对的实相。”

“当你通过第一级的测验时，你将在第二级测验的利于中醒来，你将理解自己第一级的测验过程只是一场梦。但是，如果你未能通过测验，也就是说，如果你涉入在这现象中，认为它是真实的，无法掌握他们，这些梦境中的画面便维持在真实的状态中，你将在时间与空间的世界中确实地去经历它们，直到随后。”

“那代表你的身体将在这石棺中死亡，你将在无以计数的混会中继续你梦中的画面，在几年的漫长岁月中，从此你所跌落的更低层面上，缓慢地一步一步地，挣扎着回到你现在的意识层面。”

“梦中与实相之间的不同在于，当你接受那一层面的意识状态是真实状态的时候，它便是你的实相。然而，一旦你向更高点意识层面觉醒，你便知道那一切根本不是真实的存在，只是自我所做的投射，也就是说，是一场梦。如果你相信这些是真实的，那么每一场梦便都是真实的，然而，唯一的实相是你的神性自我。”

“在入门过程中，你将经历一个跌落在地球上的灵魂所需经历的，他们像梦一般地，没有时间与空间的隔阂，你会在意识的另一个层面上醒过来。当你通过所有的测验，你会在第七层面上，自我的宇宙意识中觉醒。在这神圣状态中，你便成为与真实自我，以神圣合一的最高实相，这不再只是‘觉醒’，而是‘复活。’”

“这时你将不再是受命运所束缚的人，你已获得救赎。从那以后，你将在一周中实行女祭司的任务。然后，如果你以自己的力量，继续提升到第七层面，能永久保持在意识层面上，你将成为神——人。那是你便可以成为庙宇中的大祭司。”

“我的灵魂之父，”我问普塔霍特普：“你说一个人在入门之后，仍有可能从较高意识层面跌落下来。你也说，如果一个入门者与自己的身体认同，却引导较高的能量进入自己的身体时，会跌落到比普通人更低的物质实相中。你又说一个候选人在入门期间，将经历他的整个未来。但是，既然他能成功地通过这些梦境的考验与诱惑，怎么可能稍后却在三度空间的物质世界中陷落呢？如果他能在梦中看到自己整个命运，为什么他没有梦到致使他跌落的未来命运呢？”

“当一个回力棒被掷出去的时候，它要如何飞回来，要多久的时间返回，在之处的那一刹那便已决定。因此，在他自身之内，形成一个不可改变的未来轨道。然而，透过外在的势能，仍有可能把走在轨道上的事物拦截下来，带回原点，使它以更短的时间与途径来达成目标。但是因为它具有原本的重力与惯性作用，它有可能再次被掷出去，再绕一圈。”

“一个经由外在协助而入门的入门者，就犹如一个回力棒，他已在梦中走过整个未来，并达到神圣的合一。但是，这一切只是他在意识层面上的体验而已。由他本人，他的个性，以及他的命运所形成的环境，都任然保留在物质世界中，即时他成为入门者，他的一生仍然没有结束。就像你一样，你入门之后，仍然是法老的女儿，也还是一过的皇后。”

“如果一个人在入门之前，尚未经历地球生命所需要的经验，如果他对自己内在的创造势能不熟悉，尚未学会如何控制他们，即时他在入门期间回到与神合一的状态，仍然是一个没有经验的人。他个人的个性与习气仍然没有完全去除，这表示他尚未完全从自己内在的创造势能中街头出来。”

“在他入门之后，直到他能以自己的力量达到第七层面，并维持在稳定的，

恒常的意识中为止，他仍然随时有可能再度从较高的意识状态中跌落下来，并从一个全新的名誉之轮开始轮转。”

“由于他已经意识到神圣的创造力量，这巨大的力量再度把他抛出时，他鼻血走过一个比他在认知神圣力量之前更大的循环。譬如，那学因回话神之子的家园，而跌落在创造的最低层面的黑魔术师，有些跌落到人的层面，必须在极为漫长的时间中，经由植物、动物的生命回到人的层面。”

“受造物要走过整个物质世界，必须经过漫长的时间。但是，人类可以缩短几千年甚至几百万年的时间去完成这循环，。因为人类具有智力，可以体验不同的意识层面。动物与之外无法做到这点。现在你理解何以动物会遭受苦难，就像地球上的每一事物，他们是曾居住在较高层面，却不慎跌落的灵魂，致使他们陷入在局限的意识状态中。”

“经由入门，所有由较高意识层面跌落时所制造的负面势能将被正面的势能所抵消。一切债务都清除了。当你成功通过入门的测验之后，只要你所显现的是神的旨意，你将不再受因果与命运的控制。”

“但是，如果你与你的身体，你个人的自我意识认同，那么你将在自己身上制造一个新的命运之轮，并再度展开无数的轮回，现在，你知道了入门的因果关系。我将最后一次问你，你有足够的勇气接受入门吗？”

我以百分之百的信心回答到：“是的！”

一个高大，威严的男子进入房间，我知道他。它是最高级别的祭司。普塔霍特普的代表。他向我们走过来。普塔霍特普示意我进入石棺中并躺下来。

我依他的只是做，普塔霍特普看了我一眼，眼睛充满无限的爱。两个祭司抬起石棺盖把握盖在里面。我躺在伸手不见五指，漆黑的石棺中。

\* \* \*

**博纳：**

普塔霍特普所说的中枢神经的七个主要的中信点，指的是我们身体的七个脉轮中心点吗？

**蒂娜：**

我想他所说的七个主要中心点，应该也许是许多修行法门所说的身体的七个脉轮。修气脉是许多与瑜伽有渊源之门派的共法。

**博纳：**

文中说普通人无法控制自己的神经系统，那如果我们在静坐中以思想来引导能量，可以做到这点吗？

**蒂娜：**

“光的课程”所修的方法，与许多瑜伽功法一样，是为了打开并扩大我们神经系统，使之第一承受来自较高意识层面的较高频率与能量。因此原则上，是可以做到这点。至于是否能做到完全控制自己的神经系统，则像练功夫一样，有人只是练个花拳绣腿，碰到强敌（巨大的因果势能）时，就被打倒了。有人是练到具有真正深厚的功力，可以抵挡任何巨大的或细微的一过势能。这全看个人的功力。

**博纳：**

这也说明了普塔霍特普所说的：“以入门这加速进展的方式进入神圣意识的人，有可能会退到入门前的意识层面。有点向我们习修“光的课程”一段时间后，感到自己的心灵与意识提升了，甚至在很高层面了，却会不知在什么时候，猛然

发现自己退回到没有习修之前的意识层面。”

**蒂娜：**

嗯，记得我刚上初级课程时，已为自己可以运用光的能量来解决一切问题，却常常为一点小事被破功了。现在则要稍大的事才会破功。我想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学习停留在头脑和知识的层面，尚未将它融合到心灵的层面之故。

**博纳：**

那要如何融入心灵呢？

**蒂娜：**

我们之所以破功，通常是因为我们像大祭司说的，缺乏经验，因此未能有真正的体悟。当我们持续地在光中运作，机缘成熟时，自然会出现某些使我们获得正确领悟的事情发生，当你体悟之后，它便融入在你的心灵中。

**博纳：**

当我们与意识较低的人发生冲突时，照理说他们的负面能量对我是无法产生作用的，然而如果我还是受到影响，就表示自己的意识需要再提升啰？

**蒂娜：**

即使我们的意识曾经提升到第五个层面，或是第六个层面，但是因为我们无法凝定在这较高层面上，所以还是会落入第四个层面，陷入混乱的集体意识之中。这还是前面所说的，功夫不够扎实。

**博纳：**

普塔霍特普说：“焕发，给予能量是神的精神法则。”这句话让我很感动，因为在习修“光的课程一段时间之后，我会很自然的感到需要与人分享，因为领受太多的恩典，让我无法藏私，因为那恩典多到溢满我的心，所以自然会流向旁边的人，现在明白这就是神的精神法则透过我们来显现的方式。”

**蒂娜：**

在“如莲的喜悦”中有一篇《新纪元能量与新纪元法则》，提到能量运用的几个法则，其中的一个原则是：一个接受能量的中心点，也必须流出同样的能量作为平衡。宇宙圣爱的能量散发给每一个需要它的人，真理要求接受到爱的人，也必须有同样的回馈，以完成能量循环的法则。

在过去的时代，一个个体或团体，或许只能接受，而不回馈给宇宙来源。在新纪元的能量下，这种情况已不可能了。这股巨大的能量，不可能进入不巡官的法则的地方。一个个体或团体必须对它的来源有所反映，如果不是这样，它变成单向流出，造成了不平衡与能量的耗费。

一个个体或团体。必须以他们的生命力，共同使他流动，使这能量更增加。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无限地获得。

**博纳：**

普塔霍特普说：“少数入门之后却有跌落的人，将会在人类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回归的时候，重新投生，他们会记起在他们入门期间所体验的伟大真理，以他们的语言、文字与行动向人们宣说这些真理。”看到这里，我对能真正理解光的途径，并能从中提升改变自己的人，有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觉。

**博纳：**

是的，他的下一举也需细细咀嚼：“对未入门者而言，这对应的另一半是他灵魂中未显现的部分。由于吸引力的巨大力量，这陌生的存在，将以强烈的欲望、迫切的渴望，以及躁动不安的形态来呈现。”

**博纳：**

你曾说光的运作，可以帮助我停止那内在的躁动与不安。当时我无法理解你的意思，现在我理解了，我们只能经由光的运作来达到与灵魂中那未显现的部分融合，而我一直在异性身上寻求，当然无法达到和平与安宁。只是它运作的原理是什么？

**蒂娜：**

如普塔霍特普所说的：“清楚觉知的意识便是光，混沌不明的无意识便是黑暗。”光的运作使我们能清楚地觉知自己的意识，这是停止骚动与不安的先决条件。

**博纳：**

“入门者有不同的进展程度，大部分的入门者在入门之后，仍需继续进展，才能达到第七层面。”难怪你说，我们要在行星二入门之后，才算是真正地开始习修。那为什么在初入门，尚未达到第五第六或第七层面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带别人展开初级课程的学习呢？

**蒂娜：**

在三度空间的“光的课程”的教师，实际上是一个分享经验的指路者，学生的真正导师是天使圣团及每个人内在较高自我。但当一个世间的老师，以爱与别人分享自己的体验时，他也在教学中获得成长，所谓的教学相长。因此爱必须是唯一促使他成为教师的因素，而学生之所以会爱他，是因为他所给与的爱，而不是他所传授的知识。就像伊玛可以成为小组长，指导她的初步学习，而她也因他的知道而爱他一样。

**博纳：**

普塔霍特普说：“梦境与实相之间不同在于，当你接受那一层面的意识状态是真实状态的时候，它便是你的实相。然而一旦你向更高的意识层面觉醒，你便知道那一切根本不是真实的存在，只是自我所做的投射，也就是说，是一场梦。如果你相信这些梦是真实的，那么每一场梦便都是真实的，然而，唯一的实相是你的神性自我。”这么说，人生真如古人所说的，是一场梦。但是光的上师也说过，人生的戏码是有人类思想所创造出来的虚妄影像。然而这个虚妄也是一种实相，它是你的人生。你的世界和你的表达。

**蒂娜：**

因为我们尚未能达到与神圣意识合一，所以在那之前，这些有较低自我所编写的人生戏码，也的确是我们的感受中的真实世界。简单的说，那些我们所相信的梦境，在我们感受中就是实相。

宣化上人有一首偈曰：“人生一场梦，人死梦一场，梦里身荣贵，梦醒在穷乡，朝朝是做梦，梦中若不觉，枉做梦黄粱。我常以此偈提醒自己不要枉做一场黄粱梦。然而，幻境的势能是那么地强大，要时刻记住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不小心，进入白日梦，就把周围的一切事物当真了。只能在心静下来时，方能再度觉知，毕竟我们还没有达到神——人的层面。”

博纳：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随时在光中，与较高自我保持连接，成为光的载体，把焦点放在实现神圣计划的目标上。

## 37.入门测验

在惊骇中，我感受着邪魔所说的每一情境。但我知道，我只是在石棺中而已，我不是石头，我是一个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多次元的自我。

我以内在灵性的力量，以心灵感应的方式，对着它叫着：“不，我不是你，你也不是我，你是没有生命的，我是存活的。我们完全不同！你只是邪魔、幻影。你无法单独存在，只能依附物质而存在。但是，你在我的身体上没有任何力量，你必须离开。”

我无声地继续对他说：“我不是你，你不是我，我们永远是不同的存在。你是死亡，我是生命！你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神圣自我创造了你，但你没有比我更大的力量。你只是一种物质形式，只有灵性才能赋予物质生命。你必须离开，因为我不会赋予你生命。”话一说完，便是天崩地裂，震耳欲聋的声音，巨大的石头从山顶上落下来，我周围一片混乱。

我感到自己又饥又渴，但我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吃喝上。我要尽快往前走，我的目标是回到神的意识中。我看看周围，发现自己在一间宽敞舒适的房间，一些有礼貌的人，拿着一些诱人的美食、饮料放在金色的容器中，邀请我与他们一起吃喝。我微笑着，美食对我而言，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诱惑。我不愿意为了它而延误了我回到神性自我的时间。我向他们道谢之后，便继续向前走。奇妙的是，我不再感到饥渴，但我还是不知道我在哪里，或我周围的状况。

这时，我看到一群人不停地重复一些混乱的动作，他们也散发着一股人体的臭味。我的眼睛适应了那昏暗的灯光之后，我发现自己在地窖中，一群男女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或紧紧拥抱，做出一些奇怪的动作，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我惊愕地看着他们，他们是喝醉了呢？还是发疯了呢？

我当然见过动物发情时交配的样子。但即使在他们极为激情的时候，也不会失去他们的尊严，他们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停地重复着。在庙宇中爱的殿堂服务的女祭司，也是以献身灵性的高贵态度来履行他们的职责，因为她们知道，她们所奉献的是神圣的爱。

而这些人怎么能这样亵渎爱的神圣行为呢？我看他们好像完全失去理智。我认出他们之中，有些男人是宫中的官员，有些女人是宫中的女官，但是他们都没看到我。他们除了自己之外，什么也看不到。男人与女人都在说些完全不合逻辑

的话。譬如一个男人紧紧拥抱着一个的女人，不断地问她说：“你是我的吗？”

“是的，亲爱的，我是你的！”女人回答道。过一会儿，又是同样的对答，他们千百万次地重复同样的对答。这种对话是多么无聊啊！一个人只能属于自己。一个人怎么会想到他们可以占有或被别人占有呢？

这时，一个高大的男士向我走来，他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似地，问我说：“美丽的女士，你不知道这是爱吗？”爱？我当然知道爱！它是两个受造物高贵、美丽、神圣的投入，而不是互相占有。但在这些人的心中，我看不见爱，我看到的是，他们失去了理智，这种疯狂的激情，使纤细敏锐的神经中枢点变得迟钝，失去活力。

这些人应该从他们的无意识状态中醒来，我走向一个年轻的女士，在她耳边喊着：“醒醒吧，不要因激情而让你的意识混沌而黑暗。不要让你的身体贬低你！不要让自己被拖到比动物还低下的层面。醒来吧，你听到了吗？离开这里，以免太迟了。”那年轻女士梦游似地回答我说：“不要管我，我要快活！”她怎么能在只有肉体的拥抱，没有灵性的爱中找到快乐呢？快乐是一种意识的体验；快乐在自身之内。一个人如何从身体的游戏中找到快乐呢？

那个男人在旁边说：“放下你的思想吧，你没有资格批评别人，因为你不曾试过它。跟随我一起跳舞，你便会知道了。”他拥抱我，把我拖到人群中，行为就像那些人一样地愚蠢。

我一边与他跳舞，一边好奇地观察我自己是不是会像那些人一样醉倒在这种行为中。但我只感到与男人这么接近，让我很不舒服。他所吐出的热气让我感到厌恶。我为什么要吸入他所吐出来的空气呢？我发现他的身体，也有那种令人很不舒服的味道。我需要新鲜空气，我要离开这乱七八糟的地方。就在我要离开时，那个男人消失了，变成一团巨大的火焰，试着要从我的嘴进入我的身体。但是由于我清晰的意识所焕发的力量，使他无法接近我。

他变成更凶猛更炽热得火焰，这火焰扩大到整个房间，把那些醉生梦死的人都吞食了，所有人都消失了，只剩一片火海，继续吞食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他无法伤及我一根毛发。这是，我听到如雷般的声音说：“你胜利了，你通过了你的测验，但小心，你还没有真正地胜利！我是你自身的火焰，你之所以能不被火焰所触及，是因为你的纯净，以及你的缺乏经验从

中保护你。你的身体以及你身体的感官还在沉睡，所有你受到保护。但是小心喔，我们还会再相遇，我们还会再相遇！”之后，一切都消失了，火焰、房间、烟雾都消失了，我发现自己又单独地在那儿了。

“我们还会再相遇？”我重复他最后的那句话。“我不怕你，我超越一切物质性的事物……。”话没说完，我听到一阵轻蔑的笑声。我向四周看这笑声从哪里来。这时我注意到我在一处绿色的草原上，一个陌生的英俊男子走向我，我问道：“你是谁？”那英俊的男子走近我，以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声音在我耳边说：

“喔，我亲爱的，我一直在找你，我找你找得很久了，自从我们从伊甸园跌落之后，我们成为分裂的两半。现在我终于找到你了，到我怀里来吧，让我们进入神圣的合一，让我们在神的祝福中合一。你没有屈服在你身体的需求中，是多么地幸运啊！你为我保持纯净，是多么地荣耀啊！你属于我，我属于你，我们弥补了对方，你感觉到那难以抵挡的吸引力正使我们越来越接近吗？来吧，让我们在爱中结合，你是我唯一的天堂中的新娘！”

他的声音，他雄赳赳的脚步，使我感受到他所焕发的巨大能量的吸引力，但是，他是一个陌生人，我又不认识他，他怎么可能是我的另一半？不可能，一个人永远无法在自身之外找到另一半，普塔霍特普说，我们的另一半，就像镜中的影子一半，永远隐藏在显像事物的背后。没有其他人可以成为我的另一半。这个人为什么有一团雾围着他，令人无法真正看清他的脸呢？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说：“但无论你是谁，你必然搞错了，你不是我的另一半。如果你真的认为，在你自身之外，有另一半的话，你必需到别处去找。除了在自身之外，没有人可以找到他的另一半。在物质世界中，你只能找到你所投射出来的，类似的另一半，但无论是你或是我，都无法与投射的画面结合。只有与神圣的自我融合，才能获得上天的祝福。”

“要在你自身之内找到你的另一半，表示你的意识已经与神圣自我完全合一。但是，在一切事物尚未展开之前，你如何体验它的前后关系呢？神圣自我是天堂的合一状态，你只能在与你的另一半合一之后，才能回到天堂中的神圣自我。如果没有我，没有你的另一半，你如何达到这合一呢？

“我们都活在彼此所投射的影像中，我们属于彼此。在你的潜意识中有我，我的潜意识中有你，即使我们不互相寻找，那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也会促使我们

一再地相会，直到我们互相唤醒对方的内在意识，并在身体与灵魂的层面上体验那完整的合一。”

“只有在这神圣的合一中我们可以全面意识到那完整的较高自我。没有我，你如何回到那天堂的合一中呢？你如何能躲过，在地球层面上，我们属于对方的事实呢？没有我，你如何经历你必须体验的事物呢？”

但是，我拒绝受他的影响。“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需要你。即使你是我潜在意识的一部分，我仍然只要从我的内在去体验你，而不是从外在的世界。走开吧，让我独自走下去。”

我的话一说完，那英俊的男子便像阳光下的朝雾消失了。但我听到从远处传来的声音，那声音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我会继续在地球层面上寻找你……”他的声音逐渐消失后，一切归于宁静。

但我还有问题要问，我喊道：“为什么你身上有一团浓雾，使我无法看清你的脸呢？”我听到远处正在消失的声音，像是我自己心中的回音：“被浓雾所遮盖的眼睛是你的，不是我的。是你的缺乏经验，使你得以把我抵挡在外。但我们还是会相遇……再相遇……。”

我还想问一些问题，我朝他消失的地方跑去，但我看不到他。我想回到那美丽的草原上，但是，一团浓雾使我无法看清方向。不过我知道我不是单独的，我听到周围有人在对我说话，但我听不清他们所说的，也不知道自己回答些什么。那团浓雾不仅遮住我的眼睛，也掩住我的耳朵。我看到一个高塔，我知道有一个人被关在里面。他有着与那个在雾中的男子同样的声音。我试着偷偷地带一些事物给他。我是看塔人的的女儿，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但是一股无法抵挡的力量，正吸引着我朝着那俘虏走去，我只知道我必须帮助他。

然后，一切消失了，我试着看看我在哪里，突然我看到一大片磁磚在我面前，我正一遍遍地洗刷它们，直到它们干净为止。接着又是在一片浓雾中，我听到自己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问别人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孩子？”我感到那问话的是一个既衰老又疲惫的女人，不知何故那个女人与我有关。接着，那奇怪的感觉消失了，突然间，浓雾消失了，我非常高兴。

我再一次地站在绿色的草原上。现在我可以继续向前走了。空气是如此地清新，阳光照耀着，但却一点也不热，好奇怪啊！在太阳下却不热，是从来没有过

的事，但在这里不但不热，还有清凉的风吹过来，这也是很奇怪的事。

我看看自己，好像长高许多，多么奇特啊！以我的年龄是不会再长高的，那么我是如何长高的呢？我穿着极其古怪的衣服。我的拖鞋呢？我的手也不一样，所有的事物都如此奇特，一切都好像在梦中。但我的意识是清楚的，我是清醒的。我看看周围，不远处有一个森林，我走过去，看到树林中有一幢房子，那是一幢奇怪的房子，那些树与我们的棕榈树完全不一样。无论是房子或周围的树，都是我一生中从没见过的，但我对它们似乎很熟悉。

房子座落在山丘上，当我穿过树林走向房子时，我知道那房子是我的。怎么会这样呢？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房子，但它又是如此熟悉。它不是由石头建造的，它的屋顶是倾斜的，而不是平的。当我走进房子时，我知道里面的一切，我直接进入“我的房间”。

窗外的景色是如此宜人，山脚下宽阔的河流上有巨大的船只航行着。很奇怪地，这些船既没有帆，也没有桨，但走得很快，比我们的船快多了，我不理解的是，它们为什么有一根很大的、长长的黑管子，吹着黑烟。我有一种自己常常在这视窗往外看的感觉。突然一阵铃声在我背后响起，我转身拿起那个小小的器具，熟练地把它拿在耳朵旁。然而，我知道这一生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我听到那个在浓雾中，身影朦胧的男子的声音：“亲爱的，你还好吗？”

“谢谢，我很好，但我想回家，你明天能来接我吗？敌人快进城了，我要回家与你们在一起。”

“好的，我明天来接你。但是，你留在山上会更安全一点，在城里，每个人都有炮击，越来越凶猛。”

“不，正因为危险，我要回来与你们大家在一起，请你来接我回家。”

“好的，你实在很勇敢，明天下午我会来接你的。晚安，亲爱的。”

他是谁呢？这奇怪的器具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会透过一个器具来听别人说或，而不是以心灵感应的方式来听呢？我现在所经历的只是一个画面吗？或者只是一个考验我勇气的梦？

很不幸的，无论我多么地想从那梦中醒来，回到绿色的草原上，我发现我要面对许多无法避免的事。空气中充满了恐惧，使人几乎无法呼吸。敌人四面八方地围攻过来。再过几天这个城就得投降了。从其他地方逃亡过来的难民口中，

我们听到许多难以置信的可怕故事。但是我们在上帝手中，我相信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为了最好的原因，除非经由上帝的旨意，没有任何事物会发生。我以这样的信念来安慰自己，使自己安静下来。第二天，我很快地把行李收拾好，下午时，我看到我们的狗正往山下跑，我知道我丈夫来了。几分钟后，我丈夫与狗进来了，我温柔地拥抱他。我们结婚已将近二十年了，我们仍像刚结婚时那么相爱。

我的丈夫温文有理，他的声音以及他那双温暖的手，总是那么令人安心。他是一个勇敢可以信赖的人。就在我们把行李放进车子的时候，我咱在那儿怔住了。这是什么交通工具？很快地，我又效力来，这是我丈夫的车子啊！但我又疑惑了，没有狮子在前面拖，她怎么能自己跑呢？

咦，我怎么会想到狮子呢？动物园中那些美丽的狮子，争取开始时，就因怕他们跑出来伤人，而将它们处死。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想到要狮子来拖车。回到家，就在我要开门时，门打开了，小波葛翰站在那里微笑着。他怎么会在这里呢？他已经不再是小孩了。他已经长大成一个大人了吗，他向我鞠躬，吻我的手安静地说：“能再看到你真好，我的皇后。”

我吃惊地看着他说：“玻葛翰，你怎么会在这里呢？你怎么来的呢？”这次该他吃惊地说：“你知道我在你家已住了三年了……，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我就是无法了解，他明明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孩，怎么就变成大人了呢？为什么我感到自己在梦中呢？我丈夫把家里放满了花来迎接我，结婚这么多年，他仍然像新婚那样地甜蜜。晚餐后，我们听由一个大木箱所播放的有关战争的新闻。这又是一件奇怪的东西。普塔霍特普，我亲爱的上师，也是每晚经由大气层把较高能量散播到整个国家，所有的人在睡梦中都因他的爱与能量而增强力量。但这木箱子所说的，却直接进入人的耳朵。

回到城里的家之后的那天晚上，我们在半夜因空袭警报而跳起来，带着简单的义务，往地下室冲，在楼下遇到我最下的妹妹，带着她三岁的儿子，两岁的女儿，及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当我们到地下室门口时，一个头发与胡子雪白的老人为我们开门。

这双眼睛我好像在哪里见过？灵光一现，我突然看到这英俊的身影正是我父亲法老的指挥官提斯塔，他怎么会在这里？为什么我会在他耳边说，“父亲，亲爱的，你穿的够不够暖啊？”

他微笑地向我保证：“不要担心，你穿的够暖。”然后我们找到地下室的位置。

敌人越供越靠近城区了。一天下午，门开了，伊玛走进来，他怎么会在这里？他怎么会穿这种衣服？我拥抱他，并问他说：“这是什么衣服？”他也一样吃惊地看着我说，“妈妈，你怎么会问这问题？你怎么好像第一次看到我呢，！这是空军的制服！但你很早就知道了啊！”我困惑地站在那里，感觉要从一个梦中醒来一样。是的，这穿空军制服的是我至爱的儿子，但是我知道他是伊玛。当然我知道他是伊玛，他真的是我儿子吗？他穿着祭祀袍的样子，我依然清晰可见。他教我学习如何专注。

他依然焕发着那强有力，纯净的能量。我认出他，但他没认出我，他像是不曾与我在庙宇中认识过一样。“妈妈”他说：“我的团队要到另一个地方去，因为我们的飞机已无法在这机场上飞了，我们要搬到更远的乡下。我不知道何时会再见到你。”

我心痛如绞。当我儿子参加空军时，我已知道自己的儿子处在危险中。我在家中了无生气地走来走去，感觉自己像是在噩梦中地。这怎么可能是真的？一个母亲怎么可能忍受自己健康、年轻、有为的儿子参加大屠杀呢？

人类堕落到以可怕的武器互相残杀，杀的都是最健康、强壮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正是应该为国家社会培养年轻健康下一代的时候啊！年轻、健康、强壮的被送到战场上牺牲了，年老生病的却留在家中成为父亲。这是使人类退化最快的方式。但是人类已堕落到连这点都不懂的状态。这不是噩梦是什么呢？

我的意识回到现实中，我把儿子交给上帝！没有上帝的旨意，不会有任何事物发生，无论结果是什么都是好的，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一切事物的发生都是为了补偿，为了回到平衡，回到天堂！

这是我亲爱的上师，普塔霍特普在大金字塔中所教给我的诸多事物之一，他的教导已深入在我的心识里，让我有足够的智慧与勇气生存下去，即使知道我的儿子像其他上百万的年轻人一样，是这场大屠杀的靶子，我还能保持正常的心智。即使是在现在，不知道我们这一生是否能够再相见，我仍然不能让自己因此陷入在痛苦中。

这年轻的孩子，一直活在我的心中，直到他成为我的儿子。我爱的不是他的身体，而是在他之内的上帝！他的神圣自我为了表达自己，建造了他的身体，就

像所有人，所有动物、植物甚至矿物那样。因此，我爱的不是“我的儿子”那美丽的身体，而是神的一切创造；那么我为什么要为可能失去这特定的上帝的显像而颤抖呢？为什么要因可能无法再相见的想法而颤抖呢？难道说是因为他的身体，他的血液来自我的血肉吗？但是我自己以及他自身都出自同一个神圣自我，而不是出自血与肉。

我必须进入我的内在自我，全然地觉知它；然后我便能与我儿子的自我融合，同时也与整个宇宙的自我融合，这样我便不会失去任何事或任何人！我不能为死的人是我自己的骨肉或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的骨肉，而产生分别心。当一个受造物死亡时，无论哪是我唯一的儿子，或任何我所不知道的人，神的同一个自我，都会将他转化成许多不同的身体。

我必须完全克服这种痛苦的感觉……喔上帝啊！给我足够的力量通过这考验！虽然我还没有达到宇宙意识，请给我足够的力量，让我得以在每一刻都活在神圣意识中！我以颤抖的腿走向我儿子，抱着他说：“我亲爱的孩子，我唯一的孩子，再会吧！我将把你放在上帝手中……，他不会离开你的，也不会离开我们。只要记住，除了真爱之外，一切都会过去。我们相爱是因为我们在神的合一中。这种灵性的合一，也就是这真爱，使我们一起在这地球上。我们不是失去彼此！我们会找到对方，重新在一起，如果不是在这一生，也会在下一生，或在其他的生命形式中。无论我们会在哪里，我们彼此之间的爱将使我们再度相聚。再会吧，我亲爱的儿子。让我们拥抱那看不见的力量，那永不会离开我们的，神的力量！”

我们俩都没有哭，只是温馨地拥抱着。我吻着他光滑的额头，他离开时我站在窗前目送他。他回头挥挥手便消失了。

圣诞夜炮火依旧，但我们还是庆祝这一夜，对我来说，在永恒中没有特别的庆典，每天都是神圣的一日，但是我先生喜欢给我意外的惊喜，也喜欢别人给他惊喜，他正在装饰圣诞树，玻葛翰正在帮他。

过去的几个星期，因战火的关系吗，玻葛翰无法回到他自己的公寓，他住在我儿子的房间。几年前，玻葛翰离开远在东方的家，把他祖先所留下来的古老科学传到西方来，使人们学会如何以灵性来掌握身体。

战争开始之后，我无法拿到石头或铜来做雕塑，所以我的工作室是空的，我把它交给玻葛翰上课用。从我们一开始认识起，他就像是我自己的孩子般，现在

他与我丈夫一起极为快乐地在装饰圣诞树。

我则千辛万苦地采购到圣诞晚餐所需的事物。突然表弟冲进来告诉我们说敌军从相反的方向直接进城，任何时候都会来到我们所住的地方，要我们做好准备，就匆匆离开了。

我走向丈夫告诉他这消息，并按下警报器，让全屋子的人都知道这一消息。我想到我的儿子，任何时候，他都有可能在执行飞行的任务，我把他交在上帝手中。我们快速地冲到父亲的厢房。

“孩子们，让我们尽速吃些东西，”他说：“我们很快就得躲到地下室了。”我们都坐下来，自从母亲死后，她生前所坐的椅子仍保持空的，我们总是在她的椅子前放一根蜡烛。我们平静地吃着晚餐，突然一个大炮落在离我们不远处。我们互相望着。这是门铃响了，几个军官站在门口，告诉我们要在我们的花园中设置大炮，并在我们家驻军，要我们把钥匙交出来。我丈夫带着军官去拿钥匙。

几分钟后他回来睡：“父亲，我们最好到地下室。车库已被炸了，我们的中央暖气系统已被破坏。我现在需要去把水管的谁排掉。你们所有的人赶快下去，这里已经不安全了，我们可能需要在地下室度过几天时间。”

父亲平静地思考之后说：“让女人与小孩先下去，我要把晚餐吃完，请给我一杯咖啡。”我们都知道没有可以与父亲争辩。妹妹抱起婴儿，我牵着她小儿子的手，姐姐带着她的女儿，我们一起先下去，我弟弟，丈夫与玻葛翰陪着父亲喝咖啡。

爆炸声越来越响，房子不停地振动着。最后铁门打开了，几个男人进来了，我丈夫低声告诉我说：“其他地方都已投降，但这里的军人已在我们的花园把大炮架设起来了，我想他们会抵抗到最后一分钟。我只希望不要太久，依目前情况，抵抗越久，只会导致更多破坏。我去叫园丁把我们所有的床垫拿下里，这样大家可以睡点觉。”说完他便离开，

气温在零下十五度，整幢房子的暖气都坏了，地下室也是冷的，但士兵们还是会轮流进来取暖。他们都是年轻的孩子，年纪都在十六岁至十八岁之间，他们因寒冷的天气与耐心的恐惧而苍白地颤抖着，军队的司令无情地叫他们出去应战，可怜的孩子们，被迫离家，卷入这场大屠杀。

第二天，父亲进来时，脸色不寻常地苍白。“孩子们”他说：“我们得节约用

水，水管被炸掉了，房子里已没有水了。”我听到外面的男人在谈论到哪里去取水。我们可以几天不吃东西，但不能几天没有水。

隔一会儿，我丈夫进来对大家说，附近已经都没有谁了，我得提着水桶到另一条街去取水。“请你不要去了”我叫道：“外面的枪炮不停，你可能会被击中，就在这里稍等一下吧！”我丈夫笑着说：“不要孩子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枪林弹雨地，我也走过来了。上帝不会一起我们。要发生的事是避不开的。”我们互相拥抱之后，他便离开。我安静地坐下来，在寒冷中等待着。如果上帝要让我丈夫回来，没有任何子弹会打到他。否则就是必需如此。

“事情从来都不是坏的，只是你如何看待它们。”我听到一个声音在我心中响着。我告诉自己，成千上万的妻子就像我一样在为他们的丈夫、儿子祈祷。我如此深爱着他，他是神圣自己我的显现，然后，神圣自我也同时呈现在其他人身。当两个人相爱时，表示他们正体验着与自己的意识自我合一。

我设法使自己的心不再颤抖，但它仍然在颤抖着。我告诉自己要保持镇静，知道那颗心终于稳定下来为止。现在，让我们缓慢地深呼吸，一次不一次更深沉地吸气与吐气，保持平静！我们所有的人终有一天要放下身体。百年之后，谁先走并不重要。

时间与空间是智力的产物。但是灵性自我，超越一切智力、思想，超越任何时间与空间的理念。平静地，有规律地会洗，不要去想任何事情……，如是存在……。

我不知道在那里坐了多久，当门打开时，我丈夫带了十夸脱的水进来。水！美妙的水！它足够我们二十六个人一天的用水！我没站起来扑到在他身上。在这种伟大的时刻，它总是很简单，没有眼泪，没有语言。他一边倒水，一边看着我，我们的眼光相遇。我们完全互相理解。

外面坦克与炮火的射击不曾停止，飞机的轰炸也不曾停止，我已经不知道我们在地下室有多久了，在地下室里没有白天，只有一片黑暗，我已失去时间的概念。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房子会陷落，把我们全都活埋在地下室里。我抱着妹妹的儿子，小男孩的身子在寒冷与恐惧中发抖着。面对死亡时，虽然灵性是平静的，身体还是会产反应。

我为孩子说故事让他安静下来。隔一会儿，孩子一边玩着手上的玩具，一边哼

着歌。那是什么歌呢？如此熟悉。突然我想起来，是华德迪士尼电影中，三只小猪的歌：“谁会怕大狼呢？我很幸运，因为我能很快地进入这黑暗的地窖，没有人会看到我失去了自我的控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喔！上帝，你果真与我们同在，你神圣的讯息告诉我们不要害怕。

我丈夫每天都出去为大家找谁。一天他进来时，脸色苍白，以颤抖的声音告诉我说：“我刚才到我们楼上的家，你所雕的美丽家具与雕像都被毁了。有一个房间的地板已塌陷，一个房间的墙已倒塌。我们已没有家了……。”可怜的大男孩像婴儿般地低头哭泣，我抱着他说：“不要紧，重要的是我们都活着，家具我可以重新再做，不要担心物质上的东西，生命本身超越一切！一切物质层面的事物，包括这地狱也终有结束的一天。”他终于努力控制自己说：“我爱所有你的雕刻，你的创作，现在全部都没有了……。”

玻葛翰走过来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他楼上的房子几乎完全毁了。那一向沉稳，永远微笑的玻葛翰却激动地叫道：“我需要上去抢救那些瑜伽幻灯片，否则我一生的心血都会泡汤。我要上去。”

“玻葛翰，你不可以上去，敌人的子弹是不长眼睛的，我不会让你上去。”我弟弟听到我们的对话说：“我跟玻葛翰一起上去，我会帮他。”俩人便离开地下室。我们焦虑地等着，时间分秒地过去了，一个钟头过去了，我们还在等着。

最后，门开了，我弟弟与玻葛翰进来了，手里拿着宝贵的幻灯片。我弟弟说：“我们在废墟中找到它们，我们趴在地上，以防枪弹，玻葛翰把它一盒一盒滴递给我，现在我们全都拿出来了。”他的话才说完，便是一阵阵的爆炸声，所有的女仆都在不停地惊叫着，我跳起来嘶声喊道：“安静，安静，上帝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只想着神在这里，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一个安静下来，我们已经念诵：“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

博纳：

她以很大的篇幅描述庙宇中的人在她入门梦境中所扮演的各种不同的角色与细节，其中必有玄机吧？

蒂娜：

你还记得她曾与她丈夫同时看到他们成为乞丐的那一生吗？在她的入门梦境中，那个洗刷一大片磁磚，寻找自己的孩子，既衰老又疲惫的女人，就是她通

过入门测验，成为女祭司却从中跌落之后，所经历的整整一生中的一个小片段。那清洗磁磚的片段梦境之后，她重新展开另一个梦境，在那梦境中，伊玛成为她的儿子，玻葛翰从印度前来与她会合，以及经历恐怖战争等细节，是她从出生在匈牙利，写这本书的这一生的片段。由于她在入门之后跌落了，因此她必须在无数次的轮回中，以身体的意识，再度经历她入门梦境中的一切。

博纳：

我们看到女主角因缺乏经验，而平安地完成入门测试。但恰恰却好似因缺乏经验，使她即使通过了入门测试，仍然会再度跌落下来，这说明了物质世界的体验对心灵的成长一样是很重要。

蒂娜：

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生命，对所有的生命经验，无论是自己的或是别人的，无论是前世的或是今生的，是喜悦的或是痛苦的，都要珍惜，不能以世俗的观点去批判自己或别人。她的丈夫在成为乞丐那一世，抛弃了她，因挥霍而破产。然而，也因这种经验，使他这一生成为一个温文有礼，勇敢可以信赖，对她忠贞不渝，百般呵护的人。说明了宇宙的平衡法则。

博纳：

难怪你常说不需要计较别人对你是否公平，得饶人处且饶人，因为一切事物最终必然会归于平和。

蒂娜：

你有没有注意到，她在成为丐妇的那一生，对那个辜负她，伤害她的男人只有遗憾，没有怨恨，因此在这一生，她不会因负面的思想念相而对他具有愤怒与恐惧，这使她得意在这一生享有让事物归于平衡的幸福。

博纳：

这么说，宽恕别人，不起 恨新，最终受益的害死自己。这使我了解为何“彩虹桥”那本书，一再说明与强调我们需要以光的运用来清理负面的思想念相。

蒂娜：

生命中的一切经验，都是为了实现宇宙的平衡法则，真正理解这点之后，宽恕不但不是一件艰难的事，而是想都不用想，不需要放在心上的事了。

博纳：

然而，在灵修的过程中，真正难的也正是如何从那些经验中提升出来。我常常在经历与体验的过程中，因受制于小我，免不了又造了新的因果。使我又跌落到较低的意识层面。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蒂娜：

我们前面谈过，在进展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反复的，因此有这种现象是正常的。这就是为什么保持在光中很重要，光使我们能及时觉知自己在黑暗中，使我们不掉入负面的循环。

博纳：

在她的梦境中，那位男子对她说：“我们活在彼此所投射的影像中，我们属于彼此。在你的潜意识中有我，我的潜意识中有你，即使我们不互相寻找，你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也会促使我们一再地相会，知道我们互相唤醒对方的内在意识，并在身体与灵魂的层面上体验那完整的合一。”这么说吗，她这一世的先生，是她灵魂中那未显像的另一半吗？

蒂娜：

普塔霍特普曾经对她说：“我们的另一半，就像镜中的影子一般，永远隐藏在显像事物的背后。”根据这样的理念，她的先生是她所投射出来的，类似的另一半。我想这理念虽然没有错，但它是一种终极性的理念。我相信我们需要经历与自己所投射出来的类似的另一半，确实达到身体与心灵上的爱与和谐的经验。因此，他们经历了许多生的缺憾之后，这一生终于达到圆满，这圆满使她得以回到当年入门时的意识层面。

博纳：

如果我们需要透过灵魂伴侣从身体与灵魂层面体验合一，才能进入与天堂的合一，那么假若这世我没有遇到自己的灵魂伴侣，就无法进展到与神圣意识合一的境界咯？

蒂娜：

这与我们在前面讨论的性与超意识有着相同的含义。如果我们曾经体验过身体与心灵意识的合一，就永远不再需要这种经验。

博纳：

当她面对自己儿子的生死时，她说：“我爱的不是我儿子那美丽的身体，而

是神的一切创造。”这种认知，使她超越了物质世界那种占有的，自私的爱，克服失去挚爱的恐惧。这使她得以通过入门的测验。

蒂娜：

是的，我们也是要通过无条件的爱的考验，才能进入较高的意识层面。

博纳：

但是要做到这点的确很难呢。

蒂娜：

依大祭司的教导，爱与超然的爱之间的差异，在于你是否能从爱中体验到与神合一，是否能认知我们所爱的人，也是上帝的显像。她把儿子交托给上帝，并且相信因为他们都在神的合一中，这份爱使他们不会失去彼此。这坚定的信念，使她得以渡过最痛苦的时期。除此之外，粉红色之光的元素，具有无条件的圣爱本质，当我们面对无条件的爱的考验时，当理性思考的力量，不足以使我们的心达到这个意识层面时，重新阅读教材中与粉红色之光有关的教导，进入这光的能量运作，将有助于我们意识的提升，使我们的身心进入平衡。

2

不知过了多久，外面的喧嚣声逐渐减弱，最终终于停止了。我们听到士兵在拖一些沉重的东西，走出去一看，满地的血，一具具的尸体，我认出几个年轻的男孩吗，几个钟头前还在我们的地下室取暖，告诉我们有关他们在远方的家的种种事物。可怜他们的父母，正等着他们回家呢。我想起我的儿子，他会在哪里呢？

邻居的房子着火了，我丈夫下令每个人随时准备逃出地下室，以防我们的屋子也被大炮所击中。就在大家聚精会神准备逃生时，外面似乎又安静下来。我们需要睡眠，我的头它能够得像是要裂开似地。但我妹妹的儿子忽然不停滴嚎啕大哭，无论谁抱他都无法使他停止。黑暗中，玻葛翰过去把小孩抱起来，唱着他远方家园的歌，是他家乡的人舞蛇的歌，孩子的哭声停下来了，我们所有的人都昏睡过去，只有玻葛翰是醒着的，抱着孩子，哼着一国的曲调。日子一天天过去，没有人知道到底经历了多少时间？也不知道还要多久的时间？

我静静地坐着，内心与神对话着：“我要做好死的准备吗？我的命盘说我会死在倒塌的屋子中，是现在吗？我要接受死亡呢？还是要继续为生存而战斗呢？”突然，在黑暗中，我看到一个画面，在一个小小的山坡上，有一根像圣诞

树般小小的蜡烛，燃烧着小小的火焰。然后，在我眼前，那小小的山坡开始扩大，盖住了碧绿的草地。那小小的蜡烛，转成一个明亮的火炬。

画面消失了，我知道我还不会死。我必须成为那个火炬，带给人们光明……，光亮……！

一天晚上，我丈夫轻声地说：“七个星期了，我们在地下室过了七个星期了。”奇怪的是大炮的声音停止了，飞机也停止轰炸，只剩下机关枪的声音。我丈夫说：“这表示敌人的步兵已接近我们，他们不能再轰炸，否则会炸到自己的人。敌军很快就要过来了。”不就，军队果然冲到我们家，在一片死寂中，我们与对方互相凝视着，在那瞬间，时间仿佛停止了。随着他们的指挥官指着女人，说这我们听不懂的话，但我们理解所有的女人到右边去，我们照他所说的做了。然后，他指着男人，要所有男人与士兵一起离开。没有道别的时间，所有的男人都离开了，士兵留些来检查是否还有人藏在角落里，一个年轻的士兵看到熟睡中的婴儿时，眼中也含着泪水。然后他的手指着他的家乡，以收拾告诉我们，他家里也有一个小 Baby。令我感到安慰的是，这些军人似乎都是具有人性的。

指挥官进来，以他们的语言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会伤害你们，但我们将是先锋部队，会离开这里继续向前走，你们对后来的军队要小心，他们不像我们。”

当天下午，我方的军队又试着反攻，他们想夺回我们的房子。我们再度坐在黑暗的地下室，听着外面恐怖的交战声，随之便是一阵冷风吹进来，地下室的窗子与铁门都被炸开，我们都跳到另一边，紧贴着墙壁，不敢动弹，这种时候每个人的生命都在危险中，随便一动便有可能死亡。但是寒冷的空气，表示铁门与窗子都必须关上，我的每一根神经都是僵冷的，我问自己是不是害怕。不，真是的我并不存在，为什么要怕呢？我感到我就是那个必须去关那扇铁门的人。我好奇地审视自己，在这样的处境中是什么感觉呢？当我们必须去做一非志愿的英雄时，是什么感觉呢？我趴在地上，爬到墙角去拿那根在角落上的铁棍，再爬回视窗，在行动中，我突然想到，庙宇中的入门者必需通过“捍卫生命”的测验，也许我现在正在接受这种测验？也许这只是我在金字塔入门的测验？

就在我小心爬回视窗时，我的思想回答道：“是的，庙宇中的入门候选人，知道自己只是在接受测试。但这些枪弹可不是作梦的，它们真的会置人于死地，多少年轻的士兵就在这里失去他们的生命。”然而，铁门还是要关上，我突然跳

到窗边，伸出手用铁棍将它关上。然后是那道重重的铁门，我必须伸出身子去拉那扇门，当我终于可以把门慢慢拉回来时，姐姐跳起来帮我们一起把沉重的铁门拉回来，并把门闩好。做得很好！非常简单，没有什么令人兴奋的戏剧性的效果。然而，奇怪的是，在我们关好门窗之后，枪林弹雨停止了，事实上在我关门的时候它就停止。难道他们看到我们只是一群女人在里面吗？

那一夜的惊骇与恐怖是难以形容的。似乎是命运注定我要在那饱受袭击的夜晚，去学习与领悟这一点。我被迫从两个国家之间残酷的暴力结合，去看人世间的悲剧。当一个国家征服另一个国家时，就像一个在暴力下结合的婚姻。战胜的国家强行进入另一个国家的身体，受强暴的人流着血。死亡的个体就像那被强暴者身上的细胞那样死亡了，但是新的生命，新的创造中而生。这种结合是残忍的，就像受造的新生命出生时那样。

但是大自然只看未来，宁愿牺牲无数的个体细胞，以便达到它把新生命带出来的目标。新的生命在征服与被征服中诞生了，既在灵性层面上，也在物质层面上诞生。在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身体的结合中，繁衍了新的种族，这些孩子具有两个种族的特质。大自然创造混血的种族与个人，代表一种转化，精炼，并修剪两个种族与国家质检牢不可破的地界。

那一夜是伊玛救了我以及在地下室中的所有女人。当其中一个士兵把我从椅子上拖起来，强迫我跟他走时，我勉强以他们的语言告诉他：“我是一个母亲，我的儿子在战争中，你家中也有母亲，请你走开……”那半醉的孩子听懂了，他被迫去想自己的母亲。然后，愤怒地推开我，冲出地下室。

第二天早上，一股来自较高力量的指引，使我们感到必须逃离这已被炸毁的房子。外面的雪已积了一人之高，妹妹抱着婴儿，陷入在深雪中，我抱着她的儿子跑过去帮她，自己与手中的孩子也一起跌倒。来到路的尽头，是一道铁丝网，当我们与孩子们试着翻过铁丝网时，一个年级稍大的敌方士兵帮我把手中的男孩举起来，让他翻过那道铁丝网。然后再一个一个帮助我们所有的人翻过去，我是最后一个。我们无法与那个士兵沟通，但我们互相看着对方，我亲切地握了他的手，由衷地感谢他，他也握了我的手。然后我们便继续向前走。在枪弹横飞中，我们迂回寻找掩护。小侄子无法在雪地中行走，我只能拖着他，我不时地停下来喘气，为孩子们暖手，再继续走。我们完全不知道应向哪里走，只是随着内在的

感觉向前走去。

最后，像梦一般地，我们被带到一间房子里，一位善良的军官保护我们不受他自己队伍中的人所欺负。我们成为朋友之后，他告诉我说：“妈妈，要小心，不是所有的军人都会像我们这样保护你们。当我们离开这里后，你们要小心一点。”是的，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有人性的，但我们永远都会感激那些具有人性的军人。

队伍离开了，这大仓库成为避难所。我们幸运地找到父亲，他依然那么平静，毫不激动。大部分人的所有衣服——如皮衣、手套、钱、手表、原子笔往往都被抢光，他却安全地走到一个朋友家，路上没有人动他一根汗毛。他所散发的强有力的目光，使敌人的士兵自然不会娶动他。

几天之后，有人敲门，玻葛翰站在门口，衣衫褴褛，脚上留着血，经历浩劫之后，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循着邻居告诉他我们逃难的方向找到我们。几天之后，弟弟找到我们，一样滴衣衫褴褛，他也是走了几百里路，但他还是一样滴保持着惯有的尊严。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我仍然没有丈夫的消息。我脑海中一直呈现她躺在路边雪地上的画面，会有什么事发生在他的身上呢？等了几天之后，我开始外出寻找，最后再一个好心的农人家中找到他，他受了重伤，我看到的画面是正确的。

那段时间，大家都处在饥饿中，没有人知道下一餐会是什么，幸而，战争终于结束了。我们试着在那被炸毁的房子中整修出几间房间来住。我那受伤的丈夫，必须平躺在床上，好几个月之后，他才能挟着两根拐杖走几步路。在严重的饥荒中，玻葛翰和我一起，白天工作，晚上出去寻找食物，幸而我能雕塑，能，我们装上门窗，徒手在瓦砾中掏出几个还可以使用的锅盘碗瓢。

玻葛翰与我向别人借了一个手推车，像两匹马般地拖着上百斤的煤回来。我们清理了残余的家具。最后终于可以在那残破的房子中，重新开班上瑜伽课，玻葛翰教的是他在庙宇中所学的身体的锻炼，我教的是炒年糕普塔霍特普那儿所学到的真知。

一段时间以后，食物不再那么短缺，我们的学生中，有亲戚在乡下的，偶尔会带给我们一些面粉，几个马铃薯、鸡蛋，有时甚至一些牛油，但我仍然没有儿子的消息。经过了一年半的等待之后吗，有人按门铃，打开门一看，伊玛站在我

面前，我们欢喜地拥抱着，他或者，没有伤残，只是在他美丽的前额上有一道疤痕，那是

但我还是深深地感到沮丧，我太了解伊玛了，我知道在这变得既粗俗、野蛮，又愚蠢、混乱的地方，没有他的空间。这种时候，这种地方，一个人只有保持它的内在宁静，完全信任神，完全沉默，方能不受伤害。但是，伊玛不会保持沉默，他不理解我们现在不是在庙宇中，这里没有当时的爱，真理与无私，也不像当时那样，大家可以互相理解。

伊玛无法与这世界相容，他不能忍受不公平，他会与弥漫在周围的邪恶对抗。显然地，他保持着较高的思想、诚实与勇气，但他忘了这事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他期望人之子有着同样的德行。他失去对神的信仰，却坚持要相信人。可怜的伊玛，必须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为什么他会失去对神的仰望呢？这是使他失去自信的原因，我感到他必然会经历过严重的精神崩溃，但是，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呢？为什么我感到自己就是那个使他因极端失望而精神崩溃的肇事者呢？

我知道在某时、某地，因我之故，他失去了对神的信仰，但我怎么也找不到真正的原因。我唯一确定的是，引导他回到对神的仰望，是我的责任，这也是为什么他之所以成为我的儿子，是我使他失去对神的信仰，我必须唤醒他对神的信心，只有这样，才能恢复他的自信心，这两者是不可分的一体两面。

他必须了解到，他对我深沉的爱与信心，只是他的灵魂对神深沉的爱与信心的投射，他必须能在每个身上看到神，并爱在他们之内的神。

伊玛必须了解，他在任何人身上的爱，他所看到的美好，是来自神而不是那个有一具身体的人。无论这个人是我或任何其他人。现在，就看我是否能引导他回到对神的爱与信心。他必须理解他爱的是我内在的神，我只是神的载体，神透过我以物质层面的爱来显示他自己。当他理解这点时，他将对我，对其他人，甚至对他自己又更多的理解。那是他将不再需要去经历更多的失望。

我曾经历在那华氏零下 20 度，特别寒冷的夜晚，我唯一的儿子置身在一个没有暖气的屋子里，既没有温暖的毛毯，也没有东西可吃的情况。我可以轻易滴给他一件温暖的房间，一些食物以及一切他所需要的东西。但我知道我不可以这么做！我知道让他保有他的灵魂，比让他保有他的身体更为重要！出于对他的爱，

我必须冷酷。

在黑暗中，我跪在床前向上帝祈祷：“神啊，请你与他同在，因问哦的力量微弱。请你让他找回他自己，让他再度找到沈，让他找到通往神的路，神在他之内，请唤醒他。除非他能觉醒，否则他是迷失的，神知道引导他认知神的路。喔！在他之内的上帝，我的神！你知道他为什么感到他被每一个人所背叛……，为什么他相信即使是我也背叛了他。”

他必须对每一个人感到失望，他必须对每一个人感到绝望，才可有找到神，才能意识到神以及他自己！神啊！神知道我看不到还有什么可以挽救他的方式。我不能再你爱他，我必须让他以自己的努力去找到神。我只是一个弱小的人，但是我的神是上帝，是爱，在我必须冷酷的时候，请让他感受到神圣的爱。照顾她，在他的挣扎与学习中，让他拥有健康。神知道他因失去信心，而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健康，他的潜在意识希望自己能死去。神啊！请照顾他打开他的灵性之眼，不要遗弃他，不要遗弃他，不要遗弃他……！我一夜复一夜地祈祷着……

一天晚上，在黑暗中我跪在床前，正准备再度为我的孩子祈祷时，奇怪的事发生了，在我的惊愕中，周围变成一片光明，在明亮的光中，我看到一片美丽的风景。一座高山呈现在我眼前，我走在一条窄小的石阶往上爬。我知道这条路就是通往上帝的路，我毫不犹豫地沿着它上去。沿路是友善的乡下居民，我越爬越高，毫不疲倦地一直走到荒凉的山顶上。路越来越陡峭、越狭窄，但却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容易，仿佛我只是轻轻地滑行着。

最后，我来到一个短短的梯子前，这梯子只有七个阶梯，但每一阶都比前面的一阶高出一倍。在那碧蓝的天空下，我独自站在这七个阶梯前，知道我必须爬上去。我深深叹口气，也深信造物主给他每一个孩子力量，对我而言，这力量指的是怕到梯子的顶端。第一阶很低，我很容易就上去了。第二阶高一些，但它唤醒我的中枢神经，我很快地上去了。第三阶就明显地高度了，要克服它，我必须克服我的感受，当我掌握了我的感觉时，我就在第三阶上了，面对第四阶时，它的高度使我产生疑惑，“我有足够的力量上去吗？我知道疑惑使我虚弱与麻痹。疑惑是一种思考，因此我必须克服我的思想以便控制疑惑。感谢庙宇中那漫长的训练，我集聚了灵魂的力量，对上帝的绝对信心，不去想任何事，突然间，我上了第四梯阶。

奇异的是，我感到自己每上一层就随之壮大一点，现在我面对第五个梯阶，虽然我比从第一个梯阶要开始往上爬时，壮大了许多，但这一梯阶的高度，使我必须用尽双手与双脚的力量。就在我艰难地向上攀登上了第五梯阶时，意外地感到自己的身体消失了，我成为一个无形的灵性体。

第六梯阶非常非常地高，新的挑战来了，我没有身体，没有收可以攀，没有可以把我向上推的脚，我要用什么上去呢？我四处看想找出一个方法，突然间我看到整个世界再我脚下！一个乡村接一个乡村，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像小小的玩具一样地呈现着，无数的人住在无数的房子里。一种对他们勿进的爱涌现在我的心头，我为这些人需要经历漫长的旅程，艰辛地在学习与认知的路上蹒跚而行感到心痛……，无数的人感到他们的前途是黑暗的，他们像我以前那样，被自己的私欲所困……这时，宇宙圣爱泉涌般地进我的心，充满我整个存在，我很讶异地发现自己在第六个梯阶上。

现在，只剩最后的一个梯阶要上去。我是如此渴望上到那最上面去，我必须付出一切代价上去，神就在那上面，我一定要进入他之内。但这梯阶与我一样高，我一筹莫展。

我站在那儿苦苦思索，想不出办法。这时我惊异地发现，一个与我相似的存在，也上到这第六个梯阶，他乞求我帮他的忙，让他可以上到第七阶，我了解他那种极端的渴望，我忘了自己也是那么地渴望上去，我试着帮助他，然而，就在我忘了自己的欲望时，骇然发现自己站在第七个梯阶上，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上去的，刚才出现在我眼前的存在，不留痕迹地消失了。他是来帮助我放下最后的自我的一个幻影。只要我想爬上去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我便永远无法克服那与我一样高的最后一阶。

我到了，这时我看到一个极其优美的存在，焕发着耀眼的光芒，他是与我相对应的一半！他那无可抵挡的吸引力，使我欣喜万分地走向他，完全融入在他的胸怀中。我知道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是我真实的神圣自我所投射出来的影像。在二元性的世界中，我总是感到神与我是不同的，“他”是“他”。现在，在这天堂的合一中，我感到这股我称之为神的无影力量，闪电般地成为我自己，我感到自己中轴有如一个纯白的、炽热的弓，像一道桥般地形成我目前的生命，经由我起个能量中心点，焕发璀璨的光，使我的身体充满生命力。

这时，时间消失了，我看到一列长长的，不同的生命形式，那是我从无始以来吗，首度从天堂的合一中跌落开始，到现在这一时刻，一再轮转的生命。我看到自己那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无数生命，不可分离地串联在同一个灵魂上。新的关系从过去生命的种种事件中浮现，形成一个新的连结，新的发展，相辅相成，每一次的生命像一颗小小的宝石，完美地向前成一幅美丽的图案。

我看到使我与我相对应的另一半，普塔霍特普、法老 **Atothis**，伊玛、玻葛翰，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人联结的线，我清楚地看到这些线是如何超越时空地将我们联结在一起，那些比我们更进展的灵魂是如何地在帮助我们，我们彼此间又是如何地互相帮助，以及那些尚未进展的灵魂，在地球灵性化中的伟大使命。

在无数轮转的生命中，我们相互间所带给彼此的经验，帮助我们扩展，并深入我们的身体已是，使栖息在我们身体的灵性日益增长，更为美丽。在过去的生活中，我们所带给彼此的经验，强化了我们不同组合的物质显现，使之更具弹性，更能实现神圣自我的意识，更能焕发灵性之光，直到整个身体成为服从真实自我的仆人，不再阻隔或遮蔽来自灵魂自性之光。我了解金字塔的奥秘，现在我成为金字塔本身，只是我以自己的身体为立足点，不断地展现神的显像创造。

周围的一切，地球、天空、整个宇宙都融合成一团巨大的火海，火焰环绕着我，刹那间，我感到自己与整个宇宙都被毁了似地，电光闪烁，我的血管爆出劈劈啪啪的响声，仿佛被火烧成灰烬。

突然间，一切都改变了。那火已不再燃烧我的身体，而是我在这天堂的火焰中，它穿透每一事物，赋予每一事物生命，强化每一事物，这光从自我的内在中升起，充满了每一事物。

我已不受地球所影响。它拿羁绊我吸引力停止了，我漂浮在虚无中，我的存在已不再有任何局限。我现在与那吸引力成为一体，但已不再被任何事物所束缚，不再有任何事物可以吸引我，我寻找那些我所爱的人，但周围只是一片空白，因此我的注意力转向我的内在。

这是骤然发现，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活在我之内！宇宙也在我之内，所有的生命都充满在我之内。我爱每一事物，我爱我自己，突然间，我明白，以前我之所以有不喜爱的人或事物，是因为我还没有认知到我的内在自我，一旦我全面认知自己，我便会爱一切事物，平等地爱所有的人。因为我与他们是一体的，“我”

在一切事物之中。

我是圆满的，充满永恒之光，是不朽的存在，没有挣扎，没有悔恨，没有苦难，没有腐朽，没有结束，没有死亡！我展开了一个新的生命形式，回到永恒的，创造性的神圣自我。

我理解时间与空间的世界，只是外在的创造，它像磁片一样不停地旋转。但是，我的内在自我，是没有时间与空间的永恒。当我静止在我自身之内，我的永恒存在充满着这空间，以及所有生活在其中的生命：我是唯一的实相，我是生命，我是即我是！

我静止在我自身之内，我感到永恒的宁静，在这宁静中，我听到一声呼唤，使我回到离开已久的身体中。我寻找这声音，认出这对我说话的声音，来自我亲爱的上师，普塔霍特普。他在呼唤我回来。我走出那天堂中的自我，再度披上我个人的自我。但是，我已把真实自我带回意识中。我又成为一个人，但是神圣自我在我的心中，从今以后，这神圣自我将经由我而表达……我慢慢地睁开眼睛。

我的眼光与上师普塔霍特普那深蓝的眼睛相遇。他的眼睛所焕发的，与我在入门的最后阶段中所经历的，有着同样的光，同样的爱与同样的宁静，这一切已深植在我心中。我的嘴唇无法发出声音。我的意识仍然无法与自己的身体连接。但我不需要说话，因为我知道我上师的每一思想。我们在神之内融为一体。他把手放在我的胸膛，逐渐地我感到自己回到身体中，我深深吸了一口气，一股更新生命的能量，流进我的四肢。我的心脏又旺盛地跳动着。逐渐地，我恢复了身体的觉知。

普塔霍特普与他的助手扶着我，帮助我坐起来，并慢慢离开那石棺。我还无法平稳地走路，普塔霍特普以及他的祭司扶着我走出房间。然后我看到庙宇中所有的人门者、祭司、女祭司都聚集在放置约柜的大厅里。他们都在那里等着我，当我进去时，在高级祭司的带领下，他们以入门者的真言：“OM”祝贺我。

我站在中间像一个受到尊重的婴儿，我的身体仍是那个入门前的身体，然而，我是一个新生的存在，我发现自己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我所看的，不再只是事物的表面，而是同时从内在核心区看它所形成的外在现象。

我站在复活之圈的中央。我的内在与神圣真言 OM 的频率一起振动。在这无法形容的频率的支撑中，我体验与所有在场的入门者以及整个宇宙的神圣融

合。所有的祭司与女祭司一起前来表达神圣永恒之爱，我的父亲，法老阿托帝斯 Atothis 也在这里，穿着纯白的入门袍，上师满图塔 Mcntuptah，以及我的兄弟伊玛也在这里，看到他高贵微笑的脸，我想起梦中画面，那在入门测验期间，最难以过关的测试——放下一切——，以及冷酷之爱。伊玛，我亲爱的，你知道我的入门测试期间的画面中，你是我得以通过最难过关的重要环节吗？

一个庄严年长的女祭司，捧着一件袍子给普塔霍特普。普塔霍特普把袍子授予我，然后是头巾，并把入门者的标志，一个金冠放在我的头上，金冠上有一个蛇头，象征保护生命的能量，转化以及 。我终于可以以入门者的身份而不是皇后的身份佩带这徽章了，现在我是一个女祭司，是祭祀团体中，级别最低的女祭司。我 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地往更高级别上去，知道我具备了使用的资格。

普塔霍特普走到我身边，把他的手放在我的头上，祝福我。然后他牵着我的手走向入门者。首先是级别第二高的祭司。他也把手放在我头上祝福我，然后，我走到亲爱的父亲之前，我感到他所有的爱都经由他的手诸如到我之内，这样我依级别的顺序，一个接一个走向他们，接收他们的祝福。最后吗，我站在伊玛之前，他在不久之前成为入门者，他也祝福我，但我感到他的手是颤抖的……。普塔霍特普把我带到约柜之前，我跪在它面前，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可以用手去触摸它，我感到一股火一般的力量从约柜流向我的身体。

我深深地吸气，将这股能量吸入存在中的最深处，现在，我清晰的意识，以我的身体去体验着天堂圆满与合一，我理解如是存在的含义，并体验那全知全能的神。普塔霍特普再次牵起我的手，带我走出大厅，走过我来时的通道，经过那扇石门，回到庙宇。所有的入门者都随着我们一起进入学生们等待的地方，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前来接受我的祝福。我把右手放在他们的头上，每一个都静静地接受我的祝福。最后是儿童班的学生，我收养的义子玻葛翰也在其中。他跪在我面前，忠诚地看着我，然后低下头接受我的祝福。喔，玻葛翰，我的小玻葛翰，你在我的入门测试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多么地奇怪啊！

结束了我在庙宇中第一次的职责之后，普塔霍特普让我独自留在入门测试之前所使用的房间。依指定的时间休息过后，我可以开始吃一些清淡的食物以及饮料。我坐在椅子上很长的时间，一直未能抖落在入门测试期间的画面与经验。我

坐在椅子上很长时间，一直未能抖落在入门测试期间的画面与经验。有些画面是多么地恐怖啊！很幸运我能从那样的噩梦中醒来，我的内在怎么会带着这样的画面，并梦着它们呢？它们绝对不可能是真实的！人类不可能变得如此堕落与邪恶，不可能如此残忍地，以地狱般的武器彼此杀害！梦中那可怕的地下室，也不可能真是的。然而，依宇宙法则，我知道一个受造物只能想象存在于它们实相中的画面。一个人可能想象的，便有具体化的可能，否则他无法想象它。但是这些可怕的画面，这些人之子所使用的，咆哮地从我们头上飞过，把它们邪恶的蛋投在地球上，毁灭一切的巨大铁鸟，是什么呢？怎么可能有那样是事发生呢？为什么人之子要把它们的智慧用在毫无意义的，残忍的事物上呢？

那奇怪的，可以与远距离通话的器具是什么呢？如果我告诉伊玛，人类不用心灵感应而是用一个器具在通话，一定会笑坏了。他必定会要我解释给他听如何制造这种东西，但我无法解释，就像我无法解释约柜以及生命杵是如何建造的一样。但是，它们必然是存在的！还有吗，伊玛，那纯净的神的仆人，在我的入门画面中，像其他年轻健壮的孩子一样，要去驾驭那铁鸟，与别人互相残杀，他怎么可能作出这种疯狂愚蠢的行为呢？他怎么可能听从这种野蛮的命令呢？还有，在我的入门画面中，作为我丈夫的那个人是谁呢？他与我的心灵是如此接近，我是最好的朋友，然后，我不知道她是谁，他也不知道我是谁。

就这样，一些再我入门测试中的画面，重新浮现。我认识一些在画面中的人物，是目前在埃及的人。种种奇怪的身份与关系真是令人莞尔。

晚间是庆祝宴会，所有的祭司、女祭司以及学生都来参加，法老也在场。由于人入门者的亲人也可以参加，奶妈也来了。当我踏进花园时，她立即跑过来，抱着我，开心地笑着，一边焦急地问道：“你活着通过入门测试真好，告诉我，你还爱不爱我，现在你是女祭司了，你还爱我吗？我可以继续与你住在一起吗？”我抚摸她那老迈的脸，告诉她说：“奶妈，我当然爱你。你当然还是与我住在一起，我们之间的爱更甚于以往。”

\* \* \*

**博纳：**

在三千年前的入门梦境中，她已梦到伊玛在这一生成为她的日子，多么地不可思意啊！

**蒂娜：**

她的故事让我们理解灵魂团体的成员，是如何地联结在一起，如何在无数轮转的生命中，带给彼此需要的经验，以协助彼此灵魂意识的扩展。

**博纳：**

是啊，这种理解使我很自然地去爱周围的每一个人，并接受那些令我不爽的人。虽然我还没进展到爱他们。

**蒂娜：**

能做到接受这一步，不与他们敌对，已是很大的进展了。

**博纳：**

当她诠释两个国家必须经历残忍的结合，也是因为大自然的势能必须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新的生命得以延续，这让我感到震惊，但却又无法否认这事实。

**蒂娜：**

这一段是她个人对地球人类所制造的现象的一种认知。但我认为不一定是必须的，如果一个群体的灵魂意识是进展的，是和平的，就无需透过残忍的战争去结合。许多异国婚姻是自然形成的，以欧巴马为例，他的父亲从非洲的肯亚到美国留学，认识了他百人母亲，两人并非经由战争，而是经由爱的结合而生下他的，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也不可以不需经由战争而交流。

**博纳：**

她从体认到儿子之所以失去对神的信仰与她有关，所以她必须引导他回到对神的信仰。这种认知使她通过了残酷的爱的考验。这使我感到，如果我们能认知并且接受，一切因果必须由自己去平衡，灵魂自然会赋予我们力量与智慧去通过考验。

**蒂娜：**

是的，来自灵魂的智慧与力量是最重要的。对一个母亲而言，要接受儿子对自己感到失望，真的是不容易，如果没有智慧，她便无法通过残酷的爱的考验。

**博纳：**

我无法想象伊玛这样纯净的灵魂会参与战争。

**蒂娜：**

作者会在这本书即将结束时完整地描述伊玛的灵魂旅程。在这章节中，透过

对伊玛的描述，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便是：当我们失去对神的仰望，却坚持要把仰望寄托在个体的人身上时，便无可避免地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博纳：**

在埃及的庙宇中，伊玛不理解他在她身上所看到的美好，是来自神，而不是那个有一具身体的人，因此，当他看到她不在神性中，而在人性中时，便崩溃了。这让我想到自己也一直犯着同样的错误，即对人世间的爱的渴望，甚于对圣爱的仰望，所以我会在爱的关系中一再地经历失落与失望的痛苦。

**蒂娜：**

然而，这种经历使我们得以体验粉红色之光那至高完美的圣爱。而且这种经验，使你确实了解到什么样的爱使你身心平安，什么样的爱使你痛苦。

**博纳：**

这就是你常告诉我们的，走在光的途径上，我们要敬爱带领我们的老师，因为他们走在我之前，与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但当我们因某种原因，对老师失望时，我们要提醒自己要“依法而不是依人”。

**蒂娜：**

是的，一个在地球上学习与进展的有形体的生命，很难随时保持在完美的状态中，我们不能因某些人一时之间的不完美，便否定了上天给予我们的，通往自性之光的途径。

**博纳：**

如果能理解任何人都还有不能臻至完善的时候，除了可以避免经历更多的失望之外，也不会错失天使圣团的指引，与光的运作所带给我们的进展。

**蒂娜：**

她入门梦境中的七个阶梯。似乎代表着我们所要走过的七个意识层面。

**博纳：**

我发现这七个阶梯与“光的课程”的几次有很巧妙的关联。从第一梯阶往第二梯阶，是克服身体的欲望。这好像课程的第一级次，是让我们从较低欲望中提升转化成为通往神的载体。从第二梯阶跨上第三梯阶时，是要克服自己的感觉，这像是第二级次，情绪感受体的主要课题。从第三梯阶跨上第四梯阶时，面对的是自己的疑惑，这也正是第三级次，理性体的课题。接着跨上第五阶梯，她感觉

自己的身体消失了，这像是第四级次乙太星光体的概念。我们开始穿越物质层面的束缚，进入灵魂层面的旅程。之后爬上第六阶，是来自于她对众生的爱，这种慈悲心所产生的大爱，就是帮助她提升的力量。这也是我们进入行星级次，透过多次元的自我，把光传讯到地球上需要光的能量的地方。如果我们心中没有对众生的爱，便无法进入行星课程的运作。

最后一阶的考验便是放下自我的私欲，这是进入天使次元的意识层面，经由天使级次的学习课程，最后透过单子能量的运作，使我们的意识得以进入合一之中。

**蒂娜：**

当她触摸约柜时，一股火一般的力量从约柜流向她，这使我觉得，虽然我们处在约柜已被销毁，不具任何力量的时代，但来自较高次元的光的能量，往往也像一股火般的力量流向我们的身体，进入我们的整个存在中。因此，我要说在这个时代，约柜无形无相地存在于光的能量中。

**博纳：**

这再次显示，即使在这时代，我们一样被赋予入门者的工具，只要我们心中有爱，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运用它。而我们也不需要负起隐藏它或看守它的责任，因为心中仍有仇恨与黑暗的人，便无法启动它。

**蒂娜：**

可以自由地把这一途径上的所有的工具，在喜悦中与别人分享，真的是很幸福。

**博纳：**

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人类不要这样的幸福，情愿制造地狱般的战争。

**蒂娜：**

我也无法理解这一点。但她有一句话，我们要好好地想一想，她说：“依宇宙法则，我知道一个受造之物只能想象存在于他们实相中的画面。一个人可能想象的，便有具体化的可能，否则他无法想象它。”

**博纳：**

这使我想起漫谈宇宙次元中，提到人类有模仿、复制某种事物的倾向于能力。这么说，我们真的要远离一些描述残酷、恐怖的小说或电影。

**蒂娜：**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仅不去看悲剧性的电影或小说，也远离悲惨的社会新闻或攻击性的评论。我们除了有责任不让我们的下一代去接受那些负面的画面之外，也有责任为他们创造一些美好的事物。

**博纳：**

看来灵魂生生世世交织着不同的角色与情节。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无数生命，不可分离地串联在同一个灵魂上，形成一幅美丽的图案。虽然我们是宇宙这幅织锦图中的一小部分，但如果缺了我们，这幅图便无法完成。可惜大部分的人无法看到这幅美丽的图以及每一个人的重要性。

**蒂娜：**

这是因为，只有当我们的心灵意识提升到能从更宽广的较高视野来看这幅织锦图时，才能看到这幅美丽的图案。我们不正是为了追求这种美好的景致而走在光的途径上的吗？

## 38. 女祭司

在庙宇中的女祭司，依他们的能力，有不同的任务。有些是庙宇舞蹈团的教师。有些帮助迷失方向，漫无目标的在乙太中游荡的亡魂，获得更进一步的灵性进展。如果没有这种帮助，他们可能会停滞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因为没有身体器官的感受，他们没有机会获得经验，或与其他的存在联系。他们处在闭塞、动荡不安中，却无法找到进展的途径。女祭司找到这些灵魂，以爱的力量穿透他们的存在，以她们意识所焕发的理念，帮助这些灵魂找到脱离他们所处之状态的解决之道。这样她们便能完成双重任务：1、帮助迷失的灵魂继续前进，2、清理地球的乙太磁场。

有些女祭司的工作是，帮助年轻人理解肉体之爱的奥秘，以便使他们发展得更健康，更美丽，更具灵性。她们教导年轻的男孩，如何以灵性的能量来转化他们肉体上的强烈欲望，教导他们把目标放在更高的灵性上的结合。她们也教导即将成婚的年轻人理解神圣的创造力量，这样他们可以把这力量传递给他们的妻子，以便生下灵性较高的孩子。

另有一些女祭司，执行与男祭司相同的任务。他们教导即将入门的学生，指导他们联系专注，并接见需要特殊辅导的人。当这些女祭司达到僧侣的级别，她们便尅使用生命杵。这样女祭司便可以进阶成为较高级别的祭司。我被分派在这样的团体中。

我非常喜爱这份工作，没有什么比看着学生的心智和灵魂一步一步地进展，

越来越神的显相更为快乐了。对我来说，那就像把一件混沌的物品，逐渐磨成透明的晶体。让神圣创造法则从中焕发出了，每天我都沐浴在于学生们相处的快乐时候。我也喜欢照顾那些前来咨询有关灵性或身体上问题的人。我在初进庙宇时，伊玛分配给我使用的小房间里接见他们。这种时候，人们显现出他们的另一面，那是别人所看不到的，往往也是他们自己所看不到的一面。看着因不同的事件与经验，依不同的行为与反应所形成的内在面貌，对我而言，极具教育意义。

如果每一个人可以看到他自己以及别人的内在意识，就不会对别人产生恐惧或憎恨。人们彼此伤害，残忍地对待别人，纯然是出于恐惧，害怕别人会这样对他们，为了事先防卫而做出种种邪恶的事。人类因无知而盲目，而产生恐惧。如果双方能互相信赖，便会握手言欢。帮助人们看清事物的真相，重新焕发理解与领悟的光芒，是极为美丽的事情。除了这工作之外，当普特霍特普和他的助理，用金刚杵帮助别人治病时，我也获得许可跟在旁边。

清晨一早，便偶许多人来到庙宇请求帮助。普特霍特普将新的生命势能引导进入病人的身体。我常看到生命杵如何将破碎的骨骼或严重伤害在片刻间恢复原状，只留下一些疤痕，显示受伤的部位。生命杵还可以治疗肺炎、肾脏以及其他器官。这帮助人类恢复健康的礼物，确保是来自上帝的恩宠。

除了庙宇的工作之外，我仍继续执行身为法老之妻的职责。与以前一样，举行庆典时，我坐在父亲旁边。有时我们会接待国外的使节，这给我观察别人的机会。他们与我们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他们的肤色，体型与头型，都与我们国家的人不同，他们所散发的能量也不同。他们有时会带一些美好的礼物，一些在我们国家不曾见过的礼物。这之中，有我不曾见过的动物、宝石、衣物、彩绘陶瓷。

父亲为聘请远方的艺术家来教庙宇中的年轻人。同时我们的艺术家也会到国外去教他们艺术与科学。父亲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我们会到国外去访问这些国家。自从我入门之后，我也得到许可，可以单独与狮子驾车出门。经由入门的学习，我既有引导意志力进入其他动物终极神经的能力，这时我得以完全控制他们。一般未入门者的终极神经尚在未开发的阶段，但我现在能控制已启动的终极神经，因此可以把我的意志力传送到这些动物身上，使他们成为听我使唤的工具。然而，我从未忘记，神给予人类的最高礼物，是正确地使用自我的意志，我知道这一规则是永远不可违反的。

滥用自由意志便是黑魔术。因此，我从不应用我的意志力来操控别人。即使有时候，如果我应用意志力，会更容易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这表示我自己得承担这责任，问题就必须由我来解决，而不是由当事人自己去解决。这样，我将剥夺别人学习并接受考验的机会。每个人必须自己去解决他的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累积经验，发展他的意志力，扩展他的意识与视野。

动物因直接被大自然的势能所影响，它们只表达由大自然来的直接意识，没有自我的意志，因此我可以让我的狮子接受我的意志。让这些宏伟的动物执行我的意愿，是非常的美妙。它们能即使反应我所发生的意愿，它们与我融合饿程度就像它们是我自己的手或脚一样。

同一个神圣自我存在与每一个生命之中，动物所感受到的“爱”仅仅是无意识的渴望身体层面的融合。一个孩子的意识初步展开时，会把他拿到的东西放在嘴巴里，是因为他们下意识的要连到这种融合。

动物有着同样的直觉，我与狮子之间的爱与合一如此强烈，他们喜欢把我的手甚至我的头放到他们的嘴里，好像要把我吃掉似地。当然，它们不会咬我，只是和我玩而已。我可以理解，当他们吃下别的动物时，是受到他们追求合一的本

能所驱动。与我的狮子们在一起是极大的喜悦。看到这宏伟的动物如将 Ra-太阳的神圣本质转化并显现在动物的层面上。

小玻葛翰也跟我一样的喜欢跟狮子们在一起，任何我所做的，或所说的，他都能与我一起融入其中，我仍清楚记得，父亲教我乘着狮子所拉的车子飞驰在凹凸不平的路上时，是多么的耐心地教我如何平稳地站在车上，现在转到我来教他了。他能直接巧妙的以正确的方式来移动，没多久他就能和我一起乘到很远的地方。

当我与父亲一起到海边休息时，玻葛翰也与我们同往，我们三个人一起欣赏海边的阳光，沙滩与海景。父亲很喜欢与这小男孩在一起，看着他纯净的灵魂，像花朵般的开展与绽放，真是令人兴奋。一天，父亲观察玻葛翰许久之后，把他叫到身边问道：“玻葛翰，你愿与我一起工作吗？”玻葛翰伏在父亲脚下，恭敬地回答道：“上师，我将终生奉行你的指示，以表达我的忠诚。”父亲拍拍他的头说：

“站起来，玻葛翰，你将和我一起从事挽救地球的工作。你只要照着庙宇中老师所教你的去做即可，有一天，你会成为我们的共同工作者。站起来吧，你不需要向我下跪。”

玻葛翰按耐不住他的喜悦，像小猴子般跳跃不止。随之他试着像个大人般沉稳，好让父亲对他有信心，最后他跑到海边去找蚌壳。他离开后我问父亲说：“父亲，现在我已入门，但是我还是只能看到过去，无法看到我自己未来的任何事物，为什么呢？我对自己未来唯一的期望是能进展到最高的层面，但是请告诉我，为什么我可以看到别人的未来却无法看到我自己的，当我要看自己的未来时，只看到一层薄雾？”父亲看着我微笑不语。我也回他一个微笑。我了解他在告诉我：“如果看不到你的未来，表示只有这样，你才能执行你的任务。不语被它所困扰，只要朝着你的目标尽力而为即可。”

回到城市，我像往常一样，一部分的时间在庙里工作，一部分的时间在皇宫里，我喜爱我的工作，我心满意足的，然而，一天的工作之后，我最期待的是，进入我的内在，进入神性之中，然而，无论我如何尽力想以自己的力量达到至高境界，我仍然失望地回到我的意识中。尽管我感到越来越接近那种圆满，但我就是未能达到在入门经验中所达到的那种至高实相，在这种失望地时候，参与普塔霍特普所主持的晚祷与冥想，是唯一能让我感到安慰的事。

普塔霍特普，他的代表，祭司与女祭司，所有的入门者，都在日落时聚集在庙宇中。我们围成一个圆圈，普塔霍特普与他的代表在两极中相对而坐。我们其余的人坐在他们之中的两个半圆之内。我们需要好一会儿才能使我们的心灵获得净化。因为与人之子接触时，我们的身体无可避免的会吸收一些亲质。普塔霍特普把他的祝福传给两边的人，我们手牵着手，这样，每个人都接收到至高神圣的能量。这帮助我们体验神圣合一的至高境界，也使我们的神经系统可以更快的发展出它的阻抗力。这种在晚祷时所感受到的福佑，丰富了我的整个生命。喔！神啊！请给我足够的力量，让我的意识能以自己的努力进入你之内。

\* \* \*

蒂娜：

三千年前，埃及庙宇中的制度很完整，祭司与女祭司们在爱与和谐中各司其职，真令人神往啊。

博纳：

有些祭司的工作是帮助迷失方向，在已太中游荡的亡魂，获得更进一步的灵性进展。“光的课程”进入天使级次之后，有几堂课上师们也带着我们进行这样的运作，原来我们在进行清理地球的乙太磁场。

**蒂娜：**

对已经清除了个人业力的人，在进入下一个意识的高原之前，这种心识的训练，已经清理乙太磁场的事奉，是灵魂成长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这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我想这就是超度的起源吧！

**博纳：**

原来超度不是一件迷信的事。但是，古埃及的祭司们都是各自默默地去做。而现在是以庙宇的形式号召信众。令人怀疑本来就已迷失的灵魂，却处在一群来凑热闹，以为拿钱为一些亡灵做事，自己可以消灾祈福不说，还期望亡灵帮助自己升官发财的人之中，不是更加迷茫吗？

**蒂娜：**

能主持这样法会的法师，必然是有能力的，他们提供人们参与超度的管道是很好的。我相信大多数的人，是以慈悲之心，诚意参与超度的。

大部分的人不知道这么一个可以在冥想中与天使圣团一起运作的途径，何况要使爱的力量穿透这些迷失的灵魂，自身确保要很纯净，自身就是爱，才能做到。因此，在“光的课程”中，上司们等到学生们进入天使级次之后，才开始这种运作。目前只有一小部分人真正连到天使次元的意识层面。因此，我觉得有法会提供人们参与超度的机会还是很好的。

**博纳：**

很庆幸我能参与天使圣团的运作，其实它没有想象的那么难，我们只要在运作的当下保持一颗纯净的心，凝定在光中，成为放大神圣之光的载体就可以了，曾经有几次，我的至亲好友临终之前，我守在旁边，看到他们处在极端的痛苦中，我很自然的祈求上师们、诸佛菩萨、耶稣基督前来带领这位临终的人，以及他的冤亲债主们前往光的次元，或他们各自所属的国度，果然那几位临终的亲友，便在安详中平静的离开。

**蒂娜：**

但你忘了，这些年来，你在净化提升自己所下的功夫，并不少于一个修行人。你是经过了数年的训练，才能保持在纯净与凝定的当下，并熟练地应用光的能量来实现你的能力。你没听说过：“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吗？功夫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培养出来的。

**博纳：**

我还是相信任何人，只要诚心的祈请光的上师，诸佛菩萨或耶稣基督的协助，必然能帮助临终的朋友，只是有些人虽然进入天使级次，却发现自己对这样的运作感到不耐烦或排斥，是不是表示还有一些未了业力要处理？

**蒂娜：**

我想，至少表示自己尚未进展到这一阶段。这时可以选择回到前面的级次，不要勉强自己习修天使级次。

**博纳：**

记得我第一次进入天使级次时，总觉得无法融入那样的运作，便停下来，跟着学生一起习修前面的级次，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头修天使级次时，感觉就不一样了。

**蒂娜：**

所谓的温故知新吧，也表示每一级别的运作，都有它特定的开辟和增长智慧的功效，都同样的重要。

**博纳：**

就在我们讨论有关超度的事情之后，我正好进入天使二的黄色之光，而这一刻就是引导我们超度宇宙中迷失方向的灵魂，接着便出现与超度有关的课题，使我受益颇多。真不可思议。

**蒂娜：**

现在你体验到上师们确实依我们的进展，我们所能接受的程度，随机随缘的在教导我们，发生什么事了吗？为什么与超度有关呢？

**博纳：**

前天我姐姐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她的师父感到需要帮我处理一桩在意外事件中丧生的亡魂，往生者之中有许多是我国中的同学。因此，她的师父要我去搜寻一下遇难者的名单，然后师父会帮我处理。一开始我蛮排斥的，觉得为什么要打扰这些存在呢？但是，了解了超度的意义之后，我知道我的回应才决定整件事情的发展。我了解这是那些迷失在已太中的灵魂向我求助，便在静坐中把黄色之光传递给他们。这时，许多在事件中遇难的国中同学的脸孔一一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连续两天在静坐中为他们祈祷，告诉他们进入光中，让光的上师们带着他们回到上主之中。

这两天我原本感到自己能量很低弱，甚至有孤单与哀伤的感觉，刚开始清理这些情绪时，以为是自己的老毛病又患了，等到释放完之后，才比较清楚当中有一部分其实是来自他们的频率。但是不管这些感受是从何而来，一定我身上也有这种频率的存在才会与他们产生共振。所以这运作不仅为他们，也是为我自己。不知在这次的经历中，所采取的回应方式是否来自较高层面的引导？

**蒂娜：**

你姐姐的师父在你这时间点上，提出这早已被人们忘却的事，确实是不可思议。你的低落与哀伤，也验证了我们与宇宙中所有众生都是一个整体的事实。已太层面的混乱，自然也会使我们不得安宁。这种治愈的引导，绝对是来自较高次元的指引。我知道你反复修了几次的天使级次，恭喜你这次不但进入天使级次的意识层面，也与这些遇难的同学结下了良好的善缘。

**博纳：**

我仍无法随时处在天使级次的意识层面上，时不时还是会跌落下了。但至少此刻对于姐姐所信仰的宗教，不再像以往那样的批评与恐惧。甚至能顺应他们，了解这也是一些迷失的灵魂在向我求助，这种更大的接纳与包容，是我以前无法做到的。

**蒂娜：**

你最难能可贵的是有一颗放开的、经验自我的心灵，而沟通的意愿与能力使你在经练中不断地提升。你的心灵经由这一次的扩展，将使你的心识更进一步的全面扩展。这将使你以后的人际更美好。福德就是这样随着理解，随着心胸的扩展自然增长的，不是来自为了祈福而做某一特定的事。

**博纳：**

除了超度之外，我们的社会如果能像古埃及时代那样，教导年轻人把目标放在灵性上的结合，理解神圣的创造力量，该多好啊！

**蒂娜：**

是的。这将加速人类地球的进展。

**博纳：**

她看到学生的心识与灵魂一步步的进展，越来越接近神的头像，就很快乐。这也正是我带“光的课程”所获得的最大喜悦。这是碰到混沌不开、还强词夺理的人时，却又很气馁。

**蒂娜：**

带课时为了传递较高的宇宙真理。如果我们能从中获得喜悦与欣慰，便可以安然地享受这种感觉。但是，我们如果能在没有想到任何掌声的状态中，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能在孤独中持续的把光的思想意识传播出去，就更难能可贵。你所传播的意识的种子，是否能发芽并生长，则在他们各自的因缘。我们不能以成功率来记得失，上天不已我们带学生的“升学率”来审核我们。

**博纳：**

我想起她小时候在湖边度假时，为大人说故事。没有人真正理解她所要表达的莎士比亚的悲剧，反而肤浅地视为她的表演很好笑。尽管错愕，但她领悟到拥有把内心世界最美好，最神圣，最真实的事物表达出来的天分。因此无论听众能不能理解她所说的，她仍然把自己最真实的部分表达出来。因为，只有一个听众是最重要的，她就是“神”。那一段，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常因自己所做的事没有获得掌声，就放弃了。毕竟我不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

**蒂娜：**

有时上天会以沉默来考验我们的诚信，当一个人绝对相信自己的理想时，即使没有掌声，也能做下去。

**博纳：**

浪用自由便是黑魔术，但在如何帮助别人与如何正确使用自由意识之间，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很多光的老师也常因为感受到学生的需要，所以过于呵护学生，以至于养成学生对他的依赖，这除了表示教师本身落入一种“被需要”的“需要”之外，也让学生因对教师的依赖而受制于教师，这教师是否在无形中堕入黑魔术呢？

**蒂娜：**

“被需要”的这种“需要”，很容易被其他名称诸如“爱”“奉献自己”“帮助别人”等名称所蒙蔽，因此他是一种很难以觉察的需求。而黑魔术是有意识的控制别人，两者之间的起心动念不同。

**博纳：**

虽然心念不同，但作者提到，如果我们应用我们的意志力，去帮助别人解决问题，是剥夺别人学习及接受考验的机会……。过度热心的人很容易陷入这陷阱。

“光的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尊严与身心独立的能力，如果一个教师总是以自己的比喻为学生遮风避雨，学生就无法成长，也就失去了习修“光的课程”的意识了。

**蒂娜：**

这种微细的识别与觉知能力，是灵修道师最大的功课与考验。这也是为什么“光的课程”无法发给任何人教师资格证书，因为一个人细微的心灵意识与起心动念，不是以笔试和一套公式可以评审的。

**博纳：**

如果运用自己的意志力去解决别人的问题，表示你必须要自己去承担责任，这是不是就像人们常说算命的都在背别人的因果一样？

**蒂娜：**

一个人如果注定要经历某一些事物，以便从中学习或平衡某种因果，便没有人可以应用意识力去为他们解决问题。如果你继续往下看，你将看到正是因他想要用意志力去改变别人，而不慎跌落到历史三千年的因果轮回中。

说到算命，我发现很多时候，即使算命师事先点出可能发生的问题，往往还是躲不过注定要发生的事，总是会阴差阳错地陷入在那种状态中。只有经由努力转化自己的思想意识，增强自己的节制力，方能转化因果。当你为别人算命，占卜，或解读时，如果你带着批判，或恐吓的口气，使别人惊慌，不知所措，必然会在自己身上制造负面的因果。

**博纳：**

那么如果你已经知道自己既有别人未来可能发生的一些事件或状况的能力，你希望他们能避免，但又不能介入别人的因果，该怎么应用这个天赋去帮助别人呢？

**蒂娜：**

如果你能把各种算命工具，如星盘，塔罗，禅卡等作为谘商的工具，解读出当事人所面对的功课是什么问题，帮助人们看清事物的真相，提醒他们以光的较高智慧来看清事情的前因后果，并面对自己的创造。让他们以自己的能力去处理发生在他们生命中的事物。不去批判，也不去干涉他们所做的决定。透过这些工具，让别人了解提升与改变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为他们指出一条净化与成长的路，那你便是真正的在帮助别人。

**博纳：**

要做到这点很容易。不过从法老及大祭司之教导她神圣法则，却不因爱她而剥夺她三千年的学习经验来看，我们便能领悟到，我们只能告诉别人，我们所知道的宇宙运行法则，然后尊重别人的选择。

**蒂娜：**

虽然古埃及的庙宇已不存在，但在这时代，我们有光的途径使我们得以一样地，在一天的工作之后，进入我们内在的神性之光中，真的很感恩。虽然我也尚未能进入那至高圆满的实相，但关于爱的能量，已逐以让我感到生命的安宁与祥和之美。

**博纳：**

是的，当我们的意识进入自己存在中的内在神殿时，我们的身心意识也就是在较高的次元的庙宇中了。但愿普天下的人们都能像我们这样幸运，知道如何进入存在于他们之内的治疗与学习的圣殿中。

## 39.我们还会再相见

一天，宫廷正在为一个大型的接待会做准备。不久前，父亲派他的指挥官提斯塔以使者身份，带着一批官员，护送几船的礼物以及贸易物品到远方的一个国家去访问。他们的统治热忱地接待我们的人员，也很快地派人带着礼物和贸易物品来到我们国家。今天我们要为这些国外来的团队，举办迎宾庆典。

奶奶把我最漂亮的衣服拿出来，鲁卡哈也像往常一样，把皇后的御用珠宝送过来。装扮完毕，两位年长的女官护送我到父亲那里，我们来到宫廷外的平台上。法老庄严地坐在他金色的王座上，他的右边是狮子，我坐在他的左边。我们的官员依他们的官阶分坐在我们的两边。

典礼开始时，对方一个很大的队伍向我们行军礼。他们的指挥官带着他们的官员走到平台前向我们鞠躬，然后以我们的语言向我们表示他们国家的统治者，渴望与我们展开友好的邦交，然后叫他的随从把礼物搬到我们之前。

我从台上观察他们的指挥官以及他所带来的官员，他们高大强健，肩膀宽厚，穿着军服，显得极为魁梧。在我们国家，只有神之子的后代才会这么高大强壮，但是我们的比他们瘦长，敏捷。

普塔霍特普，父亲以及其他神之子的后代，像伊玛以及其他祭司、女祭司都有强健美丽的身体，但他们显现的是一种充满灵性的庄严与高贵，不像他们那么粗犷。这些外国人，更像是友壮美丽的动物。我从未见地像他们这样的人。我一点也不喜欢他们，比起我们国家的人，尤其是神之子那种反映灵性的精致脸型，这些人不规则的脸型，使他们看起来更像动物，尤其是他们的耳朵。我们的耳朵较小，他们的大耳朵使他们看起来像猴子。更奇怪的是，他们的头发是红色的，脸上、手上、身上长满了毛。他们充满了自信，笑起来一排闪闪发光的白牙，这一切都使我更是感觉他们像动物。他们焕发强健的力量，而不是灵性的力量，我一点也不喜欢他们。

我看到这些外国宾客也同样地觉得我们长得很奇怪，从他们的眼神，我看出了他们的灵性尚未受到启蒙，他们无法欣赏，甚至无法觉知到任何细致、美好的灵性上的事物。他们只看到我们国家的人，个头比他们小，不免以轻蔑的眼光来看我们。

我习惯于男人以仰慕的眼光来看我，这些陌生人却只是赞美我的衣服与珠宝，一点也没看出我内在的灵性是美丽的。我可以看出他们对我只是好奇。我知道我从母亲处遗传了她娇小的体型，但一个女人的美丽不在于她身材的大小，可是这些外国人却觉得女人也要高大才是美丽。

我一如既往地观察自己，是不是我的虚荣心在作祟呢？才不是呢！我只是对他们的无知、幼稚、鲁莽感到恼怒。这些人缺乏文化，包括他们的指挥官，以及他们的官员。其中一个就站在我面前，他必然是一个高阶层的官员，因为他与他们的指挥官站得很近。现在，他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嘴角呈现着轻视的表情。他的行为实在不符合他的身份。一个男人怎么可以这样无理地瞪着一个女人看呢？在我们的宫廷里，只有鲁卡哈是无理的，但是即使是他，也掩藏不住对我美丽的仰慕。但这陌生人只是骄傲地瞪着我，一点仰慕也没有。我按捺住我的虚荣心，注意自己不要失控，便转身去看庆典。

他们军队的表演着实令人着迷，我必须承认他们的体能，是我们的国家所没有的。他们是半个神之子的后代，他们半个神之子的祖先，与土著结婚，于是发展出一个大块头，四肢发达的种族。他们遗传了来自父亲血液中超乎常人的力量，但没有遗传到父亲的灵性，因些变得只有高大的身体，却没有灵性上的认知。他们不像我们的战士那么敏捷，但是，他们所展现的巨大力量，是我们的士兵所不能及的。

我偶尔会瞥一眼那个站我前面的傲慢的外国人。他仍然目不转睛地瞪着我。使我感到如果能把这个没有文化、红头发的陌生人转变成具有灵性的人，帮助他打开心灵之眼，看到女人灵性美的一面，将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接下来的几天，我忙于接待这些国外来的客人没有时间到庙宇去。典礼与宴会一个接一个，展览会与观光的活动也是一个接一个，以女主人的身份陪伴父亲出席这些场合是我的职责。鲁卡哈经常带着新打造的，最新设计出来的珠宝来给我，供我佩带。奶奶很起劲地帮我打扮，她帮我穿上一袭新制的袍子，配上新的

手饰，使我更加艳光照人。当我照着银镜，看着镜中的自己时，不免好奇地想着那个外国人对我这身装扮会怎么说。

因为我现在已经与他相识了。父亲把我介绍给他的指挥官，以及所有的军官，包括“他”在内。我发现自己常陪着这些使者。他们的统治者为了这一次的访问，挑选了一些能在短期内快速学会我们语言的人前来访问我们。这样，我们可以与我们的客人愉快地交谈，并与他们交换彼此的观点与理念。

但是，我发现自己面对这个国外来的客人时，还是很不自在，尤其是当我听到他的声音与我在入门梦境中，化成火焰的那位男子的声音完全相同时，我的心跳得更厉害。多么奇怪啊！

这些陌生人较为特殊的地方是，虽然他们缺乏文化素质，却绝不不一群笨蛋。他们的生活非常接近大自然，还有，虽然他们对自己内在的创造法则以及事物的本质一无所知，他们却从生活的中学到许多。只是他们还有许多纯粹是迷信的信仰。

譬如他们不知道势能的来源与起因，便以想像力来认为那是来自无形的存在。他们盲目且顽固地把一些童话般的人物奉为神，他们认为自己知道的比别人多。如果你试着把事情的真相解释给他们听，他们会以包容的态度摇头大笑。当然我不能告诉他们中的秘密，我只是试着向他们解释闪电与雷雨的自然的原理。我知道我不可以告诉他大祭司在金字塔中如何使用约柜来制造闪电以及雷雨来使我们的国家不致干旱。但是我向他解释闪电是能量相遇的结果。他傲慢地看了我一眼说，他很清楚闪电是神因被妖魔干扰，很生气，便向他们放剑。当我试着解释这种现象时，发现他的心是封闭的。虽说他认为闪电是怎么发生的并不重要，但是他们如果继续迷信地相信由想象所创造出来的诸神，他们会成为迷信的奴隶，永远无法控制大自然。这位外国客人对我所解说的各种大自然现象很有兴趣，他说他想多学一些，因此他将每天到庙宇来向我学习最基本的知识。

日落之后，奶妈帮我换上祭司袍，带上罩纱，陪着我走到庙宇。一个学生已经把我引到我在庙宇中所使用的小房间。奶妈在外面等着，我进到房间时，看到他倚着墙，以他惯有的，带着优越感的微笑向我打招呼。这种微笑使我很生气！他怎么敢以这样的态度对我呢？他无知地认为他们的体型较为健壮，就比别人优越，他一点都不知道心灵的力量超越一切。我要叫他认清这点。我将以我心灵的力量征服这个傲慢无理的红发巨人。尽管他有强健的体力，我的灵性力量还是会战胜他的。

外国客人向我深深地鞠个躬，但是我很清楚他是出于礼貌，而不是出于诚意。在我们的国家，几乎人人崇拜我，他们知道我是入门的女祭司，是神的仆人。这个外国人也知道我是庙宇中的女祭司，但他不知道入门代表什么。他不知道我们的知识，不是那种以人的想象为出发点的信仰体系，而是出于对真理，对全知全能者的认知。

但是，我将使他大开眼界！我将把人以及宇宙的奥秘解释给他听。我将引导他理解创造的奥秘。我告诉他说：“如果你要获得真知，你首先要认识你自己，你必须知道自己是什么。当你认识了你自己，你会发现整个宇宙的真理就在你的存在之中。这样，经由对自我的认知，你便会知道整个世界的奥秘。先解出斯芬克斯（人面狮身）之谜，它就是人类本身！你必须知道自己是什么！这个外国人先是注意地听着，但随之他开始笑了。

“我必须学习我是什么吗？这我早就知道啦！这是什么了不起的大秘密呢？

我倒认为反而是皇后你，不知道我是什么，因此我告诉你，我是一个男人。”说完他开心地笑，露出他大大的、洁白的牙齿。唉，他真的是一个孩子，他的笑感染了我，我也不由自主地笑了。

“我知道你是一个男人……”我回答他。但没等我说完，他就无礼地打断我说：“皇后，我认为你不仅不知道我是一个男人，你甚至不知道男人是什么。我不是祭司，不能像你一样知道别人在想什么，但我知道女人，我看到你不知道的一点，或者说你忘了的一点，那就是你不知道你是什么？你不知道你是一个女人！如果这么一个简单的，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事实，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教我人类及宇宙的奥秘呢？”

“我知道我是一个女人”我庄严地回答他。这外国人傲慢地微笑着，但我镇定地继续说：“外在的形体只是内在存在的覆盖物，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内在存在，并与内在存在合而为一时，他外在的形体便只是一个工具。身体只是自我的外袍，你也穿衣服，但你知道你不是衣服，同样的，你的身体无论是男的或是女的，只是你的外袍，真正的你是超越性别的，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自我是创造者，身体只是一种物质的显现只是真实自我的一半，另一半停留在未显像的潜在意识中。无论所显现的是男人或女人，都只是自我的一半显现。当一个人可以清楚地意识到，并体验到显像的与未显像的两个一半的自我，他就是一个完整的人，他内在的阳性与阴性都是平衡的。”

“但是，身体还是有男女之别不是吗？”他问道。

“没错”我回答：“物质现象只是一面，两面的融合与身体无关，两个相对应的一半融合时，表示物质消失了，身体也消失了。一个人的灵性是雌雄共体的。”

“皇后”我们这位外国客人回答道：“在你美丽的言辞中，只有一点我清楚理解，也完全认同的秘密是，我的身体只是半个显现。过去我常寻找，也找到与我相对应的另一半，但我从没因此而消失过。或许是因为我从没有找到我真正的另一半吧？但即使我的身体会消失，我也要继续寻找与我相互对应的另一半。我是一个男人，我的另一半会是一个使我完全快乐的女人。为这样的女人，我愿意付出我的生命。”

我感到一股热血冲到我的头上，对这样一种思维模式的人，我感到无能为力。我如何向他解释，他在女人身上所寻找的世俗的快乐，不仅是短暂的，也无法满足他那永恒不朽的灵魂呢？我们结束当天的讨论。他必须用点时间去消化我给他的真理。那天晚上之后的许多晚上，我都不断地与他的无知战斗。我决心要帮助他进展，我试着从各种角度来启发他的内在光明，使他向自己的较高自我觉醒。当我早上醒来时，他已在我的脑海中。我记得前一天晚上我们说过的每一句话，并集中心力去思考我要如何教导他。

通常白天我会与玻葛翰一起，乘着狮子所拉的车到乡下去跑一跑。但现在，我需要独处的时间来思考。玻葛翰只得垂头丧气地跟着他的上师伊玛去学习。伊玛用许多男孩子喜欢的礼物来安慰他，我对玻葛翰如此难过感到很抱歉。

一天，当我乘车回来，把狮子带到狮子园时，我用我的手指梳理它们的毛发。就在梳理它时，突然想到我们的外国客人的头发与狮子的毛发颜色完全相同！如果我摸他的头发，应该也是这么粗厚吧！唉，我是多么爱这些狮子呢！

当天晚上我告诉他我发现他的头发与狮子的毛发是同样的颜色。“皇后”他说：“下一次我可以与你一起乘坐狮子所拉的车子吗？如果我确实看到你能用你的意志力控制活生生的狮子，我会开始相信你的超人的力量！”说完他嘲谑地笑着。

“谁告诉你我有超人的力量？”

“无论我跟谁说话，他们都把你当女神一样地崇拜。每个人都相信你是天上的女神，但我不相信。”

我感到很受伤：“那你认为我是什么？”我问他，也注意到在等他回答的同时，我的心在加速跳动。就在这一刻，普塔霍特普那高贵的脸，带着警告的表情，闪电般地浮现在我的内在视野中。

“不！不要管我！”我回答这内在的影象说：“不要紧，我没有危险。”

我继续听这外国人说：“你要知道我怎么看你？你为什么要知道我怎么看你呢？如果你真的超越世俗的一切，为什么你要管一个像我这样，可怜的世俗中人的想法呢？何况你可以看到别人的内心，不是吗？”

“是的，我可以读出你的思想，但是我要知道你对我是否坦白。”我这么回答他。可是我说这话的同时，我知道自己很不自在。但我没有时间去想这种不自在代表什么，因为这外国人又问我说：“你要知道我是否对你坦白？为什么你不先问你自己是否对自己坦白呢？”

我无话可说，不知如何回答他。这么多年来，我已习惯于检查自己所有思想与行为背后的起心动念。我确信对自己是坦白的，因此对其他人，包括他在内也是坦白的。然而，他的话惊醒我，难道他是对的吗？我是否真的缺乏坦白面对自己的思想与感觉的勇气呢？

我决定要更彻底地检讨自己。不过现在，我需要集中精力对付这个外国人，不能被他击败。我决不能让一个没有文化的外国人，认为我比他软弱，我决不能让他认为他在我之上！

第二天，我们一起乘着狮子所拉的车出去。在我们出发前，这外国人站在狮子旁边，抓着自己蓬松的红头发对我说：“你要试试看我的头发跟狮子是否一样吗？如果它们可发忍受你摸它们的头发，我应该也可以忍受。”他开心地笑着，露出两排完美的白牙。他真是的一个大孩子，他的行为没有不尊重的意思。我不能对他生气，也跟着笑了，如果不是管理狮子的人就在附近，我真的会摸摸他的头发。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很快地，这些访客即将回自己的国家。我应该满足了，作为一个女人，他对我的态度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已放下优越感，每天就等着傍晚时分可以与我在一起。我了解到他对我从来就不曾有过优越感，他的傲慢只是一种自我保护，他不想放弃男性的尊严，完全对我投降。他从看到我的第一眼开始，就仰慕我，那使我花那么多时间，跟他在一起的虚荣心，现在应该可以完全满足了。

然而，我没有因此感到满足。相反地，我被一种持续的焦躁所困扰。然而，每当我分析自己，审视自己，检查自己的感觉时，这种焦躁总是向我保证，我对他的感觉不是来自女人较低本质的直觉反应。奶妈却说我明显地在恋爱中，她很高兴看到我终于成熟了。但她也是错的！她根本没有资格来说我，她是以世俗人的角度来看的。她就是无法理解，我不能也永远不会恋爱，我怎么可能爱上一个没有文化、粗野、红头发的巨人呢？他不是我喜欢的那一型人物。从外形上看，他甚至是不讨人喜欢的。在自我检验的时刻，我还问自己是否愿意怀他的孩子。这是不可能的，生出一个大耳朵、粗骨骼的孩子会有多丑啊！我确定自己绝对不会愿意为他生孩子，所以我知道我没有爱上他。我只是要他找到上帝，我喜欢我的每一个学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集中心力去教他。

但是谎言是找不到上帝的。当我知道他很快就要离开时，我这一生可能不会

再见到他时，我感到伤感和焦躁……然后事情就像闪电般地发生了。最后一个晚上，我到庙宇去见他，并与他道别。一如往常，他靠着墙站着。但他现在没有往常那种优越感，他甚至没有看我，只是凝视着远方。

“你怎么了？”我问他。

“我只在想，是什么驱使我每天傍晚到这来看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这没心没肝的美丽的女皇。你所教给我的一切，并不能使我快乐，那它们有什么意义呢？你一再说我需要找到自己，但你所说，你所做的，都使我更迷失，现在我完全迷失了。我本来是一个勇敢的，有胆识的斗士，不怕任何人，任何事，然而，现在我成为一个奴隶，一个还不到我肩膀的小小女人的奴隶！现在我对未来感到恐惧，没有你，我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

一阵温暖的喜悦充满我整个存在，我试着说服我自己，这只是我的虚荣。但我感觉到的是一种震惊！开始时，我确实是要他看到我娇柔的美丽与内在的力量，但一旦获得了，我要用我的力量去使他走上内在的途径。我不顾一切地要唤醒他的内在自我，我没成功。反而使他爱上了的，这不是我的本意。我不要世俗的爱，我只是要帮助他与他的较高自我融合，我要引导他走向神。但是把我内在存在中的至高真理硬塞给他，一点益处也没有，他只能看到我是一个女人。他既无法，也不愿意去超越感官的感受。他看不到我，他无法理解他爱的不是我。我并不真正存在，他爱的只是我的身体，只是一个由真实自我所显现的外衣。多么地可怕，多么地低下呀啊！

“是的。”我颤抖地说：“你到我这里业确实是没有意义，因为我们就是无法了解对方。我们就是无法在一起。我要在灵性层面了帮助你，而你却要把我拉到身体的层面。这一些麻烦确实没有意义。安静地回到你的家乡吧！我们将不会再见面了。”

他的脸顿时由红变紫，他的眼睛焕发炽热的眼光。震惊中我看到他的灵性体变成一团巨大的火焰。然后，我还没来得及抵抗，他抓起我的膀子，钳子般地把我拉到他胸前，以巨大的力量拥吻我，使我几乎窒息。他一边吻我的脸，我的颈子，再次吻我的唇，一边低声地说：“你不要再到我？但我要再见到你，我们还会再相见……我们还会再相见。”

看着他狂热的脸，我惊慌异常，我要推开他，但他把我扣在他强有力的膀子里，他的嘴唇吻在我的唇上，我的内在也被他的火焰所点燃。我失去控制，没有抵抗力，我抵挡不住由身体所泛出来的快感。现在，我了解到，我爱他……从第一眼看到他时，就爱上他……全身心地爱着他……我热烈地爱着他，我将永远爱他！

体内炽热的火像火山熔岩般的，排山倒海地席卷而来……吞食我……我人脊椎像有七把火般的燃烧着。我的意识跌落到我燃烧的身体中我的脊髓不再是一个稳定的中轴，我不再从真实自我的中心点焕发生命的火焰，相反地，我的中枢神经，我的血管，我的整个存在都闪电般地劈啪作响。

我所有的神经都在燃烧，我的思想完全被遮蔽，我的意识正在消失，然后一阵黑暗，一切都消失了……不知过了多久，我逐渐恢复意识……慢慢地睁开眼睛……我看到周围的石墙，我孤独地躺在我的小房间里，四周像坟墓般地沉寂。我的脑中一片空白，也无法思考任何事。我沮丧地站起来，把面纱罩在我昏昏沉沉的头上，离开我的房间。

在黑暗的走廊里走了几步，我看到一个黑色的身影靠着墙，那是伊玛！他像石头般地站在那里，睁大的眼睛以不可置信的眼光瞪着我看，即使在黑暗中，我

还是可以看到，他从头到尾看着我之后，轻轻地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开了。

我的头脑还是一片空白，仍然没有思想，我需要回皇宫。奶奶在庙宇大厅的角落里瞅着了，她像以往一般，打着哈欠，沉默地陪着我。

\* \* \* \* \*

**博纳：**

是情爱使她决心要帮助他进展呢？还是因她决心要帮助他进展而不自觉地陷入情爱之中呢？

**蒂娜：**

我想这点即使是当事人也无法知道，只能说一个人很难真正地避免灵魂所需的经历。

**博纳：**

她对那个外国人的感觉就是身体层面的异性相吸。原本是很自然的事，只是因为她不愿意接受自己会陷入在身体层面的爱，反而产生不定与抗拒。如果她能接受自己有可能会陷入身体层面的爱，是否就不会堕入三千年的因果循环呢？

**蒂娜：**

我想由于她对于自己是神之子的后代，具有较高灵性的自信与优越感，使她否定物质层面的爱，并拒绝相信自己有可能陷入在人性层面的情爱中。然而，虽然她的无知保护了她，使她得以通过入门的测验，但也正因无知，使她必须经历整个循环。因此，一切事物的发生，都是灵魂所需的经历。人生没有“如果”这一说。

但光的运作，使我们得以在面对学习的课题时，以觉知与智慧来走过生命的冶炼，避免一再重复和经验，使我们得以较为快速地从中提升出来。

**博纳：**

如果没有看到她这么用力地对抗，我还不知道物质层面的爱有那么大的力量。

**蒂娜：**

古今中外，多少文人墨客都在歌颂爱情，我认为在人的层面上，爱情仍然是美丽的。

**博纳：**

也许吧。但即使是美丽的爱情梦，也要靠两个人修来的缘份，像她这一生与丈夫之间美丽的感情，是多少生修来的。因此这个梦是可遇不可求。令我心惊胆颤的是，她已有许多年一直在检查自己所有思想与行为背后的起心动念，但仍然有较低自我所欺瞒的时候，表示无论我们有多聪明，意志有多坚定，道行有多高，往往还是敌不过小我的狡诈。

**蒂娜：**

小我的花样之我，是众所周知的，所以才会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一说。

**博纳：**

如她在上一篇所说的：“在日常生活中，与不同意识层面的人接触，我们的身体，无可避免地会吸收一些杂质。”这也是为什么，即使修完天使级次，我仍跟着学生不断地回到前

面级次的运作。让自己保持在光的意识与能量磁场中，比较不会陷入在小我的圈套中。

**蒂娜：**

你是否注意到最后一段，伊玛以不可置信的眼光瞪着她？他对她的失望，也使他的灵魂展开了三千年的冶炼。

**博纳：**

是的，这使我明白，我们随时都要理解，无论一个人的灵性意识达到什么样的层面，仍有需要经历与学习的时候，我们不但不可因此而对别人感到失望，更应以爱来协助他们走过生命的学习历程。

## 40.狮子

我跪在普塔霍特普之前。我沉默着，他能理解我沉默的语言。

“我的灵魂之父，拯救我！帮我把身上的火熄灭。让我恢复我的自由，我无法这样地活下去……”

“我迷失了，我毁灭了，我不能再控制自己，我已无法正常思考，我的思想控制着我，我的头要爆炸了。”

“帮助我，我的灵魂之父，帮助我回到天常中那种清晰、纯净与自由。还我翅膀，让我可以再度与你一起高飞，像神的创造力，神圣的太阳神那样，在宇宙中创造新的世界。”

“请再次帮我打开天堂之门，我的灵魂之父，让我再次听到银河的音乐，那些音乐现在只存在于我的记忆中，我在一片沉寂中，因为我的耳朵已聋。”

“请打开我的灵性之眼，我的灵魂之父，因它已被灼伤；天堂之光与神的灿烂只在我的记忆中，因为我的心灵之眼已失明，我在完全的黑暗中。”

“请帮我打开天堂之门，那我曾经拥有的灵性瑰宝，现在只存在于我的记忆中，我的灵魂之父，因为我的跌落，现在已成为地球上可怜的乞丐。”

“请再次帮我打开神圣合一中的喜乐，我的灵魂之父，我那曾经拥的合一，因我跌落在荒野的沙漠中，现在只成为我的记忆，我不断地被燃烧、撕裂、动荡不安折磨着。”

“把您的手放在我的头上，祝福我，允许我走出时间之牢，允许我再次成为永恒存在，我无法生存在那难以捉摸的世界。”

“我的灵魂之父，拯救我的灵魂，允许我再次听到您的声间，我已无法听到您的回答。我既瞎且聋，失去了天堂的羽翼，我被放逐，流浪异乡。我的灵魂之父亲，带我回家，回到天堂的合一中。因为我无法像现在这样活下去！拯救我，我的灵魂之父，拯救我，你是神人，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

但是，我听不到任何声音。我失去一切，失去了曾经引导我的智慧，只有一片朦胧的、模糊的思想，像一个疲惫的旅人想爬上我的心头。

回到皇宫，我躺在床上，只有一个思想，我无法这样活下去，现在的我只是昏暗心情识中的一个阴暗的影子，我模糊地看到奶奶绝望地哭泣着，小玻葛翰红绝望的眼神……。我宁愿死去，也不愿意这样地活着。

我曾经是我身体的主人，可以用我的意志离开身体。现在我试着这么做，却无法做到。我无法离开我的身体，我的灵魂像被钉子钉在身体上一样，我已成为

地狱的囚犯。我要去触膜约柜，让它把我烧成灰尽，把我烧得不留痕迹。我戴上罩纱，急忙走向庙宇，进入大金字塔的地下通道。但是我无法通过。一道无形的墙挡着我。约柜的最低频率紫外线，虽然肉眼无法看见，它的保护作用胜于任何坚固的墙壁。我试着冲破那看不见的障碍物，但那道无形的墙，无情地将我挡在外面。我缓缓地走回庙宇的长廊，走过我的小房间，未经思索，我走进去，坐在石板上。陷入在深深的回忆中……。房间在扩展着，四边响起回音，我看不见出现在我入门测试中的朦胧影子，逐步向我走来，快靠近我时，突然变成一团火球，环绕着我，拥抱着我，我无力抵抗，它穿透我，我也开始燃烧。我又听到那低吼声：“我告诉你我们会再次相遇。你属于我，你将永远无法摆脱我，在永恒的时间中，我们会再度相遇，我们会再度相遇……。他的回音千百次地在我耳边回荡着：再度相遇……再度相遇……再度相遇……”

“不”我哭喊着：“我不会，我恨你……”

那火球笑道：“只要你恨我，你便是爱我，我比你有更强大的力量，你无法摆脱我，我们将再度相遇！”那回音继续响着。我再也无法抵挡。这是在我入门测试期间，我所看到的，在我无数次轮转的生命中，在无数的男人中，我总是在寻找着同样的声音，同样的眼睛。在无数的男人中，我寻找着我永恒爱着，唯一的，属于我的男人，那个与我相对应的另一半相似的影像。

然后，我看到另一张脸，我对他的爱不像与相对应的自我的另一半那样，但像是自己一样地爱着伊玛！我无法以世俗的爱去爱他，因为我总是与他一起在神的层面上。我们因天堂合一的永恒之爱而连结在一起。现在，我要去找他，我们告诉他所发生的一切，他会理解我！我们之间的连接，引导我走在未来的旅途上，这连接将照亮我黑暗的途径，使我找到回家的路，回到神的路。

我冲出小房间，到伊玛为入门候选人做准备的地方找他；我在每一个房屋间里找他，却看不到他的人影。突然一个年轻的祭司出现了，他问我说：“你去找伊玛吗？”

“是的，他在哪里？”

“你找不到他的，他在绝望中离开了庙宇。他完全失去自我控制，因为他的信心不是交托在上帝手中，而是在一个女人身上！他在极糟的状况下匆促地离开了。没有人可以阻止他。他说他情愿与黑人土著人生活在一起，也不愿生活在庙宇中，因火土著不会让他失望，土著不会说谎，他们不会伪装。这是他离开前所说的。你将永远无法找到伊玛。”

我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喔！伊玛，我把不幸与绝望也带给你了。这个消息使我本来就有如在地狱般的感受变得更加痛苦。不过我知道伊玛是错误的。我会再次找到伊玛，如果不是在这一生，也会在未来的生命中。任何事物都会过去，只有真爱永不灭亡，这种超越一切，超越性别，灵性合一的爱，绝对会引导我们再度相聚。

我回到宫廷中，唯一确信的是我必须死去。即使我没有成为入门者，没有成为女祭司，我也无法这样地活下去；而现在知道自己把最好的朋友也一起拖下地狱，我心灵的折磨变成加倍地无法忍受。

我要毁灭我自己，我一次又一次地试着尽最大力量离开我的身体。但是，我不行，我死不成，我必须带着那团火，让它毁灭我，毁灭我的神经系统。我无法逃脱。当我疲惫地躺在那里，寻求解脱时，我感到山一般地重量在我身上，我几乎无法呼吸。在我闭上眼睛时，我看到令人炫目的火花，红色的火焰像那个外国人的头发……，像狮子的鬃毛。

猴子，对了狮子，我去找它们。我换上乘车出游的袍子，管理员让我进入园中，因为自从我入门之后，我便可以单独与狮子们一起驾车出游。我走到我的狮子那里。他们低头向我致意，但他们闻到我身上所散发的奇怪的味道。我走到丝马那儿，抚摸他的头。舒卡高声咆哮，准备跳跃，他的眼睛散发愤怒与嫉妒的火焰，这时保护自己的直觉与本能使我警醒。我像以往一样，用我的意志控制舒卡，但是，我警恐地发现，我已失去了控制力。我的意志力完全没有力量。狮子跳了起来，我转身跑开，在那瞬间我看到三个警骇万分的人向我跑来，一个是提斯塔，一个是玻葛翰，一个是管理员。我极力要逃离狮子的追逐，我感到狮子热热的鼻息就在我后颈，我继续跑，我看到一扇找开的门，看到门口站着一个苍白，优美的身影，那是我母亲，“妈妈！”我喘着气叫着，我知道只要我能触及她，我就安全了。母亲以她甜美的笑容张着双手等着我，我跑到她身边，投入在她的手臂中，狮子不见了，我安全了……。

接着就是一片黑暗，只知道我在母亲的怀中，她帮助我跨过那扇门。我感觉很好，我在静止中……，陶醉在母亲的爱中，陶醉在爱的宁静中。

突然间，一股莫名的力量把我的意识带到石棺前，我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我的意识是模糊的，只知道我想要起来，但是无法起来。然后，我看到普塔霍特普以及他的助理站在我前面。普塔霍特普轻柔地叫我，并扶着我的背。我的灵性体仍然与我的身体连接。

石棺中我的身体涂着防腐剂，普塔霍特普及他的助理在附近，我看到他们的灵性体，普塔截特普所焕发的蓝色光芒，进入我身体，穿透我整个存在，我又睡着了。庙宇以及宇宙中的一切消失了。我又在母亲的怀抱中休息着。

现在我知道我不是在母亲的怀中，而是在两股支撑她手臂与身体的能量中，这爱的能量由她的身体焕发出来；这爱、和平与宁静的能量支撑着我，并充满我那饱受折磨的灵魂。

突然间，一阵令人不愉快的声音把我从中拉出来，我注意到那是奴隶监工挥鞭子的劈啪声。一群奴隶正拖着我的石棺缓慢地滑行。我必定是刚离开皇宫。我想跳起来，但我无法动弹。因为我被绑得紧紧地。我看到远处有一个白色石头所建造的建筑物。耀眼的白墙，与深蓝色的天空相互辉映。靠近建筑物时，我看到一个黑黑的洞口，我知道了，我们来到死亡之城。无法形容的恐惧笼罩着我，我心中呼喊着普塔霍特普，我问到：“我要在这里多久？”然后我清楚地听到普塔霍特普的声音告诉我：“三千年……”

惊骇、恐惧与绝望重重地包围着我，从中我还看到最低层面的恶魔突然再度出现。我看到他死亡、丑陋的脸对着我裂口而笑，他锐利的眼光穿透已成为木乃伊的我。他对我说：“现在你在我的掌握中！你看，最高的与最低的，永远是彼此的倒影。完美静止在它自身之内，与不灭的僵硬，是神的一体两面。你渴望有意识地静止在自身的完美中，现在你落入僵硬中。入门者可朽的身体被庙宇中的祭司们以防腐剂来保存，这样他们的身体可以像电池般地，继续放射神圣力量一段很长的时间。然而，灵性是自由的，他们的意识不会执着在地球层面上。但是，你把自己束缚在你的身体中。”

“由于情欲之爱，你把你内在的神圣力量导入较低的中枢神经，烧伤了你自己。因此，你的意识与灵性体，被你的身体所牵制，你现在是永远的囚犯！入门者由于身体被施以防腐剂之故，附着在他的木乃伊，他的意识是永恒的。但是，你被无限的永恒所放逐。永恒是永远的当下；无穷是永恒的未来，那是永远无法达到的，也永远不会成为当下。”

“你要成为地球灵性化的一部分。现在，看你能不能使你的身体成为地球的灵性之物！ha ,ha ,ha！女祭司现在躺在这里，她的意识就跟一块石头差不多啊！”

“现在，你理解入门的第一个测试：以人类的意识寻求从物质中解脱！你就试试看吧！你是我的囚犯！你无法脱开，因为你已成为我。在你的入门测试中，你战胜了我，因为在你的神圣的灵性意识中，在你的无我中，我必须承认我无法存在。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你的意识已成为物质性的。你与你的身体认同，因此你已成为我！”

“在无穷中你是我的囚犯.....，被囚在黑暗中，在尸体中，因为你被施以防腐剂，你无法从腐烂中获得自由。这将是你的惩罚，让你看这木乃伊逐渐收缩，成为与我相似的形式。你要成为永恒不朽的灵魂，你已成为这不灭的木乃伊，进入无穷.....。”

我一点力量也没有。我只得听。由于我成为木乃伊，我的灵魂躺在那里无法动弹。绝望中，我企图遁入无意识中，但我无法做到！我只能以清楚的意识躺在那里，对时间没有丝毫概念。

时间！你是什么？只有当人类不快乐时，你才会存在！快乐时，时间不存在，我们的意识停止了，时间的观念消失了。只有当快乐过去了，我们突然了解到就在我们的意识盘旋在永恒的时刻中，时间快速地过去了。

时间开始于当我们从天堂的喜乐中跌落之时。但是，苦恼时，时间也不存在，因为我们越是不快乐，时间就过得越慢，一分钟感觉像是一小时，在我们深深感到绝望时，在我们极大的苦难与折磨时，每一分钟都变成无限长，时间被冻结了！喔！撒旦是多么正确啊！最高的与最低的像双胞胎一样地，也像一个实相与它显现出来的倒影一样。快乐是永恒不朽，相反地，痛苦是无止境的无限。

我躺在什么也没有，绝对的虚无中，无法衡量时间。啊，善恶真知之树，现在我理解你的真理，只有当我们可以比较时，才有认知的可能。

我无法看到太阳那神圣的计时器，我如何知道时间过了多久呢？当一切停止，只有一片漆黑时，我如何知道时间呢？我躺在这里只是几分钟的时间，还是几个星期，几年，几个世纪或是几个纪元呢？我如何知道一分钟与一纪元之间的区别呢？

恐怖的感觉片刻也不离开。我已没有肺可以深呼吸，无法从永恒的源头汲取新的力量。我无法为我受折磨的灵魂寻求帮助.....,折磨与苦难永无终止.....。

**博纳：**

当我们往生时，如果意识是物质性的，与身体认同时，意识与灵性便为身体所牵制，因此陷入在恐惧、黑暗与痛苦中，这也许是大部分的人害怕死亡的原因吧？

**蒂纳：**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不与身体认同，心灵才能获得自由。

**博纳：**

这使我了解让自己提升与光融合，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只是从她的实例中，可以看到，要摆脱物质层面的意识有多困难。即使是一个已体验到与圣神合一的入门者，身体与心灵意识都还有跌落到物质层面的时候呢！

**蒂纳：**

所以我们平时就是要努力使自己保持在光的意识中，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掉下来了，没关系，拍拍屁股，再爬上去便是，终有一天我们会长驻于光中，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回到神圣之光的可能。

**博纳：**

以前当我一旦掉在黑暗的谷底时，总是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重见光明，现在我只要回到光的课程的任何级次的任何一课，便能获得理解与治愈，并藉着光的势能迅速地调整过来。由于情欲之爱，她把内在的神圣力量导入较低的中枢神经，烧伤了自己。那么我们如果还有情欲之爱时，要怎么办呢？

**蒂娜：**

我不知道当时在埃及所走的途径，或现在的其他途径是如何运作的。但光的课程是一条温和的途径，这是一条有着无尽的爱与包容的途径。能量随着每个人的进展而注入，频率依每个人所能承受的幅度而振动。因此没有烧伤神经这一说，否则上师早就会提醒我们了。人世间真挚的爱，是感人的，温馨的情感是一种圆满，当这美好的爱情来临时，就去接受它吧。你不会被烧伤的。

**博纳：**

我同意物质世界的一切是依靠时间来辨识，时间的流动反映着我们内心的心境。但我不能同意“快乐是永恒的不朽，相反地，痛苦是无止境的无限。”这一说法。

**蒂娜：**

那是她描述自己跌落在最低层面时的感受。只要还在二元性的两极中，最终一切都会消失。所以她说：“善恶真知之树，现在我理解你的真理，只有当我们可以比较时，才有认知的可能。”

**博纳：**

既然她已经离开身体层面了，只剩下意识的存在，为何还会陷入无时间性的虚无之中？在超越物质世界的存有中，时产是本来就不存在啊？是否因为她被制作成木乃伊的原因呢？还是这跟她死亡前的意识有关？

**蒂娜：**

意识离开身体之后，如果没有回到光的喜悦中，就是这样陷入在无时间性的虚无中，没错啊！这种感受正是她死亡之前的意识写照。一个人在什么意识状态中离开他的身体，其神识就会到与他的思想意识相同的层面。所以佛家说，临终时意念很重要。但临终时的意念是要靠平时的培养。较高思想与心灵的意识是一种艺术，一种高超的功夫。

**博纳：**

伊玛因他把信心交托在一个女人身上，而陷入失望的深渊。使我警觉到自己也常有这样的问题。每当我听到身边一些平时努力精进的人，同样会遭遇到身心的打击，甚至死于痛苦之中，便感到非常沮丧，总觉得连他们都落得这样的下场，那修行还有什么意义呢？

**蒂娜：**

你将会在下一两篇理解到，无论一个人对宇宙真理的体悟有多深，在三度空间的世界里，个人的因果仍继续在时空中前进。重点在于，一个人是否能以智慧坦然面对自己的因果。一个人能做到不受因果所蒙昧，不制造更多负面的因果循环，他就值得尊重。这种智慧正是人类进展过程中重要的一环，是使我们得以回到神圣之光的要素之一。

## 41.薄雾与再觉醒

时间横跨了宇宙的大时钟，随着宇宙造化的巨轮，永恒地前进着，虽然我完

全不知道它是如何消逝的……只觉得我曾僵硬地躺在那里……，地狱般的痛苦似乎永无止境……。终于我感到一股势能向我靠近，它的力量大于把我与木乃伊绑在一起的力量，那具木乃伊现在已皱缩成恐惧的物体。这股新的势能把我带到一个我不知道的方向。毕竟在地狱的苦难与折磨中，我失去了意识。

由于我以一个女人的身体跌落，我必须再见一个女人的身体重新回到我跌落时的意识层面。我一次又一次地投生在人们的意识只维持在半醒状态的环境里。在那里，我周围的人仍然受着动物性的热忱与直觉所支配……，残忍、无情与怎么，缺乏爱……。我在接二连三般的投生中，过着卑微、无意义的生命，所有这些生命都在朦胧、动物性的意识状态中渡过，这些都是为了唤醒我的情绪与感受体。苦驻与艰辛的劳动，唤醒并打磨我阴暗、迟钝、呆滞、麻木的神经。男人扮演重要角色，我不停地受到男人身体中本能的热情火焰所燃烧。

像我在入门测试第三个考验中所经历的，我一再遇到炽热的眼神与激情的耳语。我被迫在激情淫荡的洞窟中与幽灵舞。在那里，人们背离神圣意识，转向自我的满足，我必须与幽灵不停地共舞，直到我的双腿无法再站立为止。我寻求“快乐”，不断地寻找“爱”，不停地寻找我所爱的，而他也爱我的那个男人，那个唯一的，与我相对应的另一半。

但是，我只找到那永远无法满足我的煽动的情欲与冷酷的激情。我持续不停要寻找快乐，一而再，再而三地躺在男人的怀中，试着找寻那个我所爱的人，那个我可以体验到真爱的人……

那些生命是一连串的，无止境的失望。迟钝的头脑驱使我不停地转动着，我的灵魂受尽摧残，折磨的火无情地燃烧我那毫无感觉的神经。直到我昏睡的意识逐渐被唤醒。透过这些生命不断的刺激，我得以一步一步地，重新发展我的神经系统，每一生只能使它向上发展一度。这样，经由苦难，宇宙永恒的爱净化并精炼我的神经，并再度增强它的阻抗力。

然而，在每一生中，我努力地寻找与我血缘有关的人，尽管我已不记得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那些我熟悉的人，那些与我的存在真正相属的人：普塔霍特普、法老、伊玛以及玻葛翰，我没找到他们！但是，我相信我与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会再度相遇。

偶尔，爱与记忆之光在我之内点燃是，但是，仍然有一层薄雾笼罩着整个画面，我再度失去他们。有时我会听到神的仆人谈到伟大的教师，神之了，我也有一些模糊的记忆，知道在过去的某时、某地我曾与这些较高存在如此接近，曾亲身聆听他们的教导，我想接近他们。但是很快地，总是有一股热能把我愚昧的灵魄引开，远离这些我所熟悉的较高存在。我又失去了一切记忆。

在身体与心灵都被剥夺的状态下，我被迫忍受，并净化我局限的官能，直到我的神经能够再度承受圣爱的较高频率。逐渐地，天堂圣爱之光开始穿透我，照耀我肉体上的较低本能。我得以在某一次的投生中，让这美好的爱，逐渐驱除那层遮蔽我灵性之光的薄雾。然后，我投生成为被蔑视的仆人的孩子，那时我的心中已经有了无私的、神圣的爱。但是我较高体系的脑神经与神经中枢仍需要被唤醒，才能学习表达及运用灵性的力量。

我再次与那有着炽热眼神及熟悉声音的男人相遇。他就是那个曾经是红头发的外国人。在他自己灵魂的旅程上，也经历了无数的生命，并从中进展，我必须爱他才能获得男人与女人之间最后的爱的经验。

然而，在我对他的爱中，我所引导的仍然只是身体的热能，这不能代表那一次的跌落。最后，我们共同的命运使我们以乞丐的身份再度相遇，那巨大的震惊

激发了我依然呆滞的灵性，使它有更进一步的复生。我的灵性之眼打开了，但是那巨大的震惊使我的身体崩溃，我在同一个时刻死亡。

几个世纪之后，两个与我有关系的灵魂在他们的结合中，给了我一个拥有身体的机会。他们在很久以前，曾经与我的生命，有某种关聊。他们的本质与我相应，并且与我跌落的意义，有特定的连接。

受到两个充满爱的人所吸引，我再一次地展开地球的生命，并且以我前世的经验来看周围的世界。内在的频率建立了相应的外在世界。我这一生的灵性之光，再次达到法老女儿所达到的层面，我的外貌与她也极其相似。

但是，现在我的灵性与我的意志力发展得更强而有力，我的骨骼比起我在埃及的时候更粗壮。但我的眼睛，我的外形、肤色与表情都还保持着当时的模样。

当我纵观这一生，回顾我的出生，一切都清楚了！在埃及的那一世，我的意识是清楚的，现在，由于我的再次觉醒，我的意识再次回到与那一生相同的层面，因此我对意义深远的那一生，能够有着清晰的回忆。

在棺木里的经验，是我那一生最后的记忆，由于那种恐怖深深印在我的灵魂中，我这一生的第一记忆也是由那一幕展开。事实上，在那之前，我已开始恢复我的潜在意识与记忆。

当我知道父亲不是我们国家中最高权位的人时，与记忆不相符合的状态，使我相信我深爱着的父母不是我真正的父母。我不停的在朋友圈中寻找联合，是我对于自我合一的渴望，一种想找回我在朝宇中的经验。

当我还很小的时候，我所做的，家人认为奇怪的种种姿势，后来被一位从印度回来的朋友宣称为瑜伽的姿势，是我在朝宇中所练习的功法。这秘法被当时逃往印度的神之子们带到那里，被许多伟大的上师保留下来，直到我们这一代。狮子追我的恶梦一再出现，也是我在埃及最后的记忆。但是，我这一生的父亲对这一切无法了解，因为他已不记得了。

普塔霍特普，法老，神之子们，你们在哪里呢？我的灵魂无声地哭泣着。我再度向内倾听回答……我先是坠入在黑暗的虚无中。但是，在黑暗中我的意思是清楚的，我知道意识之光才是最重要的光，也是唯一能够除去黑暗的光。我把光带入我的意识，并以更专注的心力去探索。

你们在哪里呢？与我相属的同样的存在们，那充满宇宙圣爱，最低深渊中，也不曾遗弃我的存在们，你们在哪里呢？

终于，在黑暗中，我看到一个绿色光点出现了，它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接近我，很快地，我看到我亲爱的上师普塔霍特普庄严高贵的脸，出现在我眼前。

我知道我现在置身在埃及入门梦境中所映照的森林小屋中。创造性的自我，超越一切被创造的事物。在三度空间的世界里，那只是刹那之间。在那刹那间，我看到所有隐藏在我之内，可能性的显像。从最低层无意识的物质，到最高层面的自我，在物质层面上的显现。

我一如以往地站在普塔霍特普之前，他以充满圣爱的眼光看着我。那无比的力量，融化了我眼前的最后一层薄雾，使我得以再次体验那永恒的当下，过去的一切回到我现在的意识中。

我久久地，深深地凝望我上师的眼睛，那是生命之源，在巨大的喜悦中，我发现我理解他无声的语言。我回复了灵性的能力！我们再次像在埃及的时候那样地互相理解。

我感到自己几乎要跳起来，想要投入他的胸怀，但是他举起右手挡住我。他的眼睛告诉我说：“不要碰我，你知道我不在地球层面上，你只所以能看到我，

是因为你的意识已调整到我所在的灵性层面的频率。如果你要碰触我，将会迫使你的意识降回到物质层面的触觉神经，我的影像将会立即从你眼前消失。但是，从现在起，你将能够引导你的意识回到较高频率，并且能够像你在埃及的那一生那样与我连接。”

我静静地站着，绝对的控制我自己，因为我不要失去这次的相会。但是我的灵魂充满喜悦，我不知道我的心，我的神经，是否能承受这样的张力。普塔霍特普再次举起他的右手，一股能量注入我的心，我的心跳立即回到正常的速度，我可以无声的与他对话。

‘我的灵魂之父，现在我理解这一生的生命，是我所有前世所以作为的结果。我理解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以及种种事情的前因后果。但是我仍然有些疑惑。比如，我唯一的儿子是伊玛，当他还是个小孩的时候，他生病发高烧时，说他会原谅我，指的是什么？我不理解，他何以会认为他曾经是非洲的黑人呢？’

透过普塔霍特普的眼睛，答案以一系列的画面呈现出来：当伊玛发现红头发的外国人与我所发生的事时，他是如此地失望，他灵魂的悲剧由此产生。他的失望使他在动荡中燃烧着，他离开庙宇，进入非洲黑人部落。接着我看到的画面是：深入非洲的伊玛，被许多黑人所环绕。他所焕发的圣爱，照耀当地的土著，他们直觉地感受到，并理解他的爱。伊玛教导他们，为他们治病，在一切事物上帮助他们，土著也以爱回报他，像孩子般地崇拜他。在绝望中，他娶了黑人女子为妻，纵容自己沉溺于肉体之爱。他的意识越陷越低，最终与身体认同。森林生活的挣扎，使他更进一步地陷入在土著的生活层面。他带着人类的问题，人类的苦恼终极那一生的生命。由于他深爱他的部落，与他们有着同样的思想，依吸引力的法则，他又投生在黑人部落中。也由于他带着与前世离开时同样混乱的绝望，以及较低的意识投生，他的生命仅维持在动物性的需求上。尽管如此，他的智慧经由他的身体而焕发，他同样的娶妻生子，成为部落中极受尊重的人。在投生成黑人的那一世，我只能从他的眼睛认出他。我看到他到森林中打猎，爬到树上守望，等待动物走过，猎杀它们，把它们带回家。一天，当他在森林中狩猎时，他被老虎所攻击，他像英雄般的奋斗，最后还是被咬死。我看到他的妻子，听到他的叫喊，冲进森林要帮助他的丈夫，但画面消失了，我只能感受到伊玛死后，停留在中阴阶段，乙太层面的状况。他不断的渴望与我相见，这使他与我越来越靠近。

自从埃及的那一生之后，我与伊玛都各自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只是我们一直未成熟到可以找到对方。现在，我们的意识，终于达到使我们可以找到对方的相同层面。由于我们都渴望保有那纯净的爱，再加上生物的遗传法则，伊玛成为我的孩子。这一生，他同样地需要重新恢复他灵性上的视野。由于我是直接致使他失去信仰的人，我便成为那个必须引导他回到通往上帝途径的人。但是，时间未到，他还只是一个孩子。

“我的灵魂之你”我又问普塔霍特普：“那么阿托帝斯，你在埃及的弟弟；我的父亲在哪里？我渴望再度与他联结，我确信他从没有遗弃过我。”

立即，在我的灵视中，出现一个壮丽的男人，他是近代一们教导至高真理的伟大导师。我曾经读过许多由他的门徒所出版的书，那是一些整理了演讲与教导的书。当我读这些书时，我深受感动，书中的每一句话，都让我觉得我知道这个人，使我觉得我与他有很深的因缘，我知道他的整个思想，我属于他！但我也知道我没有机会与他相见，因为他在我还很小的时候，便已在一个遥远的国家逝世了。

我常常专注地，凝视着他的照片许久，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拥有超乎常人

的力量。我深信我曾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见过这双眼睛，不知何故，我曾感受到他神圣的眼神也在看着我。我不知道为何我常常会投到他的怀中，倚在他宽阔的肩膀上哭叫着：“父亲！父亲！”醒来之后，我不知道为何会在梦中叫他父亲，也不知道为何会哭湿了枕头。

普塔霍特普笑着问我说：“现在你都记起来了吧！”

“是的，我的灵魂之父，现在我记起来了。在埃及，当我们在海边的时候，他曾经告诉我说：‘将来，有时候我会在地球上，而你不是活在肉体生命中。同样地，有时候，我会在灵性层面上，参与地球灵性化的伟大工作。’现在，他在哪里呢？”

我理解普塔霍特普无言的回答：“当他在世的时候，他曾经许诺过，他不会在死后遗弃他的门徒。他答应继续以古老的真理带令人们入门。你以及玻葛翰那是他的工作伙伴，即使你们在意识层面上未能觉知到这一点。”

“玻葛翰？他又投生在地球上了吗？他在哪里？我已经与他见过面了吗？有可能我见过他却没认出他吗？”

“不要急”普塔霍特普回答说：“他现在还在一个离你很远的地方，那也是法老，你在埃及的父亲阿长帝斯 Atothis 曾经投生的地方。记得他曾答应你，如果你处在危险中时，他会从世界的另一端来救你。他会适时地来找你。”

“危险？”我问道：“什么样的危险？”

“你记得在埃及时，就在你入门之前，我告诉过你，如果你跌落了，你将必须在地球上经历所有你在入门梦境中的一切事物吗？因为梦是一种非物质的实相，是由人类心灵的力量所形成的世界。同时，你所认为的实相，是由人类心灵的力量所形成的世界。同时，你所认为的实相，是由人类心灵的力量所形成的世界。同时，你所认为的实相，只是一个梦……。一个同自我的思想，投射在地球的乙太层面上，再具体显现于物质层面的梦。”

“你所高通过的考验，会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出现在你的生命中，使你有再次入门的机会，以便成为神圣计划的共同工作者。你的一个朋友会帮助你走过这扇神秘之门。你在埃及入门时，曾帮你做准备的年轻祭司也投生在地球上。当他出现时，将帮助你踏上你的生命目标。”

“那么，提斯塔原本是我父亲法老的指挥官，怎么会在这一生成为我亲爱的父亲呢？”

“如果要细说，将要花很长的时间。大致上是这样的：你知道人类灵魂中最大的力量就是渴望。每当一个灵魂意识受到自身的渴望所吸引，他就会投生。在埃及的时候，当你被狮子攻击时，有三个人极力要救你，提斯塔，玻葛翰，以及狮子国的管理员。当时，玻葛翰看到你绝望地离开皇宫，便跟着你走到狮子国，看到你被狮子追逐时，他想要救你。同一时间，提斯塔正要把狮子套在他的车上，当他看到狮子在追你时，也跑过去想要救你，但他们都没有来得及。当三个人好不容易把你从狮爪中抢救出来时，你的身体已经严重受伤而无法复活。提塔斯抱起你被撕裂的身体，回到皇宫，玻葛翰跟在后面悲痛地哭着。提塔斯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忠诚地爱着法老和你，没有任何非分之想。他抱着你就像他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对你就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基于这点，你们在这一生成为父女。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附带的原因，一个你成为他孩子的重要原因是：为了使你能在这一生再次入门，你必须透过遗传，获得高度发展的中区\*神经预计脑意识，才能打开通往开辟灵性的门。

“如果你能追溯回去，你会看到一连串的遗传基因，世世代代沿着生活在埃

及的提斯塔的子孙，完整地传递下来，直到现在。也就是说，每一个提斯塔的子孙，都从提斯塔处获得一个存活的细胞，这细胞再传给他们的子孙。就这样，一个世代接着一个世代地传递着。直到你这一世的祖父母出生了，他们身上的细胞，提供那曾经是提斯塔的灵魂，在同样的遗传链中再次投生。”

“如果没有追溯回来，你会发现，孩子于父母之间有许多不同的因缘，然而，科学界尚无法进入这样的研究，他们只能看到身体。但除了身体的基因之外，尚有一个心灵上的遗传法则，关系到更高灵性层面的连接，这是物以类聚的法则。这许多相关因素，使你成为提斯塔的孩子。譬如你的特质与提斯塔如此相似，自然地，你的身体，骨架及脸型，都会像他。大家都注意到你与你的父亲极为相像，因为类似的势能所塑造出来的形象，自然会相似。如果你了解遗传细胞的原理，你就会理解为什么你父亲有着与在埃及那一世同样的黑头发、黑眼睛。这一世的提斯塔，有一个祖先是海员，他航行到离埃及很远，距目前你们所在的地方，是他把这样的颜色与形状带到这个国家。颜色与形状也是灵性的显像！即使过了几个世纪，被遗忘的颜色与外形，会在遗传中再次出现。这就是为什么，往往父母双方都是浅色的头发或肤色，也会意外的有一个黑头发、黑皮肤的孩子。如果这些孩子意识清楚的话，他们会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遗传。但是，大多数的时候，他们只会在很久以后才会理解，这是好的，因为在这时代，如果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并与别人谈起，人们立即会认为他是疯子或是在编造故事。|”

“你今天已学的很多，我的孩子！现在回到你身体的意识中。经过这回忆的震\*之后，你的神经需要休息，才不会生病。”

普塔霍特普的影响逐渐消失。有片刻的时间，我仍然可以看到他焕发着神圣之光的眼神。然后我的周围便是一片黑暗。一时之间，我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当我意识完全回到身体时，才明白我在森林小屋的房间里。

是的，我在森林小屋的房间里！这是实相。但是，当我在埃及入门时，当我的身体躺在时光中时，当我在意识像梦一般地经历着潜藏在自我中的所有生命时，他们就像现在，在森林小屋中一样真实，谁能告诉我，哪一个是真实的呢？是那个埃及的入门者，梦到自己在这森林小屋中的我是真实的呢？还是在小屋中的我梦到几千年前曾在埃及的金字塔中入门的我，才是真实的呢？还是说，我所认为的这一切的实相，只是在我的意识中一连串的画面，为的是让我成功的面对接二连三的挑战呢？

我现在的儿子，以及在埃及的伊玛，那一个是实相？在入门的梦境中，我所看到的混蛋、恐怖的画面，我现在仍记忆犹存。然而，所有在入门梦境中不可能发生的事，现在都是实相。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楚地看到梦境的画面。我看到伊玛是一个长大成人的空军，看到与许多人躲在地下室的情境，我仍记得入侵的外国军人，我们的房子全被炸毁，以及其他莫名其妙的，不可能的梦境。多么可怕啊！或许我会梦到这些，是因为新闻报纸每天都在刊登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会爆发的消息。

我试着整理我的思绪……，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房间里，直到管家，一个可爱的女孩进来问我晚餐要吃什么，我回答她说：“谢谢你，贝蒂。我很累，我要睡觉了。”

“是的，你想得太多了，你应该停止阅读与思索。你看上去很苍白，注意不要生病了。”

她为我盖上被子，道声晚安便离开。在我入睡前，想到我的上司普塔霍特普在灵视中告诉我说，我的神经系统需要休息，确实是如此。

\* \* \*

**博纳：**

成为亲人，真的是各有其因缘，可惜在意识层面上，我们只记得这一生。

**蒂娜：**

在意识层面上，虽然我们只记得这一生，但灵魂本身却是带着前世的记忆而来的。当我们的历练到了认知灵魂的设计，并将灵魂的智慧应用在生活上，我们的生活便能趋于圆满。这时回归自性之光便是指日可待。

**博纳：**

虽然我们常常谈到：“没通过的考验，会一次一次地重复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但我对这句话一直是一知半解，不甚理解它是怎么运用的。现在，透过它灵魂旅程的描述，我终于有了较深的领悟。

**蒂娜：**

是啊，只有当我们理解、治愈、释放并超越了这些的课题，才得以从这些枷锁中解脱出来。

**博纳：**

这些道理我在踏入新时代的学习时，便已知道，只是无法看到自己的课题，更不知如何治愈与释放。直到我踏上光的途径一段时间之后，才真正领悟自己有什么样的生命课题。然而，要连到治愈与释放，却似乎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

**蒂娜：**

在编辑这本书的漫长过程中，从自己以及编辑部成员的治愈与释放中，我深深感受到，不止在世间，要获得功名利禄需要功德与福德，即使是治愈与释放，也同样的需要极大地功德与福德，才能有机缘与智慧，以较高的视野来看待身边所发生的情境，并从释放中获得治愈。

**博纳：**

确保是这样的。从凡人狭隘的角度来看世俗间的事物时，我们无法直到神圣法则是如何安排、处死灵魂进展的方案。很庆幸自己经由净化与提升，慢慢地从昏睡中叫醒。看着身边还在昏睡的人，受着各种欲望与梦境的折磨，心裹着实感到不忍与着急啊！

**蒂娜：**

你已开放了慈悲之心，这是走灵修之路必备的条件。但我们只能以平常心来引导有缘的人。作者在晚年以一位居住在瑞士具有知名度的灵性导师的身份，坦述自己从入门的埃及女祭司，如何在跌落之后，一生又一生地，经历了不堪想象的生命，回到自己的灵性之光的整个过程。这种磊落的胸怀，是这本书的宝贵之处。也让我们从中理解，恩宠将会把一切事物带到平衡与完美之中。

**博纳：**

她在梦境中接二连三的投生，过着卑微、无意义的生命，只为了唤醒她的情绪与感受体，而光的课程的第二级次便是为了打开我们的情绪体/感受体，难怪说是这一途径可以使我们得以减少许多不需要的轮回。

**蒂娜：**

在成为女祭司之后，她的灵魂意识仍会陷入在永远无法满足的情欲中，只为了寻找那个可以体验到真爱的人……，这带给我很大的震撼。苦难与艰辛的劳动，

一连串无止境的失望，只为了使她得以一步一步地重新发展神经系统，每一生只能让她向上发展一度，直到她恢复阻抗力，真的是不堪想象的事。

**博纳：**

普塔霍特普不能以光的能量来唤醒她吗？

**蒂娜：**

当一个人的意识跌落在幽暗的低谷中，光的智慧无法进入那特定的存在中。然而，普塔霍特普一直在守护着她的灵魂，等待着她回复到可以觉知较高层面的意识之光。

漫谈宇宙次元的资料也显示了，只有人类的集体意识发展到可以让光的能量进入地球，光的能量才能透过已太层面进入人类的心灵意识中，也因宝瓶座纪元进入光子带，我们才得到这些大量的资讯来加入我们灵魂的进展。个人也是如此，只有当你的进展到了愿意清理已太星光体的磁场时，光的智慧才能进入你的存在中。

**博纳：**

我们有幸生与这个曙光初露的时代，还能踏上光的旅程，实在要好好珍惜。群体意识的进展，也能加速个人的进展，我们真的不能自扫门前雪。

**蒂娜：**

然而，当身边的人，还在如他所说的，尚被一层薄雾笼罩着，即使想接近这些伟大的教导，却总是被一层势能引开的状态时，表示他们的机缘尚未成熟，你便不能强求。

**博纳：**

我知道，这种时候，我们只能引导光的能量去唤醒他们。然而，不介入，不强求，对一般不认识的人容易做到，但对自己最亲近的人，是多么的难啊！

**蒂娜：**

我认为，如果身边有还未能较高意识觉醒的人，表示我自身也还在梦境中，我会把焦点放在探索自己的心灵意识，或我的行为举止，甚至可以做一切事情的起心动念，还有什么尚未完善之处。

**博纳：**

她说：“较高体系的脑神经以神经中极仍需要被唤醒，才能学习表达及运用灵性的力量。”行星四以后，我可以明白地感觉到，在光的金字塔中，能量运作的焦点在较高体系的脑神经与终极神经上。

**蒂娜：**

是的，所以许多人有着修完行星四之后，自己的业力与命运才真正的开始转化的感觉。

作者本身再度觉醒之后，也是领悟到：“意识之光才是最重要的光，也是唯一能够除去黑暗的光。我把光带入我的意识，并以更专注的心力去探索。”

**博纳：**

“光的课程”一个级次，一个级次地运作，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不修前面的级次，或前面的级次只是随便混混的过去，即使你直接跳到行星四，也无法强化较高体系的脑神经与终极神经，无法连到转化业力与命运的效果啊！

**蒂娜：**

那是当然的。你吃了一个馒头不饱，再吃一个或两个还是不饱，吃完第四个饱了，你不能说早知道不用吃前面三个，直接吃第四个，盖高楼大厦也是这样，没有下面楼层的基础，你无法直接盖上面的楼层。

**博纳：**

当伊玛发现红头发的外国人与她之间发生的事时，她是如此的失望，她灵魂的悲剧由此产生。一个错误的理念，也会使人要经历好几生的磨难，太可怕了。

**蒂娜：**

这也是本书另一个可贵之处。这些描述，使我们理解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命历程，我们不能从外在的表面的现象去评论一个人灵性进展的高低。他的灵魂旅程使我们很自然地不敢任意批评自己所不理解的人、事、物。使我们不敢轻视任何处在社会底层，或心灵处在混沌中的人。

**博纳：**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从中体会到，尊重并接受别人对自己生命已经历的选择，是很重要的。

**蒂娜：**

我们都知道不批评是灵修的重要关键，但大部分的人都会不自觉地陷入批判中，也许她的故事可以让我们透过对生命进展的理解，自然的把批判减少到最低的程度，这是我们编辑部期望与大家共勉之处。

## 42.十二颗药勺

在那之后，我记忆中的梦境接二连三快速地发生着。我开始把在庙宇中，普塔霍物普所教导的真理传达给周围的人。越来越多人前来聆听我的讲座，他们象是荒野中迷失的人，饥渴地寻求生命的活泉，渴望进入神圣自我，他们以入门者的奥秘来平息他们的渴望。

从那之后，我的工作与入门梦境大致相同：我站在长长途径的一端，另一端是由光所交织成光辉灿烂的形体-----创造性的宇宙自我-----，展开他的手臂，迎接每一个前来的旅人。我站在那儿对无数寻找光的羊儿指路，他们缓缓地走向创造性的，宇宙自我之光，就像我在入门画面中所看到的一样。然而，尽管我已成为神圣计划的共同工作者，在三度空间的世界里，我的因果继续在时空中前进。

我单独地执行我的任务，没有任何人来指导我。就像任何一个要在神圣计划中，成为独立、足智多谋、可靠的工作伙伴那样。当遇到生命的转折点时，偶尔会再次从较高来源获得协助，指引我在地球的方向。但即使那样，我仍然必须自己去解决所有的问题。几年过去了，又有一些事情发生，使我想起在埃及的经验。

有一次，我到国外参加国际性的研讨会，遇到我在埃及所认识的人。当我进入会议厅时，已经有一些人在里面，我所参加的会议，以及我头脑里所想的事，绝对与埃及的记忆无关。但是在那会议厅里，我见到一个我一眼就认出来的人，突然的惊讶，使我的心跳速度加快许多。那是鲁卡哈，他正好站起来，我极力克制我的惊讶，当他看到我时，他也显示出一种讶异。然后他向我鞠躬，并自我介绍说“活雨克莱奇 Ewalt Klimke”我们互相握手，站在那儿沉默了一小会儿，然后他很难为情地说：“奇怪，你到底是谁？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应跪在地上向你表示敬意，好奇怪啊！”他很疑惑地看着我说：“为什么我有这种奇怪的感觉呢？”

我微笑地回答他说：“在埃及的时候，你是我父亲统治期间的财政大臣。”

周围的人开怀大笑，他们认为是一个有趣的玩笑。但是活雨特克莱奇先生没有笑，他继续以难为情，探索的眼光看着我。在连续几天的会议中，尽管他一再嘀咕着：“奇怪啊，真奇怪！”，并且一再称呼我“皇后”。在那次的会议中，我们像两个老朋友般地谈话着。

另一个不寻常的经验是：一个秋天的晚上，我像平常一样上床睡觉。我做了一个不合逻辑的梦，梦到周围是明亮的光，一辆汽车开过来，停在我面前。两个身穿白衣，像是医生的男人，走出车子。一个走到我面前，从口袋中拿出一个小药瓶，倒出一颗白色的圆形药丸，他拿给我看，告诉我说：“不要怕，我要把这颗药丸放到你的眼窝里。用完这十二颗药丸之后，你的眼睛就会恢复正常。所以不要因你这只眼睛一时看不到东西而害怕。”然后他把药丸放进我被挖空的眼窝中，用绷带封起来。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时发现我的右眼看不见任何东西。我跑到镜子前，以另一只眼睛去看，发现我的右眼似乎有个不透明的东西在里头，我知道那是白内障。为什么我在一夜之间就会看不见了呢？“不要害怕，”我梦中访客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着。

我不害怕，只是我又得找医生看眼睛，迟早总会有一个要我动手术。我很早就知道害怕无济于事，但这些白色药丸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我要用掉十二颗药丸才能恢复视觉呢？这怎么可能呢？

我去看了几位名教授。他们一致认为我需要动手术，但他们说，手术过后，我需要戴上墨镜。因为他们将切除一部分的虹膜，这使瞳孔有一个小洞，也因为我已经三十五岁了，他们认为我的瞳孔无法承受光。因此建议我不急于动手术。我继续工作，但很难适应只用一只眼睛看东西。

夏天来临了，我像往常一样与家人在湖边度假。在那里我遇见一位主教，他建议我到维也纳去找一位名教授。主教告诉我说：“他的医疗方式与别人不同，去看看他，也许他会有不同的意见。我是神的仆人，也许这建议就是神由我的口给你的。”

秋天来临时，父亲陪着我到维也纳去看这位教授，他建议我马上开刀，他说：“你应该马上把这丑陋的，扰人的白内障拿掉，它对你的心理也不好。”

“你不会要把虹膜切掉一些吧”我问他。

他仔细检查我，测试我的反射作用，问了一些我的雕塑工作，以及一些与眼睛不相关的问题。然后他说：“我不会切除你虹膜的任何部分。我可以保证你的眼睛不会怕光。”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尽快动手术。”我回答他。

我的手术预定在一个星期之后。手术的前一夜，是一个明亮的秋天夜晚，我走到视窗想观赏美丽的夜景。当我拉开窗帘时，我看到像白色的圆形的满月，正慢慢地升上来。我立即想起梦中的医生所给我的白色圆形药丸。“要用掉十二颗……”，我兴奋地数着，在那奇怪的梦之后，过了多少时间。不错，正是十二个满月，我知道手术会使我恢复视觉。

第二天早上，手术出乎意料之外地，很快就结束了。两个星期之后，教授为我检查眼睛，我连最小的字都可以看到。在我的讶异中，一向庄重的教授跳起来，双手抓着我，把我举起来。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有这么奇怪的举动。等他坐下来之后，他笑着说：“我所用的手术，到目前为止只用在小孩子身上，顶多是不超过二十岁的年轻人。过了这个年龄，容易引起虹膜发炎，导致视觉更弱。你应该不记得，在我们第一次看诊时，我就依我的直觉，用我的信心，以为孩子做手术的方法来为你做手术。现在你可以了解为什么我这么快乐。手术是完全成功，现在

我可以带着健康的眼睛，以及我衷心的祝贺回家了。”

我感谢他的慈悲，向他告别是。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起要将十二颗药丸吸引完毕之后，我的视觉才能恢复。现在它确实恢复了。

\* \* \*

**博纳：**

我们用为光的教师，好像跟她一样，为寻找光的羊儿指出一条迈向创造性的，宇宙自我之光的路。然而，我们的因果仍继续在时空中前进。

**蒂娜：**

所以我们要理解，光的教师们也同样地还有他们未了的因果。

**博纳：**当她恢复了灵性的觉知之后，眼睛的障碍也得以恢复，既然有较高存在为她治疗，为何仍然需要经由物质层面的医学来处理。

**蒂娜：**

已在物质层面上形成的事物，便必须以物质层面的事物来处理。但是，它会是顺利的。如果在较高体系或乙太星光体上没治愈，身体层面便很难获得真正的治愈。所以在这之前，尽管她所遇到的医生，都是医术高超的名医，却无法像维也纳的那位医生使她完全恢复，我想是因为她的较高体系尚未完成治愈之故。

**博纳：**

我就是常自作聪明，明明是身体上的损伤，但却执意的想从能量与意识层面下手，结果受伤的部位毫无起色，最后就怪说较高层面的治愈无效。现在知道还是要透过不同层面，同时进行治愈才能真正的复元。

**蒂娜：**

这也是水瓶座时代过度强调能量的运作，而产生的谬误思想。

**博纳：**当她遇到生命的转折点时，偶而会从较高来源获得协助，指引方向。但我觉得任何时候，当我需要的时候，都会获得内在的指引。

**蒂娜：**这是因为如漫谈宇宙次元所说的，由于地球进入光子带，各个次元的较高存在们都得以前来协助之故。

**博纳：**那我们真得好好把握这一生的机缘呢。

## 43.年轻祭司出现了

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与我丈夫愉快地过着我们的生活。我们依然爱着对方。我继续从事雕塑工作，同时有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做心理咨询。一个星期之中，我会举办几场自我认识的讲座。内容是基于普塔霍物普在埃及时期所给予我的教导。当我需要休息时，我会弹几首钢琴。

我每天练习瑜伽，达到可以进入很深的禅定，但是我仍然未能打开最后的那一扇门。我发现那是一个我无法突破的关卡。每年我都独自在森林小屋中闭关好几个月。几年前种的水果树现在已是一颗大树，我努力不懈地精进着；但是一直未能进入通往宇宙奥秘的那一扇门。

秋天来临了，我回到城里与家人一起庆祝我父亲七十岁的生日。第二天早上，就在我准备要回到森林小屋时，电话响了，一位朋友邀我当天下午到她家去。“一位印度的名作家来到这里，住在我家”好说：“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过来跟他谈谈。”

当我按了门铃走进她家时，我看了一眼这位著名的瑜伽行者，第一眼就让我

吓了一跳，站在我面前的，就是当年在埃及为我的入门做准备的那位年轻祭司。

我们寒暄了几句，我告诉他我练习瑜伽已经很久的时间，仍然无法达到最高目标。隨即便有其他客人进来，话题便转为一般性的谈话。一直到我离开，都没有机会再与他深谈。我原来暗自期望这位著名的瑜伽大师可以帮助我打开那扇门。

第二天早上，我的朋友又来电话，告诉我说，这位名作家想要单独与我谈谈，当天下午我便依约前往。当我坐定之后，他问我说：“你希望我为你做什么？”

“没有什么特殊的”我回答道：“我的心灵是平安的。”

“那你为什么要来呢？你想要什么？”

“我要真相”我说。

一阵沉默之后，这位名作家说：“你的心灵是平安的，它不就是实相吗？”

“没错，它是实相，但我感到自己像摩西一样，可以看到允诺之地，却无法抵达那里。我不满足于只从外面去看它，我要进入其中。”

他微笑地说：“是的，你正站在大门口，你的手已经握着门把了，能像你这样，没有上师的帮助，纯靠自己的力量，进展到这程度的人非常少。你很可能在某个前世已入门，现在你只需要走过这扇最后的门。”我看着他，他到底是忘了自己在古埃及时是一个祭司，并且在那里认识我呢？还是他不去谈它呢？从他难以捉摸的眼神，我无法知道。我只是回答道：“这个我知道，我很想进入这扇门.....”

“那么你相信我可以帮助你吗？”他问道。

“如果我的机缘已成熟，你必然可以帮助我。”

“如果你的机缘已成熟了，你相信我可以帮助你吗？”他再一次地问我。

“是的。”我坚定地回答他。

他要我坐在他对面的一张椅子上闭上眼睛，专心地观想我的心轮。我照他的指示做了。突然我看到一道很强的黄色光芒从他的太阳神经丛处放射出来，把我环绕起来，再把他自己也环绕起来，成为一个“∞”的圆圈子。同时，我感到我的专注有所突破，一股我不熟悉的巨大力量，进入我的意识，带着我往前走，进入一种无穷之中.....

时间消失了，不知过了多少久，我听到瑜伽行者的声音说：“现在你可以打开你的眼睛了。”我睁开眼睛，了解到自己离开身体的意识很远。我没说话，因为任何话都是多余的。

“我已在你的个性自我与大我之间设置了联系。”这位作家说：“因为你已做好准备了。从现在起，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观想我，你便会在同一天获得答案。”

从那天起，我每天到朋友家参加由这瑜伽行者所带的静心冥想。几个星期之后，他离开我们继续前往其他的地方。我发现自己又像从前一样。过着浮面的生活。

半年之后，我跟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其中一个朋友谈起黑魔术。他说黑魔术师会挑选几个缺乏判断力的门徒，这些门徒会很顺从地为他们做事。然而，这些门徒因受到黑魔术师的控制，失去他们的独立性，最后被毁了。

第二天早上，我想起这段话，我开始思考自己与这位瑜伽行者会面时，是否不够谨慎，我把自己交在他手上，那么他到底是白魔术师还是黑魔术师呢？我如何知道呢？一个人如何知道他所打交道的人是白魔术师，还是黑魔术呢？这个问题确实困扰着我。

当天下午，我们到我丈夫的一个老同学家去玩，闲聊中，他告诉我们他正在

读一本古老的书，读到一篇非常有趣的章节，谈到有在白魔术师与黑魔术师之间的不同。

当一个白魔术师要帮助他的学生向前迈进时，会有一个∞的圆圈连接学生与他自己。这样，他让学生有完全独立自主的空间，因为教师与学生各有他们自己独立的圆圈。相反地，黑魔术师为了取走学生的独立性，他把学生带到自己的圈圈内，黑魔术师在这圆圈的中央，学生就像卫星一样，环绕着这图形的轨道而行。

听了他所说的，我极为兴奋。我们的朋友完全不知道他为我解答了一个疑问。我从未跟别人谈起这件事，但是每当我有疑问时，答案就会出来。较高自我---神---总是透过人类的嘴巴把他的讯息传达给我们。

\* \* \*

**博纳：**我想那位印度作家，二次问她说：“如果你的机缘已经成熟了，你相信我可以帮助你吗？”他要确定她是否具有信心吧？

**蒂娜：**是的，信心是实现的基础。这就像一个人，如果不相信光的能量可以帮助我们转化，这能量便不可能产生作用一样。

**博纳：**白魔术与黑魔术之间的不同，让我领悟到，如果一个光的课程的教师，让学生有完全独立自主的空间，那么我们可以信任他是一个光的使者，如果他们掌控着学生的自由意志，那么他很可能就是属于黑魔术了。

## 44. 伊玛与玻葛翰

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我生命中的两个男人都穿上了军服。我的丈夫被征召加入军方的工业生产，负有重大的责任。一天，当我们全家围着桌子而坐时，门打开了，我们的儿子，穿着空军制服走进来。我顿时有如跌入深渊般地感到天旋地转。朋友中许多人的孩子，加入空军后，很快地就被放到墓园里。奇怪的是，当我的儿子穿着空军制服走进门时，我有一种曾经看过他穿着这套制服的感觉。但我没有时间去琢磨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看过他穿这套制服。我对他加入空军感到惊骇。敌方的军用飞机比我们国家的军机先进太多了。他们已打下我们无数的优秀的孩子。因为只有可以通过体格检验，以及心智考核的人才能参加空军。当时我正在为一位殉职的年轻飞行员写墓志，这位飞行员是我儿子孩童时期的密友。现在却看到自己的儿子穿着空军制服。

“你怎么拿到这制服的？”我问他。

“政府的。”他很骄傲地回答我：“我通过检验，进入空军。”

“我们正在为你安排进入工程队。你怎么能进入空军呢？没有家长许可，年轻人是不可以随便进入空军的。”

“妈妈，战争开始后，他们已取消要家长同意的规定了。”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感到很无助，只是每天在屋里徘徊，祈祷。我对自己的孩子已无能为力。我只得把他交给上帝。我不得不承认上帝爱他比我更甚。我告诉自己无论发生什么，它必定是为了最好的原因。我不能让我的心颤抖，我必须以绝对的镇静来控制我的神经，我必须从超越时空的角度，从伟大的神圣计划的角度去认知，而不是以渺小人类的思维去认知。其他孩子的母亲日夜为他们的孩子祈祷，我怎么能这样做呢？神不会被人说服，我知道无论我的儿子发生了什么事，必定是他灵魂进展最好的经验。是的，上帝对他的爱甚于我对他的爱。

这层领悟我有活下去的勇气。

战争持续着，表面上看，我们的生活没有太大改变，我们还是照样去听音乐会、歌剧演唱会，戏剧演出，照常举行社交活动。但我们的内心都在等待着战争结束。

几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敌军逐渐逼近我们。一天，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她要为我介绍一个极为特殊的人。他是印度人，一个真正的瑜伽行者。以前她就时常为我介绍“真正的瑜伽行者”，不过我很快地就会发现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普通的人。尽管如此，她还是相信这位瑜伽行者是一位进展很高的人。为了证实这点，她坚持要到我家来告诉我认识这位瑜伽行者的经过。她告诉我说，她先是在报纸上看到他，便开始找他，但在这上百万人口的城市中，她无从找起。直到有一天，她意外地发现，他竟然与她就住在同一幢大楼。我问她到底要我做什么，她说：“你只要与他见一面，让我来带他来见你，他从来不出门，但当我告诉他你每周举办瑜伽讲座时，他立即表示愿意来见你，你看看这张照片……”

我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她手上拿的照片，刹那间，我的呼吸几乎停止，玻葛翰！我着点没昏倒，不会错，我认得这黑色的大眼睛，认得那张纯净的脸。只是，他已不是我心目中的那个小男孩，他现在是一个年轻人。

第二天晚上，我的朋友把他带到我家来。我们喝着茶闲聊着，但埃及皇宫中的景物不断地呈现在我眼前。我在我的房间里，周围有许多华丽的家具。我看到自己坐在靠椅上，脚边是那上甜美、活泼的小男孩，他正仰头看着我，那双眼睛正是这个来自印度的年轻人的眼睛。

“你为什么叫我皇后呢？”我问他。

“因为你是皇后。”他坚定地说。

“没错”我丈夫说：“她确实很会下命令，尤其是对我。”说完他哈哈大笑，大家都跟着笑起来。随之我的儿子走进门，看到这位印度客人，惊讶得愣愣地立在那儿，最后他恢复镇静，自我介绍。他与玻葛翰两人对看许久，互相探索对方。我倒了杯茶给我儿子，他坐下来，但眼睛一直离不开这个来自印度的年轻人。这是玻葛翰第一次到我家的情形。很快地，他就获得全家人的心。我的父母、姐姐、弟弟、妹妹都把他当成家人看待。

他办了一所瑜伽学校，由于他当时还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他请我帮他为学生做解说。从此我们成为工作伙伴。战争持续着。冬天我们像往常一样地工作，夏天我们住到森林小屋。玻葛翰跟我们一起去，但他依他上师的规矩，住在森林里。

我儿子的飞机曾被击落，他奇迹似地生存下来。虽然当时有轻微的脑震荡，一段时间之后便恢复正常，只在他漂亮的额头上，留下一道纪念的疤痕。

一个炎炎的夏日，就在适军即将打到我们的边界时，我亲爱的母亲突然中风，躺在床上很长一段时间。她很吃力地告诉我们，她的身体有一边已完全不能动。那时她已非常接近灵界，她会告诉我们，她的朋友在几里之外所说的话。事后证明每一句话都属实。

一天，母亲又第二次中风，这次她躺在那里几个小时无法说话。突然间，玻葛翰冲进来，母亲看着他，眼中充满喜悦。玻葛翰坐在她旁边，把手放在她的腰上，几分钟后，她缓慢但清晰地告诉我们：“感谢一股能量从玻葛翰的手进入我的身体，让我可以说话。”随即她开始交待一些事。这时玻葛翰便离开了。一两个小时之后，她说：“来自玻葛翰的那股能量已逐渐消失。我说话也越来越困难。我的精力也逐渐地消退。上帝与我们同时。”这是她最后所说的话。二天之后，她的棺木被抬出去。餐桌上，她的位子是空的，从那以后，每当我们聚餐时，我

们地她所坐的位子的桌上，点上一根蜡烛。

\* \* \*

**博纳：**

如果天下的父母，都能像她那样，以绝对的镇定来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超越时空的角度，从神圣计划的眼光去认知儿女对生命所做的选择，相信无论对自己或对儿女，都是最好的方式。

**蒂娜：**

是的，我们越是害怕的事，越会凝聚使我们恐惧显现的能量。因此父母对子女的担忧，更多的是在为子女制造负面的磁场。

**博纳：**

要能跟她一样地交托，需要有相当高的意识才行。尤其对父母而言，更是不容易。但是一个人如果有信仰，将比较容易交托。

做儿女的如果有那种“坚信无论自己的儿女发生了什么事，必定是他们灵魂进展最好的经验”；“相信上主对每个人都有最完美的计划”的父母，必然会幸福。

**蒂娜：**

事实上，不仅是父母对儿女应这样交托，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乃至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个人，都能这么看待，也会为我们自己与别人带来更多的祥和与宁静。

**博纳：**

没错，至少我们可以避免恐惧、焦虑与批判所产生的对立。就像在光的课程中上师们所说的：“完全的接受每一个灵魂的表达，不要求他们做任何改变。”

**蒂娜：**

这悄悄就是在达到圆满合一之前，最困难的考验！因为长久以来所养成的习气，很容易使我们回到旧有的思想，情绪与感受。

**博纳：**

这就回归到我刚才所说的，我们需要具有普塔霍物普与法老那样的信仰与理解，能够认知即使是悲剧性的事物，也是一种神圣的安排，同样在圣爱的守护中。

**蒂娜：**

是的，如果能做到这点，便能以较高视野来面对自己或别人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事物。

## 45.重复的挑战

战争结束之前的冬天，我独自住在森林小屋中。一天半夜，突然被城市传来的空袭警报所惊醒。我跳下床，走到窗前往城市看。我看到成群的飞机从我头顶上掠过。接着是我们防御的炮弹声，每当我看到火炬般的燃烧物往下坠落时，我知道在某个地方，又有一个母亲将见不到她的儿子回家。

地狱般的戏剧一夜复一夜地重复演出。我丈夫每天都会打电话来告诉我一家人都平安。一天晚上，我决定回到城市与我所爱的家人一起面对未来的艰苦时期。这时电话响了，突然有一种曾经历过这情境的感觉，多么奇怪啊！我感到自己在重复对话中的每一个字，也感觉自己好像在梦中。这种奇怪的感觉从几天持续到几个星期，又持续了几个月，几个月变成几年！我一再发现自己知道下一时刻会发生什么，好像我曾经历所有的苦难。每一件事都是重复发生，我早知道会

这样，但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曾经有过同样的经历。

回到城市后，战火逼得我们退到地下室避难，在那里，每个人都安静地忍耐着，企盼着，担心着下一步是什么，而我一直都感觉到我在某时、某地曾经历过这一切。

这种重复经历的感觉在我儿子穿着空军制服进门时，更为强烈。我的惊讶来自于我仍然记得他是伊玛，是古埃及时期的一名年轻祭司。我也知道，使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所有因缘。但是记忆中他的穿着是完全不般，为什么我会觉得即便是在古埃及时期的那一生，我已经知道他会穿上空军的制服呢？为什么我对自己所经历的，会觉得这不是“实相”呢？我感到自己只是在梦境中梦着这些画面，还是我仅仅正在经历着我在大金字塔中入门时的梦境呢？

我很清楚我在古埃及那一生所有的人际关系。好奇怪，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记得，有些人却不记得呢？我知道，在金字塔入门的灵视，或梦境中的画面，我经历了我的整个未来命运，那些都是我需要通过的测验，需要面对的挑战。没错，我的上师普塔霍特普曾警告过我，如果我在入门之后跌落了，所有在我入门测试时所经历的，都会在地球层面上重复出现！是的，我一直都有这种感觉，我感到这些事件正在重复演出。

很多年以来，我已养成每天早上起床后，把前一夜所做的梦记录下来的习惯。然而，我已有多年未回头去看它，现在我重新读它，很吃惊地发现，发生在那些梦境的事件，过后都确实发生，有的是六个月之后，有的是一年以后。我通常是完全不记得这些梦，如果不是看到自己写的手稿，我不会相信自己事前便已梦见过它。还把它记录下来，有时候连细节都是正确的。是什么使用们能事先如此精确地、详细地知道我们的未来？我们对梦的语言所知是如此地少啊！

我如何解释在埃及那一生的回忆，如何解释我的儿子加入空军，以及与他参军相关的对话，都让我觉得曾经发生过呢？然而当它确实发生在生活中的时候，我又觉得我只是在梦中……。我不敢告诉任何人这种经验。我害怕即使是跟我儿子伊玛谈及这些事，他也会认为我的心智有问题。我相信保持沉默是最好的。

我们渡过了敌军围城的那段时期。我们在地下室躲避空袭长达七个星期，忍受那连续不断的轰击。我们的房子被炸毁之后，被迫逃离。我们的命运就像叶子般地随风飘落，经历了无数的考验与苦难。我们开始重建我们的家，我们的生活。我丈夫严重受伤，一般很长的时间之后才得以恢复。玻葛翰与我以最原始的工具，最原始的方式，徒手整修我们的房子，并恢复瑜伽课程。

那段时间，我们真正体会到什么是饥饿。成千上万饱受摧残的灵魂，不知自己瘦弱的身体还能维持多久的生命。我们国家的土壤是肥沃的，但我们的收成全被运送到其他国家，直到数个月之后，饥荒的程度才缓和下来。我对这一切也是同样地感到自己曾经历过！这种曾经历过的感觉，随时随地跟着我。那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预测能力，而是，当它发生时，我感到这情境曾经发生过。

正因为我没有预知的能力，我不知道儿子的状况，从他们的军队离开之后，一直没有他的消息。一年半之后，我们的门铃响了。我打开门，我的儿子出现了！我再一将有那种重复出现的奇怪感觉。一切都是重复的，怎么会这样呢？

直到一天晚上，我豁然明白了！在我的入门测试中，我面对“冷酷之爱”的考验，在那画面中，我为我唯一的，至爱的儿子跪在床边祈祷，在那黑夜中与神谈我的儿子，祈求他为他指路。就在我向内进入我的内在存在中时，在凝定中，我发现自己又站在入门梦境中的七个梯阶之前，我快乐，轻易地一阶一阳地往上跳，我知道这条路……，我记得这条路……，啊，神啊！我想起来了！

我在地球物质层面上所经历的一切，是几千年前，在金字塔的入门中所经历的。这一切事物都深藏在我的灵魂中，在那时候，它仍然是一种潜伏的，未能意识到的能量，还在起因体的状态。这是因为，地球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潜沉在灵性层面上等待显现的事物。当一个人能有意识地进入自我的深处，便能在体验起因的同时，也体验它的果，成为一种完整的“现在”。而“现在”，在我们生命中所发生的事，只不过是让我们有再次接受入门测试与挑战的机会。这机会使我们缓和、溶解无始以来。由我们的思想、语言与行为所形成的，并储存在我们之内的张力。这张力就是我们未来命运的起因。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这种张力，并克服它们，我们便能从这股能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我们的意识便与那超越小我的活动，与真实的神圣自我—神—合而为一……，这就是入门！INITIATION！

\* \* \*

**博纳：**

前天跟一个在匈牙利的朋友联络上，她手上就有本书作者 Elisabeth 的书。她说作者在她们国家非常有名，她有一个朋友正是那印度瑜伽大师 Selvarajan Yesudian(玻葛翰)的学生，你说巧不巧？

**蒂娜：**

这是能量的连接，我想所谓的缘分，就是来自自由思想意识所产生的能量的引力。作者与她在埃及的所有人，也是要到了能量与意识都发展到相同的层面，可以聚舍时，才会再度连接，并完成各自所要完成的因果。

**博纳：**

她形容 Elisabeth Haich 与来自印度的瑜伽行者 Selvarajan Yesudian(之间似乎有很深的灵魂上的连结，所以当 Elisabeth Haich 离开人世没多久，Selvarajan Yesudian(也跟着走了。

**蒂纳：**

Selvarajan Yesudian 即玻葛翰的现身说法，诠释了百丈禅师对千年狐狸所说的，成道者不是“不落因果”而是“不昧因果”的教导。玻葛翰知道自己这一生就是来报恩，来协助她完成她的再次入门的。因此他能无怨无悔地陪着她渡过敌军围城的漫长时期。在她丈夫严重受伤时，陪着她经历饥饿，重建家园，没有因困难而离开。表示一切事物还是得在物质显像的层面上圆满之后，才是真正的完成。

**博纳：**

这也是我们上次所谈的，即使你的进展与觉知已到了很高的意识层面，世间的因果仍在时空中进行着的道理吧！

**蒂娜：**

玻葛翰了不起的地方，除了完善他的因果之外，就是不留恋世间的名位，事性做完了，想走就能走，表示他是一个有成就的人，这点我很羡慕。

**博纳：**

在与那位匈牙利朋友的谈论过程中，感到这些人确实曾经活生生地在世间显现过。而我们在另一个时空中，探讨他们的灵魂旅程，与她们一起穿梭三千年时空，沉浸在那浩瀚无垠的宇宙真知之中，使我们在自己的入门途径上，获得更深的启示，真的是不可思议。

**蒂娜：**

任何思想、意识与能量都不受时空的限制。这就是为什么习修光的课程以及任何经典，都不受著作或记录的时间与空间所影响。只要我们愿意打开与接受，那股神圣能量依然会在我们的时空中引导我们向前迈进，依然可以在我们的身心上产生净化、提升与转化的作用，不因时空的隔离而减少，同样地能带给我们许多有益于我们的福祉。

**博纳：**

是的，我理解神圣力量永恒存在、无所不在的本质。

作者提到：“地球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潜沉在灵性层面上等待显现的事物。当一个人能有意识地进入自我的深处，便能在体验起因的同时，也体验它的果，成为一种完整的‘现在’。”是否表示，经由光的能量运作，我们可以有意识地进入自我的深处，体验起因的同时，也体验它的果？

**蒂娜：**

如她所说的，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由我们的思想语言与行为所形成的张力，也就是业力，并从这股能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我们便能超越小我的活动，在心灵意识的层面上与神圣自我合一。而光的课程正是为这样的目的而设置的。

但是否能达到它所设置的功效，则是个人的因缘。只要我们放下下个人小我的事物，便无法真正去除潜藏在深沉意识层面上，等待显现的事物。

既便是她，在庙宇的生涯中通过了入门测验，仍无法清除那储存在灵魂中压力与张力。但她在庙宇中所修的根基，使她很快地能够重新入门。

**博纳：**

天啊，三千年呢，你还说它快！

蒂娜：根据“彩虹桥”的说法，不经由入门的途径而进展的灵魂，需要的是百千万劫的时间，相较之下，她选择了入门的途径，确实缩短了许多时间与无止境的重复循环。与百千万劫相比，三千年是快速多了。

**博纳：**

所以我们对自己要有耐心。耐心使我愿意与学生们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走过不同的级次。这使我面对事物时，自然地能以较高的思想意识来处理危机与障碍，并感受到自己随着时间冶炼，与功力的增长，一次次地释放潜藏在更深层面的执著与束缚。

**蒂娜：**

这已使得我们可以避免重复的因果的学习，或陷入更负面更黑暗的循环中了。随着光的课程的运作，我们将能逐步意识到自己内在的张力或业力。

**博纳：**

也使我们比较容易转化因果的业力。这本书使我真正理解什么是入门，并解除了我对入门的迷思，令我对神之子与光之子们引导的感恩之情油然而生。

## 46.结语

那晚之后，我知道储存在我灵魂中的张力与压力已清除了。任何属于个人小我的事物，从现在起都必需放下。我已战胜自我，因此，任何束缚我个人事物都需要放下。

我开始有另一种奇怪的感觉，那就是无论我在哪里，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外面，我都不真正地在那里。但是，在哪里呢？我真的不知道！

过后，我觉知到真实自我从来就不是我的身体。现在，这个自我又将它自己

投射到另一个地方。那会是什么地方呢？我朦胧感觉到那将是另一个国家，这意味着我将会过远离。我理解到无论何时，我都需要遵循神圣自我所投射出来的目标，这是有机的，有生命力的。否则，所投射的神圣目标会消失，那便是死亡。但我如何离开这个国家呢？没有人可以拿到护照。我知道我离开时机尚未到来。因为在这之前，这边尚有需了之事。

一天晚上，突然间，我看到父亲站在面前，他亲切美好的脸，带着微笑地向我道别。我理解：他离开的时候到了……我想要跳起来问他为什么要离开，他要去哪里，但他消失了，我发现我自己正从梦中醒来。

那年父亲虽已八十岁，但他身体仍然健壮，心智依然健全，精力旺盛，仍然在为政府工作。但我知道他的灵魂已决定离开。第二天，他便入院，全家人聚集在一起与他道别。不知他是无法说话，还是不想说话，他以温柔的眼光，深深地看着我们每一个人这后，便闭上眼睛，再也没睁开过。

那段期间，我的儿子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找到工作，他不断地尝试，一次又一次，都是茫然。最后他理解到，这个国家没有他立足之地。一天，他拿着他的他，决定离开。我们再一次地不知道这一生是否还会再相见。但内心里，我相信我们会再相见。我知道我们会一起为神工作。

最后，该来的终于来了。一天，玻葛翰做了一声演讲。前来的听众多到政府得派人来维持秩序。演讲完之后，群众围着他，问他问题，要他签名，久久不散。我与丈夫站在不远之处等候着。突然，一个秘密员警走过来要与我说话。他说：“我也是一个练习瑜伽的人，我们全家人都跟我一起练瑜伽，因此我知道它是非常美好的。然而，你以及这位印度人非常危险，因为太多人听从人们的教导。党政府却不喜欢这一点。因此，你们必须决定你们要为党工作，还是要离开这里。我们会让你们安全出境。但如果你们拒绝出境，我们将被迫采取行动。这是上级给我的指令，请你们考虑一下。我会回来看你们怎么决定。”

玻葛翰有护照可以自由出境。但我必须申请护照，以及前往其他国家的入境许可。为取得护照与签证四处奔波，但各单位均以种种理由拒绝我。最后，我明白我是绝对不可能拿到护照。这时，秘密员警已决定对我采取行动。我们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们许多朋友已永久失踪了，有些则在监狱里受着可怕的刑罚，被放出来的人，都已被摧残到没多久便在痛苦中去世。

玻葛翰对我丈夫说：“唯一可能解救你太太的方法是，你先与她离婚，让她以我太太的身份跟我一起离开。这样她可以有一本跟我一样的护照，我们可以合法地离开，你随后来与我们会合。”

我丈夫握着玻葛翰的双手，说不出话来。感激的泪水流在他饱受沧桑的脸。就这样我向所有爱我以及我所爱的人道别，前往一个未知的世界，在上帝要我去的地方重新建立家园。

玻葛翰遵守他的承诺：他会从世界的另一端来救我！

我们找到伊玛，一起随着神所引领的脚步而行，他引导我们踏上入门、救赎的途径，进入失去的乐园。当我要寻找那些我所爱的人时，我便向内探索，因为一切人与事物都活在我之内！当我爱每一事物时，我便是爱我自己，我们之所以有厌恶之事，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认识到内在的真实自我。

神圣自我是生命，是唯一的实相。任何进入神圣自我的入门者，爱每一个人，每一事物，因为他与万事万物都是一个整体。任何入门进入神圣自我，并以这样的方式全面认知自我的人，都会平等地爱每一个人，每一事物，因为他与万事万物是一个整体。

\* \* \*

**蒂娜：**每次看到最后一章，那压倒性的感觉是使我不知要说什么，只想静静地回味她的整个旅程。

**蒂纳：**但我有个问题，还是请你回到现实中来吧。她说：“无论何时，我都需要遵循神圣自我所投射出来的目标，这是有机的，有生命力的生命。否则，所投射的神圣目标会消失，那便是死亡。”这句话使我思索良久，我们如何知道远离他乡，漂泊在外，是小我的愿望还是神圣自我所投射出来的目标呢？

**蒂娜：**很多时候我们无法知道，只能随着外在的情势与内在的欲望去走。当我们未能与光连接时，无论你是远走他乡，或留在家乡，我们都会有在迷魂阵中绕圈子。或像一颗过河卒子，随着环境漂流浮沉的感觉。但是，一旦你与光连接，在较高智能的引导中，你会发现无论你是远走他乡或留在家乡，都蕴含着神圣目标。

**博纳：**这点我深有同感，这只能每个人从自己的生命经验中去体悟。作者说：“当我爱每一事物时，我便是爱我自己。”这真是既简单又伟大的真理。真是感激作者，以她的灵性经验作见证，让我们阅读之后，明白了一切人事物都活在我这内。

**蒂娜：**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当我们爱自己时，我们便能爱每一事物。”往往我们渴望别人来爱我们，但我们内在心灵那股爱的河流是枯竭的，根据吸引力法则，我们自然无法体验到爱。

**博纳：**我们如何使爱的河流源源不断呢？

蒂娜：很多时候当我们旧有的创伤或负面的思想念相被触及时，我们的心轮便封闭起来。然而，我们只要打开心轮，爱自然会从心轮处泉涌而出。

**博纳：**心轮不是你说一声“芝麻开门”，它就会打开的。我常劝朋友打开心胸，以爱与宽恕来处理事情，他们就是做不到。事实上，我自己也都还有难以打开的时候。

**蒂娜：**我们的心扉，不是一旦打开就永远打开，它像门一样，风一吹它就会再度紧紧封闭起来。所以上师们教我们以红宝石之光的能量来运作。这红宝石之光的能量会先治愈我们旧有的创伤，并为我们打开心轮。

**博纳：**尤其是心灵较为脆弱敏感的人，一点点风吹草动就赶紧闭门大吉。

**蒂娜：**这是因为恐惧面产生的自我防卫。所以在我们运用红宝石之光打开心轮之前，上师们让我们先以蓝色之光治愈恐惧。

**博纳：**我们存在中的所有层面，以及每一个脉轮都是息息相关的。这解释了光的课程之所以一个循环又一个循环，螺旋式地层层深入的道理。螺旋式地深入，使我们得以触及、提升一转化每一个层面。当我们全面治愈时，心灵便自然是随时敞开的。

**蒂娜：**许多人认为每一级次都是同样的光的能量在运作。只是单纯地重复，就没有继续下去，殊不知真正的宝藏是要在你深入挖掘之后才会呈现出来的。而往往是要在最后的系列，我们才能深入核心。

**博纳：**每当我看到有人入宝山却空手而归时，总是很为他们惋惜。事实上每个系列运作的工具与能量是不一样的。天使级次中上师们说：“治愈是指我们的身体与提升的意识频率和谐共振，使我们的意识与神圣自我进入整合中。”我可是要坚持到底，直到我的身体与提升的意识频率和谐共振为止。

**蒂娜：**能有这样的视野与实现的意志力，你必然会出现你的神圣目标，我

以最真挚的心祝福你。

**博纳：**我以最诚挚的心，祝福我们所有走在光的途径上的朋友们，都能实现与神圣自我融合的神圣目标。

## 47. 后记

### 入门—光之子的觉醒

在我们对这本古埃及女祭司入门故事的探讨，进入尾声之际，部分编辑部成员表示，他们对自己在光的途径上，是否真正获得入门感到质疑，希望我对入门的真实含义做一个较为完整的解说

入门指的是对一个专业或项目有了约略的了解之后，下定对这一门知识或途径展开深入理解的决心。当一个人口若悬河地描述某一特定事物时，理解这一门道的人如果说：[这个人根本没有入门]，表示他们认为这个人对自己所谈的事物，还没有基本的了解。

在光的课程的途径上。系列一的初级课程，只是一个光之子向真实自我与自性之光觉性的预备课程。初级课程所学习的，是最基本的能量运作，习修者对能量所带来的提升与转化，仍在较为粗浅的体验阶段。经历了行星一的能量运作之后，还有意愿继续习修的人，便能在进入行星二这一级次之初，成为一个入门者。

在光的途径上，走过行星二入门庆典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光的课程的入门庆典，与古埃及的入门相比之下，入门前即没有那种严格的要求，入门仪式也似乎过于简单，而且有很多人觉得自己在意识层面上，对整个过程毫无觉知，因而感到疑虑。

光的课程的入门要求，直接由个人内在心灵层面展现于外在的生活上。无法入门的人，生活中会呈现种种障碍，为自己制造各种无法继续修下去的理由，缘分不在这特定途径上的人，则会转入不同的道门。因此是否能持续习修这一课程的事性，就代表了自身是否能入门。

佛家有悟后起修这么一句话，这里的悟，指的是对真实自我的醒悟。因此，光的课程的入门庆典，是较高存在们为庆祝光之子向自性之光醒悟而展开的庆典。然而，就像她与她的儿子，虽然在古埃及时代已入行为祭司，仍得面对持续的考验与自由意志的选择。我们在入门之后，同样地得面对是否能持续走在光的途径上的考验与选择。

普塔霍特普在第二十七章<十二个相互对就的特质>中有几段对展现神圣法则的神之子离开古埃及这后，及未来的人类如何入门，有着较为详细的解说。在地球进入黑暗时代的期间，展现神圣法则的神之子，将逐渐离开地球，退到未显像的灵性世界中，然而，他们将持续帮助人类意识进展的工作。届时他们将成为人类的潜在意识，经由已成熟，渴望回归的灵魂来显现。

就像其他星球那样，地球也是在较高灵性力量的引导中。这力量经由神之子以适合每一时代的人类的方式展现出来。它将经由一群进展已等同神之子的入门者来实现。

这几段话，解释了当我们踏上光的途径，习修光的课程时，天使圣团的上师们如何在未显像的灵性世界中，透过光的网络协助我们。因为这样的进展方式，正适合我们这特定时代的人类。而光的课程入门庆典，便是这样的连结之下进行的。

我们希望朋友们理解，古埃及的入门与光的课程的入门，虽然在意义上相

同之处，但在性质与方式上，有许多的差异。因此，我们希望同学们不要把作者在十埃及庙宇中的入门与我们所处的这一特定时代，走在光的课程这特定的旅途上，所进行的入门做比对，这将失去我们翻译讨论这本书的本意。

即使作者本人，也是在这一生再次觉醒之后，才真正恍然大悟到，入门的真正含义。这一生的再次入门，与我们在光的课程的入门一样，各自在个人的内在次元中单独完成，与她在古埃及时期的入门，有极大的不同。毕竟我们所处的宝瓶座纪元与古埃及的金牛座纪元，是两个不同的时空。虽然真理是永恒的，不为时空所变，但较高次元针对不同时代，不同根器的族群，会因天时、地利以及人文环境的不同而展开不同的教导方式。

习修光的课程的朋友们，第一次获得一些入门的概念是在初级第三级次的最后一课，赤红色之光的讯息中。上师们指出，目前地球上数以千计的人也正处在这种入门初学者的意识状态中。在光的课程这一途径上入门，意味着我们进入自己的内在次元，接受在未显像的灵性世界中的较高存在们所给予我们的协助，同时学习运用各种不同的，帮助我们提升、净化与进展的光的工具。

第三级次的讯息，是为了给走在光的课程这特定途径上，即将入门的同学，有一个心理上的认识。正式的入门庆典，则要到进入行星二时才会展开。接受入门庆典，代表我们具有成长的意愿，这意愿的表达，使天使圣团得以认知我们，并给予我们所需要的支援。然而，这一切只能在每个人的内在领悟中体会，无法言传。

上师们表示，在庆典中，无论我们的意识是否觉知。所有参与的人，在内在次元的灵魂层面上，都被赋予一件焕发着灿烂的受与光芒的霓裳彩衣。这霓裳的元素，使我们在面对挑战时，得以从中获得力量与希望。我们同时也被赋予一个象征性的礼物，如鲜花、桂冠或一个符号。然而，大部分的人将不会在意识层面上体验到入门的经验，因为个性自我的意识被从这个次元的参与中隔离，以免入门者忍不住要与别人分享和谈论这种经验，而失去了入门的力量与纯真。

我们希望习修到行星二，在自己的入门庆典中，有特定的视野的朋友们，能谨记上师们的教导，不要喧哗地谈论自己在入门过程中的种种经验，而是在自己的内心了解：庆典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仪式，不是入门的目的，更不是灵性成长的终极目标。相反地，它是一个开始，从中我们打开一扇通往更高途径之门，是展开一个新里程的开始。

《入门》这本书的作者。出版这本书时，是在她忆起埃及的入门、跌落、并重新入门很久之后的事。那时她已将第一次在古埃及庙宇中的入门，以及在这一生经由自己的努力所获得再次入门的整个经验，全面地融会与整合。她把古埃及入门的回忆详细记录下来。并将这些记录公诸于世，是为了传达普塔霍特普与法老的教导，让她的学生以及后人了解入门在灵魂的旅程上，所代表的真正含义。这与向别人形容自己在入门中所看到的，或所感受到的，极为个人性的意义与景像，有本质上的不同。

《博纳与蒂娜》自 2005 年展开至今，已有四、五年的时间，透过这个园地，我们将光的课程一些较为抽象的名词、思想、理念尽我们所能地做一些诠释与表达。在教师们与同学们的要求下，我们分别将这些资料分成三个系列，为了一些水能上网阅读的朋友付印出版。

我相信这些资料已足以让走在光的途径上的朋友们理解光的课程的意义与本质。因此博纳与蒂娜系列将在此告一个段落。当我们都在光的途径上更上一层楼时，或许我们可以在另一个意识层面的高原上，再次展开新的探索。

报有刊登在博纳与蒂娜园地上的资料，纯然是编辑部成员，为了对光的途径，有更深入的理解所做的探索，我们把它们提供出来，只是为了给朋友们一些参考的资料。我们一宣称这些资料绝对真理，相反地，我们期望每个人依自己的理解与领悟去识别自己的认知。当你们有不同的发现时，我们竭诚欢迎你们在网站的讨论区或共修区中提出来与我们分享。

现在，请容我以感谢词来结束这篇后记。

我希望向从系死一开始就参与的编辑的成员，表达我衷心的感谢！编辑部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成员，以不同的方式协助我持续这一个工作。由于在这漫长的期间，进出编辑部的朋友为数众多，我无法在此将所有人的名字一一陈列出来。然而，所有参与过的朋友，无一不在我的感谢之中。无论你们所参与的时间是长是短，无论你们所给予的支援是多是少，都是使这园地得以完成它的使命的一份力量。我代表从这园地中受益的朋友们，再次表达深厚的谢意。

博纳与蒂娜系列三《入门》这本书的修订与讨论，无论它的性质或内容，皆与前面两个系列有很大的不同，所费的时间与精力，与前面二个系列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我要在此再度感谢在《入门》这本书的翻译过程中阅读、赞赏、鼓励并参与修订的几位朋友。

我要特别感谢智勇伦 (tori)，在回应普塔堆特普与法老的召唤下，她不仅参与《入门》这本书的修订、编辑与校对，在博纳与蒂娜园地上，更是陪着我全身心地投入，穿梭在两个不同时空的探索中。她的参与使博纳在这本书的园地中栩栩如生。她提出许多需要延伸探讨的问题，也带给蒂娜许多表达的洞见。她开放的心，精练自我的意愿，与沟能的能力，丰富了这本书的讨论内容。

杜恒芬 谨志